



大眾閱藏經典彙編 5.4 版・第一輯

短篇佛經彙編（第一冊）

第一輯汇编說明

佛教經典分經律論三藏，佛陀一生言教就保存在經藏中，閱讀佛經仿佛得預法會，親聆聖音，是後人學習佛法最直接的途徑，更是末法時代樹立正知正見、防止誤入相似佛法的最可靠的依止方法，自然功德無量。能遍閱佛經或三藏，把一代聖教盡數熏入八識田中，直至成佛永為道種，是古今眾多佛弟子的畢生心願和夢想。

但提到閱藏，人們往往聯想到文藝作品中棲身藏經樓，足不出戶多年方得功成圓滿的閱藏者形象，好像閱藏是一項高不可攀的工程，非大精進心、堅韌心、長遠心不能完成，對於普通佛弟子來說只能望洋興嘆。

其實閱藏沒有傳說中那麼難！《大正藏》收入從印度傳來的經律論三藏 1692 部，其中有居士不能閱讀的聲聞律藏 72 部、未受灌頂者不能閱讀的密教經 620 部，又有很多佛經有重複翻譯。把不能閱讀和重複翻譯的暫時擱置，則只有經藏 338 部，居士可讀律藏 83 部，雜藏 40 部，論藏 133 部。

大眾閱藏經典彙編 5.4 版•第一輯汇编收入 20 紙（約一萬一千字）以內的短篇佛經有 218 部，占經藏的 64%，合計約 68 萬字（含標點和拼音），三號字體，分為 4 冊，最快 7 天可閱完，便能得大藏佛經之概貌！其餘經藏和律藏，經合理規劃，地地勝進，亦可一年內閱完，達到通閱經律二藏的目標。

本汇编採用台灣中華電子佛典協會（CBETA）2018 電子版《大正新修大藏經》（電子《大正藏》）為底本。CBETA 為中華電子佛典協會（Chines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ssociation）的簡稱，成立於 1998 年，免費提供電子佛典數據庫供各界作非營利性使用，其發布的電子佛典數據庫可以在網絡上下載。本輯編輯過程中我們在難字後面加漢語拼音，並做校勘，如果有修改處在頁底加校勘記說明。

大眾閱藏網，是由正信佛子為倡導大眾閱藏而設立的公益性文化傳播平台，祈願三寶加持護念，使讀經閱藏普及到廣大信眾中去。

宗旨：本佛宗經，聞思正見

理念：閱藏很重要，大眾能做到，活動無中心，引導有僧寶。

目標：圓滿聞思修，共入福慧海！

大眾閱藏郵箱：yuezang@vip.163.com。

大眾閱藏官網網址：<http://www.yuezang.org>；

佛經安置須知

- 一、經典應恭敬放在清淨高處以及其他書籍的上面，不可隨意扔放床上、座椅上等不淨處。
- 二、凡經書等法寶閱畢，可輾轉流通，贈送其他道友，不可任意燒毀或丟棄。
- 三、如手捧或裝于口袋攜帶時，不得低於腰部，不可挾腋下。
- 四、不得口吹經上灰塵，應以專用淨布拭去。
- 五、不可在經典所在的地方，有種種污穢行為。

讀誦佛經須知

- 一、經典乃三世諸佛之師，如來法身舍利，亦當作真佛看，不可作紙墨等看。禮誦持念，種種修持，皆當以誠敬為主。
- 二、不可躺著看經書，以口水沾指翻經頁，不可以汙手觸經。
- 三、經書上不可塗寫。不得一邊散心雜話，一邊看經書。
- 四、中斷不看時，應夾放紙條、書籤做記號。不可折頁、折角，或經書面朝下作“人”字形擱置。

保甯勇禪師示看經警策文

夫看經之法後學須知：當淨三業。若三業無虧，則百福俱集。三業者，身、口、意業也。

（一）端身正坐，如對聖容，則身業淨也。

（二）口無雜言，斷諸嬉笑，則口業淨也。

（三）意不散亂，屏息萬緣，則意業淨也。

內心既寂，外境俱捐。方契悟於真源，庶研窮于法理，可謂水澄珠瑩，雲散月明。義海湧于胸襟，智岳凝於耳目。輒莫容易，實非小緣。心法雙忘，自他俱利。若能如是，真報佛恩。

閱藏儀軌

零、閱藏準備：

- 一、關閉手機，淨手等
- 二、準備經本、法器等
- 三、焚香後，靜坐 5 分鐘清淨身口意三業準備閱藏

壹、前行：

一、頂禮三寶（三拜/三問訊）

二、淨三業真言

唵，娑嚩，娑嚩秣馱，娑嚩達摩娑嚩，娑嚩秣度憾。（三遍）

三、發願（三遍）

稽首禮諸佛 及法比丘僧 我今為自利 亦利諸有情
與諸善同修 正聞大藏經 傳承三聖學 令正法久住

四、稱佛號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三稱）

五、開經偈 無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萬劫難遭遇 我今見聞得受持 願解如來真實義

貳、正行：深入經藏 慎勿放逸

叁、結行：

一、補闕真言 南謨喝啰怛那，哆啰夜耶。佉啰佉啰。俱住俱住。摩啰摩啰。虎啰，吽。賀賀，蘇怛拏，吽。潑抹拏，娑婆訶。（三遍）

二、七佛滅罪真言 離婆離婆帝。求訶求訶帝。陀羅尼帝。尼訶囉帝。毗黎你帝。摩訶伽帝。真陵乾帝。娑婆訶。（三遍）

三、回向 閱藏功德殊勝行 無邊勝福皆回向 普願沉溺諸眾生 速往無量光佛刹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薩摩訶薩 摩訶般若波羅蜜

祈願 佛日增輝 法輪常轉 僧寶紹隆 國道遐昌

祈願 一切善業 三寶加被 順緣具足 廣度群生

四、三皈依 自皈依佛 當願眾生 體解大道 發無上心

自皈依法 當願眾生 深入經藏 智慧如海

自皈依僧 當願眾生 統理大眾 一切無礙 和南聖眾

五、禮謝三寶（三拜/三問訊）

（注：此閱藏儀軌可以根據需要增加香贊、別回向等）

目 录

壹、经 藏 (218 部)

一、事缘经 (51 部)

(一) 本行部类 (佛传) (5 部)

0496	佛說大迦葉本經(1 卷)〔西晉竺法護譯〕(4 紙半欠).....	1
0512	佛說淨飯王般涅槃經(1 卷)〔劉宋沮渠京聲譯〕(6 紙半餘).....	6
0392	佛滅度後棺斂葬送經(1 卷)〔失譯〕(3 紙欠).....	13
0393	迦葉赴佛般涅槃經(1 卷)〔東晉竺曇無蘭譯〕(2 紙半).....	17
0394	佛入涅槃密迹金剛力士哀戀經(1 卷)〔失譯〕(5 紙半).....	20

(二) 本事部类 (佛及弟子证道缘起) (6 部)

0506	犍陀國王經(1 卷)〔後漢安世高譯〕(1 紙半欠).....	26
0518	佛說旃陀越國王經(1 卷)〔劉宋沮渠京聲譯〕(2 紙半餘).....	28
0519	佛說摩達國王經(1 卷)〔劉宋沮渠京聲譯〕(1 紙餘).....	31
0522	普達王經(1 卷)〔失譯〕(3 紙餘).....	33
0551	佛說摩鄧女經(1 卷)〔後漢安世高譯〕(2 紙半欠)(楊選).....	37
	0552 佛說摩登女解形中六事經(1 卷)〔失譯〕(2 紙餘)	
0176	佛說師子月佛本生經(1 卷)〔失譯〕(7 紙餘).....	40

(三) 因缘经 (因果故事) (10 部)

0497	佛說摩訶迦葉度貧母經(1 卷)〔劉宋求那跋陀羅譯〕(4 紙餘).....	47
0525	佛說長者子懊惱三處經(1 卷)〔後漢安世高譯〕(2 紙餘).....	52
0529	佛說阿鳩留經(1 卷)〔失譯〕(3 紙餘).....	55
0537	佛說越難經(1 卷)〔西晉聶承遠譯〕(2 紙餘).....	59
0596	佛說天王太子辟羅經(1 卷)〔失譯〕(1 紙半).....	61
0797a	佛說貧窮老公經(1 卷)〔劉宋慧簡譯〕(2 紙半餘).....	63

0797b 佛說貧窮老公經(1 卷)〔劉宋慧簡譯〕(2 紙半欠)	
0805 佛說栴檀樹經(1 卷)〔失譯〕(2 紙餘).....	66
0703 燈指因緣經(1 卷)〔姚秦鳩摩羅什譯〕(9 紙欠).....	69
0744 佛說除恐災患經(1 卷)〔伏秦聖堅譯〕(16 紙餘).....	78
0553 佛說棕女祇域因緣經(1 卷)〔後漢安世高譯〕(17 紙欠).....	93
0554 佛說奈女耆婆經(1 卷)〔後漢安世高譯〕(13 紙欠)	

(四) 未曾有經(稀有事)(8 部)

0149 佛說阿難同學經(1 卷)〔後漢安世高譯〕(3 紙欠).....	110
0511 佛說蒴沙王五願經(1 卷)〔吳支謙譯〕(6 紙半).....	113
0517 佛說末羅王經(1 卷)〔劉宋沮渠京聲譯〕(1 紙半欠).....	120
0539 盧至長者因緣經(1 卷)〔失譯〕(10 紙餘).....	122
0541 佛說佛大僧大經(1 卷)〔劉宋沮渠京聲譯〕(6 紙餘).....	132
0597 龍王兄弟經(1 卷)〔吳支謙譯〕(2 紙欠).....	139
0555a 五母子經(1 卷)〔吳支謙譯〕(2 紙欠)(津選).....	141
0555b 五母子經(1 卷)〔吳支謙譯〕(1 紙半)	
0750 沙彌羅經(1 卷)〔失譯〕(1 紙半欠)勘同 0555	
0531 佛說長者音悅經(1 卷)〔吳支謙譯〕(5 紙欠).....	143

(五) 授記經(13 部)

0180 佛說過去世佛分衛經(1 卷)〔西晉竺法護譯〕(1 紙餘).....	148
0573 差摩婆帝授記經(1 卷)〔元魏菩提流支譯〕(4 紙欠).....	150
0507 佛說未生冤經(1 卷)〔吳支謙譯〕(3 紙餘).....	154
0508 阿闍世王問五逆經(1 卷)〔西晉法炬譯〕(4 紙半).....	157
0509 阿闍世王授決經(1 卷)〔西晉法炬譯〕(3 紙半欠)(津選).....	162
0510 採花違王上佛授決號妙花經(1 卷)〔東晉竺曇無蘭譯〕(2 紙欠)勘同 0509	
0520 佛說薩羅國經(1 卷)〔失譯〕(3 紙餘).....	166

0527 佛說逝童子經(1 卷)〔西晉支法度譯〕(3 紙餘)(津選)勘同 0526....	169
0526 佛說長者子制經(1 卷)〔後漢安世高譯〕(3 紙半欠)	
0528 佛說菩薩逝經(1 卷)〔西晉白法祖譯〕(3 紙半)勘同 0526	
0546 佛說金耀童子經(1 卷)〔宋天息災譯〕(7 紙半欠)	173
0556 佛說七女經(1 卷)〔吳支謙譯〕(6 紙欠).....	180
0557 佛說龍施女經(1 卷)〔吳支謙譯〕(2 紙欠)(津選).....	186
0558 佛說龍施菩薩本起經(1 卷)〔西晉竺法護譯〕(4 紙半餘)勘同 557	
0569 佛說心明經(1 卷)〔西晉竺法護譯〕(3 紙欠)	188
0572 佛說長者法志妻經(1 卷)〔失譯〕(3 紙).....	191
0809 佛說乳光佛經(1 卷)〔西晉竺法護譯〕(6 紙欠)(津選).....	194
0808 佛說犢子經(1 卷)〔吳支謙譯〕(1 紙半欠)勘同 809	

(六) 本生部類(9 部)

0163 佛說妙色王因緣經(1 卷)〔唐義淨譯〕(3 紙)	200
0164 佛說師子素駄娑王斷肉經(1 卷)〔唐智嚴譯〕(3 紙餘).....	203
0166 佛說月光菩薩經(1 卷)〔宋法賢譯〕(5 紙餘)	207
0169 佛說月明菩薩經(1 卷)〔吳支謙譯〕(3 紙欠)	212
0172 佛說菩薩投身餓虎起塔因緣經(1 卷)〔北涼法盛譯〕(11 紙餘) ...	215
0178 前世三轉經(1 卷)〔西晉法炬譯〕(6 紙半餘)(津選)	225
0179 銀色女經(1 卷)〔元魏佛陀扇多譯〕(6 紙)勘同 0178	
0182b 佛說鹿母經(1 卷)〔西晉竺法護譯〕(8 紙欠)(楊選).....	231
0182a 佛說鹿母經(1 卷)〔西晉竺法護譯〕(3 紙餘)	
0183 一切智光明仙人慈心因緣不食肉經(1 卷)〔失譯〕(4 紙餘).....	239
0426 佛說千佛因緣經(1 卷)〔後秦鳩摩羅什譯〕(19 紙餘).....	244

(七) 事緣經集

(5.4 版第一輯 1: 短篇佛經彙編第一冊完)

佛說大迦葉本經

西晉三藏竺zhú法護hù譯

聞如是：一時，佛遊王舍城靈líng鷲山。

爾時，城中有勢富梵志，名曰尼拘類lèi（晉曰無恚huì），財富無數，金銀七寶、田宅牛馬不可稱計。梵志有子，名曰畢bì撥bō學志，捨六十佉qū梨金寶好物及千具犁牛，捐仁賢妻——天下第一光顏微妙面色為最——心自念言：“當趣世間阿羅漢，學淨修梵行。”詣yì多子神祠cí藥樹之下，噉dàn食其果。

於是，世尊轉大法輪，轉法輪竟，與yǔ比丘眾zhòng退，至多子神祠，止其精舍。

於時，畢撥學志夜欲向明，住立遙見世尊在叢cóng樹間，光明遠yuǎn照，威曜yào普達dá，志即念言：“今此叢樹，天已向明，威神普照，光明無量，殊妙巍巍。於此樹間必有鹿王、大雄師子，若有天神及大神通神足大變biàn，必爾不疑。我當往觀guān。”

時畢撥bō學志即從坐起，往詣yì叢樹，遙見世尊光明百千，足底相文，眾好具足，即時歎tàn曰：“吾等先古神仙所遺經典，說有瑞應三十二大人之相分別具足，當趣二處：設在家者為轉輪聖shèng王主四天下，選xuǎn擇要教，治以正法，刀杖兵甲，制而不施；假使出家，棄qì國捐王，當為如來、至真、等正覺、明行成為、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號佛世尊。寧可親qīn觀jìn。”

畢撥bō學志往詣佛所，覩dǔ世尊在於樹間端嚴yán而坐，猶大形象七寶合成，威德巍巍，諸根寂定，道心靜然，逮dài最憺dàn怕bó，忽然清淨，度于彼岸，猶若金山，若須彌王，猶如夜分坐

於幽冥然大炬火，譬龍在深淵其水清涼；相三十二莊嚴其身，如大山王頂有大火然、如日出山岡gāng光曜普照、如月盛滿眾星獨明、如轉輪王眷屬圍wéi繞；八十種好遍布其體tǐ，猶若干華，各各開擺bǎi億百千光，從聖體出。畢撥學志見佛如是，心懷huái欣然，如冥見光，尋趣世尊，揖yī讓談語，自達姓名，却坐一面。

佛為說經，解若干義yì，分別其慧；論佛世尊有誨悅辭cí，布施持戒，愛欲之病，洮¹táo塵chén勞心，出家為上，憤kuì擾rǎo諸品，應病授藥yào。尊見其心應時柔心——狐疑蓋gài心，悅信之心，罪福之心，若平等心——應心與合而為說法，如諸佛法，察其根源，而分別說苦、習xí、盡jìn、道。即於坐上，遠塵離lí垢，諸法眼生，現在獲huò度；觀dǔ見法源，分別經典，拔于狐疑，得立果證。受教誨慧，致勇猛法，即從座起，更整衣服，右膝著地，稽首佛足：“我初來時，觀尊足心，自說名字，觀佛相好，心懷踊躍yuè，而失禮敬。”

爾時，世尊告大迦葉：“是故賢者，從今以往，若族姓子！有所至到，心念猶月，如月光照。種姓光明威曜yào，如是族姓子開目而行。如是，迦葉！從今日始，若族姓子！制心修行，如月盛滿遊行空時。是故，迦葉！從今日始，族姓子所遊至處，制心修行，猶如日光照於天下。其族姓子，未曾閉目，制心修行，猶如日光，亦當如是。”

佛告迦葉：“從今日始，制心修行，猶如蜜蜂，所至到處，多所發起，猶如蜜蜂採諸花味，不萎色香。若族姓子！制心修行，從今日始，造行如是。”

¹校勘記：“洮”，大正藏底本為“挑 tiāo”字。根據【宋】【元】【明】【宮】版本的“洮”及文義，現改為“洮 táo”。洮 táo：淘洗，沖洗。

佛告迦葉：“從今已往，制心修行，當如地、水、火、風，得淨不喜，得諸不淨——屎、尿、膿nóng血、死蛇、死人污露——不以愁憂yōu；若得華香、金銀、七寶、五種彩色，不以喜悅，無增無減。族姓子制心修行，亦當如是：嗟jiē歎tàn稱譽，安樂歡豫，不以為悅；若遇誹謗、眾苦、惱患，不以愁憂。”

佛告迦葉：“從今日始，族姓子制心修行，當如拂fú淨物，亦拂不淨，亦拂屎、尿、涕、唾、膿血、死狗、死蛇、死人污露，不以淨悅，不淨不憂。若族姓子！制心修行，亦當如是。”

佛告迦葉：“從今以往，制心修行，當如掃sào箒zhǒu，淨亦掃，不淨亦掃。”

佛告迦葉：“從今以往，族姓子制心修行當如殤xiōng祝子，常低頭tóu行，在所至到，常內其手，若裸形人，羞身不蔽，在於世間，趣欲活命，不說本姓，若可不可，不以自宣。若族姓子！制心修行，亦當如是。”

佛告迦葉：“從今以往，族姓子制心修行，如截角牛，如牛截角，賢善柔順，不貪四事，詣於四衢，於四衢道，無有門戶，而危其命。若族姓子！制心修行，亦當如是。”

佛告迦葉：“從今以往，制心修行，當如鐵tiě釜fǔ，又如諸燈，如釜、燈穿，多有孔漏滿中油脂；如明眼人從一邊biān觀，釜、燈諸孔脂油漏出，各各墮地。若族姓子！察身非常，四大合成，九孔穿漏，皆出不淨，不貪樂身，不以為奇。”

於是，大迦葉從佛世尊聞月喻行，即受諷fěng誦觀八脫門。

佛告迦葉：“詣yì光曜樹。”

迦葉應曰：“唯然，世尊！”即從坐起，在佛後住。

時，佛與大迦葉出其叢cóng樹，詣異yì叢樹。尋復出去，坐異樹下，告大迦葉：“於此樹下，為如來敷fū座，吾身疲弊，其背甚痛。”

迦葉受教，促疾促疾為佛敷座，令其方正。敷座已竟，前白大聖：“敷座已訖，唯願就席。”

佛尋坐竟，告迦葉曰：“是地柔軟，細滑妙好。”

迦葉曰：“唯然，世尊！彼地此地，今者人身，會歸guī此地。唯然，世尊！歸於盡滅，持心忍辱，當如是地。今我法衣亦猶柔好，願佛愍傷shāng，加哀受之。”

佛告迦葉：“假使我受柔軟絳jiàng衣，汝服何等？”

迦葉白佛：“往古諸世尊讚譽：‘若族姓子著塚zhǒng間死人弊衣及五納衣，為安諸天及世間人。’”

佛言：“善哉，善哉！迦葉！多所哀愍，多所安隱wǎn，著弊納衣，往古諸佛所稱歎者。迦葉！汝起，促取水來，吾甚飢渴，意欲飲水。”

“唯然，世尊！”即受教起，稽首足下，繞佛三匝，促疾促疾欲行取水。

諸比丘見，尋時問之：“仁為耆qí年，不以貢高，亦不憂yōu感qī，寂除凶欲入無所處，何因為沙門欲受具戒，今所至？”

迦葉報bào曰：“汝等詣佛，以持此事自問大聖，悉當為汝分別說之。”

於時，賢者大迦葉即取水來，往奉上佛。佛尋受之，飲水竟，便殘水持與yǔ迦葉。即受，以著一面，長跪叉手，右膝著地，更整衣服，白世尊曰：“我行取水，見諸弟子及諸比丘問我曰：‘仁為耆年，不以貢高，不以憂感，亦不癡妄，寂諸四事眾欲之凶。’我自捨六十佉qū犁金妙珍寶、犁牛千具，棄qì妻玉女天下第一，

其有世間能成羅漢，吾當從受。今者弟子諸比丘眾，悉來問吾。我時前在多子神祠，在藥樹下嗽其果蓏luǒ，於是世尊未受具戒。爾時世尊遊於王舍城，我時在竹樹間迦蘭lán園。明旦，著衣持鉢，入城分衛wèi，見日大殿有千光出。時佛世尊在王舍城迦蘭竹樹間。時見世尊，吾自憶念，謂日更出，若大天神，夜忽如晝zhòu。時佛晡bū時從宴坐起，如月宮殿振大光明，則以覆蔽諸日月光，譬如大炬照於闇àn冥míng。佛在弟子眾中，威神光明，亦復如是。為諸比丘，講jiǎng說經法，如轉輪王與諸子眷屬俱，與無央數眾比丘俱。吾爾時觀死不覩dǔ。見諸比丘眾無能受者，無能為師，唯獨如來將出世間，興xīng隆道化，而取滅度，今諸比丘，故來問我。”

爾時，世尊告迦葉曰：“多有比丘不了善惡、覺與不覺，不解福田。諸法之處多有義理，是說第一。迦葉最尊，不以貢高，平等無憂，寂諸四事諸欲之凶，第一成就，受具足戒。”

佛說如是，賢者迦葉及諸比丘莫不歡huān喜。

佛說大迦葉本經

佛說淨飯王般涅槃經

宋居士沮jǔ渠qú京聲shēng譯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耆qí闍shé崛山中，與大比丘眾俱。

爾時，世尊光明熒熒wěi，喻若日出照明世間。

時，舍夷國王名曰淨飯——治以正法，禮lǐ德仁義yì，常行慈心——時被bèi重病——身中四大，同時俱作——殘害其體tǐ，支節jié欲解，喘息不定，如駛kuài水流。輔相宣令國中明醫yī，皆悉集會，瞻王所疾，隨病授藥yào，種種療治，無能愈者，瑞應已至，將死不久。時王煩躁，轉側不停，如少水魚。夫人、嫫女見其如是，益更愁惱。

時白飯王、斛hú飯王、大稱王等及諸群臣同發聲言：“今王設崩，永失覆護hù，國將虛弱。”王身戰zhàn動dòng，脣chún口乾gān燥，語聲數絕，眩目淚lèi下。時諸王等皆以敬意，長跪叉手，同共白言：“大王素性不好作惡，經彈指頃，積德無厭yàn，護養人民，莫不得安，名聞十方。大王今日，何故愁惱？”

時淨飯王語聲輒zhé出，告諸王曰：“我命雖逝，不以為苦，但恨不見我子悉達dá，又恨不見次子難陀，以除貪婬世間諸欲；復恨不見斛hú飯王子阿難陀者，持佛法藏，一言不失；又恨不見孫子羅云，年雖幼稚，神足純備bèi，戒行無缺。吾設得見是諸子等，我病雖篤dǔ，未離生死，不以為苦。”諸在王邊biān，聞如是語，莫不啼泣，淚下如雨。

時，白飯王答淨飯王言：“我聞世尊在王舍城耆闍崛山中，去此懸xuán遠yuǎn，五十由旬。王今轉羸léi，設遣qiǎn使者，

道路懸邈miǎo，懼jù恐遲chí晚，無所加益。唯願大王莫大愁悵yì、懸念諸子。”

時，淨飯王聞是語已，垂淚而言，答白飯王：“我子等輩，雖復遼liáo遠yuǎn，意望不斷。所以者何？我子成佛，以大慈悲，恒以神通——天眼徹視，天耳洞聽tīng——救接眾生應可度者，如有百千萬億眾生為水所溺，以慈愍心為作船筏而度脫之，終不勞疲。譬如有人為賊所圍，或值怨敵dī，惶怖失計，不望自濟jì，唯求救護hù，依有勢者，欲從恐難而得解脫；譬如有人時得重病，欲得良醫以療其疾；如我今日望見世尊，亦復如是。所以然者？世尊晝zhòu夜，常以三時，恒以天眼，觀於眾生應受化者，以慈愍心，如母念子。”

爾時，世尊在靈鷲山，天耳遙聞迦維羅衛wèi大城之中父王悵yì遲chí及諸王言，即以天眼遙見父王病臥著床，羸léi困憊qiáo悴cuì，命欲向終，知父渴仰欲見諸子。

爾時，世尊告難陀曰：“父王淨飯勝shèng世間王，是我曹父。今得重病，宜當往見，餘命少在，時嚴yán速發。我曹應往，及命存在，得與相見，令王願滿。”

難陀受教，長跪作禮：“唯然，世尊！淨飯王者，是我曹父，所作奇特，能生聖子，利益世間，今宜往詣yì，報bào育養恩。”

阿難合掌前白佛言：“我隨世尊會²共相見。淨飯王者是我伯父，聽tīng我出家為佛弟子，得佛為師，是故欲往。”

羅云復前而白佛言：“世尊雖是我父，棄qì國求道，我蒙祖王育養成就而得出家，是故欲往奉覲jìn祖王。”

²校勘記：“會”，大正藏底本為“貪 tān”字。根據【宋】【元】【明】版本的“會”及文義改為“會”。會 huì：即“會”：會合、晤見

佛言：“善哉，善哉！宜知是時，令王願滿。”

於是，世尊即以神足，猶如鴈yàn王踊身虛空，忽然而現在迦維羅衛wèi，放大光明。國中人民遙見佛來，皆共舉聲，涕淚而言：“設大王崩，舍夷國名必絕滅miè矣。”

城中人民向佛啼哭，白世尊言：“爾時，太子踰yú出宮城，詣藍毘pí樹下而坐思惟，父王見之，稽首敬禮。大王如是命斷不久，唯願如來宜可時往及共相見。”國中人民宛轉自撲pū，哽咽啼哭，中有自絕瓔珞者，中有自裂壞huài衣服者，中有自掇zōng拔其髮者，中有取灰土而自塗bèn者，痛徹骨髓，猶癲狂人。

佛見是已，諫jiàn國中人：“無常別離lí，古今有是。汝等諸人！當思念之，生死為苦，唯道是真。”佛以法雨灌眾生心，以種種法而開解之。

於是，世尊即以十力、四無所畏、十八不共諸佛之法，放大光明；更復重以三十二相、八十種好，放大光明；以從無量阿僧祇劫所作功德，放大光明。其光照曜yào，內外通達dá，周遍國界。光照王身，患苦得安，王遂怪言：“是何光耶？為日月光、諸天光乎？光觸我身，如天栴zhān檀tán，令我身中患苦得息。我遂疑怪，儻tǎng是我子悉達來也，先現光明，是其瑞耳！”

時，大稱王從外入宮，白大王言：“世尊已來，將諸弟子阿難、難陀、羅云之等，乘空來至，王宜歡huān喜，捨愁毒心。”

王聞佛來，敬意踊躍yuè，不覺起坐。須臾之頃，佛便入宮。王見佛到，遙舉兩手，接足而言：“唯願如來手觸我身，令我得安。為病所困，如壓yā麻油，痛不可忍，我命將逝，寧可還huán反？我今最後得見世尊，痛恨即除。”

佛知父王病重羸léi瘦，色變biàn難識shí，覩dǔ見形體tǐ，

憔悴叵pǒ看。佛告難陀：“觀王本時形體巍巍，顏色端正，名聲遠聞，今得重病，乃不可識；端正形容、勇健之名，今何所在？”

爾時，淨飯王一心合掌，歎tàn世尊言：

“汝願已成就， 亦滿眾生願，
我今得重病， 願佛度我厄è。
嚴飾瞿曇種， 汝為甚奇特，
末世說正法， 無護hù而作護。
法王以法味， 灌澤zé諸眾生，
如是後世人， 我子極jí慈孝。
人中之上寶， 名達dá大千界，
上至淨居天， 獨步無等雙shuāng。”

佛言：“唯願父王莫復愁悵yì。所以然者？道德純備bèi，無有缺減。”佛從袈裟裏lǐ出金色臂，掌如蓮華，即以手著父王額上：“王是清淨、戒行之人，心垢已離lí，今應歡悅，不宜煩惱；當諦思念諸經法義，於不牢固得堅固志，已種善根。是故，大王！宜當歡喜，命雖欲終，自可寬意。”

時，大稱王以恭敬心白淨飯王言：“佛是王子，神力具足，無與等者；次子難陀亦是王子，已度生死諸欲之海，四道無礙ài；斛hú飯王子阿難陀者，已服法味，佛所說法猶若淵海，一句不忘，悉總zǒng持之；王孫羅云道德純備，逮dài諸禪定，成四道果；是四子等，已壞huài魔網。”

時，淨飯王聞是語已，歡喜踊躍，不能自勝，即以自手捉於佛手，著其心上。王於臥處仰向合掌，白世尊言：“我瞻如來目睞jié不眴shùn，視之無厭yàn，我願已滿，心意踊躍，從是取別。如來、至真多所饒ráo益，其有得見、聞所說者，此輩之等皆是有相、大功德人。今日世尊是我之子，接遇過多，不見捐棄。”

王於臥處合掌心，禮世尊足下，時佛手掌故在王心，無常對duì至，命盡氣絕，忽就後世。於是諸釋皀háo咄táo啼哭，舉身自撲pū，兩手拍地，解髻亂luàn髮，同發聲言：“永失覆蓋gài。”中有自絕瓔珞者，中有自裂壞衣服者，中有取灰土而自塗bèn者，中有自總zǒng拔其髮者，中有說王順政治國、不枉wǎng人民者，中有復言：“諸小國等失其覆護！王中尊王今已崩背，國失威神。”

時，諸釋子以眾香汁洗浴王身，纏以劫波育毼dié及諸繒zēng帛bó，而以棺斂liǎn；作師子座七寶莊校jiào，真珠羅網垂繞rào其傍，便舉棺置於師子座上，散華燒香。

佛共難陀在喪頭tóu前肅恭而立，阿難、羅云住在喪足。難陀長跪白佛言：“父王養我，願聽tīng難陀擔dān父王棺。”

阿難合掌，前白佛言：“唯願聽我擔伯父棺。”

羅云復前，而白佛言：“唯願聽我擔祖王棺。”

爾時，世尊念當來世，人民兇xiōng暴，不報bào父母育養之恩。為是不孝之者，為是當來眾生之等，設禮法故，如來躬身，自欲擔於父王之棺，即時三千大千世界六種震動dòng，一切眾山駢pǐ駢ě涌沒，如水上船。

爾時，欲界一切諸天與無央數百千眷屬俱來赴喪：

北方天王毘pí沙門，將諸夜叉鬼神之等億百千眾，俱來赴喪；

東方天王提頭tóu賴吒zhā，從諸伎樂鬼神之等億百千眾，俱來赴喪；

南方天王毘樓勒lè叉，從鳩槃pán荼tú鬼神之等億百千眾，俱來赴喪；

西方天王毘留婆叉，從諸龍神億百千眾，俱來赴喪，皆共發哀，舉聲啼哭。

時，四天王竊qiè共思議yì：“瞻望世尊，為當來世諸不孝順父母者故，以大慈悲，現自躬身擔父王棺。”

時四天王俱共長跪，同時發聲俱白佛言：“唯然，世尊！願聽我等擔父王棺。所以然者？我等亦是佛之弟子，亦復從佛聞法意解，得法眼淨，成須陀洹。以是之故，我曹宜擔父王之棺。”

爾時，世尊聽四天王擔父王棺。時四天王各自變身，如人形像，以手擎qíng棺，擔在肩上，舉國人民，一切大眾，莫不啼哭。

爾時，世尊威光益顯xiǎn，如萬日並bìng。如來躬身手執zhí香爐lú，在喪前行，出詣葬所靈鷲山上。有千阿羅漢，以神足力乘虛來至，稽首佛足，復白佛言：“唯願世尊勅chì使何事！”

時，佛便告諸阿羅漢：“汝等疾往大海渚zhǔ上，取牛頭tóu栴檀種種香木。”即受教勅，如彈指頃，各到大海，共取香薪，屈伸臂頃，便已來到。

佛與大眾共積jī香薪，舉棺置上，放火焚之。一切大眾見火盛然，皆向佛前宛轉自撲，益更悲哭。有得道者，皆自慶qìng幸；未獲huò道者，心戰惶怖，衣毛為豎。

爾時世尊告眾會曰：“世皆無常，苦空非身，無有堅固，如幻如化，如熱rè時炎，如水中月，命不久居。汝等諸人！勿見此火便以為熱，諸欲之火極jí復過此。是故，汝等當自勸quàn勉，永離生死，乃得大安。”時火焚燒大王身已。

爾時諸王各各皆持五百瓶乳，以用滅miè火。火滅之後hòu，競共收骨，盛置金函hán，即於其上便共起塔，懸繒幡蓋gài及種種鈴，供養塔廟miào。

時諸大眾同時發聲，俱白佛言：“大淨飯王今已命終，神生何所？唯願世尊分別解說！”

於時，世尊告眾會曰：“父王淨飯是清淨人，生淨居天。”
眾會聞是語已，便捨愁毒。

佛說經竟，諸天、龍、神及四天王、所將眷屬，世間人民一切大眾為佛作禮，各自還huán去。

佛說淨飯王般涅槃經

佛滅 miè 度後棺斂葬送經

（一名比丘師經）

失譯人名今附西晉錄

聞如是：

一時，眾祐遊於華氏國。阿難以人定時，白眾祐言：“眾祐滅訖之後 hòu，棺斂 liǎn 尊身其禮云何？”

眾祐曰：“且自憂 yōu 身，無憂佛也。吾滅度後，當有梵志、理家盡 jìn 禮葬送。”阿難言：“其禮云何？”

眾祐曰：“如飛 fēi 行皇帝送喪之儀 yí。”

重曰：“願聞儀則。”

眾祐曰：“聖 shèng 帝崩時，以劫波育氈 dié 千張纏身，香澤灌上令澤下徹；以香積 jī 身，上下四面使其齊 qí 同；放火闍 shé 維，撿 jiǎn 骨，香汁洗，盛以金甕 wèng。石為甕 pān 甗 hú——縱 zòng 廣三尺，厚一尺——四邊上下各安一枚，金甕置中。跽 zhì 剎懸 xuán 繒 zēng，具供所應，起土為塔，華香供養。

“佛當踰 yú 彼。所以然者，吾自無數劫，以四等弘慈，行六度無極 jí，經緯 wěi 十方拯濟 jì 群生，功德隆赫，成斯如來、無所著、正真道、最正覺、道法御、天人師，至尊難齊 qí。各以把土供養塔者，其福無量。

“末世穢 huì 濁，民有顛沛 pèi 之命，財有五家之分。吾以是故，留舍利并鉢以穰 rǎng 世顛沛之禍，安祐眾生。為宗廟 miào 像令民覩 dǔ，則沙門以經導 dǎo 化未聞，令生者永去牢獄之酷、死者免三塗之罪，必獲 huò 昇天。若為佛廟，當令踰彼矣。”

阿難言：“鉢當如之？”

佛言：“吾鉢者，四天大王之所獻 xiàn 也，合四以為一。佛

所食器，群生慎無以食矣。滅度之後hòu，諸國諍之，民心邪荒、賤命貴姪、背孝尊妖。鉢當變biàn化現五色光，飛行昇降，開化民心。黎庶shù覩之，追存佛德，去愚即明，順用正教皆興xīng廟寺，旌jīng表佛德。轉當東遊，所歷lì諸國凶疫消歇、君臣康休、穀gǔ帛bó豐fēng穰ráng、欣懌yì無患，終遠三塗，皆獲huò生天。極jí東國王仁而有明，鉢當翔彼。王崩之後，其嗣sì姪荒，廢真從邪；民心亦爾，覩鉢無肅敬之禮。天、龍見之，悲喜迎鉢還海供奉。

“王亡尊鉢，憂yōu忿交胸，布告諸國，購gòu鉢千金。連年募mù之，令出首尾。民貪重賞，遍索不得。時有賤人，其名曰師，偽作比丘，饗tāo饗tiè酒食，妻居育子。當醉提兒詣yì宮門言：‘吾知鉢處。’王聞大喜請沙門入，曰：‘鉢所在乎？’對duì曰：‘先以金來。’王賜金千斤。師曰：‘唯沙門當盜之耳。’即下書shū考推諸沙門，其毒酷烈，臣民覩之靡mǐ不怨王。

“王曰：‘爾為誰沙門乎？’答曰：‘吾師事佛。’

“王曰：‘佛有何戒耶？’師曰：‘有二百五十戒。’

“王曰：‘首戒云何？’

“答曰：‘第一當遵慈。仁普惠，恩及群生，視天下群生身命若己身命；慈濟悲愍，恕己安彼，道喜開化，護彼若身；潤逮dài草木，無虛机wú絕也。’

“王曰：‘善哉！佛之仁化懷huái天裹guǒ地，何生不賴焉？’

“‘二當遵清。無積穢huì寶bǎo，尊榮國土，非有無篡cuàn；草芥之屬，非惠不取。’

“王曰：‘善哉！斯可謂清白者也。’

“‘三當遵貞。心無存姪yín、口無言調，偽聲邪色一不視聽tīng；覩彼婦人，以母、以姊zǐ、以妹、以女。寧níng就燔fán身，無為姪亂luàn。’

“王曰：‘善哉！摸真景淨，佛化為首矣。’

“‘四當慎言。無兩舌、惡罵mà、妄言、綺語、前譽後毀、證入無辜、蠱gǔ道鬼妖、厭禱dǎo呪咀。寧就吞炭，不出毒聲也。’

“王曰：‘善哉佛化！惴惴zhuì慄慄³lì，慎言乃如茲zī乎。’

“‘五當絕酒。夫酒者令君不仁、臣不忠、親qīn不義yì、子不孝、婦人奢姪，厥jué失三十有六，亡國破家靡mǐ不由茲zī。寧飲毒而死，不酒亂luàn而生矣。’

“王曰：‘善哉！佛之明化令吞德懷huái道，滅miè于眾惡、興xīng于諸善；清淨為身、淡泊為志。經化令仁，而爾教吾令殺；戒云守清淨、無貪，而爾偷金；戒云無姪，而爾畜妻；戒當盡誠，而爾虛譖zèn沙門，云其盜鉢，令吾罪無辜gū；戒無嗜shì酒，而爾醉來。外諸沙門有具斯五德為高行者不乎？’

“答曰：‘其為凶穢huì甚於吾矣。’

“王問有司：‘諸沙門何以為業？’

“對duì曰：‘分衛wèi無度，其為眾穢甚於彼師矣。’

“王曰：‘佛戒有二百五十，仁過仁儀 yí！清等太素！貞齊qí虛空！信若四時！明跨日月！緣得斯類篡cuàn法服、偷應器、偽為沙門，亂正真乎？一戒不奉，而云二百五十。’勅chì有司曰：‘佛清淨廟miào，賢聖所宗，非鳥獸之巢窟。逐出穢濁者，無令止佛廟矣。’

³校勘記：“慄慄”，大正藏底本為“慄慄 piào”字。根據【宋】【元】【明】【宮】版本的“慄慄”及文義改為“慄慄 lì”。慄 lì：通“栗”，畏懼。敬謹、戒慎。

“國之君子欲興xīng利廟，惟無快賢處中宣佛神化者，抆wǎn淚lèi而止。自斯大道陵遲chí，神化日衰。”

佛告阿難：“吾雖滅度，後留鉢及舍利，若有賢者肅sù心奉養，終皆昇天。”

阿難言：“千歲suì之末，鉢現神德變化若茲zī，豈qǐ況無上正真道、最正覺之靈líng化乎？”

佛說經時，天、龍、鬼神、王臣四輩靡不哽咽，稽首而去。

佛滅度後棺斂葬送經

迦葉赴佛般涅槃經

東晉西域沙門竺曇tán無蘭lán譯

昔佛在世時，摩訶迦葉於諸比丘中最長年高，才明智慧，其身亦有金色相好；佛每說法，常與其對坐，人民見之或呼為佛師。

於是迦葉乃辭cí佛，到伊篩shāi梨山中。一山名普能，周旋數千里，去舍衛wèi國二萬六千里，多出七寶，甘果不訾zī，名香、好藥yào、栴zhān檀三種：其一種芳香，一種治人百病，一種可用染五色。眾香雜zá藥不可稱數。亦有走翔鳥獸——師子、虎、狼、白象、騏驎、朱雀、鳳凰。或有清淨異yì學道士。時有方石平正，其色如琉璃，縱廣百二十里，奇樹蔭yìn涼、華葉五色，冬夏茂盛列生石上。迦葉前後教授二千弟子，皆清淨高行得羅漢者，常坐此石上誦經行道。又有清淨甘香泉水，周旋四十里，其水中則有優yōu曇tán華，紺gàn色華、紅色華、紫色華。

迦葉弟子七人，同夕得夢：其一比丘，夢見其所坐方石中央分破，樹皆根拔；復一比丘夢見四十里泉水皆乾gān竭，華悉零落；一比丘夢見拘羅邊坐皆傾毀；一比丘夢見閻浮利地皆傾陷；一比丘夢見須彌山崩；一比丘夢見金輪王薨hōng；一比丘夢見日月墮地，天下失明。晨起各以所夢啟qǐ迦葉。

迦葉告言：“我曹前見光明，地時大動dòng，卿等復得是夢，佛將般泥洹。”即勅chì諸弟子往赴俱夷那竭國。道見一婆羅門，持文陀羅華。迦葉即問言：“卿從何來？欲何所至？那nǎ得是天華？”

答言：“我從俱夷那竭國來，時佛般泥洹已經七日。諸天往赴，悉持天華天香供養佛身，此華即是。”

迦葉聞是語，便自投於地啼泣而言：“佛今般泥洹，三界失明，將復何依恃shì？”便帥將諸弟子進道，未到數百里，便見四天王及梵釋諸天，皆持七寶蓋gài、名香好華，悉往供養佛，諸天作十二部音樂，亦有阿須輪王、諸大鬼神側塞sè空中，又見俱夷那竭國王及諸隣lín國王，各從其群僚數百萬人。見迦葉將諸弟子到，是時國貴末羅弗王，則勅國人民皆令避道，使迦葉及諸弟子得進。

阿那律出迎相見言：“佛般泥洹已七日，耶維火不然，但待賢者到耳！”

阿難見迦葉，便自投地啼哭不自勝shèng。有一老比丘名波或，即止阿難言：“止止！佛在時常禁制我等，不得自由。佛今般泥洹，吾等得自在。莫復啼哭。”

時有天聞波或語，即舉手搏bó之，迦葉便前接持，天止之，謂波或言：“佛今般泥洹，一切失所恃shì，汝獨愚癡而反喜快。”波或聞是語意解，即得阿羅漢道。

迦葉便與諸弟子頭tóu面著地，作禮繞棺三匝悲哀而言：“我等今日不知佛頭足所在。”

佛威神則為出足，諸天人民莫不感傷shāng。

於是摩訶迦葉乃說偈讚佛言：

“佛為三界乘， 度於生死淵，
澹dàn泊bó昇泥洹，微妙越世間。
佛為無量明， 照於愚癡冥，
願為一切人， 顯耀現威靈。
佛為大慈哀， 所度無央數，
尊體tǐ處金棺， 清淨寂然安。
願用優yōu和德， 見身色相光，

普令天及人，	興xīng起無量福。
佛為開現法，	眾生受潤澤zé，
得止生死輪，	或者入正諦，
已蒙如來恩，	頭面禮佛足。
今但覩dǔ金棺，	心為悲感傷，
佛雖就無為，	聖達摩不實shí。
見後有疑諦，	出足於金棺，
起分是生死，	佛以不復愁，
法身慧常存，	莫呼永泥洹。”

迦葉赴佛般涅槃經

佛入涅槃密迹金剛力士哀戀 liàn 經

失譯人名今附秦錄

牟尼世尊在拘尸那城娑羅林間北首而臥，初入涅槃。

時密迹金剛力士見佛滅miè度，悲哀懊惱作如是言：“世尊成就最勝shèng無上十力，云何於今乃為羸léi弊、無常、氣勢微劣之所摧敗？如來捨我入于寂滅，我從今日無歸guī、無依、無覆、無護hù，哀惱災zāi患一旦頓集，憂yōu愁毒箭深入我心。”

密迹金剛作是語已，戀慕世尊愁火轉熾chì，五內抽割、心膂lǚ磨碎，蹙bì踊悶絕，譬如巖yán崩，顛墮于地久乃醒悟。即起而坐，涕哭哽噎yē，歔xū歔xī而言：“怪哉，怪哉！死魔大惡！無量功德波羅蜜聚，為彼死魔之所滅壞。”

復作是言：“唯願真濟jì請為我起，我今薄祐無依憑píng處。云何世尊捨棄qì於我獨入寂滅miè？自今已後永離哀顏，世尊寂靜身、口、意業更不可觀，更不得見佛婆伽婆入于佛住。

“如來昔日入于佛住三昧之時，威德光顯倍常殊妙，佛面鮮澤過於蓮華新開敷時，如日初出照於朝zhāo陽yáng，如是勝面更不可見。

“如來處於大眾出大雷音、微妙之聲更不可聞，誠言無二，離過患說、無諂偽說、易解了說、眾所愛說。世界之中滅除諸惡至甘露城，無過佛法。咄哉！真濟永入涅槃，使諸眾生無有救護，處於生死大曠野中；又無眼目，離於導dǎo師，誰示其道？

“如來密雲能雨甘露，為無常風之所吹滅。一切眾生愛火所燒，而於今者佛入涅槃，誰雨法雨滅其愛火？

“如來於今滅於有為，得無上道，為於眾生作大醫王。一切世界為煩惱病之所患苦，今入涅槃，誰當矜jīn愍mǐn，化以正道，療諸眾生結使之疾？

“如來、世尊名為知恩、念於恩者，我從處胎以來隨逐如來如影隨形，調和奉順不曾違wéi闕quē，云何不感我之至心，便見孤棄如背恩者？

“嗚呼怪哉，咄哉大苦！此金剛杵chǔ當用護誰？即便擲zhì棄。自今以往當奉侍誰？誰當慈愍訓誨於我？更於何時得覩尊顏？護世之王為顯甘露，故遣我來擁護於佛，如何今日卒cù捨我等入于涅槃？我所有命依佛而存，一旦捨我，當依於誰得存此命？

“咄哉！真濟jì矜愍一切，常說妙法教照愚冥，何故今者而卒不言？

“如來所知一切種智過一切上，恒於眾生有緣之者思欲利益。即於今日何處去耶？而於今日便自閉默，更不救濟jì受化之徒。諸魔、惡人見佛涅槃，皆大歡喜。

“如來、世尊生死海中作大船師，而於今日永捨濟度。是諸眾生無量劫來順生死流，唯有如來能以正道令諸眾生皆得返流。如來、世尊永斷煩惱，為於愚冥眾生作大照明，今日涅槃，世間眾生增長黑闇àn，永為無明之所覆蔽。”

金剛密迹哀呼悲惱復作是言：“世尊諸相——三十二百福大人相——悉皆具足，如何滅壞huài永不可覩？

“哀哉，破壞魔者！哀哉，轉法輪者！哀哉，滅一切外道螢火光者！哀哉，能壞有身者！哀哉，諸智慧城者！哀哉，法燈為無常風之所吹滅；哀哉，法月為死羅睺之所吞滅。”

復作是言：“大寂真濟！願為我說，即於今者為何處去？至何方所？為適shì何國？為至舍衛wèi及王舍城、迦毘羅衛、波羅奈耶？於此諸國為何處住耶？

“今為在何林？為在迦蘭陀竹林、菴ān婆羅luó林、祇陀林？於此諸林為在何處？

“為在何山？為在自善山、毘pí提醯xī山、耆闍崛山？於此諸山為在何山？願語於我實在何處。

“諸八部——眾天、龍、夜叉、乾闥婆、阿修羅、緊那羅、摩睺羅伽如是等——以見於我常隨從佛，設當問我：‘佛何處去？’我當何辭cí，以對duì於彼？

“世尊昔日教化眾生，若小疲倦暫寢息時，繫xì心在明為益眾生。云何今者捨於一切，永入涅槃更不利益？

“真濟！願為我起。我憂yōu悲火熾然胸中，命將不全，願賜一言，猶如冷水滅miè我熾火；我今為憂苦毒蛇之所蛆zhē螫shì，願賜我法阿伽陀藥以除我毒；憂愁毒箭深入我心，願賜語鉗為我拔出。

“一切眾生愛別離苦，如來常為說種種法除其苦惱。云何獨不愍我，為我滅此眾苦？

“如我今者，哀逆閻àn塞sè，不能推理而自釋割憂心內病、種種調chǎn語，云何世尊不見慰喻？我之恭順心不疲怠dài，樂見慈顏無有厭yàn足，投身于地願一瞻覩dǔ，如何世尊不見哀矜jīn？

“滅結牛王常挾xié持我，何不將我入於涅槃？獨見孤棄？

“我失如來，諸苦所切無量無邊，又不見諦。何故獨見放捨入于涅槃？

“怪哉，怪哉！如來一睡更不起耶？如來已去不復還huán耶？猶如燈滅更不復明、如寶樓崩更不建立、如寶藏沒不可還出。”

舉手大叫，發聲悲哭，如帝釋幢所持繩shéng絕，倒地不起，宛轉啼哭，心、肝、咽喉、脣chún、舌悉皆乾燥，荒迷蹙bì地，良久乃穌sū。

愛戀如來功德之身，捉相輪足急抱不放，而作是言：“如來之足如優yōu鉢羅華如日初出，清淨柔軟。安立之足、千輻輪足，極妙工巧不能畫huà作。轉輪聖王雖有是相，相不明了；如來相輪輻fú轂gǔ具足，炳然顯xiǎn著。其指纖xiān長，附順相著zhuó不稀、不踈shū，其爪紅潤猶如赤銅，手足網wǎng縵màn猶如鵝王，肌體豐fēng滿無筋脉皮皺zhòu。天王、人王、諸鬼神王及以龍王，咸以天冠頂禮佛足。為化一切諸有緣者，以相輪足遍行世界，而今此足更無有用。

“我於昔日心常喜樂，一旦涅槃更不令我生於喜樂，而此無常極為大惡，能壞無量功德不思議色。

“如來威勢能令見者身心歡喜，無量福力持如來身。無常之力實為最大，能使如來至於死處。如來以父母乳哺bǔ之力、禪定力、智慧力、神通力——以此諸力，不能於無常力中而自拔濟。

“阿難昔日勸quàn請世尊住壽一劫，如來何故不受其請？

“真濟往昔不於三阿僧祇劫中作百千苦行，難捨之事一切能捨，無數劫中歷lì侍諸佛，奉事供養求一切智，欲濟眾生？於少許時，所度未幾jǐ便入涅槃。如來往日為菩薩時，化於眾生猶不疲極jí，而於今者可疲倦耶？

“濁法眾生如新生犢dú，滿十二由旬，云何斷乳而棄之去？請為我起，與濁法犢飽足甜乳。

“于時帝釋數億諸天來欲問難，云何而不為其解說？千世界主梵天王合掌請法，今日何不為說法要滿其所願？毘沙門王、數千萬夜叉而自圍遶、提頭tóu賴吒zhā、乾闥婆眾而自圍遶、毘留勒lè叉、究槃荼tú眾而自圍遶、毘留博叉、諸龍之眾而自圍遶，如是等眾皆為飲法甘露而來至此，如來何不以良藥救諸疾者？

“外道諸眾毀咎zǐ於法，何不速起壞huài彼邪論？欲界之主處處壞亂luàn，何不降伏？如來！諸聲聞少於智慧、不勤習誦、厭於廣博，何不速起為說略要令知正道？

“然今阿難是佛所親qīn，奉侍世尊，未斷結使盡於根本，何不教授令盡諸結使？

“嗚呼怪哉！如此堅實shí大福德人一旦滅壞，而此無常如護財象殘害無數。此護財象身大如山，如來往昔猶能調伏如是大象，云何今者反為無常之所調伏乃至滅盡jìn？

“如阿婆羅龍能壞摩竭提，興xīng大雲雷，電光熾然，降注大雹摧折樹木，如來能伏彼大力龍；而於今者反為無常之所乘服。

“如鴛yāng掘魔暴虐殘害，猶能調彼剛強惡人，調彼不調，牟móu尼世尊今為無常之所摧壞。

“如曠野惡鬼殘殺一切令國空虛，猶能調彼使受持戒；而於今者入無常罣juàn，摧滅無餘。

“如優樓頻螺迦葉shè染著於我，沒於邪見榛zhēn林之中難可拔出，如來猶愍，能現十八種神足變biàn化能令調伏；今為無常之所傾倒。

“一切眾生薄於福祐，大智之海為無常日之所乾竭；正智須彌為無常金剛杵chǔ之所摧碎；佛功德樹——覺意妙華、道果充滿——為無常斧之所斫zhuó壞；廣大智光——名稱周聞遍于世間，能燒一切有生之薪——為無常水之所澆jiāo滅也。盛力無常無有法教，不為智者之所禁制，非是精進瞻勇、猛健勢力、名稱柔心、調根寂定之所能免。咄哉，無常！酷暴乃爾，不別好惡，有德、無德等能摧壞。”

作是語時，大地震動、山頂崩壞、大星殞yǔn落、四方火起、日月諸宿xiù無有光色、一切天人皆無歡樂。

“我今形體不自勝shèng舉，欲沒入地，暝⁴míng眩xuàn黃黑、心意錯亂luàn、忘失所念、脣chún乾舌燥、語言錯誤、聲音嘶碎，去死不遠yuǎn，命終今必絕，逮dài佛捨而去。”

如是等多眾種種哀呼、百千種言，戀慕於佛。

帝釋語言：“止止！已足！汝今可不憶念大仙少語？佛告比丘：‘諸行無常，無得住者、不可體信、是變biàn易法。一切聚集歸散會滅，高者必墮、合會必離、有生必死。一切諸行猶yóu如河岸臨lín峻之樹，亦如畫huà水尋畫尋滅，亦如泡沫、如條tiáo上露不得久停，如乾闥婆城暫為眼對duì。人命迅速疾於射箭，速行天下疾於日月，人命速疾過於是天，無常敗壞huài應當解知。若於佛事有不足者不入涅槃，佛事周訖qì乃入涅槃。以此佛法付囑人天，以此重事與聲聞弟子，向無畏寂滅處去，諸有苦盡jìn，更不受生。汝等不應生大憂惱。’”

佛入涅槃密迹金剛力士哀戀經

⁴校勘記：“暝”，大正藏底本為“暝”字。根據【宋】【元】【明】【宮】版本的“暝”及文義改為“暝”。“暝 míng”：眼睛昏花。眩：眼花。迷亂，惑亂。「暝眩」：令人憤悶或頭昏眼花。

犍 qián 陀國王經

後hòu漢hàn安息國三藏安世高譯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千二百五十比丘俱。

時有國王，號名犍qián陀，奉事婆羅門。婆羅門居在山中，多種果樹。

時有採cǎi樵qiáo人，毀敗其果樹，婆羅門時見之，便將詣王所，言：“是人無狀，殘敗我果樹，王當治殺shā之。”

王敬事婆羅門，不敢違wéi之，即為殺敗樹者。

自後未久，有牛食人稻，其主逐捶牛，折其一角，血流被面，痛不可忍。牛徑到王所白言：“我實shí無狀，食此人少稻，今為其見捶、折我角。”稻主亦追到王所。

王曉鳥獸shòu語，告牛言：“我當為汝治殺之。”

牛即報言：“今雖殺此人，亦不能令我不痛，但當約勅chì，後莫取人如我耳。”

王便感念言：“我事婆羅門，但坐果樹，令我殺人，不如此牛也。”便呼婆羅門問言：“今事此道，有何福乎？”

婆羅門報言：“可得攘rǎng災zāi致福、富貴長壽。”

王復問言：“可得免於生死不？”

報言：“不得免於生死也。”

王獨念言：“當用此道為事？”便勅群臣嚴yán駕。往到佛所，五體投地，為佛作禮，白言：“我聞佛道至尊，巍巍教化，天下所度無數。願受法言，以自改操。”

佛即授王五戒十善，為說一切天地人物無生不死者。

王以頭tóu面著地為禮，白佛言：“今奉尊法戒，當得何福？”

佛言：“布施持戒，現世得福；忍辱、精進、一心、智慧者，其德無量，後上天上，亦可得作遮迦越王，亦可得無為度世之道。”

佛即為王現相好、威神光耀，王即歡huān喜意解，便得須陀洹道。

阿難正衣服，頭面著地，為佛作禮，白佛言：“此王與牛本何因緣？牛語，意便解，捨婆羅門而事佛道，見佛聞法即得道迹。”

佛言：“乃昔拘那含牟尼móu尼佛時，王與牛為兄弟，作優婆塞，俱持齋zhāi一日一夜。王守法精進不懈怠dài，壽終昇天上，壽盡jìn下為國王；牛時犯齋夜食，後受其罪，罪畢bì復作牛，百世尚有宿識shí，故來開悟王意。牛後七日，壽終上生天上。”

佛言：“四輩弟子！受持齋戒，不可犯也。”

諸比丘僧、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天、龍、鬼神，聞經歡喜，前為佛作禮而去。

犍陀國王經

佛說旃 zhān 陀越國王經

宋居士沮渠京聲譯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千二百五十比丘俱。

時有國王號名旃 zhān 陀越，奉事婆羅門道，王治國政輒 zhé 任用諸婆羅門。

王小夫人，特見珍重，時兼娠 shēn。諸夫人憎嫉之，以金賜婆羅門，令譖 zèn 之於王言：“此人凶惡，若其生子，必為國患。”

王聞之，甚愁憂 yōu 不樂，問婆羅門言：“當如之何？”

婆羅門言：“唯當并殺之耳。”

王言：“人命至重，何可殺之？”

報 bào 言：“若不殺者，必有亡國喪身之憂，禍不細也。”

王便聽 tīng 用其言，遂見枉 wǎng 殺，便葬埋之。

兒後 hòu 於塚 zhǒng 中生，其母半身不朽，兒得飲其湮 dòng。乃至三年，其塚崩陷，兒後得出，與鳥獸共戲 xì，暮即還 huán 塚中宿。

兒時年六歲 suì，佛以普慈，念其勤苦與鳥獸同群，即化為沙門，被服往呼，問之言：“汝是誰家子？居在何處？”

兒歡 huān 喜報言：“我無家居，但栖 qī 宿此塚中耳，今乞隨道人去。”

佛言：“汝隨我去，何等為乎？”

兒報言：“我今善惡，終當隨道人。”

佛便將其到祇洹中，見諸比丘威儀法則，意甚樂之，便白佛言：“我欲乞作比丘。”

佛即聽之，以手摩其頭tóu，髮墮，袈裟自然著身，名為須陀，從佛受尊戒，勤意精進，心不懈怠，七日便得羅漢道。

佛語須陀：“從佛受尊戒，拔欲之根本，生死得自在，今宜往度彼旃陀越王。”

須陀承佛教，頭面著地，為佛作禮。往到其國，住在宮門，請見於王。臣下白王言：“外有道人，乞欲見王。”

王聞之即出，與相見，問言：“我大有所憂yōu者，當如何？”

道人言：“何所憂耶？”

王言：“我年已長，且欲過時，國無續嗣sì，為之愁憂。”

道人聞王語，初不應之，獨笑而已。王便恚huì言：“我與道人語，初不答我，而反獨笑。”即欲治殺之。

須陀知其意，便輕舉飛翔，上住空中，分身散體tǐ出入無間。王見其威神變biàn化，即恐怖悔過言：“我實愚癡，不別真偽，唯願大神一還，令我得自歸guī命。”

須陀即從空中下住王前，謂王言：“若能自歸，甚善！當自歸於佛，佛是我大師，三界之尊，度脫眾生。”

王便勅群臣嚴yán駕，當到佛所。須陀便以道力，如申臂頃，將王及人民，俱到佛所，頭面著地，為佛作禮，歸命三尊，乞受五戒，為優婆塞。

佛告王言：“欲知比丘須陀者，是王昔所用婆羅門言譖zèn，殺兼娠shēn者子也。母死之後，子於塚中生，塚中母半身不朽，得飲其湫dòng，乃至六年，今隨我為道，乃至於此。”

王聞佛言，更恐怖不能自勝shèng。

佛言：“昔拘先尼佛世，有國王號名佛舍達dá，王及國中三億人皆隨王供養三尊。時有凡人居貧無業yè，常為國中富姓賃lìn放牧，養牛數百頭tóu。見王及人民供養比丘僧，即問言：‘卿等何所為乎？’

“人民答言：‘吾等供養三尊，後當得其福。’

“即復問言：‘得何等福耶？’

“人民報言：‘人有淨心施三尊者，後所在處安樂尊貴，無有勤苦。’

“即念言：‘我居貧窮qióng，但賃lìn放牧，自無飲食，當何以施？’即念言：‘唯當還取牛湏dòng，煎以為酪lào酥sū，淨心上比丘。’

“比丘僧呪願言：‘令汝世世所在處當得其福，自後展轉更生死，輒zhé受其福：或上為諸天，或下為王侯。’

“乃後為王時，出遊獵liè，見國中人有好犢zì牛懷huái犢dú，王便令人取牛殺之。夫人語王：‘莫令人殺其子也。’時牛主追還，破取其子養護之。其主悲言：‘當令王如此牛也。’自後魂神來為王作子，時未出生，母為王所殺，欲知須陀者即是也；須陀母見枉wǎng殺者，則是時王夫人也；婆羅門者牛主是也。須陀所以於塚中生，其母半身不朽，得飲其湏dòng以自長大者，由其宿命以酪酥上比丘僧故。”

佛言：“罪福響xiǎng應，如影隨形，未有為善不得福，行惡不受殃者。”

王聞佛說經，意解即得須陀洹道；國中人民皆隨王奉五戒，行十善，歸命三尊，或有得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羅漢者。

四輩弟子、天龍鬼神，聞經歡喜，前為佛作禮而去。

佛說旃陀越國王經

佛說摩達 dá 國王經

宋居士沮渠京聲譯

聞如是：

一時，佛在羅閱yuè祇竹園中，與千二百五十比丘俱。

時有國王，號名摩達王，時當出軍征討，選xuǎn國中人民數百萬人，皆應赴從。

時有比丘已得羅漢道，到其國分衛wèi，並bìng見錄lù，將詣王宮門。王有馬監，令比丘養視官馬，勤苦七日。王後身自臨lín視軍陣，比丘見王，即於其前，輕舉飛fēi翔上住空中，現其威神。王便恐怖，叩頭tóu悔過：“我實愚癡chī，不別真偽。推問國內誰令神人為是者，今當有所治殺。”

比丘告王言：“非王及國人過也，自我宿命。行道常供養師，我時為師設飯，師謂我言：‘且先澡手已，乃當飯。’我愚癡，心念言：‘師亦不養官馬，何故不預澡手？’師即謂我言：‘汝今念此輕耳，後重如何？’我聞是語，便愁憂yōu。師知其意便念言：‘我會當泥洹huán，何故令人惱nǎo耶？’即以其夜三更時般泥洹。從來久遠yuǎn，各更生死，今用是故，受其宿殃，養馬七日。夫善惡行，輒zhé有殃福，如影隨形。”

王聞比丘說罪福，意解歡喜，乞得歸命於神人。比丘告言：“卿當自歸於佛，佛為三界師。”王及國人民，皆隨比丘到佛所，稽首為佛作禮，受五戒作優婆塞。佛便為王及人民現相好威神，光曜天地，復為說無常、苦、空。王於是便得須陀洹道，國中人民皆受五戒十善，歸命三尊，月日齋zhāi戒，以為常法。

阿難整衣服，作禮白佛言：“是王及國中人民，見佛聞經即解，何以故？”

佛言：“及昔摩父佛時，是比丘作沙門，王時為優婆塞，淨意供養三日，令我所在處常得其福。今已得度世之道，今來會此，聞經便得須陀洹道。”

四輩弟子、天龍鬼神，聞經歡喜，前為佛作禮而去。

佛說摩達國王經

普達 dá 王經

失譯人今附西晉錄

聞如是：

一時，眾祐yòu遊於聞物國，祇qí氏之樹給孤獨聚，與千二百五十比丘俱。

時有夫延國王，號名普達，典領諸國，四方貢獻xiàn。王身奉佛尊法，未嘗cháng偏枉wǎng，常有慈心，愍傷shāng愚民不知三尊，每當齋zhāi戒，輒zhé登高觀guàn燒香，還頭tóu面著地，稽首為禮。國中臣民怪王如此，自共議yì言：“王處萬民之尊，遠yuǎn近敬伏，發言人從，有何請欲，毀辱威儀，頭面著地？”群臣數數共議，欲諫不敢。

王勅chì臣下，使嚴當行，王即與吏民數千人，始出宮。未遠，忽見一道人，王便下車却蓋gài，住其群從，頭面著地，為道人作禮，尋從而還，施設飯食，遂不成行。

群臣於是乃諫言：“大王至尊！何宜於道路，為此乞匄gài道人頭面著地？天下尊貴唯有頭面，加為國主，不與他同。”

王便勅臣下，令求死人頭tóu及牛、馬、猪、羊頭。臣下即遍行求索，歷lì日乃得，還白王言：“前被教求死人頭及六畜頭，今悉已得。”

王言：“於市賣mài之。”臣下即使人賣之，牛、馬、猪、羊頭皆已售，但當有人頭未售。

王言：“賤貴賣之，趣使其售；如其不售，便以勾人。”如是歷日，賣既不售，勾人又無取者，頭皆臃pāng脹臭處不可近。

王便大怒，語臣下言：“卿曹前諫言：‘人頭最貴，不可毀辱頭面著地禮道人。’今使賣六畜頭皆售，人頭何故勾人無取者？”

王即勅臣下嚴yán駕，當出到城外曠澤zé中有所問。群臣人民莫不振悚sǒng，未知王趣。王即導dǎo從出到城外，告群臣言：“卿寧識shí吾先君時，有小兒常執zhí持蓋gài者不？”

臣下對duì曰：“實shí識有之。”

王言：“今此兒何所在？”

對曰：“亡已久遠，乃歷十七年。”

王言：“此兒為人善惡何如？”

對言：“臣等常覩其承事先王，齋zhāi戒恭肅，誠信自守，非法不言。”

王告諸臣：“今若見此兒在時所著衣服，寧識之不？”

諸臣對曰：“雖自久遠，臣故識之。”

王顧gù使邊從，急還內藏，覓mì取前亡兒衣來。須臾衣至，王曰：“此寧是不？”

臣下對曰：“實是其衣。”

王曰：“今儻tǎng見兒身，為識之不？”

臣下皆默然，良久對曰：“臣自懼jù蔽闇àn，卒覩不別。”

王始欲說其本變biàn，前所見道人來到，王大歡喜起，頭面著地，為道人作禮，臣下莫不歡喜。道人就座，王叉手白言：“吾前卒於道路見道人，旋從而還，並為臣民所見譏jī怪，諫言：‘人頭面最為尊貴。加為國君，萬姓之主，四方歸guī向。何所請欲，為乞勾gài道人頭面作禮？’吾時勅令，六畜頭及與人頭俱於市賣之。六畜頭皆售，有人頭無買mǎi者，勾人又不取，而是曹所珍貴。今故嚴出，亦欲示其本末，有幸之，願道人屈威，願為此國臣民開導愚癡，令知真法，導現橋梁。”

道人即為臣下說王本變：“欲知王者，本是先王時執蓋小兒，常隨先王齋戒一日，奉行正法，清淨守意，不犯諸惡。其後過世，魂神還生，為王作子。今致尊貴，皆由宿行齋戒所致。”

臣下大小莫不僉qiān然曰：“吾等幸遇得覩道人，願遂哀愍愚朦méng，乞為弟子。”

道人告諸臣民：“吾有大師，當從受問。”

諸臣報bào言：“願聞大師何所施行？皆盡jìn年命，儻一親奉，受其法言。”

道人告言：“我師號曰佛，身能飛fēi行，頂有圓光，分身散體tǐ變化萬端，奇相三十二，姿好八十章，典領天地萬有二千，獨步三界莫與齊qí倫lún，門徒清潔jié號為沙門，其所教授度脫不唐。”

臣下即啟qǐ道人：“佛寧可得見不？”

道人報言：“甚善！當往啟尊。”

臣下問道人言：“佛今所在去是幾jǐ何？”

道人報言：“乃六千餘里。”語言須臾頃，道人便飛到舍衛國，具以啟佛：“彼國人民甚可愍傷，今皆誠心願欲見佛。唯垂大慈，開示真道。”

佛則默然，呼告阿難：“勅諸比丘，明日當到夫延國。”

阿難宣佛教，還白佛言：“明日行儀式云何？”

佛言：“臨lín至當現威神到。”

時，佛即與諸比丘俱，未到數十里，王及群臣皆隨道人，持華香出城迎佛，覩佛威靈líng，喜懼交并，五體投地，稽首為禮迎佛上殿就座。

王前長跪叉手，白佛言：“勞屈世尊并及眾僧，遠來到此。”

王及臣下恐懼不辦bàn，佛知其意，即語阿難：“爾告王，莫憂yōu不辦，佛所至到，豈qǐ有所乏？”

王盡心供設，手自斟zhēn酌zhuó，飯食已行澡水。呪願畢訖，佛笑，口中五色光出，阿難正衣服，為佛作禮，白佛言：“佛不妄笑，將有所說。”

佛言：“欲知普達王及道人本末不？”

阿難言：“願聞其事。”

佛言：“乃昔摩訶文佛時，王為大姓家子，其父供養三尊，父命子傳香。時有一侍使，意中輕之，不與其香，罪福響應，故獲huò其殃，雖暫為驅使，奉法不忘，今得為王，典領人民，當知是趣其所施設，慎勿不平。道人本是侍使，時不得香，雖不得香，其意無恨，即誓言：‘若我得道，當度此人。’福願果合，今來度王并及人民。”

王聞佛說其本末，意解，即得須陀洹，國中人民聞經，皆受五戒十善，以為常法。

是時，四輩弟子聞經歡喜，前為佛作禮而去。

普達王經

佛說摩鄧 dèng 女經

後hòu漢安息國三藏安世高譯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阿難持鉢行乞食。食已，阿難隨水邊biān而行，見一女人在水邊擔水而去，阿難從女勾gài水，女即與水；女便隨阿難，視阿難所止處。

女歸guī告其母，母名摩鄧，女於家委地臥而啼tí。母問女：“何為悲啼？”

女言：“母欲嫁我者，莫與他人。我於水邊見一沙門從我勾水，我問何字？名阿難。我得阿難乃嫁，母不得者，我不嫁也。”

母出行問阿難，阿難者承事佛。母已知，還告女言：“阿難事佛道，不肯為汝作夫。”

女啼，不飲食言：“母能知蠱gǔ道。”

母出，請阿難歸飯，女大喜。

母語阿難：“我女欲為卿作妻。”

阿難言：“我持戒，不畜妻。”

復言：“我女不得卿為夫者，便自殺。”

阿難言：“我師佛，不得與女人共交通。”

母入語女：“阿難不肯為汝作夫，言其有經道者不得畜婦。”

女對duì母啼言：“母道所在？”

母言：“天下道，無有能過佛道及阿羅漢道。”

摩鄧女復言：“但為我閉門戶，無令得出，暮自當為我作夫。”

母閉門以蠱道縛fù阿難。

至晡bū時，母為女布席臥處，女大喜自莊飾。

阿難不肯前就臥處，母令中庭地出火，前牽阿難衣，語阿難言：“汝不為我女作夫，我擲zhì汝火中。”

阿難自鄙為佛作沙門，今日反在是中不能得出。

佛即持神，心知阿難。阿難還至佛所，白言：“我昨日行勾食，於水邊見一女人，我從勾水。我還到佛所，明日有一女人名摩鄧，請我欲得歸飯，我出便牽我，欲持女與我作妻。我言：‘我持佛戒，不得畜妻。’”

女見阿難得脫去，於家啼哭。母言：“其有事佛者，我道不能勝shèng。我本不語汝耶？”女啼不止，續念阿難。

女明日自行求索阿難，復見阿難行勾食，隨阿難背後hòu，視阿難足、視阿難面。阿難慚而避之，女復隨不止。阿難還歸佛所，女守門，阿難不出，女啼而去。

阿難前白佛：“摩鄧女今日復隨我。”

佛使追呼摩鄧女。見之，佛問：“汝追逐阿難，何等索？”

女言：“我聞阿難無婦，我又無夫，我欲為阿難作婦也。”

佛告女言：“阿難沙門無髮，汝有髮，汝寧能剃汝頭髮不？我使阿難為汝作夫。”

女言：“我能剃頭髮。”佛言：“歸報汝母，剃頭髮來。”

女歸到母所，言：“母不能為我致阿難，佛言：‘剃汝頭髮來，我使阿難為汝作夫。’”

母言：“子！我生汝，護汝頭髮，汝何為欲為沙門作婦？國中有大豪富家，我自能嫁汝與之。”

女言：“我生死當為阿難作婦。”

母言：“汝何為辱我種？”

女言：“母愛我者，當隨我心所喜。”

母啼泣，下刀剃女頭髮。

女還到佛所言：“我已剃頭髮。”

佛言：“汝愛阿難何等？”

女言：“我愛阿難眼，愛阿難鼻，愛阿難口，愛阿難耳，愛阿難聲，愛阿難行步。”

佛言：“眼中但有淚lèi，鼻中但有涕，口中但有唾，耳中但有垢，身中但有屎尿臭處不淨。其有夫妻者，便有惡露，惡露中便有子，已有子便有死亡，已有死亡便有哭泣，於是身有何益？”

女即自思念身中惡露，便自正心，即得阿羅漢道。

佛知己得阿羅漢道，即告女言：“汝起至阿難所。”

女即慚而低頭，長跪於佛前言：“實shí愚癡故逐阿難耳！今我心已開，如冥中有燈火；如人乘船船壞依岸；如盲人得扶；如老人持杖行。今佛與我道，令我心開如是。”

諸比丘俱問佛：“是女人母作蠱gǔ道，何因緣是女得阿羅漢道？”

佛告諸比丘：“汝欲聞知是女不？”

諸比丘言：“我曹當受教。”

佛言：“是摩鄧女先世時，五百世為阿難作婦，五百世中，常相敬相重、相貪相愛，同於我經戒中得道，於今夫妻相見如兄弟。如是佛道何用不為？”

佛說是經，諸比丘聞皆歡喜。

佛說摩鄧女經

佛說師子月佛本生經

新為失譯人名附三秦錄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與千二百五十比丘百菩薩俱。

爾時，眾中有一菩薩比丘，名婆須蜜多，遊竹園間緣樹上下，聲如猿yuán猴，或捉三鈴作那羅戲xì。時，諸長者及行路人競集看之。眾人集時，身到空中，跳上樹端作獼mí猴聲。耆闍崛山八萬四千金色獼猴集菩薩所，菩薩復作種種變現令其歡喜。時，諸大眾各作是言：“沙門釋子猶如戲兒，幻惑眾人，所行惡事無人信用，乃與鳥獸shòu作於非法。”如是惡聲遍王舍城。

有一梵志上啟qǐ大王頻婆娑羅，白言大王：“沙門釋子作諸非法，乃與鳥獸作那羅戲。”王聞此語，嫌諸釋子，即敕chì長者迦蘭陀曰：“此諸釋子多聚獼猴，在卿園中為作何等？如來知不？”長者啟王：“婆須蜜多作變化事，令諸獼猴一切歡喜，諸天雨花持用供養。為作何等？臣所不知。”

爾時，大王頻婆娑羅，駕乘名象，前後導dǎo從往詣佛所。到迦蘭陀竹園，即便下象，遙見世尊在重閣上，身紫金色，方身丈六，坐七寶花，三十二相、八十種好皆放光明如紫金山處炎火中，金光圍繞，普令大眾同於金色——尊者婆須蜜多及八萬四千獼猴，亦作金色。

時諸獼猴見大王來，或歌或舞、擊jī鼓、吹貝作種種變biàn，中有採花奉上王者。大王見已，與諸大眾俱至佛所，為佛作禮右繞三匝，却坐一面，白佛言：“世尊！此諸獼猴宿有何福身作金色？復有何罪生畜生中？尊者婆須蜜多，復宿殖何福生長者家，

信家非家出家學道？復有何罪，雖生人中諸根具足，不持戒行，與諸獼猴共為伴侶，歌語之聲悉如獼猴，使諸外道戲笑我等？唯願天尊慈哀我等，分別演說令得開解！”

佛告大王：“諦聽，諦聽！善思念之！吾當為汝分別解說。乃往過去無量億劫，過是之前有佛出世名曰然燈，十號具足。彼佛滅後hòu，有諸比丘於山澤zé中修行佛法，具阿練若十二頭陀，堅持禁戒如人護眼，因是即得阿羅漢道，三明、六通、具八解脫。時空澤中有一獼猴，至羅漢所，見於羅漢坐禪入定，即取羅漢坐具，披作袈裟，如沙門法偏袒右肩，手擎qíng香爐繞比丘行。時，彼比丘從禪定覺，見此獼猴有好善心，即為彈指告獼猴言：‘法子！汝今應發無上道心。’獼猴聞說，歡喜踊躍yuè，五體投地，敬禮比丘，起復採花散比丘上。

“爾時，比丘即為獼猴說三歸guī依，告言：‘法子！汝今隨學三世佛法，應當求請受三歸依及以五戒。’爾時，獼猴即起，合掌白言：‘大德！憶念我今欲歸依佛、法、僧。’

“比丘告言：‘汝當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第二、第三亦如是說：‘歸依佛竟、歸依法竟、歸依僧竟。’第二、第三亦如是說：‘次當懺chàn悔。’告獼猴言：‘汝於前身無量劫來，貪欲、瞋恚、愚癡、邪見、嫉jí妬dù、憍jiāo慢、誹謗、破戒，作諸惡事滿足十惡，作五逆罪、謗方等經、婬比丘尼、偷僧祇物，作眾重罪無量無邊。我今生分已盡jìn，不受後hòu有。大阿羅漢能除眾生無量重罪。所以者何？我初生時與大悲俱生，三世賢聖法皆如是，亦與大悲俱共生世。’如是慙yīn懃qín，三為獼猴說出罪懺悔。既懺悔已，告獼猴言：‘法子！汝今清淨是名布薩，汝從今日至盡形壽，受不殺戒。三世諸佛、諸阿羅漢永不殺生，身、口、意淨，汝亦如是。’

“爾時，獼猴白羅漢言：‘我願作佛，隨大德語，從於今日乃至成佛，終不殺生。’

“是時，羅漢聞獼猴語，身心歡喜即授五戒：‘法子！汝從今日至盡形壽，隨學佛法。三世諸佛、諸聲聞眾身業清淨，常不殺生，持不殺戒；汝亦如是，至盡形壽持不殺戒，能受持不？’
獼猴答言：‘我能奉持。’次受不盜、不邪淫、不妄語、不飲酒，亦如上法。

“既受戒已，時阿羅漢告言：‘汝當發願，汝是畜生，現身障道，但勤精進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爾時，獼猴發願已竟，踊躍歡喜走上高山，緣樹舞戲xì，墜地而死。由阿羅漢受五戒故，破畜生業，命終即生兜率天上。值遇一生補bǔ處菩薩，菩薩為說無上道心，即持天花下空澤zé中供養羅漢。羅漢見之，即便微笑告言：‘天王！善惡之報bào如影隨形，終不相捨。’

時，阿羅漢而說偈言：

‘業yè能莊嚴身，	處處隨趣趣，
不失法如券，	業如負財人。
汝今生天上，	由於五戒業，
前身落獼猴，	從於犯戒性。
持戒生天梯，	破戒為濩huò湯，
我見持戒人，	光明莊嚴身。
七寶妙臺tái閣，	諸天為給使，
眾寶為床帳，	摩尼花瓔珞，
值遇未來佛，	娛樂說勝法。
我見破戒人，	墮在泥犁中，
鐵tiě犁耕其舌，	臥在鐵床上，

融銅四面流， 燒煮zhǔ壞其身；
或處於刀山， 劍林及沸屎，
灰河寒冰bīng獄，鐵丸飲融銅，
如是等苦事， 常為身瓔珞。
若欲脫眾難， 不墮三惡道，
遊處天人路， 超越得涅槃，
當勤持淨戒， 布施修淨命。’

“時，阿羅漢說此偈已，默然無聲。獼猴天子言曰：‘大德！我前身時，作何罪業生獼猴中？復有何福，值遇大德，得免畜生，生於天上？’

“羅漢答言：‘汝今諦聽！善思念之！乃往過去，此閻浮提有佛出世，名曰寶慧如來、應供、正遍知，十號具足，出現於世。三種示現般涅槃後，於像法中有一比丘，名蓮華藏，多與國王、長者、居士而為親友。邪命諂曲不持戒行，身壞命終，以誑惑故，猶如壯士屈伸臂頃，落於阿鼻大地獄中；如蓮華敷，其身遍滿十八鬲lì中。雨熱鐵tiě丸從頂而入，百千猛火及熱鐵輪從空而下，無量無邊，阿鼻地獄壽命一劫，劫盡更生。如是經歷lì諸大地獄，滿八萬四千劫，從地獄出墮餓鬼中，吞飲融銅，噉dàn熱鐵丸。經八萬四千歲suì從餓鬼出，五百身中恒為牛身，又五百身生駱駝中，又五百身生於豬中，又五百身生於狗中，又五百身生獼猴中。緣前供養持戒比丘，結誓要重，今復遇我，沐浴清化得生天上。持戒比丘即我身是，放逸比丘即汝身是。’

“爾時，獼猴天子聞此語已，心驚毛豎，懺悔前罪即還天上。”

佛告大王：“彼獼猴者，雖是畜生，一見羅漢受持三歸及以五戒，緣斯功德超越千劫極jí重惡業，得生天上。值遇一生補處菩薩，從是以後hòu值佛無數，淨修梵行，具六波羅蜜，住首楞嚴

三昧住不退地。於最後身次彌勒後，當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王名寶光，國土清淨如忉利天。生彼國土諸眾生等，皆行十善，具戒無缺。佛號師子月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若有眾生聞彼佛名，生生之處，常得遠離畜生之身，除無量劫生死之罪。”

佛告大王：“欲知彼國師子月佛，今此會中婆須蜜多比丘是也。”

時頻婆娑羅聞此語已，即起合掌，遍體流汗，悲泣雨淚lèi，悔過自責，向婆須蜜多頭面著地，接足為禮，懺悔前罪。

佛告大王：“欲知此等八萬四千金色獼猴，乃是過去拘樓秦佛時，波羅奈nài國、俱睺shǎn彌mí國，二國之中共有八萬四千比丘尼，行諸非法，與諸白衣通致信命，犯諸重禁莊飾身體tǐ，如乾闥婆女無有慚愧，姪為瓔珞，諸犯戒事用為花鬘，豎僞慢幢，擊jī貢高鼓，彈放逸琴，讚惡聲歌，狂愚無智如癡獼猴，見好比丘善好有德，視之如賊。

“爾時，彼世有一比丘尼名善安隱，得阿羅漢，三明、六通，具八解脫，到諸比丘尼所，告言：‘姊zǐ妹！世尊在世常說此偈：

‘若有比丘尼，	不修行八敬，
此非釋種女，	猶如旃zhān陀羅；
若有比丘尼，	放逸犯八重，
當知是一切，	天人中大賊，
恒處阿鼻獄，	經由十八鬲lì，
其餘三惡道，	為己園林處，
百千無量劫，	不聞三寶名。
亦噉燒鐵丸，	寒冰bīng抱銅柱，
如是罪畢已，	生於鳩鴿身，

毒蛇與鼠狼， 蜈蚣百足等，
如是諸雜zá類， 皆應經歷中。’

“時，諸比丘尼聞阿羅漢比丘尼說此偈已，心懷huái忿恨，罵mà詈lì惡言：‘此老獼猴從何處來？惡言妄語，橫說地獄。’

“時，阿羅漢見諸惡人生不善心，即起慈悲，身昇shēng虛空作十八變。

“時諸惡人見變化已，各脫金環huán散阿羅漢尼上：‘願我生生身作金色，前所作惡今悉懺悔。唯願慈哀憐lián愍我等，受我供養。’

“時，彼阿羅漢比丘尼即從空下，受諸惡女種種供養。

“時諸惡人身壞命終墮阿鼻獄，如蓮花敷遍滿獄中，亦復次第經歷lì諸餘十八大獄。於諸獄中壽命正等各一大劫，如是展轉九十二劫恒處地獄。從地獄出，五百身中恒為餓鬼。從餓鬼出，一千身中常為獼猴，身作金色。大王！當知爾時八萬四千犯戒比丘尼罵羅漢者，今此會中八萬四千諸金色獼猴是也；爾時供養諸惡比丘尼者，今大王是。此諸獼猴因宿習故，持花持香供養大王。爾時污彼比丘尼戒者，今瞿迦梨及王五百黃門是。”

佛告大王：“身、口、意業不可不慎。”

爾時，世尊而說偈言：

“戒為甘露藥yào， 服者不老死，
戒德可恃shì怙hù， 福報常隨己。
持戒得安隱wěn， 生處無患難，
亦當見諸佛， 受法得解脫。
破戒墮地獄， 猶如此獼猴，
生處恒卑賤， 地獄苦切己。
大王當諦聽！ 止惡修諸善。”

爾時，頻婆娑羅王聞說此偈，對佛懺悔，慚愧自責，豁然意解成阿那含。王所將眾八千人求王出家，王即聽許。

佛言：“善來，比丘！”鬚髮自落，袈裟著身，即成沙門，頂禮佛足，未舉頭頃成阿羅漢，三明、六通，具八解脫。王所將餘眾一萬六千人，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八萬諸天亦俱發心。八萬四千金色獼猴聞昔因緣，慚愧自責，遶佛千匝zā，向佛懺悔，各各亦發無上菩提心，隨壽長短各自命終，命終之後，當生兜率天，值遇彌勒，復更增進得不退轉。

爾時，尊者摩訶迦葉見此事已，告諸大眾：“菩薩行淨，乃令畜生發於道心。婆須蜜多尚能如是大為佛事，況餘菩薩威德無量？”

時，諸天子、山神、地神、天龍八部，見諸獼猴發菩提心，當生天上得不退轉，心生歡喜，而白佛言：“此諸獼猴幾jǐ時當得成佛？”

佛告大眾：“過百萬億那由他阿僧祇恒河沙劫，劫名大光，於彼劫中當得成佛。八萬四千佛次第出世，同共一劫，皆名普金光明王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

時會大眾，聞佛世尊為諸獼猴授菩提記，即脫身上上妙瓔珞，供養如來及比丘僧，異yì口同音讚歎世尊無量德行：“如來出世，正為此等諸獼猴類lèi。善哉！世尊！獼猴聞法尚得成佛，豈qǐ況我等於未來世不成佛耶？”

時會大眾聞佛所說，歡喜奉行，作禮而退。

佛說師子月佛本生經

佛說摩訶迦葉度貧母經

宋于闐tián國三藏求那跋陀羅譯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wèi國度於君民，與除饑jīn眾、菩薩大士、天、龍、鬼神、世間人民無央數，眾會聽tīng經。

是時，摩訶迦葉獨行教化到王舍城，常行大哀福於眾生，捨諸豪富而從貧乞。摩訶迦葉時欲分衛wèi：“若其未行，先三昧正受，何所貧人，吾當福之？”即入王舍大城之中。見一孤母最甚貧困，在於街巷大糞聚中，傍鑿záo糞聚，以為巖yán窟，羸léi劣疾病常臥其中，孤單零丁無有衣食，便於巖窟施小籬lí以障五形。

迦葉三昧知此人宿不植福，是以今貧，知母壽命終日在近：“若吾不度，永失福堂。”

母時飢困，長者青衣而棄qì米汁，臭惡難言，母從乞之，即以破瓦盛著左右。

摩訶迦葉到其所，呪願言：“且多少施我，可得大福。”

爾時，老母即說偈言：

“舉身得疾病，	孤窮qióng安可言？
一國之最貧，	衣食不蓋gài形。
世有不慈人，	尚見矜jīn愍mǐn憐lián，
云何名慈哀，	而不知此厄？
普世之寒苦，	無過我之身，
願見哀矜恕，	實shí不為仁惜。”

摩訶迦葉即答偈言：

“佛為三界尊， 吾備bèi在其中，
欲除汝飢貧， 是故從貧乞。
若能減身口， 分銖zhū以為施，
長夜得解脫， 後生得豪富。”

爾時，老母重說偈言：

“實如仁所言， 生世無功德，
今在糞窟中， 不淨塗其身。
飲食無分米， 羸形而不覆，
如今之極jí貧， 施意與願違wéi。”

摩訶迦葉重說偈言：

“母說處不悅， 飢窮無以施，
若其有施意， 此則不為貧。
若復知慚羞， 此則著法衣，
如母此二事， 衣食為備bèi足。
世有顛zhuān愚人， 俗衣寶穀gǔ多，
無慚不念施， 計後此大貧。
惶荒設福德， 可謂為希有，
信哉罪福眾， 至誠不虛說。”

爾時，老母聞偈歡喜，心念前日有臭米汁，欲以施之則不可飲，遙啟qǐ迦葉：“哀我，受不？”

摩訶迦葉答言：“大善！”

母即在窟匍匐取之，形體tǐ裸露，不得持出，側身僂lǚ體，籬lí上授與。迦葉受之，尊口呪願：“使蒙福安。”

迦葉心念：“若吾齋jí去，著餘處飲之者，母則不信，謂吾棄之。”即於母前飲訖，盪dàng鉢，還著布囊中。

於是老母特復真信。迦葉自念：“當現神足，令此母人必獲 huò 大安。”即沒入地，更在虛空身出水火；半身以上現其水出，半身以下復現火出。又復變化改易，飛騰虛空，從其東出沒於西方，南北亦爾。

時母人見此踊躍 yuè，一心長跪遙視迦葉。迦葉告曰：“母今意中所願何等，世間豪富、轉輪聖王及四天王、釋梵諸天？若復欲得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羅漢、辟支佛？若復欲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阿惟三佛者？悉可得果其願。”

爾時，母人厭於世苦，聞天堂上審 shěn 為快樂，即啟迦葉：“願以微福得生天上。”

於是，迦葉忽然不現。老母數日壽終，即生第二忉利天上，威德巍巍，震動天地，光明挺特，譬如七日一時俱出照曜 yào 天宮。

釋提桓因即自驚 jīng 悸：“何所人者福德感動，將無此間有勝吾者？”即以天眼觀此天女福德使然。釋提桓因即偈問言：

“此女從何來？	大光明照曜，
譬如七大日，	一時俱出現；
震動吾宮殿，	威德難可當，
本修何福德，	得來昇此天？”

是時，天女答帝釋偈言：

“本在閻浮提，	糞窟不淨中，
羸老兼疾病，	衣食不充備 bèi。
三千大千土，	釋迦文佛尊，
次有大弟子，	名摩訶迦葉。
哀矜從母乞，	說法我心歡 huān，
貢其臭米汁，	施少獲願多。

一心供福地，願欲生天上，
棄身糞窟中，來生忉利天。”

爾時，天女即自念言：“此之福報緣其前世供養迦葉所致，假令當以天上珍寶種種百千施上迦葉，猶尚未報須臾之恩。”即將侍女持天香華忽然來下，於虛空中散迦葉上，然後來下五體投地。禮畢却住，叉手歎曰：

“大千國土，佛為特尊，次有迦葉，能閉罪門。
昔在閻浮，糞窟之前，為其貧母，開說真言。
時母歡喜，貢上米糝fān，施如芥子，獲報如山。
自致天女，封受自然，是故來下，歸命福田。”

天女說已，即與侍從俱還天上。

然後帝釋心念：“此女於閻浮提臭惡之中，以其米汁供養迦葉乃致此福，迦葉大哀，但福劣家不及大姓。當作良策，於閻浮提詣迦葉所，興xīng設福祐。”

釋提洹因即與天后，持百味食盛小瓶中，下詣王舍大城巷邊biān作小陋屋，變其形狀似于老人，身體瘠xiāo瘦，僂lǚ行而步，公妻二人而共織zhī席，自現貧窮乞人之狀，不儲飲食、穀gǔ、帛之具。

摩訶迦葉後行分衛，見此貧人而往乞食。公言：“至貧無有，如何？”迦葉呪願，良久不去。

公言：“我等夫妻甚老，織席不暇xiá，向乞少飯，適欲食之。聞仁慈德，但從貧乞欲以福之。今雖窮困，意自割，捐以施賢者，審shěn如所云令吾得福。”

天食之香非世所聞，若豫開瓶苾bì芬之香，迦葉覺之，全不肯取。即言：“道人！弊食不多，鉢來取之。”

迦葉鉢取受，呪願施家。其香普熏王舍大城及其國界，迦葉即嫌其香無量，即便三昧思惟其本。方坐三昧，公及母還復釋身，逕jìng疾飛去，空中彈指歡喜無量。迦葉思惟即知帝釋化作老公，而為此變，欲增福祚zuò。

“吾今已受，不宜復還huán。”

迦葉讚言，“善哉！帝釋！種福無厭，忍此醜chǒu類，來下殖福，必獲影報bào。”

帝釋及后倍復欣踊。是時，天上伎樂來迎，帝釋到宮倍益歡喜。

佛告阿難：“此貧母人，一切世間無能及者，惠雖微少，福報甚多，以其苦厄興xīng至心故，致無量福，福應之報。釋提桓因天上自恣zì，而捨豪尊來下殖福，獲報難量，是以，如來說檀第一。閻浮提人愚癡可矜jīn，其如此比有少少耳，汝當廣宣如來真言。”

佛說是時，天龍鬼神、四輩弟子、比丘僧，興設大福而至達嚩chèn，願及眾生，隨其志願皆得果報。

佛說經已，一切眾會莫不欣樂，稽首作禮。

佛說摩訶迦葉度貧母經

佛說長者子懊惱三處經

後漢安息國三藏安世高譯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精舍，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

爾時，舍衛城有大長者，財富無數，田宅牛馬不可稱計，家無親子。其國俗法，若無子者，壽終之後，財沒入官。長者夫婦禱dǎo祠諸天、日月星辰，求索子息，豎立門戶，亦不能得。

時，長者婦歸命三寶奉受五戒，晨夜精進，不敢懈怠dài，便得懷huái軀qū。婦人黠xiá者有五事應知：一者、知夫婿意；二者、知夫婿念不念；三者、知所因懷軀；四者、別知男女；五者、別善惡。是長者婦，報長者言：“我已懷軀。”

長者歡喜，日日供養yǎng衣被飲食，極jí使精細。十月已滿，便生得男，五乳母共供養子：乳、哺bǔ者、洗浴者、衣被者、抱持者。兒即長大，年十五六，長者夫婦為子索婦。得長者女，端正姝shū好。於城外園館大請人客，飲食娛樂，餽yáo饌shàn精細，四方來者，無所拒逆。如是賓bīn從至于七日。

時兒夫婦遊行園中，有樹名曰無憂yōu，其上有花，色甚鮮好，如弱緋fēi色。婦語夫言：“欲得此華。”夫便上樹，為取此華，樹枝細劣，即時摧折，兒便墮地，斷絕而死。

父母聞之，知墮樹死，便走奔趣，母抱其頭，父抱兩腳，摩挲suō瞻視，永絕不穌sū。父母悲哀，五內摧傷shāng，眾客見之，亦代哀痛：死何急疾，眾客飲食、娛樂未畢bì而反墮樹死亡無常。

時佛世尊與阿難俱，著衣持鉢，入城分衛wèi，見長者夫婦，獨有一子而墮樹死，啼哭悲傷甚不可言。佛見此兒所從來生，從忉利天壽命終盡，過生於長者家，死即生龍中，金翅鳥王復取食之，三處悲哀，悉共發喪。

佛告阿難：“詣yì長者所，解喻其意，為除其患；設不爾者，恐愁憂死。”阿難言：“唯然！”即從佛行到長者所。

長者聞佛來到其所，心即歡喜，稽首佛足。

佛問長者：“何為愁憂，乃如是乎？”

長者白佛：“我身無相，由有一子，為其娶婦，請客飲食、娛樂未畢，上樹取華，墮地便死。我身如石，心如剛鐵tiě，適得一子，而捨我死。”

佛告長者：“人生有死，物成有敗，對duì至命盡jìn，不可避藏。捐去憂念，勿復憂感qǐ。”

時，佛出光明遍照十方，使長者見天上龍中父母啼哭。佛語長者：“此兒本從忉利天上壽盡命終，來生卿家，壽盡便生龍中，金翅鳥王即取噉dàn之，三處一時共啼哭，為是誰子？”

佛即說偈言：

“天上諸天子， 為是卿子乎？
為在諸龍中， 龍神之子耶？”
時佛自解言： “非是諸天子，
亦非為卿子， 復非諸龍子。
生死諸因緣， 無常譬如幻，
一切不久立， 譬若如過客。”

佛語長者：“死不可得，離lí去事不追。”

長者白佛言：“此兒宿命罪福云何？生豪富家其命早夭，此為何應？”

佛言：“此兒前世好喜布施，尊敬於人，緣此福德，生豪富家；喜射獵liè戲，傷shāng害群生，用是之故，令身命短。罪福隨人，如影隨形。”長者踊躍，逮得法忍。

佛說如是，長者夫婦、一切眾會，皆歡喜受。

佛說長者子懊惱三處經

佛說阿鳩留經

僧祐錄云安公古典經今附漢錄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佛告諸比丘言：“昔者有賈gǔ客名阿鳩留，居處甚富，金銀珍寶，奴婢眾多。阿鳩留不信有後世生、作善不得善、作惡不得惡。阿鳩留言：‘人死後身地外地，身水外水，身火外火，身風外風；身皆共和合，人死後終不復生也。人所作善惡——心所念、口所言、身所行——皆當棄qì捐，後不復生。’

“時，阿鳩留持財貨數千萬，與賈客五百人俱行，阿鳩留最尊豪相隨行賈客。當經劇jù道無水草處，所持糧liáng食、水草皆已盡jìn，行一日、二日不見水草，行三日、四日不見水草。賈客皆恐怖言：‘今我皆悉當於此荒澤zé中餓死耶！’各自啼哭，呼父母妻子。

“阿鳩留遣騎四布，行求水草。阿鳩留自行遙見一樹，樹葉青青果蓏luǒ繁熾chì，自念此樹下猶當有水，便前趣樹。見一男子，端正無比，遙見阿鳩留騎馬來前，迎趣之，言：‘多賀來到，在所求索。’

“阿鳩留見樹下人答之，即大喜，如得更生。

“樹下人言：‘從何所來？欲所之到？’

“阿鳩留言：‘索救我命及五百人、畜生命。’

“樹下人言：‘欲何求索？’言：‘我欲得水。’

“樹下人便舉右手，水從五指端出，如流泉，甚香味，語阿鳩留言：‘自極jí飲。’飲已復從索飯，樹下人便舉右手，美食從指端出。

“阿鳩留得飽食已，便舉聲大啼哭。樹下人因問：‘仁者！啼哭為？’阿鳩留言：‘我等伴五百人及畜生，從三四日以來皆不得飲食，飢餓甚極，命在須臾，是故我啼哭耳！’樹下人語阿鳩留：‘若行將五百人及畜生來，我悉為若飽之。’

“阿鳩留即馳行，呼伴人語之言：‘勿復憂yōu也！已得飲食處，隨我去來。’伴人大喜，便隨去到樹下，皆叉手，為樹下人作禮。樹下人問言：‘欲何得？’人皆言：‘大飢渴。’樹下人即復舉右手五指端，即復大水出，水如流泉，人馬畜生皆飲；復從索飯，樹下人復舉右手五指端，出名美飲食與之，五百人及畜生皆飽滿。

“樹下人因問五百人等：‘卿皆欲至到何等求索？’賈人言：‘我皆欲到大海求索珍寶。’樹下人因問：‘卿皆欲索珍寶者，便可從我手中出。’樹下人便舉右手，從五指端出金、銀、水精、琉璃、珊瑚、虎魄、白珠，人便斂liǎn取，取各自重如去。

“樹下人語阿鳩留：‘持此金銀歸guī鄉里，用布施貧窮qióng者，欲得飯者飯之，欲得金銀、錢財、衣被者極jí與之。令道人皆呪願我，令我得其福，令我手中出琦qí物，又多使我早脫此荒澤zé中。’

“阿鳩留聞此語大驚怖，便以頭面著地，問：‘仁者為何等人乎？是天耶？龍耶？鬼神耶？是人耶？’

“樹下人言：‘我亦非天、亦非龍、亦非鬼、亦非人，我是豪薜bì荔也。我前世時，於國中大貧窮，常在城門下坐，雖貧窮心淨潔jié，愛樂沙門道人，我貧窮不能施人，見他人布施，代其喜。時迦葉佛般泥洹去，諸比丘來從我乞gài食，我應比丘言：

“我無所有。”但遙指示城中，某家善可得飯，某家不善不可得

飯。比丘乞來出，我見有所得，即歡喜。又迦葉佛般泥洹去，其國王名為基立，為迦葉佛起七寶塔，我輒zhé持手著其上言：“令我得其福。”王上好物於佛塔，我輒持手著之言：“使我得其福。”但用貧故未曾齋zhāi，飯食無時又飲酒，是故死後，以作豪薜荔耳。但用我前世見人作善，代其歡喜，手著其物上，是故令我五指端在所出；但用生時未曾齋，故使我作是間薜荔。’

“阿鳩留自念言：‘我前不信有後世生、作善不得善、作惡不得惡。今我眼見，是為審shěn有後世，復生審有作善得善、作惡得惡。從今日以去，歸guī鄉里，快當作善，布施與人，恣zì所求索，人有欲得金銀、珍寶、飲食、衣被者，皆與之，不逆人也。’

“阿鳩留歸到鄉里，語一國中人：‘誰有欲得金銀、珍寶、衣被、飲食者，恣所求索，皆來取之。’如是布施無央數，日日飯八萬四千道人，但瀾lán汗流出門，人用撻zhì船而行。阿鳩留作善極意，死後便上第二忉利天上作天人，去離天帝座四百八十里。”

其國中有乞匄gài女人，名曰嫪cǎn，以善心持一杆yú米粥，與沙門摩訶迦葉。女人死後，亦生忉利天上作天人，在天帝釋邊biān第三座，復勝shèng餘天五事。何謂五事？一者、長壽；二者、端正；三者、安樂；四者、智慧；五者、威神，勝於餘天。

後佛母忽故，生忉利天，時佛天上為母說經。說經已，佛母及諸天無央數，皆得須陀洹道。佛因見阿鳩留布施與人，遠在天帝釋邊四百八十里坐；復見乞匄女人，持米粥與沙門摩訶迦葉，在天帝釋邊第三座，又勝餘天五事。

佛見悉皆識知，即遙呼阿鳩留言：“布施善人！來相見。”阿鳩留即來前，持頭面著地，為佛作禮，白佛言：“我布施大眾

多，但得凡人耳，不得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羅漢、辟支佛，佛道也。今見乞匄女人，持米粥與沙門摩訶迦葉，今世在帝釋邊第三坐，又勝餘天五事。”人持小物與摩訶迦葉，得福乃爾，是故身自致豪貴如此。天便為佛作禮而去。

佛說阿鳩留經

佛說越難經

西晉居士聶承遠yuǎn譯

聞如是：一時，佛在波羅奈nài私國，賢者飛鳥聚。

彼時，國中有四姓長者，名曰越難，大豪富，珍奇珠寶、牛馬、田宅甚眾多。難為人慳qiān貪嫉妬dù，不信道德、不喜布施。日未沒，常勅chì門監，有來乞匄gài者，勿得通也。

難有一子，名曰栴zhān檀，亦復慳貪。難後壽盡jìn，還生其國中，為盲乞婦作子。其夫言：“汝身有重病，今復懷huái軀qū，我貧窮無以衣食，汝便自去。”

婦受教出門外，未遠得大聚糞，便止其中。至九月生一子，兩目復盲，其母行乞食養之。至年七歲suì，其母言：“我養汝大久，且自行拄杖，取食器行乞，當自悲言：‘世間貧者最為苦惱。今我薄命生貧家，兩目復盲無所見，復為人所輕易。今有乞我少所飲食，愈我飢者，譬如天雨，渴者得飲。’”

兒聞母說如是，便行家家乞匄，復到栴檀家。其子適shì到時，守門者適小出，盲兒徑入前到中庭，如母教說之。

時，栴檀在高觀guān上聞其語，大怒，呼守門者問之：“誰內nà此盲乞兒者？”

門監大恐怖，即牽盲兒撲pū於門外，傷shāng其頭面，復折右臂，壞huài其食器，飯散其地，身體大痛。

兒呼悲啼，其母聞之，即走到兒所，言：“何等弊人嬈rǎo我子者？我子尚小，兩目復盲，有何等過，乃取如是。何壹感天？”

兒對母言：“我到此門中乞，有高聲人呼多力人牽撲傷我，身體大痛如是，今且死不久。”

時門上有守神便謂之言：“汝得是痛，尚為小耳，其大在後。汝坐前世有財不布施，故得勤苦。世間富貴無有常，富貴而不布施，如無有財等也。死更苦痛，乃愁悔，當復何益？”時觀者甚眾多，各各自語，其聲遠聞。

佛時從念道覺，與諸比丘俱入城分衛wèi。

佛問阿難：“是何等聲？忽忽cōng乃如是。”

阿難便白佛，說盲子母本事已，便叉手白佛：“願哀矜jīn，到此兒所。”

佛默然不應。分衛還飯已，便往視之。見盲兒創痛，以手摩其頭，目便即開，折傷處即愈，因自識shí宿命。

佛問：“汝是前世長者字難不？”

對言：“是也。”

佛告阿難：“人居世間甚慙苦、愚癡，一世父子不相識知。”

爾時佛說經，解散其意：

“人求子索財，	於此二事中，
甚憂勤苦痛，	他人而得果。
有身不能保，	何況子與財？
譬如夏月暑，	息止樹下涼，
須與yú當復去，	世間無有常。”

阿難白佛：“此兒命盡jìn，當趣何道？”

佛言：“當入大泥梨中一宿。”

佛說是經時，八萬餘人皆棄qì三垢，得法眼。諸弟子皆歡喜，為佛作禮而去。

佛說越難經

佛說天王太子辟羅經

僧祐錄云關guān中異yì經今附秦錄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天王太子，名曰辟羅，飛從天來，下至佛所，五體投地，稽首足下，却又手住，問佛言：“普世之人，皆求衣食，七寶諸樂，官爵國土，寧有實行求人乎？”

世尊歎曰：“大哉問也！亦有國土、珍寶、諸欲行求索人。”

辟羅又曰：“可意之願行求人者，其義云何？”

世尊即曰：“凡有二行——行善有福，行惡有殃——殃福追人，猶影隨形。”

辟羅言：“善哉善哉！實shí如佛教。惟我前世，處世為王，念命無常，意欲布施，群臣普會，王曰：‘吾欲作大鼓，令其音震聞百里，能有為之者乎？’

“眾臣僉qiān曰：‘臣等無能為者。’有一臣名曰匡上，常忠於上，慈濟jì國民，前對曰：‘臣能為之，當須資費。’

“王曰：‘大善！’即開藏付之。因輦niǎn寶於王宮門，鳴鼓令之：‘今天仁之王施無蓋gài慈，欲濟黎民之窮qióng乏，供道士之衣食；若有乏者，悉詣宮門。’四國乏者，襁qiǎng負相扶填國塞sè路，仰天歎曰：‘人民窮者，今得活哉。’

“一歲suì之後，王有詔曰：‘鼓成未乎？’對曰：‘已成。’

“王言：‘何故不聞其聲？’

“臣白言：‘願明王勞屈聖體，出臨lín國內，聽tīng佛法鼓，聲震十方。’

“王即嚴駕，出行國中。其民比肩，王曰：‘民多乎！’

“對曰：‘王前勅臣，令作大鼓，使聞百里，欲以揚德聲于四遠yuǎn。臣念枯木死皮，不能揚王之德譽。臣所受寶，供沙門梵志之衣食，以濟國民之窮乏也。布告之來，四隣lín歸潤，猶飢子之慕慈母。’

“王問民曰：‘爾從來乎？’

“民稽首曰：‘百里來者，二百里、萬里外來者。’咸曰：‘明王大潤，四國欣澤zé，是以去舊jiù土之所生，慕潤澤以自濟也。’

“王曰：‘善哉！吾著矣。國之不安，猶身有病，吾救之以藥，臣飼sì之以糜mí粥。’王曰：‘黎民所求恣zì之，無啟qǐ聞矣。’

“王後壽終，魂靈líng上生天上，作天妙王。天上壽盡jìn，下生世間，位為飛行皇帝，安所出入，七寶飛行，導dǎo從前後。今復上天為天王太子。所以然者，自身持戒，覆濟眾生之所致也。奉佛教戒，正身心行，無不獲其福者矣。”

佛告辟羅：“凡人作行，譬若影之隨身，響xiǎng之應聲，無不報bào答矣。”

辟羅歡喜，作禮而去。

佛說天王太子辟羅經

佛說貧窮老公經

宋沙門慧簡jiǎn譯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千二百五十沙門俱，菩薩萬人。

爾時，天龍鬼神、無央數大眾共會，恭敬圍繞，聞佛說法無不歡喜。

時有一貧窮qióng老公，年二百歲suì，眉生秀毛，耳出於頭tóu，齒如齊qí貝，手過於膝，貌而視之，似如有相；而貧窮辛苦，衣不蓋gài形，五體裸露，腹恒飢虛，行步纔cái動dòng，示有氣息。聞佛在世心獨歡喜，晝zhòu夜發願，由來十年今始得果，扶杖而來求欲見佛，釋梵侍門勅chì不通之。

老公因大喚曰：“我生世不幸，貧窮辛苦，飢餓寒凍，求死不得，活無所賴lài。我聞世尊仁慈普逮，萬物蒙賴，莫不受恩，心獨歡喜，晝夜發願，由來十年，今始得果，是以遠yuǎn來，乞一特見，求離眾苦。而卿斷我，既違wéi我願，又乖聖意，豈qǐ宜爾乎？”

佛已知之，顧gù語阿難：“汝寧見耆qí年長壽有相老公，而罹lí罪未畢bì者乎？”

阿難長跪叉手白佛言：“安有福耆壽而有罹lí罪，罹罪之人豈得有相？生所未見，今在何許？”

佛言：“近在門外。釋梵斷之，可呼使前。”

於是老公匍pú匍fú肘進，見佛悲喜涕淚交流，為佛作禮，長跪叉手白佛言：“我生世不幸，貧窮辛苦，飢餓寒凍，求死不得，活無所賴。我聞世尊仁慈普逮，萬物蒙賴莫不受恩，心獨歡喜，晝夜發心，願一奉顏。由來十年今始得果，向在門外，久不得前。

計欲還去，氣力不堪，進退無路。但恐命絕，穢huì污聖門，重增其罪。不悟天尊，已哀矜之，得蒙前進，如此而死，無復恨矣！唯欲速終畢罪，後世願得垂恩，賜其上慧。”

佛言：“人之受生生死因緣，以多因緣致有罪根，今我為汝說其本源。卿前世時，生豪強大國明慧王家，時為太子憍jiāo貴非凡，上為父母所珍，下為臣民所奉，用此恣zì意，輕歎líng於人。高目大視，矜抗邈miǎo然——財產巨億皆是民物，百姓貧窮皆坐課斂liǎn——唯知聚積jī，不知布施。

“時有貧寒沙門，名曰靜志，從遠國來故往詣卿，所求不多，唯乏法衣耳。而卿了不當接，遇之甚惡，既不乞衣，又不與食，空坐著前，去復不聽tīng。晝夜七日七夕水漿斷絕，小有氣息，命在轉燭，而卿見此方大歡喜，聚眾看之以為至樂。

“邊有侍臣，而諫卿曰：‘太子莫爾！沙門慈恭，道德內存，凍之不寒，餓之不飢，所以來乞，欲為福耳！既不施與，安使窮逼？幸發遣之，莫招其罪。’

“太子答曰：‘此是何人？詐zhà稱道德，試小困之。纔cái不令死。正爾放去，無所憂yōu也。’即便遣去，驅逐出國。

“未出國界十餘里中，遭逢餓賊，欲殺噉dàn之。沙門因言曰：‘我是貧凍沙門，羸léi瘦骨立，肉既腥臊，不中噉也。空當見殺，而無所任。’

“餓賊曰：‘我飢困累日，但食土耳。卿雖小瘦，故是肉也，終不相放，但當就死。’如此前却紛紜良久。

“太子得知，便往救曰：‘我已不能乞其衣食，寧當復使餓賊殺之耶？’賊見太子，皆各叩頭首過謝罪，放沙門去。

“時沙門者，今彌勒菩薩是也；憍貴太子者，今卿是也。卿今受此貧窮之罪者，坐前慳貪也；所以得長壽者，活救沙門之命也。罪福報應，如影隨形，如響xiǎng應聲。”

老公白佛：“去事已爾，願畢於今。願得以垂殘之命，得作沙門，後生世世常侍佛邊biān。”

佛言：“善哉！善哉！”

應時，老公鬚髮墮地，法衣自然著身體tǐ，氣力強健，耳目聰cōng明，即得上慧入三昧門。

爾時，世尊以偈頌曰：

“汝昔為太子，	不識shí仁義方，
憍貴自放恣，	恃為大國王，
自謂無罪福，	以此可保常。
豈悟生死對，	於今受其殃？
從罪復蒙祐，	得覩天中天，
能脫既往罪，	垂命入法門。
永離慳貪心，	長受智慧根，
世世侍佛邊，	保壽萬劫存。”

於是，老公比丘聞經歡喜，為佛作禮。

爾時，世尊顧語阿難：“若有誦斯經者，當見賢劫千佛。行斯經者，令後世宣傳，當從彌勒佛受決。如來廣長舌，所語無有異yì。”

一切大眾聞佛說已，歡喜受持，為佛作禮。

佛說貧窮老公經

佛說栴 zhān 檀樹經

失譯人名今附漢錄

聞如是：

一時，佛從比丘在維耶梨國，有迦羅越奉佛明法，請佛供養。佛呪願畢，迦羅越於佛前肅然，願聞法義。佛便笑，五色光從口而出，繞身三匝還從頂入。阿難整衣服，叉手白佛言：“佛不妄笑，笑必說法，有所濟 jì 度。願為說之！”

天尊曰：“善哉，阿難！弘慈欲為一切開通法橋。沙門之儀，汝應其式；今者演之，諦聽執 zhí 受。

“彼國有五百人入海採寶，置船步還，經歷 lì 深山，日暮止宿 sù。預嚴 yán 早發，四百九十九人皆引行去。一人臥熟，失輩，仍遇天雨雪，失去徑路，窮 qióng 厄山中，啼哭呼天。有大栴檀香樹，樹神謂窮人言：‘可止留此，自相給衣食，到春可去。’

“窮人便留，至于三月，啟樹神言：‘受恩得全身命，未有微報，顧 gù 有二親 qīn，今在本土，實 shí 思得還，願乞發遣！’樹神言：‘善！’便自從意，以金一餅賜之：‘去此不遠，當得國邑 yì，可得還汝鄉里。’

“窮人臨 lín 去，問神言：‘此樹香潔 jié，世所希有，今當委還，願知其名！’神言：‘不須問也！’窮人復言：‘依陰此樹，積 jī 歷三月，今當委還，情懷 huái 悵悵⁵ liàng。若到本國，當宣揚樹恩！’神便言：‘樹名栴 zhān 檀，根莖枝葉，治人百病，其香遠聞，世之奇異 yì。人所貪求，不須道也！’

⁵校勘記：“悵悵”，大正藏底本為“悵悵”字。根據【元】【明】【宮】版本的“悵悵”及文義改為“悵悵”。悵悵 liàng：惆悵，眷念。

“窮人還至故國，中外親親歡喜相樂。後無幾jǐ間，國王病頭痛，禱dǎo祝天地、山水諸神，病不消差chàì。名醫省視，惟當得栴檀香以護，病便得愈。王即募mù求民間，無有，便宣令國中得栴檀香者，拜為封侯，妻以小女。

“時窮人聞償cháng祿重，便詣王所白言：‘我知栴檀香處！’王便令近臣將窮人往伐取香樹。至到樹所，使者見樹洪直，枝條茂盛，華果煌煌huáng，人所希見，心不忍伐。不伐者，則違王命，病不消愈；伐之者，中心隱隱。踟chí躕chú徘徊，不知云何？樹神便於空中言：‘便伐之，但置其根耳！伐已，以人血塗之，肝腸覆其上，樹自當生還復如故。’使者聞神言如此，便令人伐之。

“窮人住在樹邊biān，樹踣dài地，枝標biào殺窮人。使者便與左右議yì言：‘向者樹神言：“當得人血、肝腸以祠cí樹。”心為慄wǔ然，不知當以誰塞sè此？此人今死，便以當之。’則屠割取其肝血，如神所勅chì，樹即更生。車載所伐樹，以還國中，醫即進藥yào，王病得愈，舉國歡喜。王命國中人民，其有病者皆詣宮門，王出香藥給之，病皆得愈。王身康寧，黎民無病，舉國忻忻xīn，遂致太平。”

阿難退坐，稽首質言：“是窮人何無反復，違樹神重言誓？”

佛報曰：“乃往昔惟衛wèi佛時，有父子三人。其父奉五戒，行十善，持八關guān齋zhāi，未曾懈怠dài；大兒常於中庭，空中燒香，供養十方諸佛；小弟愚癡，不知三尊，輒zhé以衣覆香上。兄謂言：‘此大重，何以犯之？’

“弟起惡意，誓言斷兄兩足；兄復起念，當拍殺shā弟。父言：‘汝二子爭，使我頭tóu痛。’

“大兒報言：‘願破我身為藥，令父疾損sǔn。’口不可妄言，故世世受罪。弟興惡意，欲斷兄足，後果將人往斷樹。兄欲拍殺

弟，今作樹神，果因樹為體tǐ拍殺弟。時國王頭痛者，其父也，奉齋精進，故得尊貴。時言‘使我頭痛’，後果頭痛。各受其殃。”

佛言：“罪福報應，如影隨形。”

佛廣為說身、口、意戒，迦羅越則向須陀洹迹，率將妻子以家資上佛，各發道願。佛說經竟，迦羅越歡喜作禮。

佛說栴檀樹經

燈指因緣經

後秦龜qiū茲國三藏鳩摩羅什譯

若種少善於勝福田，人天受樂，後得涅槃，是以智者應當勤心修集善業。言福田者，即是佛也。佛身光明如融金聚，功德智慧以自莊嚴；得圓足眼，善能觀察眾生諸根；世間黑闇àn為作燈明，眾生愚癡為作親善；眾善悉備bèi、名稱普聞。牟尼世尊眾所歸依，是故人天至心修福，無不獲huò報。

昔王舍城，五山圍繞，於五摩伽陀最處其裏lǐ。此王城內，里巷相當，遶tíng園廣博，臺tái觀guàn嚴yán麗lì，堂室綺妙，高軒敞朗，周匝欄楯shǔn。有好林池，甚可愛樂。其水清淨，溫涼調適，通渠迴流，轉相交注。林樹蕭xiāo森、枝條蓊wěng鬱yù，華實繁茂，映蔽日月。風吹花林出微妙香，其香苾芡fēn，芳馨四塞sè，遍王舍城。諸勝智人修梵行者，咸以此地莊嚴殊特，心生喜樂，自遠而至雲集其中。

時，此城主阿闍世王，道化光被，遐xiá邇ěr所歸guī，正法治國，修善者眾，國實民殷，安隱快樂。

爾時城中有一長者，其家巨富，庫藏盈溢，如毘沙門，然無子胤yìn。禱祀sì神祇qí求乞有子，其婦不久便覺有身，滿足十月生一男兒。是兒先世宿殖福因，初生之日，其手一指出大光明，明照十里。父母歡喜，即集親族及諸相師，施設大會為兒立字，因其指光，字曰燈指。諸集會者觀其異yì相，歎未曾有。

時，此會中有婆羅門，名曰婆修，誦四圍wéi陀典，博聞多知事無不曉。見兒姿貌奇相非常，含笑而言：“今此兒者，或是那羅延天、釋提桓因、日之天子、諸大德天來現生也。”

時兒父母聞是語已倍增歡喜，設大檀會，七日七夜布施作福。如是展轉，舉國聞知，皆云長者產一福子，稱美之音上徹於王。

時王聞已，即勅將來。長者受教，尋即抱兒詣王宮門。值王宴會作眾伎jì樂yuè，無人通啟qǐ，不得輒zhé前。其兒指光徹照宮庭tíng，赫hè然大明照于王身及以宮觀，一切雜物斯皆金色。其光遍照於王宮內，譬如大水湛然盈滿。王即怪問：“此光何來，忽照吾宮？將非世尊欲化眾生至我門耶？又非大德諸天、釋提桓因、日天子等下降來耶？”

王尋遣人往門外看。使人見已，還入白王：“向者大王所喚小兒，今在門外。此兒手在乳母肩上，其指出光明來徹照，故有此光。”王勅使言：“速將兒來。”

王既見之，深異此兒，自捉兒手觀其兒相。諦瞻觀已而作是言：“外道六師稱無因果，真偽誑惑。若無因果，云何此兒從生已來容貌超絕、指光炳著？以此觀之，諸外道輩陷諸眾生顛墜惡趣。定知此兒非自在天之所化生，亦非神祇、自然而有，必因宿福，獲斯善報，始知佛語誠諦不虛。佛說種種業緣莊嚴世間，一切眾生眼見報應而不修福。一何怪哉！”

王復言曰：“今猶未審，此指光曜或因於日而有此明。必欲驗yàn者，須待夜半。”既至日暮，即以小兒置于象上在前而行，王將群臣共入園中。而此小兒指光所照幽闇àn大明，觀視園中鳥獸華果與晝zhòu無異。王觀此已喟kuì然歎曰：“佛之所說何其真妙！我於今日於因於果生大堅信，深鄙六師愚迷之甚，是故於佛倍生宗仰。”

於時耆域即白王言：“佛於修多羅中說，若不見業yè，故有慳qiān貪；以見業故，慳貪永息。今見燈指有此福報，假令窮困

尚應罄qìng竭，而修善業，況復富饒ráo而不作福？”如是語頃，天已平曉，還將燈指入于王宮。王甚歡喜，大賜珍寶放令還家。

燈指漸漸遂便長大，其父長者為求婚所，選xuǎn擇高門與己等者，娉pìn以為婦。長者既富，禮教光備bèi，閨guī門雍穆，資產轉盛。夫盛有衰，合會有離lí，長者夫妻俱時喪亡，譬如日到沒mò處，暉光潛qián翳yì，如日既出月光不現，如火為灰熾chì炎永滅，強健好色為病所壞huài，少壯之年為老所侵，所愛之命為死所奪duó。

父母既終，生計漸損。而此燈指少長富逸，不閑家業，惡伴交遊，恣zì心放意耽dān惑酒色，用錢無度，倉庫儲積無人料理，如月盈則闕quē，轉就損減。

時彼國法，歲suì一大會，集般周山。于時燈指服飾奢靡mí，將從伎樂皆悉嚴麗，擬nǐ於王者，詣彼會所。彼會大眾見其如是，無不敬美。爾時眾人共相酣hān飲、歡娛適意，鐘鼓競陳，絃歌普作，歡舞平場，嬉戲xì原野，娛樂之音，動dòng山蓋gài谷。

時後群賊知燈指詣會，未還之間伺其空，便往到其家劫掠錢財，一切盡jìn取。燈指暮歸guī，見己舍內為賊劫掠，唯有木石塼zhuān瓦等在。見此事已，悶絕蹙bì地，傍人水灑sǎ方得醒寤wù，憂yōu愁啼哭而作是念：“我父昔來，廣作方宜修治家業，劬qú勞積jī聚，倉庫財寶。是父所為，生育我身，覬jì有委付。如何至我不紹父業，浮遊懶惰為人欺陵？父之餘財一旦喪失，倉庫空虛，畜產迸bèng散，顧gù瞻舍宅，唯我子jié然。著身瓔珞及以服乘，當用貿食，以濟jì交急。用之既盡，當如之何？”

當于爾時，指光亦滅，其妻厭賤捨棄qì而走，僮僕pú逃失，親里斷絕。素與情昵，極jí親厚者，反如怨讐chóu，見其貧窮，恐從乞索，逆生瞋怒。婦尚捨棄，沉於餘人？

當知貧窮qióng比於地獄，貧窮苟生，與死無別。先慣富樂，卒cù罹lí窮困，失所依憑píng，栖寄無處。憂心火熾，愁毒焦然，華色既衰，悴容轉彰，身體尪wāng羸léi，飢渴消削，眼目押陷，諸節jié骨立，薄皮纏縲guǒ，筋脈mài露現，頭髮蓬亂luàn，手足銳細，其色艾白，舉體皴cūn裂，又無衣裳，至糞穢huì中，拾掇duō龐cū弊，連綴相著，纔cái遮人根，赤露四體，倚臥糞埕duī，復無席薦jiàn。諸親舊jiù等見而不識shí，歷lì巷乞食猶如餓鳥，至知友邊欲從乞食，守門之人遮而不聽。伺便輒入，復為排辱，舍主既出欲加鞭打，俯僂lǚ曲躬再拜謝罪，舍主輕蔑都不迴顧gù。設得入舍，輕賤之故，既不與語又不敷fū座，與少飲食，撩liào擲zhì盂yú器，不使充飽。

時彼國內取婦、生子、剃髮，法皆設會。往到會中望乞殘食，以輕賤故不喚令坐，驅其走使。益索所須，得少餘殘，與奴共器。便自思惟：“怪哉怪哉！我今云何貧賤伶líng俚pīng忽至如此？”私自念言：“如我今日精神昏迷、心智失識，不知今者為是本形，更受身耶？辛苦荼tú毒世所無偶，譬如林樹無花，眾蜂遠離lí；被霜之草，葉自焦jiāo捲juǎn；枯涸之池，鴻鴈不遊；被燒之林，麋mí鹿不趣；田苗刈yì盡，無人捃jùn拾。今日貧困，說往富樂，但謂虛談，誰肯信之？世人甚眾，無知我者。

“由我貧窮，所向無路。譬如曠野為火所焚，人不喜樂；

“如枯樹無蔭，無依投者；如苗被雹霜，捐棄不收；

“如毒蛇室，人皆遠離；如雜毒食，無有嘗者；

“如空塚zhǒng間，無人趣向；如惡廁溷hùn，臭穢盈集；

“如魁kuí膾kuài者，人所惡賤；如常偷賊，人所猜疑。

“我亦如是，所向之處動作譏jī嫌。所可談說發言生過。

“雖說好語，他以為非；若造善業，他以為鄙。

- “所為機捷，復嫌輕躁；若復舒緩，又言重直。
- “設復讚歎tàn，人謂諂譽；
- “若不加譽，復生誹謗，言此貧人常無好語。
- “若復教授，復言詐偽耆qí舊jiù，強有所知；
- “若廣言說，人謂多舌；若默無言，人謂藏情；
- “若正直說，復云龕cū獷guǎng；若求人意，復言諂曲。
- “若數親附，復言幻惑；若不親附，復言驕jiāo誕dàn。
- “若順他所說，復言詐取他意；若不隨順，復言自專。
- “若屈意承望，罵言寒賤；若不屈意，言是貧人猶故自我。
- “若小自寬放，言其愚癡無有拘忌；
- “若自攝檢jiǎn，言其空龕，詐自端確què。
- “若復歡逸，言其譟zhōu張，狀似狂人；
- “若復憂慘，言其舍毒初無歡心。
- “若聞他語有所不盡，為其判釋，言其命趣以愚代智耐著之甚；
- “若復默然，復言頑嚚yín，不識道理；
- “若小戲論，言不信罪福。
- “若有所索，言其苟得不知廉恥chǐ；
- “若無所索，言今雖不求後望大得。
- “若言引經書shū，復云詐作聰cōng明；
- “若言語樸pǔ素，復嫌踈shū鈍。
- “若公論事實shí，復言強說；
- “若私屏正語，復言讒chán佞nìng。
- “若著新衣，復言假借嚴飾；
- “若著弊衣，復言儻níng劣寒悴cuì。
- “若多飲食，復言飢餓饕tāo餮tiè；

“若少飲食，言腹中實飢詐作清廉。

“若說經論，言顯己所知、彰我闇短；

“若不說經論，言愚癡無識、可使放牛。

“若自道昔事業，言誇業自譽；若自杜默，言門資淺薄。

“諸貧窮者行來進止、言說俯仰，盡是憊qiān過；

“富貴之人作諸非法都無過患，舉措云為斯皆得所。

“貧窮之人如起尸鬼一切怖畏，如遇死病難可療治，如曠野嶮處絕無水草，如墮大海沒溺洪流，如人捺nà咽yān不得出氣，如眼上翳yì不知所至，如厚垢穢huì難可洗去，亦如怨家雖同衣食不捨惡心，如夏暴井，入中斷氣，如入深泥，滯不可出。如山暴水，駛kuài流吹漂，樹木摧折；貧亦如是，多諸艱jiān難；

“貧窮又能毀壞壯年好色、氣力名聞、種族門戶，智慧持戒、布施慚愧、仁義信行、勇武意志悉能壞之；又復能生飢寒怨憎、輕躁褊biǎn狹、憂愁慘毒、嫌責罪負；如是眾苦從貧窮生，譬如伏藏多有雜物，貧伏藏中多有種種身心苦惱。

“夫富貴者，有好威德、姿貌從容、意度寬廣、禮義競興xīng，能生智勇、增長家業、眷屬和讓、善名遠聞。”

燈指思惟：“我今貧厄è世間少比，正欲捨身，不能自殞yǔn。當作何方以自存濟jì？”復作是念：“世人所鄙，不過擔dān尸。此事雖惡，交無後世受苦之業；若當餘作，或值殺生作諸不善。以此而言，我請為之。”

爾時，有人聞其此語，即雇gù擔尸。燈指取直，尋從其言，擔負死人到於塚zhǒng間，意欲擲zhì棄qì。于時死人急抱燈指，譬如小兒抱其父母，急捉不放，盡力拋wǎn却不能得去。死人著脊，猶如胡膠jiāo，不可得脫，排推不離lí，甚大怖畏。作是念言：

“我於今日擔此死人，欲何處活？”即詣旃zhān陀羅村語言：“誰能却我背上死尸，當重相雇。”諸旃陀羅詳共盡力共挽却之，亦不肯去。餘見之者罵燈指言：“狂人何為擔負死尸入人村落？”競以杖石而打擲之。身體傷破，痛懼jù並至。

有人憐lián愍，將其詣城，遂到城門。既到門下，守門之人逆遮打之，不得近門：“此何癡人，擔負死尸欲來入城。”自見己身被諸杖木，身體皆破，甚懷huái懊惱，發聲大哭，而作是言：“我正為食作此鄙事。今日忽然遭此大苦，由我貧困不擇作處，為斯賤業，冀得價直以自存活。如何一旦復值苦毒？寧作餘死，不負尸生。”且哭且言。

時守門者深生憐lián愍，放令還家。到自空室，先同乞索，諸貧人等共住之者，遙見死尸在其背上，悉皆捨去。既到舍已，尸自墮地。燈指于時，踰yú增惶怖，悶絕蹙bì地，久乃得穌sū。尋見死尸手指純是黃金，雖復怖畏，見是好金，即前視之，以刀試割，實是真金。既得金已，心生歡喜，復剪頭項手足。如是剪已，尋復還生。須臾之頃，金頭手足，其積過人。譬如王者失國還復本位，如盲得眼視瞻明了，如久思他女得與交歡，如學禪者忽得道證；燈指歡喜亦復如是。庫藏珍寶，倍勝於前，威德名譽有過先日，親里朋友、妻子僮僕一切還來。

燈指歎曰：“嗚呼怪哉！富有大力，能使世人來歸guī極疾。嗚呼怪哉！貧有大力，能使所親捨我極速。我先貧時，素所親昵交遊道絕，總zǒng無一人與我語者；今日一切，顛顛yóng承事，合掌恭敬。假使生處如帝釋、勇力如羅摩、知見如天師，若無錢財，都無所直。富者不問愚智，皆稱好人，實無所知人以為智，亦得勇健諸善名聞；雖復醜chǒu陋老弊，少壯婦女樂至其邊。”

阿闍世王聞其還富，尋即遣人來取其寶。其所取者，盡是死

人，還擲屋中，見是真金。燈指知王欲得此寶，即以金頭手足以用上王。王既得已，齋jí之還宮。

於後燈指作是思惟，而說偈言：

“五欲極輕動， 如電毒蛇虫，
榮樂不久停， 即生厭患心。”

尋以珍寶施與眾人，於佛法中出家求道，精勤修習得阿羅漢。雖獲道果，而此尸寶常隨逐之。

比丘問佛：“燈指比丘以何因緣，從生以來有是指光？以何因緣受此貧困？復何因緣有此尸寶常隨逐之？”

佛告比丘：“至心諦聽！吾當為汝說其宿緣。燈指比丘乃往古世，生波羅捺國大長者家，為小兒時，乘車在外遊戲xì，晚來門戶已閉。大喚開門，無人來應。良久母來與兒開門，瞋chēn罵mà母言：‘舉家擔死人去耶？賊來劫耶？何以無人與我開門？’以是業緣死墮地獄，地獄餘報還生人中，受斯貧困。

“光指因緣、尸寶因緣，為汝更說。過去九十一劫有佛，名毘婆尸。彼佛入涅槃後，佛法住世。燈指爾時為大長者，其家大富。往至塔寺，恭敬禮拜，見有泥像一指破落，尋治此指，以金薄補bǔ之。修治已訖，尋發願言：‘我以香華伎樂供養、治像功德因緣，持此功德願生天上人間，常得尊豪富貴。假令漏失尋還得之，使我於佛法中出家得道。’以治佛指故，得是指光及死尸寶聚；以惡口故，從地獄出，得貧窮果報。”

佛說是燈指因緣經時，諸天人民散眾天華、作天伎樂，供養已訖，便還天宮。

以是因緣，少種福業於形像，所得是福報，乃至涅槃形像尚爾，況復如來法身者乎？能於佛法如說修行，如此功德不可限量。若欲生天人中受諸快樂，應當至心聽tīng法。

以惡口因緣受大苦報，應畏眾苦，遠離惡口諸不善業。

以此觀之，一切世人富貴榮華不足貪著，於諸人天尊貴不應喜樂；當知貧窮是大苦聚，欲斷貧窮不應慳貪。是以經中言：貧窮者，甚為大苦。

燈指因緣經

佛說除恐災 zāi 患經

乞伏秦沙門釋聖shèng堅譯

聞如是：

一時，佛遊王舍城竹林精舍，與四部弟子大眾俱會說上妙法。

爾時，維耶離國厲lì氣疫疾，威猛赫赫，猶如熾chì火，死亡無數，無所歸趣，無方療救。國王、大臣、長者、居士、婆羅門集會博議yì：“國遭災zāi患，非邪所摧，疫火所燒，死亡無數。當以何義yì，設何方便，以除災害？”

婆羅門議言：“當於諸城門設祠cí祀sì壇。”

或有議言：“當於城中四衢路頭，立大祠祀，禳ráng却害氣。”

或有議言：“當用白馬、白駝、白牛、白羊、白雞、白狗種種百頭而以祠祀，鎮厭解除，以禳却之。”

時眾會中，有一長者名曰彈尼（晉言才明），奉佛五戒，修行十善，為清信士，諦證道迹，時發議曰：“唯聽所言，國遭災患，死亡無數；如仁等議害生救命，豈qǐ得然乎？以先世時所行不善，今遭斯厄。當設方便以善禳惡，永與苦別；如何反倒行害求安，長夜受苦無有出期？”

時諸大會問才明曰：“當設何議？”

才明對曰：“世有大怙hù，三千世界天人之師，一切覆護，慈愍眾生，號名為佛，獨步三界。若能降致、光臨lín國者，災害可除。”大眾聞之，皆然其議，莫不稱善。

才明又曰：“佛無數劫修治六度，布施無限國城財寶、象馬車乘、頭目髓腦、肌體妻子，戒忍、精進、一心、智慧，每生自剋kè，不可計量，以求佛道，不為己身，但為眾生，救濟jì危厄，消除眾患，生老病死，地獄、鬼神、畜生之苦。今成佛道，順其本誓，周行濟救，授甘露藥，消除眾生今世、後hòu世苦毒之患，永令獲huò安。”

眾會咸曰：“如仁所言，甚誠大快。佛在王舍，阿闍世王與吾國嫌xián，豈當聽tīng佛來至此耶？”或復有言：“儻聽佛來。”

時，才明曰：“佛興xīng出世，救眾生苦，猶如虛空，無所罣guà礙，誰能制止？猶如日光，萬物萌生，莫不蒙育！佛憐lián國厄，必來無疑。但遣重使，貢遺琦珍，溫辭cí雅謝，詣阿闍世；又別歸guī佛，委命酸切。心雖懷huái嫌，信使賢重，貢遺妙寶，辭理柔軟，事無不泰。自古已來，隣lín國不協xié，還相侵叛，皆由明使，名寶重貢，軟辭遜xùn順，而得和協。”展轉相謂，思誰任使。

爾時，大眾、國王、大臣、長者、居士皆同意言：“唯清信士長者才明是佛弟子，可以為使，往行請佛。所以者何？先眾開建請佛之議。”便告才明：“唯仁可往，詣王舍國，與王相問，求請佛來。”

爾時才明，受使欲往。於時大眾皆起退坐，向佛方面，叉手長跪，五體投地，以頂禮佛，跪告才明：“佛天中天，慈悲喜護hù加於群生，唯憐鄙國遭遇大患——疾病死亡，猶猛野火焚燒草木——普遭困厄。幸佛世尊猶冥求曉，寒願朝陽yáng，渴暑陰yīn飲，病迫良醫，迷者求導dǎo。唯願世尊垂降救濟jì，授甘露法，令得穌sū息。”

於是，才明受命為使，詣羅閱祇，涉路徑達dá，到王舍城，詣門求通書shū命貢遺。時王聽tīng見，才明啟言：“奉使詣國，前雖不和，無他重隙，故先致虔，除前不協xié，俱綏suí萬民。佛興於世，大慈普覆，國有重患，因命請佛。唯願大王勸quàn佛迴光，顧gù臨鄙國，救濟災患，冀蒙神祐。”

王默思惟：“適shì欲留佛，令不出國，無理得爾，非力所制。佛以大慈普許十方，等視憎愛，救濟為務，以是之故，不可留之。”

便告才明：“可詣佛所，宣貴國命。”

於是才明辭cí，詣竹林，行到精舍。見佛世尊，盡虔禮敬，五體投地，右遶三匝，長跪叉手，而白佛言：“維耶離國諸王、大臣、長者、居士遙禮佛足。唯天中天普慈眾生，莫不蒙濟jì。鄙國遭厄，唯願世尊垂恩降光，憐lián愍苦厄，令得穌息。”

時佛默然，許其所請。才明見佛受請許往，歡喜無量。

時王舍國境內神祇、天、龍、鬼神知佛受請當詣他國，莫不躁動，慘然不悅，便現感應，語其國王阿闍世曰：“大王如何安然無憂yōu？於今不久，當違離佛，猶如嬰兒失其二親qīn，喻行曠路斷失水漿，譬如猛寒亡失衣裳。今佛當行，國失恃shì怙hù，其喻如是。”

王聞神祇降應說是，情即愴然，甚懷huái愁苦，默然思惟：“眾生頑愚志性鈍濁，今離世尊，安從復得智慧之礪lì磨瑩鈍心？誰當濟其塵chén勞重愆qiān、宿世重責？誰當誨除一切眾生重罪令輕？吾等久在生死牢獄，重chóng關guān所閉，誰當復以正法之鑰yào，開生死獄重關牢閉？吾等普為勞垢、盛陽暑熱所炙zhì，安從復得佛清涼教月精明珠，消除炎熱？”

王即勅chì嚴yán駕，出詣佛所，稽首佛足，右遶三匝，却坐常位。時佛為王說正法化，初、中、竟善，淨身、口、意，清淨微妙。王心歡喜叉手白佛：“頃qǐng維耶離使請世尊，承已許往，心甚懷慘cǎn，無方留尊。唯垂矜jīn愍，特受鄙請，住宮三月。”

佛告王言：“眾生可傷，若住三月，何時當周眾苦厄者？吾無數劫苦身求道，為眾生故，願欲成佛，以甘露藥施於眾生。今願已成，猶如有人合和神藥，欲救眾患；值遇病者，違其本誓而不授與，則非良醫。若在江側，見漂流人，不往救度，非賢士宜。若於曠野，見失路者，不示正道，是則非仁。吾以大慈普愍眾生，故遊諸國縣xiàn邑、村落，救濟眾苦，賦甘露藥，無恃shì者恃，

無歸guī者歸。”

王重白佛：“唯垂慈恩，許受二月。”佛故不許。王重慙懃，長跪叉手，垂泣白言：“命難可保，猶露然燈，遇無常風，奄忽便滅。今與佛別，何時當復更覩尊顏？幸受二月。”佛重不許。王便投身於佛足下：“唯願世尊特加大慈與弟子眾，許住一月。”世尊不忍，即便許受。王便還起，心悅懷敬，遶佛三匝，禮辭還宮。勅chì厨饌zhuàn具，百味之飯，極jí令精好，鮮甘香潔jié，宮裏lǐ張施繒綵、幡蓋gài、雜寶、床机，綰縵坐具，掃除繕治，香汁灑sǎ地，眾事辦畢bì。明日時至，王於正路，遙向世尊，燒香長跪：“佛天中天！聖達知時，願與聖眾迴降神光，到宮蔬食。”

於時世尊勅諸弟子，法服執zhí器，行詣王請。佛與聖眾俱到王宮，王即盡虔，花香伎樂，宮門迎佛，入各就坐。王自行水，周遍聖眾，手自斟酌，百味飯食，鮮潔jié香甘，一切平等。日日供養飯食、臥具、疾藥所須。令勅外宮，治填道路，種植街樹，七行街路乃至江水，頓息帳幔及床座具，嚴飾幡蓋，猶如天街；更新造作五百七寶蓋。

維耶離國聞佛當至，亦復平治七行階路，種植行樹，帳幔床座。國王大臣長者居士各從大眾出國迎佛。一月期滿，佛與聖眾出宮臨lín路，王從大眾以花散佛，周遍覆地。大眾來集，猶秋水長投於大海。白明月珠校七寶蓋gài，王以恭敬手執zhí奉上，以覆世尊。佛與大眾尋路而行，至江水側。時王上佛五百七寶蓋，大海龍王亦復敬奉五百七寶蓋，恒水諸龍亦俱上佛五百七寶蓋；時天帝釋將諸天眾亦復獻xiàn佛五百七寶蓋。時維耶離大眾迎者，服飾嚴yán麗lì，青馬、青車、青蓋、青幡，服飾皆青；赤馬、赤車，服飾皆赤；黃馬、黃車，服飾皆黃；白馬、白車，服飾皆白；黑馬、黑車，服飾皆黑；色色部別，將從無數。佛遙見之，告諸弟子：“欲知天帝出遊觀時威儀，如是。”

維耶離國奉迎上佛五百七寶蓋gài，各以其蓋前至佛所，各白佛言：“佛天中天！普世覆蓋，願受蓋施。”佛受其施，餘留一蓋gài。時諸大眾心各懷疑，不審shěn為是宿世積jī德行善之報。海龍、恒龍、忉利天帝、維耶離國、羅閱祇王各各奉上七寶妙蓋，同時俱會，又疑何故不受一蓋？

於是，阿難知眾懷疑，長跪叉手，前白佛言：“惟，天中天！大眾普疑，今日何緣？有是二千五百七寶寶蓋同時俱至，奉上世尊。為是前世善本報乎？今現福耶？唯願世尊，決一切疑。”

佛告阿難：“一心專聽tīng，今當決除汝等所疑。乃往過去無央數劫時，有轉輪聖王名曰摩調（晉言大天），典主四域。王有千子，七寶導從。王末少子，見其父王七寶御蓋，還問母曰：‘我當何時得服此蓋，以自光飾？’

“母言：‘惟子！王千子中，汝最末小，若無大王，太子承嗣sì；若太子崩，以次承繼jì，展轉千子，汝骨朽腐，未央得蓋。’

“重問母曰：‘無蓋望耶？’因聞有死，形骸hái當朽，宿福迫逮，悚sǒng然心恐，惟人生世，必當有死。因報母曰：‘唯願見聽，捨家學道。’母甚愍傷，不違其願。

“母告之曰：‘聽汝捨家，若卿道成，要還見吾。爾乃相聽。’

“對曰：‘如勅，道成當還。’即詣yì林藪sǒu，除剃鬚髮，被著法服，靜處勤修，精進不懈，竭盡塵chén勞，成緣覺道。遊行諸國縣邑、村落，福度眾生所種善本。忽憶母要yāo，便上昇空，猶如鴈王，還本國宮，與母相見。闔hé宮大小，見道士神通，莫不歡喜；王諸嫖女八萬四千，共請令住。道士慈仁，不逆一切，便受其請。諸嫖女輩於宮後園為設廬lú窟，止宿sù其中。舉宮供養衣食、床臥、疾藥所須，朝暮禮事。一切世間，壯者皆老，強健必病，生者皆死。時辟支佛，於其宮園便捨壽命，舉宮嫖女，薪油花香，供養以禮，斂liǎn骨起塔，朝暮禮拜，燒香然燈。

“時王大天巡四域還，臨lín幸後園，見有此塔，顧問侍臣：‘何故有是？’ 姒女對duì曰：‘此是聖王最下少子，離家學道，於此壽終，為立是塔。’ 因重發問：‘是誰之子？何緣捨家？’ 便召其母而問之曰：‘是卿子耶？’ 對曰：‘唯爾。’ 又復問曰：‘何緣學道？’ 其母白王：‘是兒往昔見王出遊，即還見問：‘王七寶蓋，不審何時在我上旋？’ 妾便告言：‘太子應繼jì，承嗣聖王，展轉千子，汝骨朽敗，永無蓋望。’ 子聞妾言，慘然畏死，求行學道。妾輒zhé聽之，勤學道成。妾等請住，供養盡壽，建立此塔。’ 王復問曰：‘子以蓋故，行學道耶！’ 對曰：‘如是。’

“王愍其子不得蓋故，學道盡壽，生不得蓋，今便以蓋覆其塔上。王因發願：‘今以此蓋奉得道塔，緣是福報，願成佛道，濟jì度眾生老病死。’

“王心悚sǒng然，知世非常，無免死者，因立太子承嗣聖位。王捨四域、七寶、千子、八萬四千後宮姒女，除剃鬚髮，行作沙門，靜處學道，修四淨行——慈、悲、喜、護——畢其形壽，上生梵天。”

佛告大眾：“於卿等意，所志云何？王大天者，豈qǐ異yì人乎？莫造斯觀，則吾是也。時以一蓋上緣覺塔，緣是福報，於此地上為轉輪王，不可稱數；上為天王，天上世間，受福無限。一蓋餘福，吾應於世二千五百返為轉輪王，主四天下。”

阿難又問：“世尊！何故不受一蓋gài？”

佛言：“是吾一世轉輪王福，所以捨置而不受者，以此福報bào，施後hòu末世受吾法化為弟子者、學士、學女，欲令此等不乏衣食、床臥、疾藥yào。過去諸佛法沒mò盡jìn時，其有學道或因恐怖、或因飢窮qióng不得行道。正法沒盡，其有末世，於吾法化捨家學道，被服法衣，稱佛為師，畜妻養子，此等皆尚得人供養，何況精勤修奉禁戒，守淨行者，至吾法盡不得供養耶？”

羅閱祇王勅chì其部界，令於江上更造新橋，佛與聖眾得乘度江。維耶離國亦復造橋，欲使佛過。恒水諸龍還相交編結龍為橋，請佛乘度。時佛思惟：“若乘羅閱祇所造橋度，恐維耶離國及諸龍王心懷微恨。乘維耶離所造橋度，恐阿闍世及龍懷恨。欲乘龍橋，恐二王有恨。”佛又思惟：“今當分身，令於三橋皆有佛過。”佛垂臨橋，王阿闍世與其將從數億眾生，香花、雜寶、伎樂供養佛、法、聖眾。王與群臣一切大眾數億千人，五體投地，自歸悔過，垂泣送佛。佛現神化，於二王橋及諸龍橋皆現有佛與聖眾俱，天龍、鬼神乘橋度江。王舍國王、維耶離王、恒水諸龍各自見其所作橋上，佛將大眾乘橋度江；各不知見更有佛在餘橋上，獨自見橋，佛登度江。

佛適度江已竟，見八萬四千餓鬼，身出煙yān火。其中未得道者，見此火皆恐怖，是何大火？譬如燒其大山，見此大火，或來近水，或遠於水。阿難悉知一切人意，長跪叉手，白佛言：“佛天中天！佛至尊至重，天上天下最尊。一切眾生見此火者，無不恐怖。此何等火？願佛為一切眾生說此何等之火。”

佛語阿難：“此今餓鬼先世不逢佛，亦不聞法，亦不見比丘僧，亦不知世間有罪福，生為餓鬼。”如今見佛，奔趣歸向，皆為頭面著地，長跪叉手，白佛言：“佛天中天！至尊至重，天上天下憐愍一切眾生、蠅xuān飛、蠕rú動有形之類，佛為一切眾生之父母。使我墮餓鬼，佛度我，我亦如一切眾生之類。”

佛亦知餓鬼先世所種，佛為一切眾生故問餓鬼：“前世所種行，今為餓鬼？”

餓鬼曰：“先身雖見佛，不知有佛；雖見法，不知有法；雖見比丘僧，不知有比丘僧。我亦不作福，教他人亦不作福，作福有何等福？不作福有何種罪？見人作福，言恒笑之；見人作罪，意常歡喜。”

佛問餓鬼：“生此餓鬼之中以來，至今更歷lì幾jǐ百年歲？”

餓鬼報言：“我生中七萬歲。”

佛問餓鬼：“生中七萬歲，食飲何種？為得何食？”

餓鬼報言：“我先世種行至惡，遇值小水，即化不見。至於大水，便為鬼神、龍、羅刹所逐，言：‘汝先世種惡，今何以來近此江海？’雖值大龍普天放雨，謂呼得雨漬zì其身，方便礫lì石熱沙，或值炭火以墮其身。”

佛問餓鬼：“生中七萬歲，由來飲食何等？”

餓鬼報佛言：“或有世間父母、親qīn里稱其名字，為作追福者，便小得食；不作福者，不得飲食。”

諸餓鬼叉手白佛言：“從來飢渴。佛天中天慈愍一切眾生，今賜餓鬼小飲食。”

佛語阿難：“捉鉢bō取水，用布施餓鬼。”阿難便捉鉢取水，與餓鬼。

餓鬼白佛言：“今此一鉢水，不飽一人，況乃八萬四千？”

佛語諸餓鬼：“八萬四千捉此鉢水，至心布施佛及諸弟子。”

諸八萬四千餓鬼捉此鉢水，長跪布施：“以我先世不布施，今生餓鬼中。如今無所有，持此鉢水布施佛及諸弟子，使諸餓鬼緣此功德遠離三惡道，後hòu所生得師如佛無異。”

餓鬼過水與阿難，阿難捉水與佛嘗cháng一口，過與千二百五十弟子各嘗一口。

佛語諸餓鬼：“入大江飲水，并可洗浴。”江海龍、鬼神遮不得洗浴、飲水。

佛語海龍王及諸鬼神：“無極jí之水，何以愛惜？”

諸龍、鬼神言：“不惜此水，以餓鬼不淨故。”

佛語海龍王鬼神：“卿身自從無數劫以來，亦作此身。愛惜無極之水，卿後還作此身，以慳貪故，生為餓鬼。”

諸海龍王、鬼神聞佛言，盡還入海，聽諸餓鬼盡得飲水飽滿、洗浴。還出，遶佛三匝，為佛作禮，叉手白佛言：“佛天中天知當來、過去，何時當脫此餓鬼之身？”

佛言：“以一鉢水故，後當彌勒佛出世，人壽八萬四千歲，現諸餓鬼盡得人身，皆得阿羅漢道；其諸眾會聞此布施功德者，皆得正真道意。”諸一切餓鬼遶佛三匝，作禮而去。

維耶離國諸王、大臣、長者、居士、國人無數，五體作禮，自投佛足，歸guī命三寶，香花伎樂，繒蓋幢幡，奉迎世尊，華遍覆地，尋路供養，日日不絕。

至于國城，佛與聖眾、天龍、鬼神往于城門，以金色臂德相之手，觸城門闕kǔn，以梵清淨八種之聲，而說偈言：

“諸有眾生類lèi， 在土界中者，
行住於地上， 及虛空中者，
慈愛於眾生， 令各安休息，
晝zhòu夜勤專精， 奉行眾善法。”

說此偈已，地即為之六返大動，佛便入城。空中鬼神，昇空退散；地行鬼神，爭門競出，城門不容，各各奔突，崩城而出。於時城中，諸有不淨、廁穢huì、臭惡，下沈chén入地，高卑相從，溝gōu坑皆平。盲視聾聽，瘡yǎ語蹇bì行，狂者得正，病者除愈。象馬牛畜，悲鳴相和，箜kōng篥hóu樂器，不鼓自鳴，宮商調和。婦女珠環huán，相鼓chéng妙響，器物坭kān髡yīng，自然有聲，柔軟和暢，妙法之音。地中伏藏，自然發出。一切眾生如遭熱渴得清涼水，服飲澡浴泰然穌息；舉城眾病，除愈解脫，亦復如是。

佛與大眾便還出城，垂大慈哀，欲為眾生施大擁yōng護hù，遶城周匝，門門呪願，敷演妙法，除凶致祥，普國疾患，災疫悉除，國界盡安。

於是，才明前禮佛足，長跪叉手，白世尊言：“前許垂愍，唯願明日與諸大眾，愍眾生故，迴光顧臨lín，至舍蔬食。”佛默聽許。歡喜踊躍，右遶三匝，禮佛而退。歸家供辦bàn百味飯食，清淨香潔jié，色鮮味甘；嚴飾家裏lǐ，懸繒、幡蓋，床坐綰綰，香汁灑sǎ地，散花燒香。供設備bèi辦，遙於門中長跪燒香，遙白佛言：“幸時降神。”

爾時，世尊勅諸弟子著衣持鉢，行詣長者才明受請。即到其門，才明肅恭，花香伎樂請佛入舍，佛與聖眾，以次就位。於時，才明執持金瓶，躬行澡水，手自斟酌，上下平等。飯食畢訖，重行澡水，長跪叉手前白佛言：“唯願世尊垂四等心，更受三日如今之請。”佛默便許。

於是，才明供佛聖眾，種種香潔如其初日。四日已竟，以金色疊dié價直十萬，次到上座，九萬價疊，以次轉下，末下坐者萬錢價疊，以為噓dā嘖chèn。

其妻即起，長跪叉手，白世尊曰：“惟，天中天！慈加人物，願留神光，受賤妾請，更住四日。”佛默然許。其妻供養，初日、後日至于四日，飯食香潔等無差異yì。四日已竟，又以金色十萬價疊，奉上世尊，次九萬疊，最下萬錢。

時才明子，起至佛前，長跪叉手，白世尊言：“惟，天中天！已受父母各四日食，幸垂慈哀憐愍，受我四日之請。”佛亦默許。其子恭勤四日供養，飯食甘美亦如父母，即以金色十萬價疊dié，奉獻世尊，次坐九萬，末下萬錢。

子婦又起長跪，白佛：“世尊弘慈！已受公姑及夫供養，幸如前比，復受四日。”佛又默受。所設餽膳如前無異，亦至四日，亦以金色十萬價疊，次坐九萬，下坐萬錢，以為噓嘖。

居家大小於佛前坐，奉受訓誨，佛為頒bān宣，敷演四諦——苦、集、盡、道——八賢聖路，斷除勞意二十二結，證諦溝港。

維耶離國諸王、大臣、長者、居士合國人民，皆生心念：“佛來至國，為獨以一才明故乎？”意皆懷嫌。象、馬、車、步皆共來集，向才明家，欲壞huài其舍得見世尊。大眾震動dòng，響響xiǎng有聲，佛悉預覩dǔ，故問阿難：“外有何聲？”

阿難白佛：“維耶離王、大臣、長者國人巨細皆懷怨心：世尊入國，才明請歸，獨固在家至十六日，餘不得見。以此為嫌，故集會來，欲見世尊。”

佛告阿難：“出慰諸人，莫齎jí恨意，欲見佛者，便聽使入。”阿難宣命，謂諸大眾：“以啟qǐ，聽入。”國王、大臣及一切人聞佛教告，怒心霍huò除，無餘微恨，如雨淹yān塵chén。便入見佛，五體投地，稽首佛足。大眾浩浩，其舍不容。在外者眾，佛悉慈愍，化才明舍令為琉璃，表裏lǐ清徹，悉通相見。

於是，才明為設床座、氍毹qúshū、毼tā毼dēng，種種食具，水精、琉璃、金銀、雜寶以為器物。大眾食訖，於是，才明前白世尊及諸貴賓：“居儉jiǎn蔬食，枉屈顧gù臨，願以食器及床座具以相貢遺。”

時，會大眾莫不愕然，皆共歎咤chà：“長者才明立名不妄，與德相副。興設大施，貢遺寶器，莫不周遍。家中財寶，豈qǐ可訾zī計四部弟子及與大眾？”心皆懷疑：“長者才明有何功德？請佛大眾至十六日，及王臣民供養貢遺，周遍一國，得服甘露。前世福耶？今世德乎？”

阿難即知眾會心疑，長跪叉手前白佛言：“大會懷疑長者才明於何福田，廣植德本？遭何明師，受其教誨，今逮影報bào，財富無限，心明行淨，先服甘露？惟願世尊現說本行，決一切疑！”

佛告阿難及諸大會：“一心善聽！今當解暢心之所疑。往世有城，名波羅奈。去城不遠，山名仙居，山中池水、林樹花果，

快樂無比。世有佛時，與諸弟子遊處其中；若世無佛，緣覺居中；若無緣覺，外學神仙則居其中，初無斷絕。以是之故，斯名仙居。

“時有緣覺在山中止，早起澡漱shù，法服持鉢，出山求食，未至聚落，遇暴風雨。去道不遠，有官果園，中有園監。見有煙yān出，道士往詣，報語主人：‘行遇風雨，幸聽入舍，向火曝pù衣。’即請令入，取薪然火，為曝衣裳。衣乾gān體暖，風雨小歇，著衣欲出。園監問曰：‘惟，聖道士！欲何所至？’答曰：‘賢者！一切有形衣食為命。吾捨家學，乞食自存；若不得食，身命不濟，諸根不定，不能思道。’園監對曰：‘貧家蔬食，色麤cū味酸，若垂甘受，幸住勿行。’緣覺答曰：‘學道求食不著色味，充軀而已。若相許食，便住不行。’

“於是園監，便歸取飯。至家問婦：‘飯食辦bàn未？’對曰：‘已辦。’其國食法，分飯別食。夫語婦曰：‘取吾分來，偶有要客，欲以食之。’妻即念言：‘夫為男子，當執zhí勞役，涉冒寒暑，假令不食，不能執勞。妾qiè為女人，在家閑處，可持妾分，以候hòu此客。’其子又言：‘父母年老，便可自食，以我分與。’其子婦曰：‘公姑及夫以許食客，妾年幼壯，堪忍飢渴，乞以妾分持用食客。’大人便言：‘汝等各各善心欲施，可共減取眾人之分，足以食客。’即便各減己之飯分。

“園監又念：‘道士衣裳裂壞huài形露。’因問其婦：‘家中少有衣裳調無？’其妻對曰：‘家中惟有一領疊dié衣，會賓bīn應門更共衣之，餘無所有。’夫答婦言：‘以前世時無所惠施，今守貧賤，不及逮人。今者不施，貧窮下賤何時當竟？富貴豪尊、衣食自然者，皆是前世惠施之福。今續惠施，無有厭足。我亦不用會客應門改易服飾。’取疊并飯，家屬皆往，到道士所，澡手奉食。道士食訖澡漱滌dí鉢，四人奉疊供授緣覺，即便衣之。

“緣覺不以說法教化，現通神足悅寤眾生，令發道意，告主人曰：‘以能惠施供養道士，堅強汝志，發弘誓願。’語竟昇空，結交趺fū坐，住立經行，變現緣覺，充滿虛空。各各現化，身出水出火，水不滅火，火不侵水，若干變化。乘空飛行，還仙居山。園監眷屬歡喜踊躍，叉手作禮，叩頭求哀，便發誓願：‘以今日惠施聖明神聖道士，緣是福報，離三惡道地獄、餓鬼、畜生之趣；所生之處常共聚會，天上世間饒富安隱wěn，覺慧道力，服甘露味，如聖明師；若遭明師，神德殊勝shèng。’”

佛告大眾：“時園監者，則才明是；妻、息、子婦皆是本人。爾時同心施尊緣覺，自是以來，九十一劫不更三塗，受弘福報，天上世間，室家聚會不相遠離。爾時發願，願服甘露、覺道得解、遭殊勝師，緣是之故，今遭值我，得遇勝覺，無限無喻，今服甘露，如其先師。”

爾時，大會聞佛頌宣功德報應，莫不歡喜，心悅意清，自歸三寶佛、法、聖眾，嶮xiǎn結除解，或受五戒，或捨家學。於是會中有四千人皆得道迹、往來、不還、無著之果，無央數人發大乘意，心不退轉。於是，世尊起出其舍，一切大眾稽首各退。

佛與大眾遊至柰nài女林樹精舍，柰女聞佛從大聖眾至其樹園，心喜無量，即便嚴駕，與其僕從cóng詣園見佛。到，下寶車，如雲降電，趨qū翔入園，如吉利天服飾、姿容，殊天玉女。園樹諸天莫不迴目。

佛見其然，是魔使來，壞敗淨戒、定、慧、解脫、度知見品，即以梵音告諸沙門：“柰女來至，各撿jiǎn汝意，各自執持精進刀弓，皆自嚴辦智慧之矢，被定意鎧kǎi，乘禁戒車，與塵勞戰。汝等當計女人所有，欺誑一切如金塗錢，皮薄如蠅yíng翅以覆惡

穢，筋骨連綴，血肉之聚，目眇chī洩唾tuò，身體汗垢，若不洗拭：作是計念，觀女人身，以制迷惑色欲之意。諦觀骨舍，束縛以筋，塗以血肉，覆以衣服，飾以華綵，猶如畫huà師立牆qiáng，以塹jī塹ní塗惡露，畫以綵色，女人之身亦復如是，當諦計知，除滅婬心。

“夫欲學道，先調其心，後hòu可獲安。不先調心，後悔無及。邪行迷旋，譬如櫪lì馬，臨其壽終，願與意違，終不解脫。其有視色，心隨惑者，無常計常，苦有樂想，無我計我，不淨淨想；慧覺無常、苦、空、不淨，達dá如是者，即離長途生死患難。”

佛以是教告諸弟子，皆共受持，一心奉行。

柰女見佛，如日出雲，金光照耀，發清淨意，五體投地，稽首佛足却坐一面。

佛告柰女：“女人情逸，惑著五欲。汝能御心迴屈，詣佛所，樂妙法化，是汝最利。男子安重，塵chén勞垢薄，樂受法化，此不為奇；女人纏綿，塵勞羅網，盤pán旋周障，不識出要。一切世間苦空無常，不可怙恃，強疾侵壯，老失顏色，死劫壽命，危侵安隱。欲離是患，專精受法，勤修奉行，乃免斯苦。女人怨憎，相遇甚惡，亦甚戀慕恩愛之別：凡為女人，每不遠離於此二事。是故女人當勤奉法，可離怨會、恩愛離別，不復遭遇生老病死，眾苦都滅。”

柰女聞佛若干妙化女人之穢huì，心懷慚愧，即起長跪，叉手白佛：“願垂慈哀，與聖眾俱至舍受食。”佛即默受。於是柰女稽首而退，還歸辦具百味之食，甘脆精美，張施幡蓋，床座綰綰，香汁灑sǎ地，燒香散花，長跪請佛：“日時已到，願與聖眾垂迴臨lín覆⁶。”

⁶ “覆”：【宋】【元】【明】【宮】本是“赴”。

佛與弟子著衣持鉢至柰女家。花香伎樂，請佛入舍，各就坐位，手自斟酌，行水奉食。食訖澡漱，佛為廣說布施福報、戒慎之果，天人快樂不得長久、危亡別離、不可恃怙，唯四聖諦、八賢聖路，以獲大安，永無憂患。心皆歡喜，疑除結解，得須陀洹。

眾坐懷疑：“柰女前世有何功德，從樹花生，端正姝好？”

賢者阿難，知眾懷疑，長跪叉手，前白佛言：“眾坐悉疑，柰女前世於何福田，植何德本，今遇世尊，服甘露藥？”

佛告阿難：“乃前過世迦葉佛時，人壽二萬歲，佛事終竟，復捨壽命。爾時有王名曰善頸，供養舍利，起七寶塔，高一由延。一切眾生然燈燒香，花蓋繒綵供養禮事。時有眾女欲供養塔，便共相率掃除塔地。時有狗糞污穢huì塔地。有一女人手撮cuō除棄qì。復有一女見其以手除地狗糞，便唾笑之曰：‘汝手以污，不可復近。’彼女逆罵mà：‘汝弊姪物，水洗我手，便可得淨。佛天人師敬意無已。’手除不淨已，便澡手，遶塔求願：‘今掃塔地，污穢huì得除，令我來世勞垢消滅、清淨無穢。’時諸女人掃塔地者，今此會中諸女人是。爾時掃地，願滅塵勞，服甘露味，爾時以手除狗糞女，今柰女是。爾時發願不與污穢會，所生清淨，以是福報，不因胞胎臭穢之處，每因花生。以其爾時發一惡聲，罵言姪女，故今受是姪女之名。”

佛為廣說善惡報應，天上世間榮樂歡娛，三惡道苦，更相吞噉dàn，愁毒號哭。

爾時眾會聞佛所說，歸命三尊佛、法、聖眾，除身、口、意，奉行十善；無央數人各於三乘建立道意。一切歡喜，遶佛三匝，作禮而去。於是，世尊還至精舍。

佛說除恐災患經

佛說棕女祇域因緣經

後漢安息國三藏安世高譯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羅閱祇國，與大比丘千二百五十人俱、菩薩摩訶薩、天龍八部，大眾集會說法。

時世人民，施者無量。有一貧人，唯有一爛壞手巾，意欲布施，懼jù此物惡，猶豫未決。

爾時，座中有一比丘尼，名曰棕nài女，即從座起，整服作禮，長跪叉手，白佛言：“世尊！我自念先世生波羅棕國，為貧女人。時世有佛，名曰迦葉，時與大眾圍繞說法。坐聞經歡喜意欲布施，顧gù無所有，自惟貧賤，心用悲感，詣yì他園圃，求乞果蓏luǒ，當以施佛。時得一棕nài，大而香好，擎qíng一盂yú水并棕一枚，奉迦葉佛及諸眾僧。佛知至意，呪願受之，分布水棕，一切周普。緣此福祚zuò，壽盡生天，得為天后；下生世間，不由胞胎，九十一劫，生棕nài華中，端正鮮潔jié，常識宿命，今值世尊開示道眼。”爾時棕女以偈頌曰：

“三尊慈潤普， 慧度無男女，
水果施弘報， 緣得離眾苦。
在世生華中， 上則為天后，
自歸guī聖眾祐， 福田最深厚。”

比丘尼棕女，禮已還坐。

佛在世時，維耶梨國王苑中，自然生一棕樹，枝葉繁茂，實又加大，既有光色，香美非凡。王寶愛此棕，自非中宮尊貴美人，不得啖dàn此棕果。國中有梵志居士，財富無數，一國無雙shuāng，又聰cōng明博達dá，才智超群，王重愛之，用為大臣。

王請梵志飯食，食畢bì以一椀實與之。梵志見椀香美非凡，乃問王曰：“此椀樹下，寧有小栽可得乞不？”王曰：“大多小栽，吾恐妨其大樹，輒zhé除去之。卿若欲得，今當相與。”即以一椀栽與梵志。

梵志得歸種之，朝夕溉灌，日日長大，枝條茂好，三年生實，光彩大小，如王家椀。

梵志大喜，自念：“我家資財無數，不減於王，唯無此椀，以為不如，今已得之，為無減王。”即取食之，而大苦澁sè，了不可食。

梵志更大愁惱，乃退思惟：“當是土無肥潤故耳。”乃捉取百牛之乳以飲一牛，復取此一牛乳煎之為醍醐，以灌椀根。日日灌之，到至明年，實乃甘美，如王家椀。而椀樹邊，忽復生一瘤liú節jié，大如手拳，日日增長，梵志心念：“忽有此瘤節，恐妨其實。”適欲斫zhuó去，恐復傷樹，連日思惟，遲chí徊未決。而節中忽生一枝，正指上向，洪直調好，高出樹巔，去地七丈。其杪miǎo乃分作諸枝，周圍旁出，形如偃yǎn蓋gài，花葉茂好，勝shèng於本樹。

梵志怪之：“不知枝上當何所有？”乃作棧閣，登而視之。見枝上偃蓋之中，乃有池水，既清且香，又有眾華，彩色鮮明。披視華下，有一女兒在池水中，梵志抱取，歸養長之，名曰椀女。至年十五，顏色端正，天下無雙shuāng，宣聞遠國。

有七國王，同時俱來，詣梵志所，求娉pìn椀女，以為夫人。梵志大恐怖，不知當以與誰？乃於園中架一高樓，以椀女著上，出謂諸王曰：“此女非我所生，自出於椀樹之上，亦不知是天、龍、鬼神女耶？鬼魅之物？今七王求之，我設與一王，六王當怒，

不敢愛惜也。女今在園中樓上，諸王便自平議yì，有應得者便自取去，非我所制也。”

於是七王口共爭之，紛紜未決。至其夜，瓶沙王從伏瀆dòu中入，登樓就之共宿。明晨當去，棕女白曰：“大王！幸枉威尊，接逮於我，今復相捨而去。若其有子，則是王種，當何所付？”

王曰：“若是男兒，當以還huán我；若是女兒，便以與汝。”王則脫手金環huán之印以付棕女，以是為信。便出，語群臣言：“我已得棕女與一宿，亦無奇異yì，故如凡人，故不取耳。”瓶沙軍中皆稱萬歲，曰：“我王已得棕女。”六王聞之便各還去。

瓶沙王去後，遂便有娠shēn。時棕女勅chì守門人言：“若有求見我者，當語言我病。”後日，月滿生一男兒，顏貌端正，兒生則手持針藥囊。梵志曰：“此國王之子，而執醫器，必醫王也。”

時棕女即以白衣裹guǒ兒，勅婢持棄qì著巷中，婢即受勅，抱往棄之。

時王子無畏，清旦乘車，往欲見大王，遣人除屏bǐng道路。時王子遙見道中有白物，即住車問傍páng人言：“此白物是何等？”答言：“此是小兒。”問言：“死活？”答言：“故活。”王子勅人抱取，即覓mì乳母養之以活。

梵志將此小兒還付棕女，名曰祇域。至年八歲suì，聰cōng明高才，學問、書疏shū越殊倫匹，與隣lín比小兒遊戲，心常輕諸小兒，以不如己。諸小兒共罵mà之曰：“無父之子，姪女所生，何敢輕我？”祇域愕然，默而不答。便歸問母曰：“我視子曹皆不如我，而反罵我言：‘無父之子。’我父今者，為在何許？”母曰：“汝父者，正瓶沙王是也。”祇域曰：“瓶沙王乃在羅閱祇國，去此五百里，何緣生我？若如母言，何以證之？”母則出印環huán示之曰：“此則汝父環也。”

祇域省之，見有瓶沙王印文，便奉持此環往到羅閱祇。徑入宮門，門無訶者，即到王前。為王作禮，長跪白王言：“我是王子，棕女所生，今年八歲，始知是大王種類，故持環印信，遠來歸guī家。”

王見印文，覺憶昔之誓，知是其子，愴chuàng然矜之，以為太子。涉歷lì二年，後阿闍世王生，祇域因白王曰：“我初生時手把針藥囊，是應當為醫也。王雖以我為太子，非我所樂；王今自有嫡dí子生矣，應襲xí尊嗣，我願得行學醫yī術shù。”

王則聽之，王曰：“汝不為太子者，不得空食王祿，應學醫道。”王即命勅chì國中諸上手醫，盡術教之，而祇域但行嬉戲xì，未曾受學。諸師責謂之曰：“醫術鄙陋，誠非太子至尊所宜當學，然大王之命不可違wéi廢fèi。受勅已來，積jī有日月，而太子初不受半言之方，若王問我，我何以對duì？”

祇域曰：“我生而有醫證在手，故白大王捐棄榮號求學醫術，豈qǐ復懈怠煩師督促？直以諸師之道無足學者故耳。”便取本草藥方、針脈mài諸經，具難問師，師窮qióng無以答，皆下為祇域作禮，長跪叉手曰：“今日益知太子神聖，實非我等所及也。向所問諸事，皆是我師歷世疑義yì所不能通，願太子具悉說之，開解我曹生年之結。”祇域便為解說其義，諸醫歡喜皆更起，頭面作禮，承受其法。

爾時，祇域即自念言：“王勅諸醫都無可學者，誰當教我學醫道？時聞彼德叉尸羅國，有醫姓阿提梨，字賓bīn迦羅，極jí善醫道，彼能教我。”

爾時，祇域童子即往彼國，詣賓迦羅所白言：“大師！我今請仁者以為師範。”從學醫術經七年已，自念言：“我今習學醫

術，何當有己？”即往師所白言：“我今習學醫術，何當有己？”

時師即與一籠lóng器及掘草之具：“汝可於德叉尸羅國面一由旬，求覓mì諸草，有非是藥者持來。”

時祇域即如師勅，於德叉尸羅國面一由旬，求覓非是藥者，周竟，不得非是藥者，所見草木一切物，善能分別知有所用處，無非藥者。彼即空還，往師所白如是言：“師今當知，我於德叉尸羅國求非藥草者，面一由旬周竟，不見非藥者，所見草木盡能分別，所入用處。”

師答祇域言：“汝今可去，醫道已成。我於閻浮提中，最為第一；我若死後，次復有汝。”

於是，祇域便行治病，所治輒zhé愈，國內知名。後欲入宮，於宮門前逢一小兒擔樵qiáo，祇域望視，悉見此兒五藏、腸胃，縷悉分明。祇域心念：“《本草經》說，有藥王樹，從外照內，見人腹藏。此兒樵中得無有藥王耶？”即往問兒：“賣mài樵qiáo幾jǐ錢？”兒白：“十錢。”便雇gù錢取樵。下樵置地，闇àn冥不見腹中。祇域更心思惟：“不知束中何所為是藥王？”便解兩束，一一取之以著小兒腹上，無所照見，輒復更取，如是盡兩束樵；最後有一小枝，栽長尺餘，試取以照，具見腹內。祇域大喜，知此小枝定是藥王，悉還兒樵。兒既已得錢，樵又如故，歡喜而去。

爾時，祇域自念：“我今先當治誰？此國既小，又在邊方。我今寧可還本國，始開醫道。”於即還歸婆迦陀城。

婆迦陀城中，有大長者，其婦十二年中常患頭痛，眾醫治之而不能差chài。

時祇域聞之，即往其家語守門人言：“白汝長者，有醫在門外。”時守門人即入白：“門外有醫。”

長者婦問言：“醫形貌何似？”答言：“是年少。”彼自念言：“老宿諸醫治亦不差chài，況復年少？”即勅chì守門人語言：“我今不須醫。”

守門人即出語言：“我已為汝白長者，長者婦言：‘今不須醫。’”祇域復言：“汝可白汝長者婦，但聽tīng我治，若差者隨意與我物。”

時守門人復白之：“醫作如是言：‘但聽我治，若差隨意與我物。’”

長者婦聞已，自念言：“若如是無所損。”勅守門人喚入。

時祇域入詣長者婦所，問言：“何所患苦？”答言患如是、如是。復問：“病從何起？”答言從如是、如是起。復問：“病來久近？”答言病如許時。彼問已語言：“我能治汝。”彼即取好藥，以酥煎之，灌長者婦鼻，病者口中酥、唾俱出。

時病人即器承之，酥便收取，唾別棄之。時祇域見已，心懷愁惱：“如是少酥不淨，猶尚慳qiān惜，況能報我？”病者見已，問祇域言：“汝愁惱耶？”答言：“實爾。”問言：“何故愁惱？”答言：“我自念言：此少酥不淨，猶尚慳惜，況能報我？以是故愁耳。”

長者婦答言：“為家不易，棄之何益？可用燃燈，是故收取。汝但治病，何憂如是？”彼即治之，後病得差chài。時長者婦，與四十萬兩金，并奴婢、車馬。

時祇域得此物已，還王舍城，詣無畏王子門，語守門人言：“汝往白王言：‘祇域在外。’”守門人即入白王，王勅守門人喚入。祇域入已，前頭面禮已，在一面住，以前因緣，具白無畏

王子言：“以今所得物盡用上王。”王子言：“且止，不須。便為供養已，汝自用之。”此是祇域最初治病。

爾時，拘睢shǎn彌國有長者子，輪上嬉戲，腸結腹內，食飲不消，亦不得出，彼國無能治者。

彼聞摩竭國有大醫yī，善能治病，即遣使白王：“拘睢shǎn彌長者子病，祇域能治，願王遣來。”

時瓶沙王，喚祇域問言：“拘睢彌長者子病，汝能治不？”答言：“能！”“若能，汝可往治之。”

時祇域乘車，詣拘睢彌。

祇域始至，長者子已死，伎jì樂yuè送出。祇域聞聲即問言：“此是何等伎樂鼓聲？”

傍人答言：“是汝所為來長者子已死，是彼伎樂音聲。”

祇域善能分別一切音聲，即言語：“使迴還huán，此非死人。”語已，即便迴還。

時祇域即下車，取利刀破腹，披腸結處，示其父母諸親，語言：“此是輪上嬉戲使腸結如是，食飲不消，非是死也。”即為解腹，還復本處，縫皮肉合，以好藥塗之，瘡即愈，毛還生，與無瘡處不異yì。

時長者子，即報祇域四十萬兩金，婦亦與四十萬兩金，長者父母亦爾，各與四十萬兩金。祇域念言：“夫為師者須報其恩。今持一百六十萬兩金，與德叉尸羅國大師賓迦羅。”念已，持金詣師所，頭面禮師足，奉上此金：“唯願大師哀愍納受！”師曰：“便為供養已，我不須此寶。”祇域慇懃至到，賓迦羅乃受此金，祇域奉辭cí禮足而去。

爾時，國中有迦羅越家女，年十五臨lín當嫁日，忽頭痛而死。祇域聞之往至其家，問女父曰：“此女常有何病，乃致夭亡？”父曰：“女小有頭痛，日月增甚，今朝發作尤甚於常，以致絕命。”

祇域便進，以藥王照視頭中，見有刺蟲，大小相生乃數百枚，鑽zuān食其腦nǎo，腦盡故死，便以金刀披破其頭，悉出諸蟲，封著髷yīng中。以三種神膏塗瘡chuāng：一種者補bǔ蟲所食骨間之瘡；一種生腦；一種治外刀瘡。告女父曰：“好令安靜，慎莫使驚jīng，十日當愈，平復如故，到其日我當復來。”

祇域適shì去，女母便更啼哭曰：“我子為再死也，豈qǐ有披破頭腦當復活者？父何忍使人取子那爾。”父止之曰：“祇域生而把針藥，棄尊榮位，行作醫師，但為一切命，此乃天之醫王，豈當妄耶？囑語汝言：‘慎莫使驚。’而汝今反啼哭，以驚動之，將令此兒不復得生。”母聞父言，止不復哭，共養yǎng護hù之，寂靜七日。

七日晨明，女便吐氣而寤wù，如從臥覺，曰：“我今者了不復頭痛，身體皆安。誰護我者，使得如是？”父曰：“汝前已死，醫王祇域故來護汝，破頭出蟲以得更生。”便開髷yīng出蟲示之，女見太便驚怖，深自慶幸：“祇域神乃如是，我促得報其恩。”父曰：“祇域與我期言，今日當來。”

於是須臾祇域便來，女歡喜出門迎，頭面作禮，長跪叉手曰：“願為祇域作婢，終身供養，以報更生之恩。”

祇域曰：“我為醫師，周行治病，居無常處，何用婢為？汝必欲報恩者，與我五百兩金。我亦不用此金，所以求者，凡人學道法當謝師，師雖無以教我，我嘗為弟子，今得汝金，當以與之。”女便奉五百兩金，以上祇域。祇域受，以與師，因白王：“暫歸省母到維耶梨國。”

爾時，國中復有迦羅越家男兒，好學武事，作一木馬，高七尺餘，日日學習，騙piàn上初學。適shì得上馬，久久益習，忽過去失據jù，落地而死。祇域聞之，便往以藥王照視腹中，見其肝反戾lì向後hòu，氣結不通故死。復以金刀破腹，手探料理，還肝向前畢，以三種神膏塗之：其一種補bǔ手所獲持之處；一種通利氣息；一種生合刀瘡。畢囑語父曰：“慎莫令驚，三日當愈。”父承教勅，寂靜養視。

至於三日，兒便吐氣而寤wù，狀如臥覺，即便起坐。須臾祇域亦來，兒歡喜出門迎，頭面作禮，長跪白言：“願得為祇域作奴，終身供養，以報再活之恩。”

祇域曰：“我為醫師，周行治病，病者之家爭為我使，當用奴為？我母養我勤苦，我未有供養之恩報母。卿若欲謝我恩者，可與我五百兩金，以報母恩。”於是取金以上棕女，還歸羅閱祇國。祇域治此四人，馳名天下，莫不聞知。

又南有大國，去羅閱祇八千里，瓶沙王及諸小國皆臣屬之。其王病疾積年不差chàì，恒苦瞋恚，睚yá眦zì殺人——人舉目視之亦殺，低頭不仰亦殺，使人行遲chí亦殺，疾走亦殺。左右侍者，不知當何措手足。醫師合藥，輒疑恐有毒，亦殺之。前後所殺傍臣、宮女及醫師之輩，不可勝數。病日增甚，毒熱攻心，煩懣mèn短氣，如火燒身。聞有祇域，即為下書，勅chì瓶沙王徵zhēng召祇域。

祇域聞此王多殺醫師，大以恐怖，瓶沙又怜其年小恐為所殺，適欲不遣，畏見誅zhū伐，父子相守，晝夜愁憂yōu，不知何計。

爾時，瓶沙王乃將祇域俱往佛所，頭面禮足而白佛言：“世尊！彼王惡性，恐殺醫師，為可往不？”

佛告祇域：“汝宿命時與我約誓，俱當救護天下，我治內病，汝治外病。今我得佛，故如本願會生我前。此王病篤dǔ，遠來迎汝，如何不往？急往救護之，趁qū作方便，令病必愈，王不殺汝。”

祇域便承佛威神，往到王所，診省脈mài理，及以藥王照之，見王五藏及百脈之中血氣擾擾rǎo，悉是蛇蟒之毒周匝zā身體。

祇域白王：“王病可治，治之保愈，然宜入見太后諮議合藥。若不見太后，藥終不成。”

王聞此語，不解其故，意甚欲怒，然患身病，宿聞祇域之名，故遠迎之，冀必有益，且是小兒，知無他奸，忍而聽之。即遣青衣黃門，將入見太后。

祇域白太后：“王病可治，今當合藥，宜密啟qǐ其方，不可宣露，宜屏bǐng左右。”太后即逐青衣黃門去。

祇域因白太后：“省王病，見身中血氣悉是蛇蟒之毒，似非人類lèi。王為定是誰子？太后以實語我，我能治之；若不語我，王病則不可愈。”

太后曰：“我昔於金柱殿中晝zhòu臥，忽有物來厭yā我上者，我時恍惚，若夢mèng若覺，狀如魘yǎn夢，遂與通情。忽然而寤wù，見有大蟒，長三丈餘，從我上去，則覺有軀qū。王實是蟒子也，我羞恥chǐ此，未曾出口。童子今乃覺之，何若神妙！若病可治，願以王命委囑童子。今者治之，當用何藥？”

祇域曰：“唯有醍tí醐hú耳。”

太后曰：“咄duō！童子慎莫導dào醍醐，而王大惡聞醍醐之氣，又惡聞醍醐之名，前後hòu坐口導醍醐而死者，數千百人。汝今導此，必當殺汝。以此飲王，終不得下，願更用他藥。”

祇域曰：“醍醐治毒，毒病惡聞醍醐是也。王病若微及是他毒，為有餘藥可以愈之。蟒毒既重，又已遍身體，自非醍醐終不

能消。今當煎煉liàn化令成水，無氣無味，王意不覺，自當飲之。藥下必愈，無可憂也。”便出，見王曰：“向入見太后，已啟藥方，今當合之，十五日當成。今我有五願，王若聽我，病可即愈，若不聽我，病不可愈。”

王問：“五願盡何等事？”

祇域曰：“一者、願得王甲藏中新衣未歷lì軀者與我；二者、願得令我獨自出入，門無呵者；三者、願得日日獨入見太后及王后，莫得禁呵我；四者、願王飲藥當一仰令盡，莫得中息；五者、願得王八千里白象，與我乘之。”

王聞大怒曰：“兒子何敢求是五願？促具解之。若不能解，今棒殺汝。汝何敢求我新衣？為欲殺我，便著我衣詐作我身耶？”

祇域曰：“合藥宜當精潔jié、齋zhāi戒，而我來日久，衣被皆塵垢故，欲得王衣以之合藥。”

王意解曰：“如此，大佳！汝何故欲得自出入宮門令無禁呵？欲因此將兵來攻殺我耶？”

祇域曰：“王前後使諸師醫，皆嫌疑之，無所委信，又誅殺之，不服其藥。群臣皆言王當復殺我。而王病已甚，恐外人生心作亂。若令我自出入不見禁呵，外人大小皆知王信我，必服我藥，病必當愈，則不敢生逆亂之心。”

王曰：“大佳！汝何故日日獨入，見我母及我婦？欲作姪亂耶？”

祇域曰：“王前後殺人甚多，臣下大小各懷恐怖，皆不願王之安隱wěn，無可信者。今共合藥，因我顧gù睨nì之間，便投毒藥，我所不覺，則非小事。故思惟可信者、恩情無二，唯有母與婦，故敢入見太后、王后，與共合藥。當煎十五日乃成故，欲日日入伺候火齊耳。”

王曰：“大佳！汝何故使我飲藥一仰令盡，不得中息？為欲內nà毒恐我覺耶？”

祇域曰：“藥有劑jì數，氣味宜當相及，若其中息，則氣不相繼jì。”

王曰：“大佳！汝何故欲得我象乘之？此象是我國寶，一日行八千里，我所以威伏諸國，正怙hù此象。汝欲乘之，為欲盜以歸家，與汝父攻我國耶？”

祇域曰：“乃南界山中有神妙藥草，去此四千里，王飲藥宜當即得此草，重復服之，故欲乘此象詣往採之，朝去暮還，令藥味相及。”王意大解，皆悉聽tīng之。

於是祇域煎煉醍醐，十五日成，化如清水，凡得五升，便與太后、王后，俱捧藥出，白王：“可服。願被白象預置殿前。”王即聽之。

王見藥但如清水，初無氣味，不知是醍醐，又太后、王后身自臨lín合，信其非毒，便如本要yāo一飲而盡。

祇域便乘象，徑去還羅閱祇國。爾時，祇域適行三千里，祇域年小力膂lǚ尚微，不堪疾迅，頭眩疲極jí，便止息臥。

到日過中，王噫ài氣出，聞醍醐臭xiù，便更大怒曰：“小兒敢以醍醐中我，怪兒所以求我白象，正欲叛去。”

王有勇士之臣名曰烏，神足步行能及此象，即呼烏曰：“汝急往逐取兒來，生將以還，我欲目前捶殺之。汝性常不廉，貪於食，故名為烏。此醫師輩多喜行毒，若兒為汝設食，慎莫食也！”

烏受勅便行，及之於山中，曰：“汝何故以醍醐中王，而云是藥？王故令我追呼汝還，汝急隨我還，陳謝自首庶可望活；若故欲走，今必殺汝終不得脫。”

祇域自念：“我雖作方便求此白象，復不得脫，今當復作方便，何可隨去？”乃謂烏言：“我朝來未食，還必當死。寧可假我須臾yú，得於山間啖dàn果飲水，飽而就死乎？”

烏見祇域小兒，畏死懼jù怖，言辭辛苦，憐而聽之，曰：“促食當去，不得久留。”

祇域乃取一梨，嚙chī食其半，以毒藥著爪甲中，以分餘半，便置於地；又取一杯水，先飲其半，又行爪下毒於餘水中，復置於地。乃歎tàn曰：“水及梨皆是天藥yào，既清香且美。其飲食此者，令人身安，百病皆愈，氣力兼倍。恨其不在國都之下，百姓當共得之，而在深山之中，人不知也。”便進入山索求他果。

烏性既貪，不能忍於飲食，又聞祇域歎為神藥，亦見祇域已飲食之，謂必無毒，便取餘梨食之，盡飲餘水。便下痢，痢如注水，躡bì地而臥，起輒zhé眩倒，不能復動。

祇域曰：“王服我藥，病必當愈，然今藥力未行，餘毒未盡，我今往者，必當殺我。汝無所知，起欲得我以解身負，故使汝病，病自無苦，慎莫動搖，三日當差chài；若起逐zhú我，必死不疑。”便上象而去。

祇域則過墟xū聚，語長伍曰：“此是國王使，今忽得病，汝等急往，舁yú取歸家，好養護之，厚其床席，給與糜粥，慎莫令死，死者王滅汝國。”語畢便去，遂歸本國。

長伍承勅，迎取養護，三日毒歇下絕，烏便歸。見王叩頭，自陳曰：“我實愚癡，違wéi負王教，信祇域言，飲食其餘水果，為其所中，下痢三日，始今旦差chài，自知當死。”

比烏還三日之中，王病已差chài，王自追念：“悔遣烏往行。”見烏來還，且悲且喜曰：“賴汝不即將兒來，當我恚時必當捶殺。我得其恩，命得生活，而反殺之，逆戾lì不細。”即悔前後所枉wǎng

殺者，悉更厚葬，復其家門賜與錢財。思見祇域，欲報其恩，即遣使者，奉迎祇域。祇域雖知王病已差chài，猶懷餘怖不復欲往。

爾時，祇域復詣佛所，接足頂禮，白佛言：“世尊！彼王遣使來喚，為可往不？”

佛告祇域：“汝本宿命已有弘誓，當成功德，何得中止？今應更往，汝已治其外病，我亦當治其內病。”

祇域便隨使者去，王見祇域甚大歡喜，引與同坐，把持其臂曰：“賴蒙仁者之恩，今得更生，當何以報？當分國土以半相與，宮中嫖女，庫藏寶物悉當分半，幸願仁者受之。”

祇域曰：“我本為太子，雖實小國，亦有民人，珍寶具足。不樂治國故求為醫，當行治病，當用土地、嫖女、寶物為？皆所不用。王前聽我五願，外病已愈，今若聽一願，內病可復除愈。”

王曰：“唯聽仁教，請復聞一願之事。”

祇域曰：“願王請佛，從受明法。”

因為王說佛功德、巍巍特尊。王聞大喜曰：“今欲遣烏臣以白象迎佛，可得致不？”

祇域曰：“不用白象，佛解一切，遙知人心所念。但宿齋戒清淨，供具燒香，遙向佛作禮，長跪白請，佛必自來。”

王如其言。佛明日與千二百五十比丘俱來，飯食已畢，為王說經。王意開解，便發無上正真道心，舉國大小皆受五戒，恭敬作禮而去。

又棕nài女生既奇異，長又聰cōng明，從父學問，博知經道、星曆lì諸術，殊勝於父，加達聲樂，音如梵天。諸迦羅越及梵志家女，合五百人皆往從學，以為大師。棕女常從五百弟子，讚授

經術，或相與遊戲園池及作音樂。國人不解其故，便生譏jī謗，呼為姪女，五百弟子皆號姪黨dǎng。

又棕女生時，國中復有須漫女及波曇 tán女，亦同時俱生。須漫女者，生於須漫華中，國有迦羅越家，常竿zē須漫以為香膏。竿膏石邊忽作瘤節，大如彈丸，日日長大，至如手拳，石便爆破，見石節之中有聚，聚如螢火，射出墮地，三日而生須漫，又三日成華。華舒中有小女兒，迦羅越取養之，名曰須漫女，長大姝shū好，及才明智慧，亞次棕女。

爾時，又有梵志家浴池中自然生青蓮華，華特加大，日日長益，如五升瓶。華舒見中有女兒，梵志取養之，名波曇女，長大又好，才明智慧如須漫女。

諸國王聞此二女顏容絕世，交來求娉pìn之。二女曰：“我生不由胞胎，乃出草華之中，是與凡人不同，何宜當隨世人乃復嫁耶？”聞棕女聰cōng明、容貌絕世，無與匹者，又生與我同體，皆辭cí父母，往事棕女，求作弟子，明經智慧，皆勝此五百人。

爾時，佛入維耶梨國，棕女便率將弟子五百人出迎佛，頭面作禮，長跪白言：“願佛明日到我園中飯食。”

佛默然受之。棕女還歸，辦其供具。

佛進入城，國王又出宮迎佛，禮畢長跪請佛：“願明日到宮飯食。”

佛言：“棕女向已前請，王後之矣。”

王曰：“我為國王，至心請佛，必望依許。棕女但是姪女，日日將徒五百姪弟子，行作不軌guǐ，何為捨我而應其請？”

佛言：“此女非姪女，其宿命有大功德，已供養三億佛。昔曾又與須漫、波曇女俱為姊zǐ妹，棕女最大，須漫次之，波曇最

小，生於大姓家，財寶饒ráo富，姊妹相率供養五百比丘尼，日日施設飲食，及作衣服，隨所無乏，皆悉供之，盡其壽命。三人常發誓言：‘願我後世逢佛，得自然化生，不由胞胎，遠離穢垢。’今如本願，生值我時。

“又昔雖供養比丘尼，然其作豪富家兒，言語嬌jiāo溢yì，時時或戲xì笑比丘尼曰：‘諸道人於邑yì日久，必當欲嫁，迫有我等供養撿jiǎn押，不得放恣情意耳。’故今者受此餘殃，雖日讚經道，虛被姪謗。此五百弟子，時亦并力相助供養同心歡喜，今故會生，果復相隨。

“祇域爾時為貧家作子，見棕女供養，意甚慕樂，而無資財，乃常為比丘尼掃除，掃除潔jié淨已，輒zhé發誓言：‘令我能掃除天下人身病穢huì，如是快耶！’

“棕女憐其貧窮qióng，又加其勤力，常呼為子。其比丘尼有疾病時，常使祇域迎醫及合湯藥yào，曰：‘令汝後世與我共獲huò是福。’

“祇域迎醫所治悉愈，乃誓曰：‘願我後世為大醫王，常治一切身四大之病，所向皆愈。’皆宿日因緣，今故為棕女作子，皆如本願。”

王聞佛語，乃長跪悔過，却期後日。

佛明日便與諸比丘到棕女園，具為說本願功德。三女聞經開解，并五百弟子，同時歡喜出家修行，精懃不懈，皆得阿羅漢道。

佛告阿難：“汝當受持，為四眾說，莫令斷絕。一切眾生，慎身、口、意，勿生嬌jiāo慢放逸。棕女往昔時，嘲戲比丘尼故，今被姪謗。汝當修行身、口、意業，恒發善願，聞者隨喜、信樂受持。莫生誹謗，墮於地獄，餘報bào畜生，經百千劫，後報為人

貧窮下賤，不聞正法，邪見家生，恒值惡王，身不具足。汝當修行受持讀誦，盡未來際常使不絕。”

爾時，阿難從座而起，稽首禮足長跪合掌，白佛言：“世尊！此法之要當名何經？”

佛語阿難：“此經名曰《榕女祇域因緣經》，修行法用如上，供養比丘、比丘尼，施藥迎醫，隨喜發誓，今獲果報，如是受持。”

佛說經已，大眾、人民、天龍八部，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佛說榕女祇域因緣經

佛說阿難同學經

(出增一阿含經)

後漢安息國三藏安世高譯

聞如是：一時，婆伽婆在舍衛城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舍衛城有比丘名掘jué多，是尊者阿難少小同學，甚愛敬念、親昵nì，未曾恚huì怒，然不樂修梵行，欲得捨戒還為白衣。是時阿難，至世尊所，到已頭面禮足，在一面立。

時阿難白世尊言：“於此舍衛城，有比丘名曰掘多，是我少小同學，不堪任修梵行，欲捨戒還為白衣。願世尊與掘多比丘說法，使於此現法中清淨修梵行！”

時，世尊告阿難：“阿難！汝自往詣彼掘多比丘所。”

對曰：“如是。世尊！”

阿難從佛受教，便至掘多比丘所。“世尊呼？”

對曰：“如是。”

時掘多比丘從阿難教，至世尊所，到已頭面禮足，在一面坐。

時，世尊告掘多比丘言：“云何比丘汝審shěn不樂修梵行，欲捨禁戒還為白衣耶？”

比丘報言：“審然，世尊！所以然者？身熾chì盛意亦熾盛，不堪任清淨修梵行。”

世尊告曰：“比丘！女人有五穢行。云何為五？比丘！女人臭穢huì，言語麁cū獷，無反復心，猶如蜣wán虵shé常懷毒垢；此女人增益魔眾，難得解脫，亦如鈎鎖；

“女人不可親近，猶如雜zá毒不可食；

“女人不可消，亦如金剛壞敗人身；

“比丘！亦如火炎，猶彼阿鼻泥黎；

“比丘！女人不可觀察，猶彼臭糞；

“比丘！女人不可聽tīng聞，猶如死嚮xiǎng；

“比丘！女人如牢獄，猶如鞞pí摩質多牢獄(阿須繫輪)；

“比丘！女人是怨家，亦如蜣蜋shé，比丘當遠離猶惡知識；

“比丘！女人為恐怖，猶賊村落。

“比丘！人身難得，猶優曇鉢花；

“比丘！人身甚難得，猶彼板一孔，推著水中數萬歲suì乃值其孔；

“比丘！時亦難遇，除其八時，汝比丘已得人身，皆是本行所造；

“比丘！佛世尊出世甚難遇，猶如石女無子；

“比丘！如來出世甚難遇，亦如優曇tán鉢花。

“比丘！已得人身，已得受具足戒，亦得入眾，猶彼蒙尊國王，亦為人說法，休息止觀至涅槃界，至彼處，如來善說此法。汝比丘淨修梵行，當盡苦原。”

時，彼比丘從佛受是教誡，即從坐上，無有塵chén垢，得法眼淨。時，彼比丘即從坐起，頭面禮世尊足，便退而去。

爾時，彼比丘聞世尊說是教誡，在一閑靜處而自娛樂。已在閑靜處而自娛樂，所以，族姓子剃除鬚髮，著袈裟衣，於如來所修無上梵行，盡生死原，梵行已立，所作已辦，更不復受母胎。是時，彼比丘即成阿羅漢。

時，尊者掘多至世尊所，到已頭面禮足，在一面坐。時，尊者掘多白世尊言：“世尊！所教誡今已還覺，願世尊聽般涅槃！”

時，世尊默然不對。尊者掘多比丘，再三白世尊言：“世尊，所教今已還覺，願世尊聽般涅槃！”

時，世尊告曰：“比丘！今正是時。”

彼比丘即從坐起，頭面禮足，繞世尊三匝，便退而去，還詣己房。到已除去坐具，於露地布坐具，便昇虛空，現若干變化：

或化一身為若干身，或化若干身為一身；或為石鐵tiě，或為金剛，或為牆壁城郭，或為高山石壁，皆過無礙，出沒mò於地，譬如流水而無罣guà礙；結加趺坐，滿虛空中，譬如大火炎，亦如飛鳥，猶如此日月，有大威神，有大力勢；以手摩挲wō，化身至梵天，於虛空中，坐臥經行，或現煙yān炎，身下出煙身上出火，身上出煙身下出火，左出煙右出火，右出煙左出火，前出煙後出炎，後出煙前出炎，舉身出煙，舉身出炎，舉身出火。

時，彼比丘還斂liǎn神足，身就獨坐，結加趺坐，直身正意，繫xì念在前，便入初禪。從初禪起，入第二禪，從二禪起，入第三禪，從三禪起，入第四禪，從第四禪起，入空處，從空處起，入識shí處，從識處起，入不用處，從不用處起，入有想無想，從有想無想起，入想知滅三昧；從想知滅三昧起，入有想、無想、不用處、識處空處、四禪、三禪、二禪、初禪；復從初禪起，入第二禪、第三禪。時尊者掘多從第四禪起，便捨身壽，於無餘涅槃界便般涅槃。

時，阿難供養尊者掘多舍利，至世尊所，到已頭面禮足，在一面立。時阿難白世尊言：“彼掘多比丘者，從如來受教誡，在閑靜處而自娛樂，所以，族姓子剃除鬚髮，著三法衣，已信堅固，出家學道，修無上梵行，盡生死原，梵行已立，所作已辦，更不受母胎。世尊！彼尊者掘多已般涅槃。”

世尊告曰：“甚奇，甚特！阿難！佛世尊成就無量智慧，能使掘多比丘濟jì生死淵。此，阿難！如來所行已足，況度無數百千眾生濟生死淵及餘當拔濟者？是故，阿難！當發茲zī意於佛、於法、於眾。如是，阿難！當作是學。”

是時，尊者阿難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佛說阿難同學經

佛說萍 píng 沙王五願經

吳月支國居士支謙譯

聞如是：

一時，佛在王舍國鷄yào山中，與五百比丘俱。

時王舍國王號名萍píng比沙，少小作太子，意常求五願：一者、願我年少為王；二者、令我國中有佛；三者、使我出入常往來佛所；四者、常聽佛說經；五者、聞經心疾開解，得須陀洹道。是五願，萍比沙王皆得之。

時王舍國北方有異國，國名德差伊羅。其國王名弗fú迦沙，甚高絕妙，宿命時曾更見佛，受佛經道，學身中六分經。何等六分？一者、身中有地，二者、身中有水，三者、身中有火，四者、身中有風，五者、身中有空，六者、身中有心。身中凡有是六分。

萍比沙王與弗fú迦沙王，生未曾相見，遙相愛敬如兄弟，常書shū記往來，相問遺不絕。萍比沙王意常念：“令我得絕奇好物，以遺弗迦沙。”弗迦沙王亦常意念：“令我得絕奇好物，以遺萍比沙王。”

弗迦沙王國中奄yǎn生一蓮華，一枚有千葉，皆金色。遣使者，以遺萍比沙王。萍比沙王見華大歡喜言：“弗迦沙王遺我物甚奇有異。”

萍比沙王作書與弗迦沙王言：“我國中有金銀珍寶甚多，我不用為寶。今我國中生一人華，人華字佛，紫磨金色，身有三十二相。”弗迦沙王讀書，聞佛聲，大歡喜踊躍，毛衣皆豎shù——宿命曾已見佛，故毛為豎。

弗迦沙王作書與萍比沙王：“願具聞神佛所施行教誡，當所奉行。願具告意。”

弗迦沙王却後數日自念言：“人命不可知，在呼吸間。我不能復待萍比沙報書，不如便自行見佛。”

弗迦沙王主九十九小國，小國王曰來朝。弗迦沙勅諸小國王及群臣、百官、諸兵，皆悉嚴駕，發行到王舍國佛所。道逢萍比沙王書，書上言：“佛教人棄qì家，捐妻子，斷愛欲，當除鬚髮，著法衣，作沙門。所以者何？人愚癡chī故，不當為者而為之便為癡。從癡為行；從行為識shí；從識為名色；從名色為六入。何等為六入？一者眼，二者耳，三者鼻，四者口，五者身，六者心。是為六。此六事皆外向：眼向色；耳向聲；鼻向香；口向味；身向細軟；心向欲。是為六向。從六向為合；從合為痛樂；從痛樂為愛；從愛為受；從受為有；從有為生；從生為老、死、憂yōu、悲、苦、不如意惱，如是合大苦陰yīn隨習。凡合此勤苦，合名人。智者自去愚癡；愚癡盡jìn眾惡消除；惡消除便行盡；行盡識盡；識盡名色盡；名色盡六入盡；六入盡合盡；合盡痛樂盡；痛樂盡愛盡；愛盡受盡；受盡有盡；有盡生盡；生盡老死盡；老死盡已，憂、悲、苦、不如意惱，如是合大苦陰隨習為盡，便不復生；不生即得泥洹道無為。”

弗迦沙王讀書竟，自思念。夜人定後hòu，群臣、百官、士眾皆臥出，寂然無聲。竊qiè起，亡去，入丘墓間，便自剃頭，被法衣，作沙門。無飯食應器，便取塚zhǒng間久死人髑dú髒lǒu，淨刮洒xǐ以為應器。持是髑髒應器，轉行到王舍萍比沙王國。止於城外，舉頭視日，念：“今日至佛所晚，明日乃行。”

弗迦沙王前報窯yáo家：“願寄一宿sù。”

窯家言：“大善！我舍幸寬，有宿止處。”

弗迦沙王於外取小草蓐rù入，於一屏bǐng處布座，坐其上，自思惟五內。

佛以天眼從鷓鴣yào山中遙見弗迦沙王來，到王舍國止於城外窯yáo家。佛念弗迦沙王命盡明日，恐不復生相見。

佛即飛行，就到窯家門外。佛報窯家：“願寄一宿。”

窯家報言：“我舍幸大，可得相容。屬zhǔ者有一沙門來寄宿，自與相報，相便安者，便可止宿。”

佛即前至弗迦沙王所言：“我從主人寄一宿sù，云當報卿。卿寧肯令我一宿耶？”

弗迦沙言：“我適shì有小草蓐，裁足坐耳。此舍幸寬，卿便自在所欲宿耳。”

佛便自左右取小草蓐，於一處坐。佛端坐過三夜，弗迦沙亦端坐。佛自念：“是弗迦沙坐安諦寂寞，不動，不搖。”

佛意試，欲前問用何等故作沙門？受何經戒？喜何等經？

佛起到弗迦沙前問言：“卿師受誰道？用何等故作沙門？”

弗迦沙報言：“我聞有佛，姓瞿曇，父字悅頭檀，白淨王也。其子剃頭鬚作沙門，得佛道。我師事之。我用佛故作沙門。佛所說經入我心中，我甚喜之。”

佛問：“寧曾見佛不？”

弗迦沙言：“未曾見。”

“設使見者，寧能識是佛不？”

弗迦沙言：“見之不能識。”

佛念：“是賢者為用我故作沙門，續當為子說宿命時所知經，爾乃解疾耳。”

佛語弗迦沙言：“我為卿說經，上語亦善，中語亦善，下語亦善。為卿說身中六分事，善聽之！”

弗迦沙言：“大善！”

佛言：“合此六事，能成為人身。人身凡六事，有所覺知。人志用十八事轉zhuǎn動人意。凡有四事，道人所當奉行；奉行已，志不復轉；志不復轉者，便得道；得道已，不復生，不復老，不復病，不復於今世死，亦不復於後世死，亦不復愁，亦不復憂，亦不復怒，亦不復思，亦不復愛。是為度世之道。

“請解六事合名為人。熟聽之！一者地，二者水，三者火，四者風，五者空，六者心。何等為地？地有二品：身地、外地。何等為身地者？謂髮、毛、爪、齒、皮、肉、筋、骨、脾、腎、肝、肺、腸、胃：身中諸堅者皆為地。身地、外地同合為地，身地、外地非我地，適shì無所復貪愛知者。當熟思惟，是以自解。

“何等為水？水有二品：身水、外水。何等為身水者？謂淚lèi、涕、唾、膿、血、汗、肪、髓、腦、小便：身中諸軟者皆為水。身水、外水同合為水，身水、外水非我水，適無所復貪愛知者。當熟思惟以自解。

“何等為火？火有二品：身火、外火。何等為身火者？謂身中溫熱、腹中主消食：身中諸熱者皆為火。身火、外火同合為火，身火、外火非我火，適無所復貪愛知者。當熟思惟以自解。

“何等為風？風有二品：身風、外風。何等為身風者？謂上氣風、下氣風、骨間風、腹中風、四支風、喘息風：身中諸起者皆為風。身風、外風同合為風，身風、外風非我風，適無所復貪愛知者。當熟思惟以自解。

“何等為空？空有二品：身空、外空。何等為身空者？謂眼空、耳空、鼻空、口空、喉空、腹空、胃空、食所出入空。是為身空。身空、外空同合為空，身空、外空非我空，適無所復貪愛知者。當熟思惟以自解。

“智者學道，能自別知身中五分，餘一分者心。心清淨無欲，自念：‘我清潔如是’。若願欲上第二十五空慧天，恐於二十五天上壽數千劫不得脫；若復願上第二十六識慧天，壽復倍於二十五天上，恐復不得脫；若復願欲上第二十七無所念慧天，壽復倍二十六天上，恐復不得脫；若復願欲上第二十八無思想天，壽八十四千萬劫，恐復不得脫。志便厭yàn苦，壽久不得脫，便取泥洹道。

“何等為六事各合者？謂目合於色，耳合於聲，鼻合於香，舌合於味，身合於細滑，心合於知。是為六合。

“何等為志十八轉zhuǎn者？謂目為好色轉，為惡色轉，為中色轉；耳為好聲轉，為悲聲轉，為惡聲轉；鼻為好香轉，為惡香轉，為臭香轉；舌為美味轉，為惡味轉，為無味轉；身為細軟轉，為麤cū堅轉，為寒溫轉；心為善事轉，為惡事轉，為世事轉。為志十八轉。

“何等為四事堅制人者？一為至誠，二為等意，三為智慧，四為消滅miè諸惡。是為四堅志。目所貪愛，得之因快樂；快樂離人，自覺過去。從苦、致苦能知為苦；苦已去，自知為脫苦。人行苦，難得樂，當思惟斷諸惡事。因得不苦、不樂，自知遠離諸苦。譬如兩木相揩kāi生火，因別兩木，各著一面，火亦滅，木亦冷。恩愛合便得苦，棄捐恩愛，自知為脫。譬如鍛金師得好金，自在欲作何等奇物——臂環huán、耳璫dāng、步瑤yáo、華光及百種——皆能作之。道人持心，當如是鍛金師自在欲生，不假令欲生二十五天、二十六天、二十七天、二十八天。然審皆有是，雖久會當壞，皆當過去，無有常。知當復過去，意不復向，不復念，不復思，不復愛，是名為無為。智者自思惟，如是乃為高耳；人遠離諸惡，乃為智耳。目所見萬物皆當過，無有常，無為亦不復

去，亦不復來。道人知是者，便信於道無為，最為至誠。未得道時，所喜愛樂身心所生；得道已，皆棄捐之，人棄所在恩愛，是名為無為。

“志在姪姪yì故不得脫；志在瞋怒故不得脫；志在愚癡故不得脫。道人知是者，因棄qì姪姪之心，棄瞋怒之心，棄愚癡之心，拔恩愛之本，斷其枝條，截其根莖，不復生滋。是名無為。

“自念有我志復動，無我志復動，我端正志復動，我不端正志復動。人豫自念，如是是為病，是為劇jù，是為痛，是為不脫。是故不欲多念。是謂諸苦之要。”

弗fú迦沙本不知是佛，得第三阿那釭道，能知為佛耳。即起以頭面著佛足言：“我實愚癡無狀，失於禮敬。”

佛便自現光景威神。弗迦沙便自悔過言：“我愚癡人。”

佛言：“若能自悔過為善，令若過除。”

弗迦沙言：“願持我作沙門。”

佛問：“若作沙門，衣鉢具不？”

弗迦沙言：“未具。”

佛言：“沙門衣鉢不具，不得作沙門。”

弗迦沙言：“諾。請行具之。”

佛言：“大善！”

弗迦沙起，為佛作禮，遶佛三匝。

弗迦沙明日即入城。入城未遠yuǎn，城中有少齒chǐ犢zì牛，犇bēn走以角觸抵弗迦沙。諸比丘展轉聞之，白佛言：“佛昨日可於窯yáo家為說經？沙門辭cí行具衣鉢，為犇牛所抵殺，如是當趣何道？”

佛言：“是大長者，我為說經，皆悉心受奉行之，即得第三道——須陀洹、斯陀釭——阿那釭；便棄五蓋gài——一者、姪姪

yì，二者、瞋怒，三者、睡眠，四者、戲xì樂，五者、悔疑不正之心。今生十六天上阿那鎔中，便自於天上得阿羅漢度世去。今諸比丘共取弗迦沙身，好收葬之，於其上起塔。”

諸比丘即共承受佛教，即為起塔。

佛說經已，諸比丘皆叉手，為佛作禮。

佛說萍沙王五願經

佛說末羅王經

宋居士沮渠京聲譯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千二百五十比丘俱。

時，有國王號曰末羅luó，土地豐fēng沃，士民壯勇。其國中有方石，周旋數十里，當於王道。群臣共議yì，啟qǐ王徙xǐ石。王便料選xuǎn國內，凡得九億人令掘徙石。乃歷lì年月，士民疲極jí，不能動石。

佛念人民愚癡，空自勤苦而石不移，即呼阿難：“與汝俱往。”如彈指頃，便到其國。

佛時作沙門，被服，住在石邊biān，謂人民言：“用何故掘徙xǐ此石？”

初無應者，如是至三，人民悲huì言：“我掘此石勤苦經年，卿何等人，反來問我？”各自委去。

佛即時笑，以足指挑石，手受之，擲zhì置空中，復以手受，住之於地。佛便放光明現相好，九億人見佛威神，莫不震聳sǒng，皆叩頭言：“吾等愚癡，不別真偽，將何神天？”

佛言：“我是佛也。”

人民問言：“佛用何等力能舉此石？”

答言：“我有四力。何等為四？一為精進力、二為忍辱力、三為布施力、四為父母力。

“何等為精進力？謂不殺、盜、淫、欺，廣陳經法，開導人物，未曾懈怠，是為精進力。

“何等為忍辱力？敢有殘害、毀辱，加惡於我，我心如地，無所不受，是為忍辱力。

“何等為布施力？謂以國土、珍寶、妻、子、頭、眼，悉以施人，意無恨悔，是為布施力。

“何等為父母力？謂受父母身體tǐ哺乳、育養之恩，或從地積jī珍寶，上至二十八天，悉以施人，不如供養父母，是為父母力。”

人民復問言：“盡jìn復有何等力？”

佛言：“復有四力。何等為四？謂生、老、病、死是為四力。”

復問言：“佛當常住於世不？”

佛言：“我亦當般泥洹。”

人民言：“佛乃神聖，相好金色，當世希有，猶尚般泥洹，何況我曹？”

王及臣民九億人同時意解，乞受五戒十善，歸命三尊，結解垢除，即得須陀洹道。

阿難正衣服，為佛作禮白言：“是王及與九億人皆有何功德，今聞經即得解疾？”

佛言：“乃昔俱留秦佛時，王及國中九億人同時立志，或受五戒十善者，或持齋zhāi者，或然燈者，或燒香散華者，或諷誦經者或聽經者，今故來會，聞經即解。”

諸比丘歡喜，前為佛作禮。

佛說末羅王經

盧至長者因緣經

失譯人今附東晉錄

“若著慳貪，人天所賤，是以智者應當布施。所以者何？我昔曾聞，有大長者，名曰盧_{lú}至，其家巨富財產無量，倉庫盈溢如毘沙門，由其往昔於勝福田修布施因，故獲其報。然其施時不能至心，以是之故，雖復富有，意常下劣；所著衣裳，垢膩不淨；所可食者，雜_{zá}穀_{gǔ}、稗_{bài}、莠_{yǒu}、藜_{lí}、藿_{huò}、草、菜，以充其飢；酢_{cù}漿_{jiāng}空水，用療其渴；乘朽故車，編草草葉_{yè}，用以為蓋_{gài}；於己財物，皆生慳悋，勞神役思，勤加守護_{hù}，營理疲苦，猶如奴僕，為一切人之所嗤_{chī}笑。”

爾時，羅睺羅即說偈言：

“所施因不同， 受果各有異，
信施志誠濃_{nóng}，獲報恣心意。
若不懷殷重， 徒施無淨報，
盧至雖巨富， 輕賤致嗤笑。”

“又於一時城中節_{jié}會，莊嚴屋宅，塗飾彩畫_{huà}，懸繒幡蓋，琉璃裝飾處處周遍，懸_{xuán}諸華冠，香水灑_{sǎ}地，嚴眾名華，窓_{chuāng}牖_{yǒu}門戶，以華裝校_{jiào}，各各皆有種種伎樂、歌舞、嬉戲_{xì}，歡娛受樂，如諸天宮。諸門之中，皆以金瓶盛滿香水，諸里巷中懸繒幡蓋，散眾名華，香水灑地。

“盧至爾時見諸人民，種種會同，戲舞盡_{jìn}歡，便生念言：‘奴婢乞人、下賤之者，皆假借衣服，食美飲食；我今衣服瓔珞、財寶自足，我今何為而不自樂？’疾走歸_{guī}家，自取鑰_{yào}匙開庫藏門，取五錢已，還閉鎖門，即自思念：‘我今若於家中食者，母妻眷屬不可周遍；若至他家，或有主人及以乞者來從我索。’

於是即用兩錢買mǎi麴chǎo，兩錢酤gū酒，一錢買葱，從自家中，衣衿jīn裹guǒ鹽yán，齎jí出城外，趣於樹下。既至樹下，見有多鳥，若此停止，鳥來搏tuán撮cuō，即詣塚zhǒng間，見有諸狗，復更逃避至空靜處。酒中著鹽yán，和麴chǎo食葱。先不飲酒，即時大醉。既大醉已，而作是言：‘舉國即時大作歡樂，我今何為獨不歡樂？’即便起舞、揚聲而歌，其歌辭曰：

“‘縱zòng令帝釋，今日歡樂，尚不及我，況毘沙門。’

“復作是言：‘我今節慶qìng際，縱酒大歡樂，踰yú過毘沙門，亦勝shèng天帝釋。’

“釋提桓因與無數天眾欲至祇桓，於其道邊，見此盧至既醉且舞，而歌言勝於帝釋。帝釋默念：‘此慳貪人屏bǐng處飲酒，罵辱於我。’復作是念：‘我於今者，莫至佛所，先惱於彼。’

“釋提桓因即變己身猶如盧至，即到其家，聚集父母、僕使、眷屬，於母前坐而白母言：‘聽我愛語！我於前後，有大慳qiān鬼隨逐於我，所以使我惜不噉食，不與父母及以眷屬錢財寶物，皆由慳鬼。今日出行，值一道人，與我好呪，得除慳鬼；若彼慳鬼設復更來，終不重能惱亂於我。然此慳鬼與我相似，設當來者，諸守門人痛當打棒。其必詐zhà稱：“我是盧至。”一切家人莫信其語。’大開庫藏，出諸財物，作好飲食，與其母妻及以眷屬，悉令充飽。飲食已竟，語守門者：‘急速閉門，慳鬼儻tǎng來，待我分付瓔珞，遍賜衣服，作諸伎樂，然後開門。’

“即時大開庫藏，上妙瓔珞先用與母，次者與婦，舍內男女盡皆遍與；其外來客亦與瓔珞及以衣食，作眾伎樂。其家眷屬眾香塗身，燒黑沈chén水。于時帝釋，一手捉母，一手携婦，歡樂起舞，歡娛嬉戲，不可具說。

“舍衛城人皆聞盧至長者慳鬼得除，一切集會盡來觀之。盧至醉醒，還來入城，即歸己家，見諸人眾，充塞sè其門，復聞家中歌舞之聲，極jí大驚jīng愕，作是思惟：‘將非是王以瞋我故，將諸群臣大集兵眾來至我家，欲誅zhū於我？為是舍衛城人因作節會，盡入我家？為是諸天欲增益我，來至我家，作斯伎樂？為是家人破我庫藏，而自噉dàn食？’思惟是已，疾走衝chōng門，高聲大叫jiào，喚其家人。時其家人音樂聲亂，都無聞者。

“帝釋聞喚聲，語眾人言：‘誰打門喚？汝等且止音樂，或能是彼慳鬼還來。’人聞有鬼，即大開門，一切走避。時彼盧至走來入屋，見於帝釋眷屬圍遶，正處中坐，母處其右，婦處其左，莊嚴衣服，著好瓔珞，鼓樂絃xián歌，飲酒慶會，容色熙xī怡yí，羅列而坐。盧至愕然，驚問釋言：‘汝是誰耶？來我家中放逸如是。’釋微笑言：‘今日家人，自識於我。’

“其家眷屬即問盧至：‘汝為是誰？’

“盧至答曰：‘我是盧至。’

“舉家盡皆同聲，指釋而作是言：‘此是盧至，我之家主。’

“盧至尋復問家人言：‘我今是誰？’

“家人答言：‘汝之雖認似盧至鬼。’

“盧至復言：‘我非是鬼。我是盧至，汝等今者宜好觀察。’顧gù語母言：‘母是我母，兄是我兄，弟是我弟，妻者是我所敬之妻，子者是我所念之子，一切僕從，盡是我有。’復指帝釋，語家人言：‘此是餘人，顏貌似我，幻化作我。我從小來，產業積聚，錢財庫藏，是誰幻惑散我財物？’

“時其家人咸皆不信。釋問母言：‘今我兩人，極jí相似不？’母答言：‘彼鬼形貌甚似於汝。’母復語釋：‘觀汝孝順，奉事於我，真實知汝，我所生子，彼實是鬼。若汝二人俱孝順我，我

不能別。以汝孝順，彼人悖bèi逆，故我定知汝是我子。’迴語婦言：‘彼是汝夫，汝今何為不相鳴捉？’其婦羞赧nǎn而作是言：

‘怪哉！何不滅miè去？終不為其而作婦也。’婦語釋言：‘大家！我今寧在爾邊而死，終不在彼鬼邊而生。’

“釋語家人：‘爾定知我是盧至者，何為前彼鬼使入耶？’時其家人聞此語已，即時倒曳yè盧至之脚，牽qiān挽wǎn打棒，驅令出門。到里巷中舉聲大哭，唱言：‘怪哉！我於今者身形面首，為異於本，何故家人見棄如是？’復語左右：‘我今此身如本身不？今我之面如本面不？言語行來、長短相貌為異不異？’傍páng人語言：‘汝故如本，與先不異。’

“復語人言：‘我今是誰？將非化作他異人不？竟為字誰？我今為在何處？’復長歎曰：‘奇哉，怪哉！我於今者，知何所道？’盧至爾時如似顛狂，其餘親里非家人者，咸來慰喻：‘汝慎莫懼jù！汝是盧至。汝於今者，在舍衛城中市上。我等是汝親里，故來看汝。汝好強意，當作方計以自分明。’

“盧至爾時聞是語已，意用小安，拭wǔn淚lèi而言，更問餘人：‘我為實shí是盧至以不？’餘人答言：‘汝實是盧至。’盧至語眾人言：‘汝等皆能為我證不？’眾人皆言：‘我等諸人皆為汝證，實是盧至。’

“盧至答言：‘汝等若爾，聽tīng我廣說因緣：

“‘誰有年少人，	與我極相似，
共我所愛婦，	同床接膝坐。
所親家眷屬，	見打驅逐出，
所親皆愛彼，	安止我家中。
我忍飢寒苦，	積聚諸錢財，
彼今自在用，	我無一毫分，

猶如毘沙門， 自恣於衣食。
城中諸人等， 各各生疑怪，
皆作如是言： “此事當云何？”
中有明智者， 而作如是言：
“此間淫狡jiǎo人，形貌似盧至，
知其大慳貪， 故來惱亂之；
我等共證拔， 不宜便棄捨。”’

“爾時，諸人聞是語已，皆悉同心，咸言：‘盧至！汝今云何？欲何所為？’盧至即時，而作是言：‘汝等諸人為我集會，明日當共至於王所。’眾人咸言：‘明當送汝至於王所。’

“至明日已，諸人言曰：‘善哉善哉！今正是時。’盧至即言：‘此是大事。我於己財不得自在，汝等若能貸dài我錢財，若我得者，當償於汝。’

“諸人皆言：‘隨所須欲，當給於汝。’又問：‘欲須何物？’

“爾時，盧至長者而言：‘今汝與我二張氎dié來，使直四銖zhū金，當上於王。’諸人皆笑，作是念言：‘盧至先來不曾有是，念言四銖，乃是大施。’

“盧至爾時，即挾xié二張氎dié，到於王門，語通門者言：‘我於今者欲有貢獻xiàn。’時守門人極驚jīng笑言：‘我於三十年中，未曾聞彼來至門中有所貢獻，今日云何卒cù能如是？’時守門者，即入白王，合掌而言：‘未曾有也！盧至今者在於門中，欲有所貢。’

“王意沈chén審shěn，不卒cù瞋喜，但自思惟：‘今日將不因於節會，有諸人等來至門中，盧至慳慳，亦復不應來至我門；守門之人不應於我而作調戲xì。意為云何？我不能信。夫為王者，

譬如大海不逆細流，寧可計其財物多少？’王於爾時即便聽前。王作是念：‘而此盧至稟bǐng性慳慳，將不死到，卒能如是？’

“即時盧至共於眾人往到王所，欲出二氎用奉於王，以手挽氎，其腋急挾，挽不能得，便自迴轉，盡jìn力痛挽，方乃得出。既得出已，帝釋即化作兩束草。顧gù見草束生大慚愧，即便坐地。王見如是，即起慈愍而語之言：‘縱令草束，亦無所苦，欲有所說隨汝意道。’盧至悲噎yē歔xū欬kē而言：‘我見此草羞慚之盛，不能以身陷入于地。不知今者為有此身，為無此身？知何所云？’

“王聞其言，特生哀愍，問傍人言：‘彼今哀塞，不能得言。汝等若知其意，當代道之。’傍人答王：‘盧至今來仰白王者，不知何人形貌相似，至於其家中，詐稱盧至，能使家人生其愛著；散用財物，一切蕩盡，使其家人都不識別，驅其令出，返如路人，以是之故，其心懊惱，不能出言。’

“王言：‘若如此者，實應yīng苦惱。何以故？自己財物為他所用。雖復如是，我當斷理，使其還得室家財物。’王復言曰：‘世間之人雖形相似，然其心意未必一等；雖心相似，然其形體隱屏bǐng之處，有諸密事可不相知，必有小異yì。汝莫愁憂yōu，我今為汝，當細檢jiǎn校。’

“時有一臣，名曰宿sù舊jiù，即起合掌而白王言：‘善哉大王！王之智慧，慈惻cè阿枉wǎng，正應如是。’

“爾時，宿舊即說偈言：

‘憂苦怖畏者，	王為作救護，
貧窮困厄者，	王當作親友。
正真修善者，	王共為法朋，
於諸惡行者，	王為作象鉤。’

“爾時，盧至五體投地，而白王言：‘我家密弄jù財寶之處，

彼終不能而得知處；我身有密事，何必能知？唯願大王為我檢校！’

“王即遣使往喚彼人似盧至者，語令疾來。即便喚來，即至王所，在一面立。王形相二人，不能分別。王諦觀之，生未曾有想：‘年紀相貌、形體大小、面目語笑、顏色皆同，如幻化所作，等無有異。今此二人在我前立，不可分別，使我驚疑。’

“王問喚來者言：‘汝為是誰？’便自慨歎而言：‘我今徒為此生，不如其死。我今云何生長王國不為王識？方問我言，而名是誰？’

“王小慚赧nǎn：‘此實盧至。’語前者言：‘汝今復欲何所論道？’盧至答言：‘我是盧至，彼非是也。’

“王言：‘汝今二人如鏡中像，色貌一種，云何可別？’盧至白言：‘以是事故，我先歸王，若似有人病痛苦厄、急難恐怖，悉歸於王。’王言：‘實爾，我所以受人租賦正為是事。’

“王小思惟，語帝釋言：‘我欲問汝，盧至為性慳貪，汝好惠施，其性各異，汝今云何言是盧至？’帝釋答言：‘王今應作如是細問。實如王言，雖爾，我親自從佛教：慳貪之者，墮餓鬼中，百千萬歲suì受飢渴苦，求索膿nóng血、屎shǐ尿niào不淨，終不能得如毛髮許；清冷河泉，變成流火。我聞慳貪有如是過，畏怖因緣，欲捨是惡，以是事故，即便捨慳，施心即生。’

“王言：‘實有是理，如似垢衣，灰浣huàn即淨，煩惱垢心聞法即除。’王語諸臣：‘如是二人云何得知，一是盧至？一非盧至？’宿舊jiù答言：‘問其家中所有密事，若有同異yì，然後可知。’

“王言：‘我事猥wěi多，不得細問。如汝所言，應如是問。’即分二人，各置異處，而便問言：‘汝今內外親屬年紀大小、頭

數、名字，家中所有屋舍門戶及以財物、一切庫藏，地上地中種種諸物，各自記之，明作書疏，時速持來。’而此二人各持書至，一切所有隱密之事及以書迹，悉皆一種。

“王見是事，生未曾有想：‘如我今者，盡其神思，種種籌chóu量，不能分別。此非人事，必是非人所為。’王言：‘還喚此二人來到我邊。’

“王久看已，語使人言：‘喚其母來。’便即喚來其母。到已向王拜敬，王合掌言：‘我亦敬老。’老母白言：‘願王萬歲，離諸怨害，修福不倦！’王勅敷座，命老母坐。王語母言：‘今此二人誰是汝子？誰非汝子？’帝釋密語母言：‘莫復更使見苦如前。’母言：‘子汝莫愁也。’

“老母敬白王言：‘此兒慈孝，種種供養孝順於我，此是我子；彼不恭孝，常於我所無親愛心，知非我子。而此二人雖知好醜chǒu，言音相似，我亦不能別。’

“王復問言：‘我欲更問餘事。汝養此兒，自小之時，及以洗浴，頗見身上隱屏bǐng之處，瘡chuāng癍bān黑子私密之事，記識zhì以不？’母言：‘有之。’帝釋思惟：‘我今所作當同老母。’帝釋于時諦聽母語。

“母語王言：‘我兒左脇xié下有小豆許癍。’帝釋念言：‘假使有癍如須彌山，我亦能作，況復小癍？’即便化作。

“王即念言：‘我今斷事，必得決定。’王言：‘汝等各脫左腋，高舉其臂。’既舉臂已，見兩癍bān不異yì。王及群臣大聲而笑，而作是言：‘如此之事未曾聞見，能使人笑，能使人怖，能使人疑，此為奇事，甚可怖畏。’

“王語群臣：‘如此之事，非我所了。當將此二人往到祇洹，至于佛所必得決了。廢fèi我此間慶qìng會之樂。’

“王時即說偈言：

‘佛日久已出， 能救濟jì世間，
解脫諸過惡， 乾竭愛欲海。
面如盛滿月， 神通具足眼，
三界悉敬養， 一切中自在。
大悲者必能， 除滅我等疑，
一切皆稱讚， 此事為善哉。’

“說是偈已，王及群臣各自嚴飾天冠上服，珠璣jī瓔珞莊校jiào其身，執持香華，各隨王後，以二盧至置二象上，種種莊嚴。

“時王自乘羽葆bǎo之車，作倡伎樂百千萬種，隨從王後往到祇qí洹，捨王五種天冠、寶蓋gài、刀劍jiàn、革屣xǐ及摩尼珠，整其儀yí容，往至佛所。

“爾時世尊，天龍八部、四眾圍遶。王及大眾，五體投地，為佛作禮，起已合掌，而白佛言：‘我及三界愚闇àn所覆，不別真偽，唯佛意清淨；一切眾生為百千煩惱之所熾chì然，唯佛世尊寂靜除滅；一切世間皆為生死所縛fù，唯佛一人獨得解脫，為諸眾生作真親友；一切盲冥，佛為作眼。我等種種因緣，不能分別如此二人誰是盧至？誰非盧至？’將二盧至，著於佛前。一切諸人，各默然坐。

“化盧至者，神色怡悅，種種嚴飾，瓔珞其身，默然而坐。真實盧至，顏色憔悴cuì，著垢膩衣，塵土坌bèn身，極生憂苦，而作是言：‘世尊大慈，救濟一切，願救濟我！’

“爾時帝釋，見其愁悴而自微笑。波斯匿王從坐而起，合掌問佛言：‘於此事中，佛能證知。一切眾生為煩惱所闇，唯佛世尊執zhí於慧炬，導dǎo諸眾生解脫之路，如大醫王，亦如導者；能施一切眾生無畏，亦施一切眾生善根之財，摧滅miè結使，故名

大仙。善哉！世尊！願以智火燒我煩惱疑網稠林。唯願世尊斷我等疑：今此二人，誰是誰非？’

“爾時世尊，舉相好臂莊嚴之手，語帝釋言：‘汝作何事？’

“帝釋即滅miè盧至身相，還復本形種種光明，以如意珠瓔珞其身，合掌向佛而說偈言：

‘常為慳所伏， 不肯自衣食，
以五錢酒麯chǎo， 著鹽yán而飲之；
飲已即大醉， 戲xì笑而歌舞，
輕罵mà我諸天。 以是因緣故，
我故苦惱之。’

“佛語帝釋：‘一切眾生皆有過罪，宜應yīng放捨。’

“爾時，盧至語帝釋言：‘我辛苦所集一切錢財，汝不用我財物餽sì耶？’

“帝釋言：‘我不損汝一毫財物。’

“佛語盧至：‘還歸汝家，看其財物。’

“盧至言：‘我所有財物皆已用盡，用還家為？’

“帝釋言：‘我實不損汝財毫釐máo之許。’

“盧至言：‘我不信汝，正信佛語。’以信佛語故，即得須陀洹果。”

時，天龍八部，及以四眾，見聞是已，得四道果，種三業因緣。諸天四眾聞佛所說，歡喜而去。

盧至長者因緣經

佛說佛大僧大經

宋居士沮渠京聲譯

佛在王舍國。國有富者，其名曰厲lì，金銀眾寶、田地舍宅、牛馬奴婢不可稱數。厲年西耄mào，絕無繼jì嗣sì。其國常法，人無子者，死後財物皆沒入官。厲禱dǎo日月、諸天、鬼神，并九子母、山樹諸神，皆從請子，不能致之。

厲自念曰：“人有緩急，輒zhé往自歸guī山樹之神，靡所不至——財寶消索，產業不修，疾病相仍réng，災禍首尾，奴婢死亡，六畜chù不孳zī——俱為妖孽niè。鬼神導師迷惑舞使，亂君內居，云當有福，而禍重至，由盲吞毒謂之良藥，庶shù有瘳chōu損，毒著喪身。吾今殺生祠祀鬼神，當入地獄而望天祚zuò，豈qǐ不惑哉？世有佛道，高操之聖，有得仙者，名曰應真人。真人清淨，如瑠璃珠，精進存想，乃覩dǔ之耳，奉斯道者，唯守靖漠，無欲無求，以斯為樂，現世得安，終生天上。”

厲自念曰：“置吾常供養，奉佛三寶。”奉佛一載，婦遇生男，厲曰：“奉佛獲huò願，字曰佛大，佛諸弟子，謚shì比丘僧。”試復事之，事未滿歲suì，復生賢男，字曰僧大。

厲訓二子，示以聖道。僧大稟性仁愛人物，孝心難攀，誦佛法戒，親近沙門，清淨知足，親覩其志，愛之有特。

親被bèi疾著床，即呼長子，涕泣誠jiè之：“夫生有死，萬物無常，持戒者安，犯戒者危，其持佛戒，終始無患。僧大尚小，仁孝清白……”厲已累爾，辭cí句適竟，奄yǎn忽歿mò故。

弟去所天，孤無歸告，數啟qǐ其兄：“欲作沙門。”其國之法，兒欲求婦，便佯yáng詐zhà云：“欲作沙門。”親懼jù其然，立為娉pìn妻。佛大以弟等彼偽類，即為尋索國最賢家女，字快見，

光華煒煒wěi，端正少雙shuāng，長短肥瘦適得其中，貞潔jié慈孝，猶星中月，國女賢婦靡不歎悅。

婦歸昇堂，兄會賓bīn客，九族欣然無不和樂。兄於眾賓調其弟曰：“當今之日，可作沙門乎？”

僧大答曰：“大兄！放吾使作沙門，實我宿願。”

寤兄者，天審shěn欲作之，戲之曰：“可從爾志願。”

弟心歡喜，為兄作禮，即日入山。見一沙門年少端正，獨處樹下，前趣叉手，稽首為禮，却住問曰：“賢者何緣，行作沙門？”

其人已得應真之道，豫知去來無數劫事，謂僧大曰：“佛經說言：‘人好姪洑yì如火燒身，如持炬火，逆風而行。其焰稍却，不置炬者，火燒其手，猶烏銜xián肉，鷹鷂zhān追爭，烏不置肉，災及軀命。’姪洑yì如斯，無不危殆dài，吾以是故，作沙門耳。蜜塗利刀，小兒貪甜，以舌舐shì之，有截舌之患。

“姪洑之人，苟快愚心，不惟其後有燒身之害。譬如餓狗得路枯骨，齧yǐ齧jì齧yǎo齧niè，傷口缺齒，適自傷毀，何益於己？姪洑如此，百千億劫無絲sī髮之福，而有三塗之罪。吾念是故，作沙門耳。

“譬如樹木華果茂盛，行人貪之，杖石撾zhuā撻zhāi，須臾之間，華損果落，枝葉殘傷。樹以華果，自招凋喪；蛾貪火色，投入于燈，體見燒煮，將何剋kè獲huò？為姪惑者不別善惡，遠賢親愚，日就流冥，亡國滅眾，死入地獄，惡著罪成，悔將何逮？佛見之諦，開示聖道。吾望佛恩，得覩經戒，心守清白，獨而無患，顧gù視流俗，乃知誤耳。吾以是故，作沙門也。”

僧大聞之，頓首足下，長跪而白：“佛真上聖、諸天之尊！經以滅miè癡chī，入我心中。願去世濁，履清淨道，奉沙門戒，以為榮福。”師即喻之沙門重戒。侍師數月，即啟師云：“何意

欲入山間，寂定禪息，求道應真，爾乃滅患。”

師曰：“獨居山中，大難處也。處山澤zé者，當學星宿xiù，明知候時，常當儲待zhì水火、麪chǎo蜜。所以然者，盜賊之求，水、火、麪chǎo蜜夜半向晨，問當解之，給賊所欲，違其意者，賊輒zhé殺人。”

僧大曰：“諾！敬奉慈教，具學所命。”却乃入山。

其兄念曰：“弟作沙門，終不畜妻。”妻快見者，端正無雙，兄心悅之，起從快見，持琴自隨，作姿彈之，歌姪佚yì之曲：“煌煌鬱yù金，生于野田，過時不採，宛見棄qì捐。曼爾豐fēng熾chì，華色惟新，與我同歡，固斯厚親，年一西宿sù，孰復爾珍？”

快見即覺兄欲為亂，便以歌曲答佛大曰：“巍巍我師，天人之尊，門徒清潔jié，謚shì曰沙門。歎真為聖，姪為畜倫。我受嚴戒，不事二君，終不姪生，寧就寸分。”

佛大作情悲之曲、委靡mí之辭cí：“宿心加爾，故因良媒，問名詣師，占相良時；慘慘cǎn惕惕tì，懼jù爾不來，既覩光顏，我心怡怡；今不合歡，豈qǐ徒費哉！斯誓為定，淑女何疑？”

快見惶huáng灼zhuó，歌答之曰：“佛設禮儀，尊卑有敘xù，叔妻即子，婿xù伯bǎi即父。我親奉戒，日有隆舉，真與聖齊qí，姪正蟲鼠。噫乎伯子！焉為斯語。”

兄心迷惑，貪好快見，其意又甚，不可轉移。快見又歌：“夫人處世，當遠yuǎn二事：不孝姪亂luàn。行違wéi佛戒，天及賢者，箋jiān其自異。”

佛大歌曰：“爾之容色，懌懌yì灼zhuó然，普天美女，豈有爾顏，我心相悅，故踰yú大山。”

快見自念：“斯子欲我，悖bèi狂之亂，沮jǔ致大難。請說身中惡露不淨，爾乃却耳。”

快見重曰：“仁貪我軀qū，軀有何好？頭tóu有九骨，合為髑dú髑lóu，中但有腦nǎo，面有七孔，皆出洩唾tuò；以皮裹guǒ骨，貪頭頸者，皮肉相裹，身有毛髮，爪齒皮膚，血腦骨肉；腹中有心，脾腎shèn腸胃，肪肺屎shǐ屍niào，膿血寒熱；足與脛jìng連，脛與髀bì連，髀與尻kāo連，尻與腰連，腰與脊連，脊與脇xié連，脇xié與頸連，頸與髑髑連，臂與肘連，肘與肩連。我如畫huà瓶，中盈屎shǐ屍niào，身中不淨，可惡wù如此，何可貪乎！凡人所喜，有說其惡è，心即賤之。”

佛大自念：“女念其婿，何肯聽我？我殺弟者，爾乃隨耳。”

佛大瞋恚，即行募mù求數為賊者。見輕薄人在于酒家，前與語曰：“寧知我家所畜六藉奴子，逃作沙門，今在山中。”

賊曰：“識之。”

佛大即出金銀與之，令殺奴子：“疾取其頭及身上衣、所持法杖、足下履lǚ屣xǐ，皆以相還，吾復重賜卿等金銀。”

賊大喜曰：“從吾取足。”即去入山。到其弟所呼曰：“沙門！汝疾出來。”

其弟出曰：“諸君何求？吾有水、火、麴chǎo蜜可食。”

夜時已半，賊曰：“不求水、火、麴蜜，不問卿時也，欲得汝頭持去之耳。”

其弟聞之即大惶怖，涕泣而曰：“吾非長者諸侯子也！捨俗為道，與世無爭，學道日淺，未獲溝gōu港、頻來、不還、應真六通，殺吾何益？”

賊曰：“來為汝首故，空復云云，求哀何益？”

其弟自念：“此賊獨聞我富家，謂我持寶來在此也。”語其賊曰：“欲得寶者，吾兄在家，字曰佛大，吾與書shū令惠卿寶，在所欲得，從卿志願。”

賊曰：“子兄令我來殺子。”

其弟曰：“即吾今死矣，由斯婦也。師前誡我：人與姪居，如持炬火逆風而行，捨之不早，火將燒手；如蜜塗刀，如鷹追鳥、狗得枯骨、樹之華菓。色為身害，深如師誡。”

涕泣從賊：“乞一歲活，令吾得道。吾常在此，相殺不晚。”

賊曰：“今欲得子頭tóu去，何云一歲？山居道人多得道者，恐子輕舉行神足去。勿復多云，俘fú取頭去。”

其弟重曰：“願莫即殺，先斷我一髀bì置吾前也。”

其賊因前，先斷一髀，置於其前。弟遭此痛，痛不可言。

天來下至道人所曰：“慎莫恐怖，牢持汝心。汝前世時入畜生中，人所屠割稱賣mài汝肉，非一世矣。地獄餓鬼，汝皆更gēng之，苦痛以來，非適今也。”

僧大語天：“一哀語我師，令知——吾因師示吾道——死生何在？”天即為行語其師曰：“卿賢弟子，人欲殺之，涕泣求哀，欲得見師。”師飛行到弟子所，為說經曰：“天地須彌尚有滅壞，海有消竭，七日有壞。天下有風，其名惟嵐lán，惟嵐一起，山山相搏bó，斯風有滅，況汝小軀，何等比數？但當念佛。佛常言無常，盛必有衰，合會有離，榮位難保，身亦如之。”

僧大使得溝gōu港道；復斷一髀bì，重念師戒，復得頻來道；賊斷左手，復念師戒，得不還道；賊斷右手，復念師戒得應真道；便不畏三惡道也，生死自在，無所復畏。

僧大曰：“取樹皮來。”即為剝樹皮與yǔ之。僧大取枝以為筆bǐ，自刺身血，書樹皮曰：“大兄！起居隨時安善？二親在時，以吾累兄。兄不承之，違廢親教，以女色故骨肉相殘。違親慈教，為不孝也；殘殺人命，為不仁也；殺一畜生其罪不小，況殺應真？吾不中止，兄自招之，念吾有形，可得相殺；善逝寂寞，徒復相

害。長別，努力，願崇真道。”曳yè頸長二尺，語其賊曰：“子斷吾頭，由泥頭也，勿有恐意。吾恐汝等墮地獄中。”

賊前斷頭，取身上衣被、杖、屣xǐ及鉢，持至兄所，衣、杖、屣、鉢，皆持與兄，兄以金銀重謝其賊。

兄取弟頭，為作假形，以頭著上，以衣衣之，杖、鉢及屣皆著其傍páng，謂快見曰：“汝婿來歸guī，可問訊之。”

快見大喜，走至其所，見閉目坐，以為思道，妻不敢呼。具作美食，須念道：“覺當飯之。”日中不覺，妻因前曰：“日今已中，恐過時也。”怪其不應，牽衣起之，頭便墮地，身皆分散，各在一面。妻即大怖，擗pǐ踊yǒng呼曰：“子竟坐，吾見殘賊乎！”哀憤呼天，摧裂肝心，崩血出口，奄忽而死。戒行清白，難nán污如空！樹心聖範fàn，難動如地！貞淨行高，難揆kuí如天！其未終時，諸天咨嗟jiē，豫安所生，迎其魂靈，處忉利天。忍須臾yú之姪，獲天上難盡jìn之榮。

兄入神室視婦胡為，兄見弟頭tóu身，分散狼藉jí，其婦吐血死在一面。兄見弟妻尸死如此，呼曰：“咄咄duō！吾為逆天，所作酷裂，乃致於此。”

兄即至賊所問其意：“吾弟臨lín沒mò，將有遺言乎？”

賊曰：“有書shū。”以書見之。書辭懇kěn惻cè，讀書訖竟，五內噎yē塞，涕泣交橫héng：“吾違尊親臨亡慈教，骨肉相殘，又殺應真。”感激而死，死入地獄。

王及臣民聞其事變，麾huī涕泣哽噎，歎tàn述清德，殯bìn葬其弟；四輩立塔，天龍鬼神側塞空中，散華燒香，無不傷心。

其妻快見，國人葬之，舉哀動國，諸天下讚，精進得道，五戒不虧kuī，貞生天上。

違佛法教，不孝、殘聖，死入地獄，燒煮苦毒，其歲suì難數。

佛便告諸弟子，自斯之後，重相勅chì勵lì，尚於無欲。
佛說經竟，諸弟子歡喜，作禮而去。

佛說佛大僧大經

龍王兄弟經

吳月支優婆塞支謙譯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洹阿難邠bīn低阿藍。時有無央數比丘僧，皆阿羅漢也。

阿難邠bīn低至佛所，作禮，却坐。

佛言：“人當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

阿難邠低聞之歡喜，即起白佛：“明旦請佛及比丘僧降德到舍，設餽cū食。”佛默然。阿難邠低繞佛三匝而去。

佛告比丘僧：“旦日當上天，投日中下，會阿難邠低舍。”

佛如伸臂頃，即住虛空中。羅漢名須檀，正衣服，於虛空中，長跪白佛：“我恒上下，未嘗cháng冥míng如今日也。”

佛言：“有兩龍王，瞋恚huì作變biàn，吐氣為雲故也。”

復有羅漢名愛波，白佛：“欲行止之。”

佛言：“此龍大有威神。汝行者，必當興 xīng惡意，出水沒 mò殺shā天下人民。”

摩訶目犍連復正衣服，長跪虛空中問佛：“今日以冥，不復見須彌山帝釋宮殿下已質zhì樹子。”

佛言：“有兩龍王，一名難頭，二名和難，大瞋恚言：‘何等沙門欲飛過，摩我頭上？’龍身繞須彌山七匝，以頭覆其上，吐氣出霧wù故冥。”

目連白佛：“欲往訶hē止之。”

佛言：“大善！”目連繞佛三匝而行。

釋提桓因從八萬八千玉女，於後園相娛樂。目連先過其所，天帝迎之，稽首作禮。相問訊已，乃到龍所。兩龍見之，大怒，便變化出煙yān，須臾復出火。目連以佛意，亦變化出烟必繞兩龍

三重。稍前分身入兩龍身中，右目入，左目出；左目入，右目出；右耳入，左耳出；左耳入，右耳出；復入右鼻，左鼻出；入左鼻，右鼻出，飛入其口中。兩龍謂目連在其腹中也。目連亦復作龍身，繞兩龍十四重，以頭覆須彌及兩龍。兩龍於下悚sǒng慄lì，延動須彌山，以尾搏扇海水，百獸震怖。

佛遙告目連：“此龍今當能出水沒mò壞天下。汝且須止！”

目連言：“我從佛聞知此法。我有四神足，當信持行之。我能取是兩龍及須彌山，著掌中跳過他方天下；亦能取劑jì磨須彌山，令碎如塵chén；復能磨須彌山及下地，令萬民不覺之。”

兩龍恐懼jù，稽首，目連復沙門身。兩龍化作人，為目連作禮悔過，目連將至佛所。

兩龍言：“我迷狂惑，不知尊神，觸犯雷震，哀原其罪！”便受五戒而去。

阿難邠低到精舍，索佛及比丘僧，了不見一人，便長跪白佛：“飯具以嚴yán辦，佛可自屈。”

佛即下到其舍。飯已，阿難邠低言：“我求佛不見，佛從何所來？”

佛言：“目連與兩龍王共諍，適從天上來下。”

問：“誰勝shèng者？”佛言：“目連。”

阿難邠低言：“善哉！善哉！此龍乘戒堅強，失之毫數，罪至於龍，威神尊重。目連迺nǎi臣伏之乎！我從今日始，請佛及比丘僧宣揚目連功德。”

佛呪願迦羅越阿難邠低：“汝前後飯食得道人，善鬼神當擁護hù汝家，皆令安隱。”阿難邠低作禮而去。

龍王兄弟經

五母子經

吳月氏國居士支謙譯

昔者有阿羅漢，在山中奉行道業。有一小兒，年始七歲suì，大好道法，辭母出家，求作沙彌，隨大沙門於山中學道，給師所須，誦經行道，時無有懈。

至年八歲得慧眼，能通視無極jí；耳能徹聽，天上、天下所為善惡，皆聞知之；身能飛行，所在至到能分一身及人自化，無所不作；自知宿命所從來生，及人民、蚊qí行、蠕動之類lèi所經歷lì善惡之道，皆悉知之。先世宿命為五母子時，便坐自笑。

其師問：“何等而笑？”

沙彌答言：“無所笑也。”

師曰：“是山中亦無歌唱、伎樂，汝笑嗤chī我耳？”

沙彌答言：“不敢笑師，但自笑耳。我一身為五母作子，母皆為我晝zhòu夜啼哭，感傷愁毒，不能自止，常念子憂yōu思，未常忽忘。我自念一身而憂毒五家，以是笑耳，不敢笑師。

“我與第一母作子時，竝bìng隣lín亦復生子，與我同日而生。其子出入行步，我母見之，便悲念：‘我子在者，亦當出入行步如是。’愁毒淚lèi下如雨，悲言念子。

“我為第二母作子時，我短命又早死。我母見人乳兒，便念乳我，悲哀涕泣，言念我子。

“我為第三母作子時，我年十歲，復少死。母臨lín食，悲哭泣淚，言念：‘我子在者，亦當與我共食。捨我死去，使我獨食。’哽咽，言念我。

“復為第四母作子時，我薄命先死。我等輩娶婦，我母見之，即念：‘我子在者，亦當為子娶婦。’言：‘我何負蒼天，而殺我子？’

“復為第五母作子時，我始年七歲，好道辭家，捨母隨師，入山求道，得羅漢道。我母日日啼哭，言：‘我生一子，隨師學道，不知所在、飢飽寒溫，不知生死，不復相見。’愁毒，言念我子。

“是五母適共一會，各各言亡我子，相對啼哭，不能相止。是我一身一魄展轉而與五母腹中作子，固疑惑人，而使眾悲哭發狂，但共念我一身耳，各欲自殺。是故笑耳。

“發念世間凡人，不知死當有所至生，皆共言死耳。凡人何能知死當有生？作善自得其福，作惡得其殃，不有所遺yí。人在世間，皆為惡業，無所畏難，死後當入泰山地獄中，苦痛極哉，後悔無所復及。

“我厭yàn世間勤苦，故辭cí父母，入山精進求道。今我目見畜生、餓鬼、地獄中，代之恐怖。今被蒙佛恩，得聞經法。今我日夜憐lián傷五母不能自脫反憂yōu。我所求願皆以得，念世間人展轉相生，亦復相笑，無有休息。身皆歸土，魂當所作隨其善惡，皆不能自拔。斷其恩愛，能離貪欲，可得度脫。我以不復與生死會，我恨身以斷，如人不種，當泥洹道最樂，長復與勤苦。”

為師說之，已便飛去。

佛說五母子經

佛說長者音悅經

吳月支優婆塞支謙譯

聞如是：

一時，佛在羅閱祇耆闍崛山中，與尊弟子千二百五十人俱，及諸菩薩、清信士女一切普會圍遶說法。

佛告大眾：“彼有長者，名曰音悅，財富無數，年老無子，以為愁感qī。雖其然者，宿福所迫，其報有四：一者、夫人產男端正無比；二者、五百白馬同時生駒jū；三者、國王遣使者拜授金印；四者、五百寶船同時俱至。”

阿難白佛：“何等寶船而俱至乎？”

佛告阿難：“長者音悅群族殊多，先此之時，遣五百人乘船入海，既獲眾寶，安隱還家。是故如來說此四福同時普集。”

長者歡喜，心自念言：“天降福祚zuò，集我之庭，當作甘饌zhuàn，室族相慶qìng。”即如所言，興xīng作大廚chú。娛樂盡歡，鼓樂yuè、絃xián歌聲聞于天。是時，四大天王、釋梵天王、諸龍、鬼王、阿須倫王、一切神王，各與眷屬側塞sè虛空，看此長者福德無量。

如來神達dá，知此長者歡喜踊躍。因其歡悅，欲往稱歎tàn，若其開解，可殖福栽。如來應時歌頌吉祥八種之音，往於門外而說頌曰：

“長者今日，吉祥集至，一切福應，室族吉利。
昔所殖福，其報有四，大小歡悅，世間無比，
諸天龍神，咸為降伏。快哉長者！猥wěi獲吉福，
如春種禾，秋則成熟，先作後受，影報隨逐。”

爾時長者聞佛德音，五情逸豫，歡喜而出。見佛恭肅，即便啟qǐ言：“瞿曇沙門實為神妙！知我室族吉祥無量。枉屈尊神，來相讚歎。”即以好白氎dié直金千萬兩，奉上如來。佛即受之，而為達dá嚬chèn。

佛告長者：“財有五危，世人不知，慳吝貪惜，不能減割，以周窮乏。壽終神逝，棄qì財世間。汝今能爾，必獲影報，所生之處，福自歸身。”

長者白佛：“何等五危？”

佛即報言：“一者、大火燒之不覺；二者、大水漂沒無常；三者、縣官奪duó取無道；四者、惡子用度無限；五者、盜賊所見劫奪。五事一至，不可抑制，譬如有人違wéi犯王法，閉在牢獄，應當誅zhū戮lù。財物沒入其官，豈qǐ復能却之乎？又復譬如阿難邠bīn坻dī，財寶無數，國王奪取，主不能制，亦非神龍所能止之。所以者何？以其前世布施七悔，是以今世七富七貧。”

長者聞說，益增踊躍yuè。於是，如來忽然還到耆闍崛山。

爾時，國內有尼捷異道人，名曰不蘭lán迦葉shè，聽聞如來詣長者家，歌頌一偈，猥wěi得長者千萬兩金，心懷huái悋yuān嫉，心即念言：“瞿曇沙門尚能得金，況我往乞，當不得乎？”

又自念言：“我當往求瞿曇沙門所可說偈，然後往乞，必得珍寶。嗟歎之宜，當勝shèng瞿曇。”

不蘭迦葉懷此愚癡、妬dù嫉jí之意而往稽首問訊如來，長跪白佛：“薄德無福，衣食不充。傳chuán聞瞿曇詣yì長者家，歌頌一偈大得珍寶。寧可哀矜jīn，賜所說偈，令吾諷誦。當往咨嗟jiē，冀望得寶。”

如來三達dá，知此長者却後hòu一時財寶當散，不蘭迦葉不知時宜，遭厄之家而說吉祥，必得長者無量杖痛。如來告言：“不

惜此偈。所以者何？汝不知時。卿說此偈，必得楚痛，是故如來違卿所求。若更欲得應時之說、絕妙之句，吾當與汝，既使長者得聞真言，又可免於捶毒之痛。”

不蘭迦葉心自念言：“瞿曇沙門不欲令我往乞珍寶，是故愀惜，不肯與我。”即便重啟：“其於與我，焉知餘事？”

如來慈愍，諫之滿三，終不信解。佛亦豫知不蘭迦葉前世因緣，應受此痛。如來又云：“罪不可債。”佛即為說吉祥之偈。尼乾諷誦，一歲suì乃闍àn。

然後長者失火燒舍shè，珍奇了盡jìn；五百馬駒同時燒死；所生妙子一旦終亡；王遣使者錄奪duó金印。後復乘船入海採寶，安隱來還，泊岸數日，五百寶船一旦漂沒。室族大小無不愁毒，譬如有人而被誅戮lù，未死之頃愁怖難言。

其日，不蘭迦葉往到其門，歌頌如來吉祥之偈：

“長者今日， 吉祥集至， 一切福應， 室族吉利。
昔所殖福， 其報有四， 大小歡悅， 世間無比，
諸天龍神， 咸為降伏。 快哉長者！ 猥獲吉福，
如春種禾， 秋則成熟， 先作後受， 影報隨逐。”

於是不蘭迦葉說此偈時，長者聞之，舉門忿恚：“天下凶殃無過於我。云何此人裸形無恥chǐ，在此妖蠱gǔ說我吉祥，益我憂yōu煩？”即出捶打，從頭至足無不被患。舉身大痛，匍匐還家。

六師宗等逆問其意。答言：“此變正由瞿曇。”內不自剋kè，反怨世尊。

爾時，世尊在羅閱祇竹園之中，與諸大眾圍繞說法。佛告眾會：“不蘭迦葉前從如來求索一偈，欲詣長者歌頌求寶。如來諫之，其於不信。今已在彼，遭痛毒患。”

阿難白佛：“不蘭迦葉與此長者有何因緣而被此患？”

佛告阿難：“乃昔久遠不可計數阿僧祇劫，時有國王亦名音悅。復有一鳥，名曰鸚鵡，在王宮上，鳴聲和好。王時晝zhòu寢，聞鳥鳴聲驚覺，問其左右：‘此為何鳥，鳴聲妙好？’侍者白言：‘有一奇鳥，五色焜kūn煌，適在宮上，鳴已便去。’王即遣大眾，步騎絡luò繹yì，逐而求之。推尋殊久，捕得與王。王得歡喜，愛樂無厭yàn，即以珠璣jī、水精、琉璃、真珠、珊瑚瓔珞其身，頭頸jǐng、羽翮hé無不周遍；常著左右，晝夜看視，不去須臾。

“後復有鳥，名曰禿tū梟xiāo，來在宮上。看見鸚鵡獨得優寵chǒng，即問鸚鵡：‘何緣致此？’

“鸚鵡答言：‘我來宮上悲鳴殊好，國王愛敬於我，取我常著左右，五色珠璣jī瓔珞我身。’

“禿梟聞之，心懷嫉妬，心即念言：‘我亦當鳴，令殊於卿。國王亦當愛寵我身。’

“王時出臥，禿梟即鳴，王即驚覺，歎sè然毛豎shù，如畏怖狀。王問左右：‘此為何聲，驚動怖我？’

“侍者白言：‘有惡聲鳥，名曰禿梟。’

“王即恚曰：‘促遣大眾分布推索！’即得與王。王令左右生拔毛羽，舉身大痛，步行而去。到其野田，眾鳥問言：‘何緣致此？’禿梟瞋恚，不責己身，答眾鳥言：‘正坐鸚鵡，故得此患。’”

佛言：“善聲招福，惡聲致禍，罪報由己，反怒鸚鵡。”

佛告阿難：“昔國王者，今長者音悅是；鸚鵡者，我身是；禿梟者，今不蘭迦葉是。昔嫉鸚鵡，即被毒患；今嫉如來，獲痛難言。貪嫉燒身，何況苦難？所以者何？不蘭迦葉誹謗如來，前後六事。何等為六？

“一者、在於難國，興xīng貪嫉心，誹謗如來；

“二者、於羅閱祇，以竹園故，誹謗如來；

“三者、在羅閱祇，詣長者音悅家，貪其金寶，誹謗如來；

“四者、於摩竭提界，貪於供養，誹謗如來；

“五者、在維耶離國，貪名利養，誹謗如來；

“六者、在舍衛國，貪於利養及惜名稱，誹謗如來。

“于時國王驅逐出國。不蘭迦葉六師徒等同心說言：‘瞿曇實神，莫不敬重；吾等術淺，名稱崩頹tuí，處處見忽，當用活為？’即時以沙而著瓶中，自沈chén于水，於是壽命終，即入地獄，考治一切，苦痛無量。”

佛重告言：“當未來世多有貪嫉弊惡之人，誹謗、貢高，相求長短，是則自燒痛哉。阿難！是故汝當廣宣斯經，以護hù將來如斯之黨dǎng。”

阿難白佛：“長者音悅昔殖zhí何德獲huò此四福？何所罪行而復失之？”

佛告阿難：“音悅前世，為年少時，欽qīn戴佛法及與聖眾，供養盡忠而願豪富。納妻之後專zhuān迷著色，違wéi慢三寶，又無慈心仁接長幼。是故報應，適畢便散。汝開導dǎo宣告，令知其要。”

佛說此已，四部弟子、天、龍、鬼神、國王、臣民一切眾會聞經歡喜，莫不作禮。

佛說長者音悅經

佛說過去世佛分衛經

西晉月氏國三藏竺法護譯

佛言：“過世有佛入城分衛wèi，與尊弟子諸菩薩俱；弟子菩薩姿容相好，皆悉端正，如本所行各得其道。

“有一母人，妊rèn身數月，見佛及僧有所至奏，心自計願：‘我所懷huái子生，如此使為沙門佛弟子。’日月滿足即生安隱wěn，兒亦姝shū好與眾人異yì，母以恩愛無意令兒行作沙門，中有覺意，即自念言：‘我前有願，若我生子當使為道。兒今已生，有異凡人——令我安隱，復無惡露——不可戀liàn嫪lào恩愛之故，違wéi我本心。’

“子年七歲suì，家復貧狹xiá，即作二人飯具及三法衣，手持澡瓶，自將其子行詣佛所。稽首佛足，前白佛言：‘願哀我子使為沙門，令後hòu得道，身形如佛。’

“佛即聽tīng之，令作沙門。母以澡灌前洗兒手，應時九龍從瓶口出，吐水灌兒手中。澡訖，殘水散兒頭上，水之潺chán滸dī於兒頭上化成華蓋gài珠交絡帳。中有師子座，上有坐佛，佛笑，口中五色光出，照十億佛刹，還遶佛身從兒頂入。母以飯具前上佛并食其子，便發無上平等道意，應時十億佛刹為六反震動dòng，眾刹諸佛皆自然現。佛以母飯飽，爾所佛及諸比丘僧皆等飽足，其飯如故，亦不損減；母即歡喜，及無數天人皆得阿惟越致。

“時，兒髮墮，成為沙門，即亦得立不退轉地。母前白佛：‘今我所見有三可怪：我澡兒手九龍吐水，此一可怪；澡已，殘水散兒頭上化成寶帳，及師子座上有坐佛，是二可怪；佛笑，口中光從兒頂入，是三可怪。願佛為我分別說之！’

“佛言：‘此兒却後hòu十四劫當得作佛，九龍當浴、師子座、華蓋寶帳、佛笑光從兒頂入，皆是其應。’

“母聞佛言，倍懷踊躍yuè，後當作母人轉輪聖王，積jī七百世竟，其劫壽盡jìn轉母人身，當得阿惟越致。”

佛言：“是時小兒，我身是。我今於世功德如是。”

諸天龍神，一切人民，聞佛所說，皆得阿惟越致。

無熱佛 性空佛 天王佛 金仁佛

佛說過去世佛分衛經

差摩婆帝授記經

元魏北印度三藏菩提流支譯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耆闍崛山中，與大比丘眾二十千人俱。多有諸菩薩，謂彌勒菩薩、文殊師利等諸大菩薩眾。

爾時，世尊於晨朝時，著衣持鉢，彌勒菩薩相隨，俱入王舍大城而行乞食，遂爾往到頻婆娑羅大王宮殿，到已欲入。爾時，即見頻婆娑羅大王夫人差摩婆帝在重樓上，既見世尊心更清淨，從樓而下，敷大價jià衣名波都拏ná，如來坐上，彌勒菩薩坐尼師壇。

爾時世尊、彌勒菩薩二俱坐已，時王夫人差摩婆帝，一切莊嚴莊嚴其身，禮lǐ世尊足，并即禮敬彌勒菩薩，於世尊前斂liǎn容正坐，心生敬重，欲聞說法。

爾時，世尊見王夫人差摩婆帝，一切莊嚴莊嚴身已，為欲利益一切眾生、饒益一切諸眾生故，知而故問差摩婆帝王夫人言：

“差摩婆帝！彼名何樹？汝身今著如是色果，第一光明端嚴殊妙。”

時王夫人差摩婆帝，以偈答曰：

“第一大丈夫，	知而故問我：
‘彼樹名何樹？	汝著如是果。’
彼樹名福德，	我於往世種，
此果是彼果，	我今如是食。
又已種彼樹，	於正覺聲聞，
安住菩提道，	求正覺者地。

施戒水濕潤，	令彼樹增長，
彼樹增長已，	生此端嚴果。
忍辱精進力，	能增長彼樹，
彼樹增長已，	生此無垢果。
禪慧開敷花，	令彼樹端嚴，
我今食此果，	如世尊所見。
如樹林果等，	一切依止山，
枝葉等增長，	上下皆不動。
如是彼大樹，	我前世善種，
利益諸眾生，	為得諸佛法。
如是福德樹，	我此唯其花，
我今且爾食，	果猶故在後。
第一菩提果，	無上佛菩提，
捨婦女劣身，	後必得彼果。
我當得丈夫，	眾生中上上，
一切法彼岸，	一切智遍見。
我解脫眾生，	一切苦怖畏，
一切當歸我，	愍一切眾生。”

爾時世尊告王夫人差摩婆帝作如是言：“善哉！善哉！差摩婆帝！汝能如是利益多人，安樂多人，憐lián愍世間，饒益安樂一切大眾諸天人等。”

時王夫人差摩婆帝，聞佛讚已，白言世尊：“世尊此身三十二種大丈夫相、八十種好，何因緣得十如來力、四無所畏，及四無礙àì？復有十八不共佛法、大慈大悲、大喜大捨如是種種無量無等、不可說盡、無數佛法從何而生？”

時王夫人差摩婆帝如是問已，佛說偈言：

“我亦復如是，	往世種彼樹，
為利益眾生，	悌求正覺智，
修行施戒忍，	精進禪和集，
復於一切時，	恒常習禪慧；
於一切眾生，	不曾起惡心，
常行平等心，	今日得成佛。
常於愛不愛、	善友怨平等，
得平等心已，	福德樹增長。
我此身大樹，	攝無量功德，
曾為轉輪王，	亦作帝釋王，
復作大梵王，	種種多富樂。
不思議佛法，	相等今復得。”

時王夫人差摩婆帝，聞說如是諸功德已，讚言：“善哉！於世尊語極jī生隨喜。”即向如來而說偈言：

“如勝人中勝，	如是隨順學，
如本學善學，	無邊功德海。
我今學佛學，	諸功德彼岸，
當離生死苦，	得如是牟尼。
我本諸生處，	曾修行布施，
願彼一切福，	得佛無等智；
過現諸生處，	我護持禁戒，
願彼一切福，	當得如來智；
我修忍精進，	三昧般若等，
願如是一切，	皆成就佛法；
我身口意業，	所修行諸善，

願得大菩提， 求佛智功德。
我捨婦女體tǐ， 得勝丈夫身，
得丈夫身已， 次第得佛身。
得勝菩提已， 轉無上法輪，
與縛生死獄， 眾生除解脫。”

爾時，世尊為王夫人差摩婆帝偈說善哉，而讚之言：

“善哉！此語說， 善哉！心善願，
汝當破壞魔， 而得成正覺。”

時王夫人差摩婆帝，既蒙世尊現自授記，聞已歡喜，起勝上心生決定意，多奉世尊佉qū陀尼食、蒲pú闍shé尼食、娑陀尼食，事事豐fēng足，如是并奉彌勒菩薩摩訶薩食。

爾時，世尊既食，食已離鉢洗手。既洗手已，為王夫人差摩婆帝復更說法，示已教已，勸quàn已導已，令歡喜已，與授記言：

“差摩婆帝！汝於未來過無量劫當得作佛，號曰功德寶勝如來、應、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汝佛世界第一清淨，無有惡道苦惱之事，心喜心樂莊嚴殊妙，第一清淨菩薩住處。如是嚴淨佛之世界，汝當得之。”

佛說如是法門之時，有多千數諸優婆塞，一切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多千眾生人、天、世間，於法不疑，得隨順心。

如來說已，差摩婆帝、彌勒菩薩，一切眾會并諸天人及阿修羅、乾闥婆等，聞世尊說，皆大歡喜。

差摩婆帝授記經

佛說未生冤經

吳月支國居士支謙譯

聞如是：

一時，佛在王舍國雞jī山中。諸天龍鬼神、帝王、臣民，皆詣佛所，稽首，承風，供養之儀yí靡不盡jìn禮。調達dá覩dǔ之，其嫉無量，還告太子未生冤曰：“汝父輦niǎn國眾寶以貢佛、諸沙門，國藏空竭。可早圖tú之，即位為王，吾當興師往征佛也。子可為王，吾當為佛，兩得其所，不亦善乎！子必成之。”

未生冤與調達結斯陰yīn謀已，則勅chì秉勢臣，令勒lè兵：“王還，奪duó其印綬shòu以付獄。”

王還，臣即如命，以王付獄。王意恬然，照之宿殃，心無恐懼jù，重信佛言。王曰：“吾有何過而罪我乎？”

皇后、貴人率土巨細，莫不哀慟tòng。王顧gù謂哭者曰：“佛說天地、日月、須彌山海有成必敗，盛者即衰，合會有離，生者必死。由之憂yōu悲輪轉無際，以致重苦。尋其原，察其始，因緣合會即有，謂之生；因緣離散即滅，謂之空。夫身者四大耳，眾生魂靈寄處其中，死還其本，魂靈空去，謂之非身。身尚不保，何國之常守乎？佛初入國，吾未有子也。問吾：‘寧知當來王不乎？’吾對曰：‘不知。’世尊重曰：‘一切無常，汝諦思之。’佛之誡我，正為今也。各努力建志，懷huái存佛誡矣。”

王謂太子曰：“汝每有疾，吾為焦jiāo心，欲以身命救危代汝。親之仁恩，唯天為上。汝懷何心，忍為逆惡乎？夫殺親者，死入太山，不中止息，汝將當之也。吾是汝尊，重親尊孝尚恐名不稱，豈況殺父乎？以國惠汝，吾欲至佛所作沙門。吾觀姪姪yì猶火燒身，女類之好以為虛空，無目之徒靡不惑焉！唯覩佛經，照女偽之尤惡，知榮利之害身。”

太子曰：“汝莫多云。吾獲huò宿願，豈有赦shè哉？”勅chì獄吏曰：“絕其餉xiǎng食，以餓殺之。”

有司將入獄，泚píng沙王向佛所在，稽首重拜曰：“子有天地之惡，吾無絲髮之忿心矣。唯存佛教：世無常樂，其苦有長。”入獄被髮，仰天呼曰：“痛乎！天豈qǐ有斯道哉？”

后、妃、貴人舉國巨細，靡mǐ不哀慟tòng。后謂太子曰：“大王掠lüè桎zhì梏gù，處牢獄，坐臥須人，其痛難言。自汝生來，大王赤心，懸xuán情于汝，食息不忘，四大盈縮，枕伏臨lín汝，涕tì泗sì交并，心焦jiāo體枯，欲以身命代爾殞yǔn矣。當存天人之育，無為逆也。佛說經云：‘夫善之極者，莫大於孝；惡之大者，其唯害親乎！’長幼相事，天當祐之，豈況親哉？汝順凶虐，為斯重惡，必入太山——世間六十億年為太山一日一夕——所更諸毒每處有年。汝其畢之，不亦難乎！夫快心之士，無不後悔。”

太子曰：“吾少小有志殺父為王，今日獲願，何諫之云乎？”

后曰：“夫不用諫者，亡國之基矣！吾欲見大王，寧可不乎？”

太子曰：“可。”

后淨身澡浴，以蜜麨chǎo塗身，入見大王，面顏瘦瘠xiāo不識。舉哀，聞之者莫不揮淚，后曰：“佛說榮樂無常，罪苦有恒。”

王曰：“獄吏絕餉食，飢渴日久。身八萬戶，戶有數百種蟲，擾rǎo吾腹中。血肉消盡jìn，壽命且窮qióng矣！”言之哽咽，息絕復連。

后曰：“具照斯艱jiān。妾qiè以麨chǎo蜜塗身，可就食之。當惟佛誠，無忽也。”

王食畢，向佛所在，哽咽稽首曰：“佛說榮福難保，如幻如夢，誠如尊教！”謂后曰：“吾為王時，國土廣大，衣食從好；

而今處獄，當就餓死。子所從得桀jié逆之師，違佛仁教。吾不懼死，唯恨不面稟佛清化，與鶯鷺子、目連、大迦葉講尊道奧耳。”

王重謂后曰：“佛說恩愛猶若眾鳥會栖qī于樹，晨各離散，隨其殃福。目連眾垢已除，諸惡已滅，得于六通、四達dá，尚為貪嫉梵志所捶，豈況吾哉？為殃惡迫人，猶影尋身，響之應聲。佛時難遇，神化難聞，賢眾行高，儀式無量，非世儒所能履行。懷佛經典，以仁化民；獲huò供養之福，稟其清化，誠亦難值哉！吾今死矣，遷qiān神遠yuǎn逝。夫欲建志，莫尚佛教也。汝慎守之，防來禍矣！”后聞王誠，重又哀慟tòng。

太子詰jié獄吏曰：“絕王食有日，不死何為？”

對曰：“皇后入獄，有麯chǎo蜜之貢，以延王命。”

太子曰：“自今莫令后見王。”

王飢，勢起向佛所在稽首，即為不飢，夜時為明。太子聞之，令塞sè窓chuāng牖yǒu，削其足底，無令得起而覩佛明。有司即削足底。其痛無量，念佛不忘。

佛遙為說經曰：“夫善惡行，殃福歸身，可不慎矣！”

瓶沙王對曰：“若當支解寸斬zhǎn於體，終不念惡。”

世尊重曰：“吾今為如來、無所著、正真道、最正覺、道法御、天人師，三千大千日月天神、鬼龍摩不稽首，宿之餘殃于今不釋，豈況凡庶shù？”

王受天中天恩，具照宿殃，不敢慍yùn望，不懼jù大山燒煮之罪，中心在佛及諸弟子，坐臥敢忽，即叉手稽首：“今日命絕，永替神化。”啍xù呬yī哽咽yè，斯須息絕。

舉國臣民靡不躡bì踊，呼天奈何。

瓶沙王即得道迹，上生天上，三道門塞，諸苦都滅矣！

佛說未生冤經

阿闍世王問五逆經

西晉沙門法炬譯

聞如是：

一時，婆伽婆在羅閱城靈鷲山，與大比丘眾五百人俱。

提婆達dá兜詣yì阿闍世王所，到已即就座坐；時王阿闍世，即從坐起，頭面禮調達足，還就座坐。

時王阿闍世白調達言：“我曾聞——尊者調達！——彼沙門瞿曇tán常作是語：‘有五逆罪，若族姓子、族姓女為是五不救罪者，必入地獄不疑。云何為五？謂殺shā父，殺母，害阿羅漢，鬪dòu亂luàn眾僧，起惡意於如來所。如是五不救罪，若有男女施行此事者，必入地獄不疑。’我今——調達！——躬殺父王，我亦當入地獄耶？”

時調達告阿闍世王：“大王！勿懷恐懼jù，為有何殃？為有何咎jiù？誰為殃而受報bào？誰作殃當受其果？然大王亦不為惡逆，所作惡者，自當受報。”

時，眾多比丘到時著衣持鉢，入羅閱城乞食。時眾多比丘入羅閱城乞食，聞王阿闍世語調達言：“尊者調達！我聞沙門瞿曇作是說言：‘有五不救罪，若有男女，施行此五事者，必入地獄不疑。’我無辜gū躬gōng殺父王，我當入地獄中耶？”時調達報言：“勿懼，大王！誰作殃，殃由何生？誰作惡後hòu受報？王亦不作殃，所作殃者，自當受報。”

時眾多比丘從羅閱城乞食已，食後收攝衣鉢，以尼師壇著肩上，至世尊所，頭tóu面禮足，在一面坐，便說阿闍世王所共論議yì，具向世尊說。

時，世尊便說此偈：

“愚者知是處， 言殃謂無報，
我今觀當來， 受報有定處。”

是時，世尊告諸比丘：“彼摩竭國阿闍世王，雖殺父王，亦當不久來至我所，當有等信於我所；命終之後hòu，當墮地獄如拍毬jū。”

時，有一比丘白世尊言：“從彼泥犁命終，當生何處？”

世尊告曰：“從彼泥犁命終，當生四天王處。”

比丘白言：“從彼命終，當生何處？”

世尊告曰：“比丘！從彼命終，當生三十三天。”

比丘白言：“從三十三天命終，當生何處？”

世尊告曰：“比丘！從三十三天命終，當生炎天上。”

比丘白言：“世尊！從彼命終，當生何處？”

世尊告曰：“從炎天上命終，當生兜術天。”

比丘白言：“世尊！從兜術天命終，當生何處？”

世尊告曰：“從兜術天命終，當生化自在天。”

比丘白言：“從化自在天命終，當生何處？”

世尊告曰：“比丘！從化自在天命終，當生他化自在天。”

比丘白言：“世尊！從他化自在天命終，當生何處？”

世尊告曰：“比丘！從他化自在天命終，當生化自在天，生兜術天、炎天、三十三天、四天王天，復當來生人間。”

比丘白言：“世尊！從此命終，當生何處？”

世尊告曰：“比丘！摩竭國王阿闍世，二十劫中，不趣三惡道，流轉天人間，最後受身，剃除鬚髮，著三法衣，以信堅固出家學道，當成辟支佛，名無穢huì。”

比丘白言：“甚奇！甚特！世尊！作如是殃罪，受是快樂，成辟支佛，名曰無穢。”

世尊告曰：“摩竭國王阿闍世，發意成就，眾善普至。比丘！堪任發意成就，得拔濟地獄；若發意不成就者，因緣成就，雖未生地獄，猶可設方便不至地獄。”

比丘白言：“若彼人二事俱成就者，彼當生何處？”

世尊告曰：“彼二事成就，當生二處。云何為二？生天、人間。”

比丘白言：“彼發意成就，因緣不成就者，此二事有何差別？”

世尊告曰：“比丘！發意成就，因緣不成就，此是濡ruǎn根；發意不成就，因緣成就，比丘！此是利根。”

比丘白言：“鈍根、利根，有何差別？”

世尊告曰：“鈍根者——比丘！——所為不進；利根者——比丘！——聰明黠xiá慧。”

比丘白言：“此二有何差別？當還何業？”

是時，世尊便說此偈：

“智慧世為上， 當至安隱處，
 諸能知等業， 斷彼生有死。

“是謂，比丘！有是差別。”

是時，彼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已，即從坐起，頭面禮足，遶三匝便退而去。

是時，彼比丘即其日到，時著衣持鉢，入羅閱城乞食，詣彼摩竭王宮門外。

時王阿闍世遙見彼比丘來，見已便勅chì守門人：“云何守門人？我先已勅，釋種比丘勿放入此，除尊者調達。”

時彼守門人，執zhí彼比丘手驅出門外。時彼比丘舉右手，語摩竭國王言：“我是大王大善知識，是安隱處，無有眾惱。”

時王報言：“云何比丘？而觀何義yì，作是說言‘我是大王善知識，是安隱處’？”

時彼比丘告王阿闍世言：“世尊說王，作是言：‘摩竭國王雖殺shā父王，彼作惡命終已，當生地獄如拍毬jū。從彼命終，當生四天王宮；從彼命終，當生三十三天；從彼命終，當生炎天、兜術天、化自在天、他化自在天；從彼命終，復當生化自在天、兜術天、炎天、三十三天、四天王宮；復當生此間受人形。如是，大王二十劫中不趣三惡道，流轉人間，最後受人身，當剃除鬚髮，著zhuó三法衣，以信堅固，出家學道，成辟支佛，名曰無穢。’所以然者，如是，大王當得是無根之信。”

時彼比丘說是語已，便退而去。

時王阿闍世聞彼比丘所說，亦不歡喜，復不瞋恚，亦不受彼所說，便告耆qí域王子曰：“耆域！沙門來至我所而作是言：彼如來、至真、等正覺見授決，殺父王而作是惡逆，命終後當生地獄如拍毬。從彼命終，當生四天王天、三十三天、炎天、兜術天、化自在天、他化自在天；從彼命終，復當生化自在天、兜術天、炎天、三十三天、四天王宮；從彼命終，當生人間；最後受人身，剃除鬚髮，著三法衣，以信堅固，出家學道，成辟支佛，名曰無穢。汝往——耆域！——彼沙門瞿曇所，審shěn有是語不？”

對曰：“如是，大王！”

時耆域王子，受摩竭國王教，便出羅閱祇城詣yì靈鷲山，至世尊所。到已頭面禮足，在一面坐。時耆域王子，從摩竭國王所說言教，盡向如來說。

世尊告曰：“如是，耆域！佛世尊言無有二，所說隨事。所以然者？耆域！彼王阿闍世當成無根信。耆域！諸有男女，彼一切亦當有是趣而無有異yì。”

時耆域王子，從如來受是教已，即從坐起，頭面禮足，便退而去。詣摩竭國王所，到已便語王阿闍世言：“彼如來、至真、等正覺實有是語。所以然者？諸有得無根信者，而無有異。願王當詣彼如來、至真、等正覺所。”

時王報言：“耆域！我聞彼沙門瞿曇有是呪術，能降伏人民，使外道異yì學無不受其教，是故我不堪任往見沙門瞿曇。且住，耆域！我當觀察彼沙門瞿曇，為有一切智不？設當有一切智者，然後我當往見彼沙門瞿曇。”

時耆域王子，從摩竭國王聞是語，出羅閱城詣靈鷲山，至世尊所。到已頭面禮足，在一面坐，以此義白世尊言。

時，世尊告曰：“耆域！摩竭國王不久當來至我所，當成無根信，設我取泥洹日後，當供養我舍利。”

耆域王子歡喜踊躍yuè，不能自勝shèng。時世尊與耆域王子說微妙法，令發歡喜。

時，耆域王子從如來聞此深法，即從坐起，頭面禮足，遶三匝便退而去。時，耆域王子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阿闍世王問五逆經

阿闍世王授決經

西晉沙門釋法炬譯

聞如是：

一時，佛在羅閱祇國耆闍崛山中。

時阿闍世王請佛，飯食已訖，佛還祇洹。王與祇婆議yì曰：“今日請佛，佛飯已竟，更復所宜？”

祇婆言：“惟多然燈也。”

於是王乃勅chì，具百斛hú麻油膏，從宮門至祇洹精舍。

時，有貧窮老母，常有至心欲供養佛，而無資財，見王作此功德乃更感激，行乞得兩錢，以至麻油家買mǎi膏。膏主曰：“母人大貧窮，乞得兩錢，何不買食以自連繼jì，用此膏為？”

母曰：“我聞佛生難值，百劫一遇。我幸逢佛世而無供養，今日見王作大功德，巍巍無量，激起我意，雖實貧窮故欲然一燈，為後hòu世根本者也。”

於是膏主知其至意，與yǔ兩錢膏應yīng得二合，特益三合，凡得五合。

母則往，當佛前然之。心計此膏不足半夕，乃自誓言：“若我後世得道如佛，膏當通夕光明不消。”作禮而去。

王所然燈或滅miè，或盡jìn，雖有人侍，恒不周匝zā；老母所然一燈，光明特朗殊勝諸燈，通夕不滅膏又不盡。至明朝旦，母復來前頭面作禮，叉手却住。

佛告目連：“天今已曉，可滅諸燈。”

目連承教，以次滅諸燈，燈皆已滅，惟此母一燈三滅不滅，便舉袈裟以扇之，燈光益明；乃以威神，引隨藍風，以次吹燈，老母燈更盛猛，乃上照梵天，傍照三千世界，悉見其光。

佛告目連：“止！止！此當來佛之光明功德，非汝威神所毀滅。此母宿命供養百八十億佛已，從前佛受決，務wù以經法教授開化人民，未暇xiá修檀tán，故今貧窮無有財寶。却後三十劫，功德成滿當得作佛，號曰須彌燈光如來、至真，世界無有日月，人民身中皆有大光，宮室眾寶光明相照，如忉利天上。”

老母聞決歡喜，即時輕舉身昇虛空，去地百八十丈，來下頭面作禮而去。

王聞之，問祇婆曰：“我作功德巍巍如此，而佛不與我決；此母然一燈，便受決。何以爾也？”

祇婆曰：“王所作雖多，心不專zhuān一，不如此母注心於佛也。”乃更往請佛。宿勅chì諸園監，各令晨採好華，早送入宮至中。

佛便晨出祇洹，徐徐緩行，隨道為人民說法，投日中至宮。

有一園監持華適出園巷，正與佛會於大道之衢qú，聞佛說經一心歡喜，即以所持華悉散佛上，花皆住於空中當佛頭上。佛即授決曰：“汝已供養九十億佛，却後百四十劫汝當為佛，號曰覺華如來。”

其人歡喜，即時輕舉身昇shēng虛空，來下作禮畢bì，即更自念：“我王為人性大嚴yán急，故宿勅我齋zhāi戒，將華當以供佛，而我悉自以上佛，空手而往，必當殺shā我。”便徑歸家，置空華箱於戶外，入告婦言：“我朝來未食，王今當殺我，急為具食。”

婦聞大惶，懷jù曰：“王何故相殺？”便為婦本末說之。婦即出，至竈zào下具食，天帝釋便以天華滿空箱中。婦持食還，見戶外箱中華滿如故，光色非凡，即以告夫。夫出戶視，知是天花，心大歡喜，止不復食便持華入。

王適shì出迎佛，道與王相逢。王見華大好，世間希有，即問監曰：“我園中大有此好華乃爾，而汝前後不送上，汝罪應死，寧知之不？”

監曰：“大王！園中無有此華。臣朝早將園華，道路逢佛，不勝shèng歡喜，盡以上佛，即授與我決。知當殺故，過家索食，比其頃qǐng出，視空箱中，復見此華。必是天華，非園所有。今我生既卑賤，為王守園，拘制縣xiàn官，不得行道；一已授決，正爾而死，必生天上，十方佛前無所拘制，可得恣意行道。王若相殺，我無所在也。”

王聞授決，便生慚怖，肅然毛豎，即起作禮lǐ，長跪懺悔。佛至宮，飯食已訖，呪願而去。

王復問祇婆曰：“我前請佛，而老母受決；今日設福，而園監受決；我獨何故初無所獲huò？心甚於悒yì，當復宜作何等功德耶？”

祇qí婆曰：“王雖頻日設福，但用國藏之財，使人民之力，心或貢高，意或瞋恚，故未得決。今宜割損身中自供之具，并脫瓔珞七寶珠環以作寶華，當與夫人、太子併bìng力合掌，自就功勤一心上佛，佛照王至誠必得決也。”

於是王減徹廚chú膳shàn，晝zhòu夜齋zhāi戒，脫身上諸寶，合聚諸師日⁷前作華，王及夫人、太子皆自著手，至九十日所作悉成，勅外駕當往上佛。

傍páng臣白言：“聞佛前到鳩夷那竭國，已般泥洹也。”

王聞，心大悲號，涕淚哽咽曰：“我故至心手作此華，佛雖般泥洹，我故當齋jí，詣耆闍崛山，以上佛坐處，展馳我意也。”

⁷校勘記：“日”：底本是“日”字，根據【宋】【元】【明】【宮】本及下文，改為“日”字。

祇婆曰：“佛者，無身亦無泥洹，亦不常住無滅無在；惟至心者為得見佛，佛雖在世間，無至心者為不見佛。大王至誠乃爾，佛雖般泥洹，往必見佛。”

便至耆闍崛山中，見佛且悲且喜，垂淚而進，頭面作禮，以七寶華前散佛上，華皆住空中，化成寶蓋正當佛上，佛便授與王決曰：“却後八萬劫，劫名喜觀，王當為佛，佛號淨其所部如來，刹土名華王，時人民壽四十小劫。”

阿闍世王太子，名旃zhān陀和利，時年八歲suì，見父授決甚大歡喜，即脫身上眾寶以散佛上曰：“願淨其所部作佛時，我作金輪聖王得供養佛，佛般泥洹後，我當承續為佛。”其所散寶，化為交露帳，正覆佛上。

佛言：“必如汝願，王為佛時，必當作金輪聖王，壽終便上生兜率，天上壽盡jìn便下作佛，在藥王刹土教授，佛號栴檀，人民壽命、國土所有，皆如淨其所部。”

佛時授決適竟，王及旃陀和利前為佛作禮，便燿huò然不見佛所在。

阿闍世王授決經

佛說薩羅國經

失譯人名今附東晉錄

昔有大國名曰薩羅，土地廣博，嚴淨之處中多人民，富樂熾盛，工黠妍yán雅，好盛文飾，多出珍寶、五色玄黃。城郭樓閣、街巷門室，金銀錯塗，方圓淨好，遶城浴池中生蓮華，鳬fú鴈、鴛鴦、鳩夷、羅鳥、孔雀、鸚鵡、鵯yáng隨、鷓lú鷃cí，翻fān飛相逐皆在池中，晝夜栖止相和悲鳴。男女遊戲作倡妓樂，無有厭極jí樂不可言，自猗yǐ憍慢不解佛法，各自快心天下無雙shuāng。

佛在舍衛祇樹之園。佛見此國興xīng樂乃爾，不惟無常生死之苦，貪濁色欲無有懈已。佛念彼國生死遂滋，不行權quán慧，誰能度之？即作方便開化其心：“諸有色相以空應之，一切喜樂以苦應之，權行隨意令離想識。”

佛便現神如意三昧，放大光明摩mī所不照，感動八方及人、非人，諸天龍神追侍在後；帝釋、梵天手執zhí珍奇七寶之蓋gài獻xiàn御奉佛，彌勒、文殊、目連、羅雲、阿難、離越、舍利弗諸弟子菩薩，無數千人皆悉隨從，俱適彼國，百鳥畜獸相和悲鳴，倡伎眾樂不鼓自鳴，枯木諸樹皆自更生，溝gōu渠江海，龜guī、鼈biē、魴yuán、鮑tuó，水性之屬莫不忻xīn懌yì，三千國土皆大震動，地生蓮華大如車輪，珍寶琉璃轉相雜成，其色甚妙光耀人目。

佛放光明普有所照，諸在窈yǎo冥勤苦之處，皆悉開闢pì，無所罣guà礙。國王、大臣、長者、居士、中宮太子、列女、美人，國民大小莫不悚sǒng然：“今日何故，乃有是現？自在宮內五樂自娛，妓女自拊fǔ快樂無過，今所見者，世所希有。”

時，持地神踊從地出，現王殿前歎佛功德：“世尊現變光踰日月，諸天欽仰釋梵所尊，世垢已除脫人生死。其見佛者罪釁xìn

消除，其供佛者福倍無量，殖種德本，後生天上，發一慧意所得無限，可往見佛咨受法言。”

王後轉開意內歡huān然：“如來降神在吾國界，眾生蒙度。”非但己身，一切群從并餘眾輩，皆悉出城欣喜踊躍。

佛之威神，令是國界廓kuò然大明、洞達無邊。王及人民悉往見佛，快哉！福根善心生焉！覩dǔ佛尊顏金光暉曜，奮fèn威振躍吉祥莊飾，相明清澈志寂淡定。王及人民皆前禮佛，頭面稽首遶尊三匝，却在前住，具自陳說：“久沈chén貪濁迷惑聲色，不見如來供事問法。”

佛言：“大善！王及臣民、中宮太子皆平安乎？”

王言：“蒙得佛恩，皆悉如宜。”

佛言：“王貪濁色欲，恣心無厭，賦斂liǎn財寶，餽膳兼味，園觀浴池，遊戲無極，不念無常，何益萬分？人為欲縛，不惟後世，即致泥犁畜生之屬，但坐無厭，燒炙zhì形殘，飢不及飡cān，渴無水漿，屏bīng營yíng愁毒，迭互相然，皆坐無慮逆心犯惡。在世雖富深宮尊位，是悉無常如夢已寤wù，想命獨生無一隨者。”

王前長跪啟白：“世尊！以何方便得離此罪？佛為法王一切所歸guī，佛為正尊眾生宗仰，願見拯舉得免此苦。”

佛言：“善哉！王立信本，施行四事可得離罪：一曰、所有施與無所愛惜；二曰、少欲、瞋恚，割損貪食；三曰、聞佛經戒信受不犯；四曰、敬慎法師厚善知識。是為四事可得清淨。”

王心生念欲施大檀tán，便前禮尊叉手白佛：“願屈光儀yí到宮小飯。”佛即默然，已受其請。

王歸宮內勅臣官屬：“佛者難值如優曇鉢華，今已得之當好供養。出諸華香幢幡伎樂，莊嚴宮室掃灑sǎ令淨，城中街里皆施幡蓋。”

中宮夫人及國人民悉受王教，整頓床座，即勅太官作百味之食，調和香甘，便行迎佛：“供具已辦，願可勞神。”

佛即用時於坐而得，便放威神感動眾會，四部弟子百千天人，及諸龍神、犍沓tà和等，眷屬圍遶群從隨佛，四天前導釋梵擁蓋，菩薩大士侍佛入城。

佛蹈門闥kǔn境界震動，盲聾lóng瘖yīn瘡yǎ、被bèi毒病瘦，皆悉完具平復如故，箜篌樂器不鼓自鳴。佛放光明悉照宮室，城郭舍宅悉作琉璃，內外洞達莫不見佛。

佛前上殿就師子座，王及太子、國臣人民，即下飯具，手自斟酌，飯食已訖便行澡水，一切人民眾坐已定。王取小机前坐聽經，佛轉法輪說不退轉，王即歡喜以衣奉佛，其價千萬世所希有。所散之衣懸xuán在虛空，便於佛上化成華蓋，交露七寶悉皆垂珠。從是垂珠出其光明，遍照十方無數佛土。王及臣民、後宮太子、夫人、美女合萬餘人，見是變化莫不踊躍，皆發無上正真道意，八百天神得不起法忍，五千菩薩立不退轉，無數千人皆興德本，壽終已後皆生天上。

佛語阿難：“是王供事五百餘佛，惠施財寶，等行慈哀，尊法不倦，是當來劫當得作佛，號名慧光如來、至真、平等正覺；是國人民及諸夫人，當承其福悉當得佛。”

王聞授決踊在空中，現身離地百四十丈，從上來下歎佛功德：“佛者甚尊，為眾作本，其德若天無所不覆！”

國人八千聞授王決，善發淨心願為菩薩。

佛說經訖，一切眾會及人非人莫不歡喜。世尊權quán道，所化如是。

佛說薩羅國經

佛說逝童子經

西晉沙門支法度譯

聞如是：

一時，佛在羅閱祇耆闍崛山中。平旦從諸比丘，被pī袈裟、持應器入城分衛wèi。

佛行向富迦羅越門，富迦羅越有子，年十六，名曰逝，時在第三門內遙見佛來，身有奇相容貌端正，心意安靜諸根寂寞，項中光出影耀殊絕，炎明熾chì盛，若日之淨、月盛滿時，悉照門內。

逝見佛如是，心中歡喜肅然而敬，便趨qū上堂，為母說偈言：

“金光色百餘， 希此所見聞，
今來住在外， 當給其所求。
威儀過梵王， 光顏殊諸天，
哀我故來耳， 願以持與之。”

其母聞逝言，即告曰：“如汝所稱者，其人豈qǐ貧窮？何為當乞兒耶？一何惑哉！今所言者殊不合義。”

爾時，佛便以神足現化，放身光明徹照七重門內，盡為大明。逝感佛威神，復為母說偈言：

“譬如人見火， 端自投其中，
不善向佛者， 自賊亦如是。
天人中獨尊， 至聖無復上，
是最可供養， 施必得大利。
今所有食分， 願取用與我，
欲以奉上尊， 此歡huān難常值。”

其母即以所有好衣及食具與逝，逝持出詣佛所，以頭面著地，為佛作禮，却住一面，叉手白佛言：“今我見如來，虔心恭敬注意於佛，惟以加哀受己所施。”

佛應時受之，為逝說偈言：

“汝以伏慳意， 能善修治施，
今日供養佛， 所念莫不吉。”

逝聞佛所語，即自說偈言：

“我不願富貴， 亦弗fú望釋梵，
但願最智慧， 如佛而無上。”

爾時，天帝釋下立逝前，說偈言：

“纔cái用一布施， 欲求佛者難，
道常世世施， 積若須彌寶，
經歷千億劫， 恒行慈愛心，
不可以一施， 得覺無上道。”

逝即答天帝釋，說偈言：

“譬如大工匠， 欲伐巨木者，
猶不一下斧， 便以斷大樹。
斧斫zhuó稍以漸， 可盡太山木，
剝bō業從微得， 求道亦如是。
明不用一施， 而得成大道，
我有信精進， 必為世間將。”

天帝釋復為逝說偈言：

“不如求尊天， 釋梵易可得，
尠xiǎn能應佛法， 佛道甚難得。”

逝答天帝釋，說偈言：

“設使一天下， 滿中火洞然，
吾以身遍投， 終不捨佛意；
假令一切人， 皆共賊害我，
願常慈心向， 終不廢fèi大道。

脆哉釋梵天， 彼皆為死法，
願歸一切智， 勇若師子雄。”

天帝釋復為逝說一偈言：

“快哉得善利！ 乃有敬在佛，
專精向大道， 想汝必作佛。”

逝答天帝釋，說偈言：

“天王且勿疑， 於斯無上道，
精進吾匪fěi懈， 會於世為佛。”

於是，天帝釋默然。

時佛為逝說偈言：

“ 汝已於往世， 敬事八千佛，
心常願大道， 欲得安群生。
後十二億劫， 終不墮惡道，
但多修德善， 恒以興尊意。
汝當百億返， 作王遮迦越，
亦為四天王， 每輒行正法。
又當為帝釋， 未常遠梵行，
後生兜術天， 然則道德成。
當居千國界， 中央得作佛，
名曰須彌劫， 一切莫不事。
千國各橫廣， 四百八十里，
宮牆之嚴飾， 一切皆以寶。
初會說法時， 六十千億人，
為弟子得度， 皆得阿羅漢；
再會說經時， 四十千億人，
皆入羅漢慧， 所度為甚眾；

三會說經時，	所度甚眾多，
離垢入淨慧，	悉得無所著。
是時佛剎中，	無有亂惡眾，
皆悉向道法，	一切行忠直；
疾病之憂苦，	都已無是鬼，
時人皆和睦，	展轉相念安；
天日三時雨，	纔cái足掩土塵chén，
寒暑常調適shì，	度人若干種。
族姓之男女，	若欲興善意，
敬愛於佛者，	供養當如此。
吾今敷演是，	菩薩所當行，
面於正覺前，	即得佛慧眼。
諸佛無有數，	經法不可盡，
若以無數敬，	福報亦無量。”

佛說是決已，迦羅越子逝、天帝釋及諸比丘，聞經歡喜，皆前為佛作禮而去。

逝童子經

佛說金耀童子經

西天中印度惹爛駄囉國密林寺三藏明教大師

賜紫沙門臣天息災奉 詔譯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食時著衣，與諸苾芻恭敬圍繞，入舍衛大城次第乞食。有一婆羅門出於舍衛，逢見世尊，久視容儀yí，乃發言詞而伸讚詠：“瞿曇！汝面最上，金色端嚴。”

世尊印言：“如是！如是！我所作福，乃獲huò斯報。”

婆羅門言：“瞿曇！我今現世亦有福德，於其家中生一童子，金色光輝，容儀相好，可似瞿曇，得未曾有。

“復次，瞿曇！爾時童子初生之時，更有殊妙吉祥之事：初生之時，心意安泰，諸識shí明利，於其庭中忽生蓮華，滿室天香恒時芬芳，一切眾生普皆愛樂。

“復次，瞿曇！此未殊妙亦未希有。復次，童子初生之時，瞻zhān蔔bō華樹處處出生，彼樹執持瞻蔔妙華天紫金色。

“復次，瞿曇！如此殊祥猶未希有。復次，童子初生之時，諸天金盤pán自然出現，滿其盤中盛天飲食百千萬種，假使食者無有窮盡。

“復次，瞿曇！如斯感應yìng猶未希奇。爾時童子初生之時，口出音聲，有佛世尊及阿羅漢等出現世間，乃至行住常所思念。”

婆羅門說此童子吉祥事已，而告佛言：“往詣yì彼處為見童子。”

世尊默然詣彼舍宅。欲入之時，中間有優婆塞而白佛言：“勿入此舍！彼婆羅門於佛法中不能信敬。”

世尊答言：“此婆羅門亦具信根。”

是時，世尊答優婆塞已，便入婆羅門舍見其童子。

是時，童子纔cái見世尊，便往歸依五體投地，佛便呪願——如是彼諸苾芻，從佛往詣亦見童子——佛呪願已，與諸苾芻迴歸精舍。

爾時，童子後漸長大，舍衛國主波斯匿王，聞彼婆羅門有如是德行，生其貴子，遂遣使臣廣執華鬘、栴檀、寶香，詣婆羅門家，圍繞童子而伸宣請。童子答言：“候我先到祇樹禮拜世尊，而入舍衛見波斯匿王。”

使臣迴已，具奏前事，波斯匿王聞其奏已：“我今亦往祇樹，禮覲jìn世尊，見彼童子。”

是時，童子尋詣yì祇樹，於其中路見一婆羅門，而問童子：“汝今何往？”

童子答言：“欲往祇樹禮覲世尊。”

婆羅門呵責童子：“云何廣名婆羅門族生已，要去欲見沙門？”

童子對言：“汝得珍寶大藏，不要持寶歸舍；汝得吉祥面前而來，却乃執棒打退。”

童子對已便往祇樹。到世尊所，作禮佛足，於面前坐而為聽法。本生適意天妙蓮華，生彼祇樹園中，其香芬馥遍滿一切，智慧忽生：“我今持此蓮華供養世尊。”而復思惟：“我先生時，瞻zhān蔔bō迦樹世所希有。”於發心時，瞻蔔迦樹而自出生，其樹執持瞻蔔迦華天紫金色。即時，童子以手掬瞻蔔華，散世尊上，所散之華住佛身上，莊嚴佛身；其中或有住佛頂上，住佛懷中，住佛足下；其中或有成華鬘衣，如是種種供養。

時王驚怪，問童子言：“汝云何供養作如是神力？”

童子答言：“我於祇qí樹作如是一切莊嚴。”

彼時，童子又生最上智慧：“我瞻蔔迦樹隨我發心生瞻蔔華，其華或生樹身，或生菓上，或生樹枝，或生葉上；其瞻蔔華，亦有出現住虛空中。又於祇園虛空之中，出現一切金寶鈴鐸duó。”

彼時，童子禮世尊足，白言：“世尊！受我今日施世尊食及諸苾芻、國王、侍從普受我供。”世尊默然受請。待擊jī犍稚時到，即時世尊安詳而坐，及諸苾芻、國王、臣從次下而坐。是時生最上微妙思慧思憶：“我昔生時有金盤出現，滿中天食。願得現前，持來供佛。”作是念已，本生金盤隨心出現，諸天上味滿其盤中。是時，童子即持金盤及以飲食，親自供養。

是時，世尊與諸苾芻、國王、侍從食已飽滿，金耀童子心大歡喜，禮世尊足，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此後善根增長，諦發心願，廣行法施救度有情，我後方取成佛，未救度者與作救度，未安樂者施其安樂，未寂靜者皆令寂靜。”

爾時，世尊因為童子發心，次第說地獄相：“所謂阿毘pí地獄、庖pào地獄、庖pào裂地獄、阿吒zhà鵠qiān、訶訶hē鑊zōng、護護hù鑊zōng、青蓮華、紅蓮華、大紅蓮華，從此出已，而入八熱地獄。次第皆因惑業yè所感，若有智慧說我救法，彼得清涼。”

爾時，世尊說此語時，青黃赤白四色光明從口而出。其中光明有上去空中，有下入地獄，照彼等活、黑繩shéng、眾合、號háo叫、大號叫、炎熱、極jí炎熱、阿毘地獄，及庖pào地獄、庖裂地獄、阿吒zhà鵠qiān、訶訶鑊zōng、護護鑊、青蓮華、紅蓮華、大紅蓮華。若去炎熱地獄彼得清涼，若入寒冰地獄彼得溫暖，而彼眾生為發勝心：“我等云何得此處命終轉生餘趣如是。”彼發心已，世尊為生變化光明，遣發變化，令彼得見。既得見已：“我等從此命終之後決定不生諸餘惡處。今未曾見此處眾生得受無為勝光為發信心，受地獄業盡jìn，各各得生人間天上，真實得受。”

若是光明照彼上方四大王天、忉利天、夜摩天、兜率天、樂變化天、他化自在天、梵眾天、梵輔天、大梵天、少光天、無量光天、極光靜天、少靜天、無量靜天、遍靜天、無雲天、福生天、廣果天、無想天、無煩天、無熱天、善現天、善見天、色究竟天，光明到已，出如是聲，演說苦、空、無常、無我，說二伽陀曰：

“出光勸化汝， 歸依佛法僧，
抖擻死魔軍， 如象離繫xì縛。
若入此法中， 志心行不退，
所以斷輪迴， 諸苦悉皆盡。”

爾時，光明遍照三千大千世界救度有情，如是光明，却還佛身隨世尊後。

爾時，世尊欲得受記過去業yè，所放光明於其佛身後入；
欲得受記未來業， 其光於佛面前而入；
欲得受記生地獄者，其光從佛足下而入；
欲得受記生畜生者，其光從佛足跟而入；
欲得受記生餓鬼者，其光從佛脚足大母指而入；
欲得受記生人中者，其光從佛膝下而入；
欲得受記力輪王者，其光從佛左手掌而入；
欲得受記轉輪王者，其光從佛右手掌而入；
欲得受記生天者，其光從佛臍qí間而入；
欲得受記聲聞菩提者，其光從佛胸臆yì而入；
欲得受記緣覺者，其光從佛眉間而入；
欲得受記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其光從佛頂門而入。

爾時世尊所放光明，繞身三匝入世尊頂。

爾時，尊者阿難合掌恭敬而白：“世尊！種種顏色百千莊嚴，從口而出，周遍十方普皆照耀。”而說偈言：

“是非久遠yuǎn離，煩惱皆遣除，
世間佛最上，勝因報不虛。
如螺蓮華白，降魔佛現光，
當時魔自去，安定妙智慧。
令聲聞求佛，牟尼安定聲，
如牛王最上，除諸疑網淨。
無有冤家縛，如水壞於鹽yán，
正覺說現光，佛與誰受記？
彼聞安定樂，此眾人歡喜。”

佛言：“如是！如是！阿難陀！非無因果。阿難！如來、應供、正遍知、正覺正說。阿難陀！見此童子作如是供養於我，善根深固，發心施法，經三大阿僧祇劫，修行菩提成就大悲六波羅蜜，觀行圓滿成等正覺，名金曜yào如來，十力具足四智圓明，三密不共念處大悲。若我等往昔發心，亦為行此法施。”

爾時，波斯匿王問：“世尊！此童子作何行業yè，得如是富貴？”

世尊答言：“此童子於往昔過去生中，廣作福業之因，於今世中得獲huò斯報。又此童子，昔種業因之時志心不退，於今世中誰免斯報？大王！所作之業得受報時，如地界無盡，水界無盡，火界無盡，風界無盡；如是等蘊界六塵chén，作業獲報無有窮盡。童子志心昔種福因，今生得報無盡；乃至善惡二業yè業報無盡，假使經於百劫，業至須受其報。

“大王！過去世時，波羅奈國有王名曰闍軍，彼有太子名吉祥密。彼時父王廣作罪業，太子見父作罪，心驚毛豎而告王曰：‘我去修行。’王言：‘只汝一子，我今云何教去修行？’吉祥密言：‘我須離lì父必去修行。’童子言：‘若金銀象馬、宮人、庫藏，心無貪著亦無愛樂受用。’後便修行三十七品菩提分法，

得證緣覺菩提，無數百千天人而來供養。餘人見已，具告王曰：‘太子得如是功德。’

“時王聞已，欲見其子，出於宮闕què四兵隨從。有一貧人，見王坐於最上象背，上妙衣服而用嚴飾，妙香塗身，傘蓋覆上，四兵圍繞，彼生智慧：‘此王手足、腹肚、頭tóu面、肩背與我無異，因何乘坐最上大象？妙衣嚴飾妙香塗身？傘蓋覆上四兵圍繞？復次，我身累世慳貪，未曾捨施，令我今世受如是苦，是事乏短不能捨施，云何我得生彼人中？’又問王曰：‘未知大王何處而去？’彼聞軍王言：‘我有一子名吉祥密，出外修行證得緣覺菩提，若復有人少許供養，後獲大果。’王答問已而復前去。其王于時忽見群鹿，王愛彼鹿而趁chèn逐之。

“彼時貧人審shěn諦思惟：‘王貪趁鹿，我今此時願見緣覺。’是時貧人漸漸前行，入山谷中見彼緣覺，身量巍巍心意寂靜，有無量百千賢聖周迴圍繞，散曼陀羅華積jī至于膝。是時貧人高聲啼哭，甚大悲痛而復懊惱。是時，百千賢聖供養畢已，而復還去。貧人悟解：‘我今將何供養緣覺？去此不遠有菴ān沒羅樹。’是時貧人取最上菴沒羅菓，以鉢滿盛供養緣覺。

“爾時，緣覺執彼鉢盂yú，猶如鵝王騰空自在，現種種神變，從虛空下還復本座。復次貧人禮緣覺足，而復告言：‘汝為我食，我為受福。’於第二日供養，緣覺：‘此人心淨悟解。’拯救貧人，便受供養。即時，貧人從山谷而出。

“彼聞軍王遙見緣覺住虛空中，王生智慧而復思惟：‘彼處應有大福德人天，我今急速去見緣覺及彼人天。’王便入於山谷，於其路中見彼貧人出於山谷。時王問曰：‘汝何處來？’貧人答言：‘我此處來。’王言：‘貧人！汝身龐cū澁sè，頭tóu髮蓬亂，衣服垢穢huì而不去除，汝今云何遠離貧窮似我富貴？觀汝實不能遠離貧窮。’

“彼人別王，而忽思惟：‘云何得一片殊妙田地？又得多般美妙飲食百味具足？’思惟未已，足蹈圓石忽然倒地，於其彼處得一鐵tiě甕wèng滿中金寶。

“其王至山，見彼緣覺面前而坐，住後須臾yú，而告子言：‘我為祈福，云何來日受我齋zhāi食？’緣覺答言：‘大王！我先受請。’聞軍問言：‘受何人請耶？’緣覺答言：‘有一貧人請我供養。’

“王遂發使告貧人言：‘我請緣覺齋，汝別日請齋。’使臣到已，具宣王旨。貧人不肯，王乃親自詣貧人所，而復告言：‘我與緣覺食，汝別日設食。’彼言不得。

“王言：‘汝須移日。’貧人言曰：‘云何令我移日？況我自有金寶定伸供養。’

“王言：‘汝本來貧窮，我是剎帝利灌頂王種，汝却云何對我有金？’貧人告言：‘王若不信，教王見金。’遂便同到出金之地，有一鐵甕wèng，傾出金寶積聚如山，一邊人立兩邊不見。王乃思惟：‘此人有如此福德？’彼人言曰：‘我齋時將至。’

“貧人於第二日淨除田地，嚴飾殊妙，散諸蓮華，摘樹枝葉作妙傘蓋，設食供養。時彼緣覺復上虛空，現種種神變。

“爾時彼人禮足發願：‘如我此地散作蓮華，願我生生得彼天妙蓮華；如我所造樹枝傘蓋供養，善願生生得瞻zhān蔔bō迦樹，出瞻蔔華天紫金色；如我瓦器持食供養善根，願生生常得金盤滿盛天食，假使百千人食食之不盡，而得值佛。’”

告波斯匿王：“汝須思惟！當時貧人者，今婆羅門子金耀童子是。供養緣覺得彼善根，快樂無邊，一切願心皆得成就。”

佛說此經已，彼諸苾芻一心頂戴，歡喜奉行。

佛說金耀童子經

佛說七女經

吳月支國居士支謙譯

聞如是：

一時佛遊於拘留國，在分儒達dā樹園，與千羅漢俱，菩薩有五百人，及諸天、龍、鬼神。

爾時拘留國中有婆羅門名摩訶蜜，慳貪，不信佛法；大豪富，珍奇珠寶、牛馬田宅甚眾多；智慧無雙shuāng，為是國中作師，常有五百弟子，復為國王、大臣所敬遇。

是婆羅門有七女，大端正無比，黠xiá慧言語；從頭至足皆著金銀、白珠、瓔珞，隨時被服；常與五百女人俱，憙xǐ自貢高，恃shì怙hù端正，憍jiāo慢眾人；倚於富貴，謂呼有常；每與國中人民共說義理，常得其勝shèng。

爾時有迦羅越，名曰分儒達，聞此女大好，便至婆羅門所，謂言：“卿家中自呼是女端正，雖爾，當遍將至國中示人。若有人呵此女者，卿當雇gù我五百兩金；若不呵者，我當雇卿五百兩金。”

如是募mù九十日遍至國中，無有道此女醜chǒu者。爾時婆羅門即得五百兩金。

分儒達告婆羅門：“今佛近在祇樹園。佛知當來、過去、今現在事。又復至誠，終不妄言。當將往示佛。”

婆羅門言：“大善！”即與眷屬五百婆羅門，國中復有五百女人俱，相隨至佛所。

佛時為無數千人說法。各各前為佛作禮，却坐一面。婆羅門前白佛言：“瞿曇常遊諸國，寧見有好人端正如是女者不？”

佛便逆呵之：“此女不好，皆醜chǒu，無有一好處。”

婆羅門問佛：“是女一國中人無有道此女醜。今瞿曇何以獨道此女醜？”

婆羅門問佛言：“世間人以何為好？”

佛言：“世間人眼不貪色，耳不聽tīng受惡聲，是則為好；

“鼻不嗅xiù香，口不嘗cháng味，是則為好；

“身不貪細滑，意不念惡，是則為好；

“手不盜取人財物，口不說人惡，是則為好；

“不貢高、綺語，知生所從來，死有所趣，是則為好；

“信布施後hòu當得其福，是則為好；

“信佛，信法，信比丘僧，是則為好。”

佛告婆羅門：“顏色好，不為好；身體好，不為好；衣服好，不為好；二言、綺語，不為好；心端意正此乃為好。”

分儒達即自還得五百兩金。

佛告婆羅門：“昔者有城，名波羅奈，從地底去，佛、諸當來佛皆於是上坐。爾時有國王，名機jī惟尼，作優婆塞，大明經，為佛作精舍。王有女悉為優婆夷，明經智慧，端正無雙shuāng，身上皆著金銀、琥珀、珠寶，被服甚好。第一女字羞耽dān，第二女字須耽摩，第三女字比丘尼，第四女字比丘羅輜zī，第五女字沙門尼，第六女字沙門密，第七女字僧大薩耽，常以佛正法齋zhāi戒、布施訖竟，七女便相將至父王正殿，白言：‘我曹姊zǐ弟欲相隨到塚zhǒng間遊觀。’

“王言：‘塚間大可畏，但有死人骨髮fà，形骸hái狼藉jí，支散在地；諸悲哀者、啼哭者滿其間；有虎、狼、野獸、鷄chī梟xiāo，主噉dàn死人肉血。汝曹姊弟何為塚間？我宮中有園觀、浴池，中有飛鳥鴛鴦相隨而鳴；中有眾華，五色光目；芝草奇樹，眾果清涼，恣意所食，極jí可遊觀。汝曹姊弟何為塚間？’

“七女即報言：‘大王！眾果美食何益萬分？我見世間人老時命日趣死，人生無有不死者。我曹非小兒，嘗cháng為餘食所惑！王哀念我姊弟者，當聽tīng我曹姊弟到城外觀死人。’如是至三。

“王言：‘大善！聽汝姊弟所為。’

“爾時七女即與五百婬女嚴駕出宮門。七女即解頸下瓔珞散地，國中時有千餘人見之，隨後拾取珠寶。歡喜遂到城外塚zhǒng間，大臭，處不淨，但聞啼哭聲。諸婬女及人民身體tǐ肅然，衣毛為豎。七女直前視諸死人，中有斷頭者，中有斷手足者，中有斷鼻耳者，中有已死者，或有未死者，中有梓zǐ棺者，有席中裹者，有繩縛者。家室啼哭，皆欲令解脫。七女左右顧gù視死人眾多。復有持死人從四面來者，飛鳥、走獸共爭來食之。死人臙pāng脹zhàng，膿血流出，數萬億蟲從腹中出，臭處難可當。七女亦不覆鼻，直前繞之一匝，即自相與言：‘我曹姊弟身體不久皆當復爾。’

“第一女言：‘寧可各作一偈，救死人魂魄耶？’六女皆言：‘大善！’

“第一女言：‘此人生時好香塗身，著新好衣；行步眾中，細目綺視；於人中作姿，則欲令人觀之。今死在地，日炙zhì、風飄。主作姿則者，今為所在？’

“第二女言：‘雀在瓶中，覆蓋gài其口，不能出飛。今瓶已破，雀飛而去。’

“第三女言：‘乘車而行，中道捨車去，車不能自前。主使車行者，今為所在？’

“第四女言：‘譬如人乘船而行，眾人共載而渡水，得岸便繫xì船。棄qì身體去，如棄船去。’

“第五女言：‘有城完堅，中多人民，皆生長城中。今城更空，不見人民，為在何所？’

“第六女言：‘人死臥地，衣被常好，從頭至足無有缺減。今不能行，亦不能動搖。其人當今為在何所？’

“第七女言：‘一身獨居，人出去其舍shè，舍中空無有守者，今舍日壞敗。’

“爾時，第二忉利天王釋提桓因坐即為動搖，聞七女說經，如伸臂頃，即從天上來下，讚七女言：‘所說大善！欲願得何等？所願者，我能為汝得之。’

“七女俱言：‘卿是釋天乎？梵天耶？不見卿來時，自然在我前，使我知之。’

“即報言：‘諸女！我是釋提桓因。聞說善言、好語，故來聽之。’

“七女言：‘卿屬zhǔ者欲與我曹願。卿是第二忉利天上最尊，當為我等得之。我姊弟請說所願。’

“第一女言：‘我願欲得無根、無枝、無葉yè之樹，於其中生。是我所願也。’

“第二女言：‘我欲得地上無形之處、無陰yīn陽yáng之端，願欲於其中生。’

“第三女言：‘人於深山中大呼，音響xiǎng四聞耳，不知所在。我願於其中生。’

“釋提桓因報言：‘且止！我不能得是願。諸女欲得作釋梵、四天王、日月中尊，是則可得。今女所願，實我所不知。’

“七女答言：‘卿是天上獨尊，有威神，何以不能得此願？卿譬如老牛，不能挽車，亦復不能耕犁，無益於主。’

“釋提桓因報言：‘我聞說經，故來聽之。非我所知，即便辭謝。’七女默然無報。

“爾時空中有天言：‘今迦葉佛近在惟于陵聚中，何不往問迦葉佛？’七女聞之大歡喜，即與五百婁女、隨來觀者，塚間喪亡、悲哀、啼哭者復有五百人，俱發意往。

“時迦葉佛為無數千人說法，悉各前為迦葉佛作禮，却坐一面。

“釋提桓因白佛言：‘我向者聞國王七女說經，故來聽之。七女便從我索是願言：“我欲得無根、無枝、無葉yè之樹；無形之處、無陰yīn陽yáng之端；深山大呼，音響四聞，不知所在。”我時不能報答，願佛為七女解說其意。’

“迦葉佛言：‘善哉！發問多所過度。是事羅漢、辟支佛尚不能知此事，何況於汝？’

“是時迦葉佛便笑，五色光從口出，照滿佛刹，還huán繞身，從頂上入。

“侍者前長跪，問迦葉佛言：‘佛不妄笑，願聞其意。’

“迦葉佛告薩波羅：‘汝見是女不？’‘唯然已見。’

“‘此國王七女共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已來，供養五百佛已，當復萬佛，却後hòu十劫悉當作佛，皆同一字，號名復多羅賁bì，刹土名首陀波。其佛壽三萬歲suì，是時人民被服、飲食譬如第二忉利天上所有。佛般泥洹後，經道留止八千歲乃盡jìn。是佛時說法，當度七十五億萬人令得菩薩及羅漢道。’

“迦葉佛授七女別時，即踊躍歡喜，便住虛空中，離地二十丈，從上來下悉化成男子，即得阿惟越致。五百婁女及千五百天與人，見七女化成男，踊躍歡喜，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一千人遠離塵垢，皆得法眼。”

佛告婆羅門：“此國王七女富樂、端正、豪貴，尚不恃shì身作綺好。所以者何？用念非常，是身不可久得故。一切世間人但

坐愚癡故，墮十二因緣便有生死。人生若皆由恩愛，從生致老，從老致病，從病致死，從死致啼哭，得苦痛。人生若皆從恩愛，當自觀身，亦當觀他人身。坐起當念身中惡露、涕唾、寒熱、臭處不淨；如是何等類，身一壞時，還化作蟲，自食其肉，骨節jié支解，消為灰土。還自念：‘我身死亦當如是。’不當恃身作綺好，當念非常。若人施行善，不自貢高、綺語者，死後皆生天上；若施行惡者當入泥犁中。女人所以墮泥犁中多者何？但坐嫉妬dù，姿態tài多故。”

佛說是時，婆羅門女即踊躍yuè歡喜，解身上珠寶用散佛上。佛威神令所散住虛空中化作寶蓋，中有聲言：“善哉！如佛所言無有異。”

佛爾時便感動放威神，於座上以足指按地，三千大千剎土皆為大動；光明照十方，百歲枯樹皆生華菓guǒ，諸空溝gōu澗jiàn皆自然有水，箜篌樂器不鼓自鳴，婦女珠環皆自作聲；盲者得視，聾者得聽，瘂yǎ者得語，僂yǔ者得伸，拘躄bì者得愈，手足病者得愈，狂者得正，被bèi毒者毒不為行，拘閉者悉得解脫，百鳥狸獸皆相和悲鳴。爾時拘留國中人民無男、無女皆大歡喜，和心相向若得禪。

佛作是變化時，拘留國王捐珠，踊躍歡喜，及百大臣、婆羅門女，與其眷屬及五百婆羅門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復有五百比丘得羅漢道；國中五百人悉須陀洹道。

佛說是經已，菩薩、比丘僧、優婆塞、優婆夷、國王、大臣、長者、人民、諸天、鬼神、龍，皆大歡喜，前持頭面著地，為佛作禮而去。

佛說七女經

佛說龍施女經

吳月氏優婆塞支謙譯

聞如是：

一時佛遊於維耶離奈氏樹園，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及五百眾菩薩。

佛以晨旦，著衣持鉢，入城分衛wèi，眾會皆從cóng；諸天龍神香、華、伎樂倍於常時。

佛到長者須福門外。須福有女，名曰龍施，厥jué年十四，時在浴室澡浴，塗香，著好衣。為佛眉間毫相之光照七重樓上，東向見佛在門外住，容貌端正如星中有月，奇相眾好，金色從容，諸根寂定。女大歡喜，則自念言：“今得見佛及眾弟子，當以發意作菩薩行。願令我得道如佛！”

魔見女發大意，心為不樂，念言：“是女今興xīng大福及欲求佛，必過我界，多度人民。今我當往壞huài其道意。”

魔便下，化作女父形象，被服，謂龍施言：“今所念者大重。佛道難nán得，億百千劫勤勞不懈然後乃成。今世幸有佛，不如求羅漢，既要易得，且俱度世，泥洹無異。何為貪佛，久負勤苦？汝是我女，故語汝耳。”

龍施對duì曰：“不如父言。羅漢與佛雖俱度世，功德不同。佛智大度，如十方空，度人無極jí；羅漢智少，若一時耳。何有高才樂於少者？”

魔復言：“未曾聞女人得作轉zhuǎn輪聖王，況乃欲得作佛！佛道長久，不如求羅漢，早取泥洹。”

龍施報bào言：“我亦聞女人不得作轉輪聖王，不得作帝釋，不得作梵王，不得作佛。我當精進，轉此女身竟，受作男子身。蓋gài聞天下尊行菩薩道億劫不懈者，後皆得作佛。”

魔見女意不轉zhuǎn，益用愁毒，更作急救言：“作菩薩行者，當不貪於世間，不惜於壽命。今汝精進，能從樓上自投於地者，後可得佛。”

龍施念言：“今我見佛乃自愛欲菩薩道。父有教，以精進棄qì身可得佛道。我何惜此危脆之命？”

女即於欄lán邊biān叉手向佛言：“我今自歸guī天中之天，以一切慙mǐn念，知我所求。請棄軀命，不捨菩薩，以身施佛。”願而散華以，便縱zòng身自投樓下。於空中未及至地，女身則化成男子。

時佛乃笑，五色光從口出，照一佛刹，還從頂入。賢者阿難前跪問言：“佛不妄笑。願聞其意！”

佛言：“阿難！汝見此女自投空中化成男子不？”

對曰：“見。”

佛言：“此女乃前世時以事萬佛，後當供養恒沙如來，却至七億六千萬劫當得作佛，號名龍盛，其壽一劫。般泥洹後，經道興盛半劫乃滅miè。時佛說法，當度九十七億萬人，令得菩薩及羅漢道。是時人民飲食，當如第二忉利天上。”

於是龍施身住佛前，報父母言：“願放捨我，得作沙門！”父母即聽tīng。

諸家親屬合五百人及八百天神，見女人龍施化成男子，皆發無上正真道意。魔王見眾人求佛，更多憂yōu愁不樂，慚愧而歸guī。

佛說是時，莫不歡喜。

佛說龍施女經

佛說心明經一卷

西晉月氏國三藏竺法護譯

聞如是：

一時，佛遊王舍城靈鷲山，與五百比丘四部眾俱。佛以晨旦著衣持鉢，往至一縣xiàn而行分衛wèi，諸天龍神追於上侍，到梵志館門外而住，佛放大光普炤zhào十方。

時梵志婦執爨cuàn炊飯，見光照身，身得安隱wěn，解懌⁸yì無量，心自念言：“今此光耀，不似日月釋梵、四王諸天之明，躬荷熙xī怡不能自勝shèng。”還顧gù見佛端正殊好，如星中月奇相巍巍，眾好具足諸根澹dàn泊，無有衰入，逮⁹dài最上寂，得第一定，如日初出現于山崗gǎng，如轉輪王臨lín幸大殿，補bǔ臣翼從；又若帝釋顯xiǎn據jù忉利，猶梵天王於第七尊，如高山雪冏jiǒng灼zhuó普現，倍加踊躍。重自惟忖：“今得覩佛及佛弟子，誠副宿願，欲以食饌zhuàn奉進正覺。隱yǐn察愚夫不信道德，志在邪疑六十二見，見妾所施必興結恨。宿命愆qiān咎jiù失雄猛男，嬰墜zhuì女像羈jī制於人，欲施聖尊不得由己，宜順護hù意當如之何？”便即筭bǐ飯取汁一杓sháo以用上佛。

佛之威神，鉢中自然有百味食，佛時達嚙chèn，口歎頌曰：

“假以馬百疋pǐ， 金銀校jiào鞍勒，
用惠施於人， 不如杓sháo飯汁；
設以七寶車， 載滿諸珍琦，
杓飯汁施佛， 其福過於彼；

⁸校勘記：“懌”，大正藏底本為“悍 hàn”字。根據【宋】【元】【明】【宮】版本的“懌”及文義，改為“懌”。[懌 yì：即“忭”：喜悅、歡喜。爨：爐灶。隱：用同“穩” wěn。安穩，穩定。]

⁹校勘記：“逮”，大正藏底本為“建”字。根據【宋】【元】【明】【宮】版本的“逮”及文義，改為“逮”。逮：及，達到。

若施白象百，明珠瓔珞飾，
供佛一杓汁，其福超彼上；
如聖轉輪王、普賢玉女后，
端正無有比，七寶瓔珞身，
如是之妙類，其數各有百，
悉以配施人，不如一杓汁。”

於時，梵志靜住而聽，聞佛所歎，心懷疑惑，前問佛言：“一杓sháo飯汁何所直也，而乃稱讚若干寶施；象馬車乘不可訾zǐ毀，而云不如杓飯汁施；斯之飯汁不直一錢，然乃咨嗟jiē若干億倍。孰當信哉？”

於是，世尊尋即顯xiǎn露廣長之舌，以覆其面上至梵天，告梵志曰：“吾從無數億百千劫，常行至誠六度無極jí，施諸所安有而不惜乃獲斯舌，寧以妄語能致之乎？吾欲問，卿至誠答之。曾頗往返舍衛羅閱，中路有樹名尼拘類lèi，蔭yìn庇bì人眾五百乘車乎？”

對曰：“唯然，有是樹，我所見也。”

世尊又問：“其子大如？”答曰：“形如芥子。”

佛告梵志：“卿真兩舌。實如芥子，樹何巨乎？”

對曰：“審shěn爾，不敢欺也。”

佛又告曰：“種如芥子生樹廣大，地之生殖適無所置、所覆彌廣，乃況如來無上至真、等正覺，無量福會普勝者哉？戒、定、慧、解脫、解脫知見事，大慈弘哀無所不濟，以饌zhuàn供獻xiàn，功祚zuò難計。”梵志默然無以加報。

時佛乃笑，五色光從口出，照十方，五趣之類——天欲止、人心喜、餓鬼飽、地獄痛息、畜生意開——罪除，尋光來詣佛所。諸佛笑法皆有常瑞：

授菩薩決，遍照十方光從頂入；授緣覺荊bié，光入面門；
授聲聞荊，光入肩斗；說生天事，光從齋qí入；
說降人中，光從膝入；說趣三苦，從足心入。

諸佛之欣，不以欲笑，不以瞋笑，不以癡chī笑，不放逸笑，
不利欲笑，不榮貴笑，不富饒笑，今佛普等愍傷群萌，行大慈笑
無斯七也。

賢者阿難分別七法——知法、解義、曉時、了節jié、暢眾會
事、自省己身、明眾人根——即從座起更整衣服，長跪問佛：“佛
何因笑？願說其意。”

佛告阿難：“見梵志婦發大意乎？”對曰：“已見。”

佛言：“斯婦壽終，當轉女像得為男子，生于天上諸天中尊，
下生世間為人中上，解深妙法如幻如化，如水中月、影、響xiǎng、
野馬，却三十劫當得作佛，名曰心明如來、至真、等正覺、明行
成為、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號佛世尊。”

梵志心伏，五體投地，剋kè心自責，懺chàn曰：“我如小兒
愚癡闇àn冥，懷疑猶豫，不識大聖，口出麤cū言，唯原罪釁xìn。”

佛言：“善哉！善哉！若自見過，歸命於佛，於道、法、律
悔殃塵chén者，其咎jiù損減，福增日滋。”

梵志進啟：“唯垂大哀！加恩矜攝，令得出家。”

佛即納受以為沙門，鬚髮則除法衣在身。於時，世尊講jiǎng
四聖諦——苦、習xí、盡、道——梵志踊躍，漏盡意解。

佛說如是，賢者阿難、諸四部眾、天人龍神，皆發道意，歡
喜稽首。

佛說心明經

佛說長者法志妻經

失譯人名今附涼錄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千二百五十，菩薩萬人俱。

佛時清旦，著衣持鉢入城分衛，比丘菩薩皆悉侍從。諸天龍神及香音神，無善之神，鳳凰神，山神、執樂神王，皆散華燒香，鼓諸音樂歌歎佛德，而說頌曰：

“從無數億劫，	積行難可量，
慈愍于眾生，	使發大道行。
三界猶如化，	一切悉空無，
能曉了此慧，	度脫諸十方。
三十二相明，	姿好八十種，
口出萬億音，	功德自嚴容。
雖處現三界，	開示三道場，
三垢今已滅，	除于三世殃。
心如明月珠，	處欲無所著，
等行離愛憎，	一切無適dī莫mò。”

於是，人民聞歌頌佛德，一國集會觀佛行來，舉動進止法則安徐，威容之顏猶星中月，如日初出，普照天下無所罣guà礙；譬如梵王處諸天中，如天帝釋處忉利宮諸天中尊，猶須彌山現于大海，四域之中安不可動，歡喜踊躍叉手歸命。

佛至長者法志門外，進到中閤gé，放大光明皆照十方。

時長者妻嚴莊床座，文飾身形眾寶瓔珞，服栴檀香面彩顏貌，五色焜煌謂可保常。奴客婢使小有過失，撻zhuā捶苦毒不問曲直。遙見佛明超于日光，心自念言：“此之顯xiǎn耀，非類日月、釋

梵諸天凡俗之光，其明清涼安隱無量，我身蒙之一切無患，不飢不渴自然飽滿，云何行杖加於僕pú從？”速趣向閻gé覩見世尊，相好威耀難可為喻，諸根寂定無有衰入，猶七寶山晃晃巍巍，慚懼jù悲喜稽首佛足：“悔過殃釁xìn，所犯無狀，既為女人不能自責，瞋喜由己。今首罪釁xìn，不敢藏匿nì。”

佛言：“善哉！善哉！汝獲善利離一切衰，見身殃咎改往修來，人身難得佛經難值，億世時有。所以墮女人身中者何？姪欲姿態tài在於其中，不能修身放心恣意，嫉妬dù多口，貪于形貌而自恃shì怙hù。世間無常，豪富威勢須臾間耳，當視諸下猶如赤子，豪富貧賤如月進退，若日出沒、水火風起不久則衰，一切道俗皆從心興xīng。上天，人間，地獄，餓鬼，畜生之類皆由己耳；佛，天中天，緣覺，聲聞，亦復如是。今我斯身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徹觀十方悉從解達。”

女聞佛言歡喜無量，重自歸命，責己朦冥，唯受不及，開化未聞無上之誨。

佛言：“施行十善義：身不殺、盜、姪，口不妄言、兩舌、綺語、惡口，意不嫉、恚、癡。當奉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進、一心、智慧。遵四等心：慈、悲、喜、護hù，普弘大哀；自致得三十二相、八十種好。乃為奴客婢使教以辛苦、生死、罪福，示語三塗之患難也。誠以道禁義理之事，勝于撻zhuā杖。

“莊嚴瓔珞有四事。何等為四？一曰、篤信；二曰、戒禁；三曰、三昧；四曰、智慧。是為四事。菩薩自莊嚴，心計大乘，無男無女猶如幻化，畫huà師所作，隨意輒zhé成，曉了空慧一切本淨，得無名身、四無所畏，四事不護，獨步三界度脫一切。”

女聞佛教心開踊躍，即發無上正真道意，立不退轉地。

時天帝釋來在佛後，謂女言曰：“佛道難得，不如求轉女為男、日月天帝、轉輪聖王。”

於是女以偈頌曰：

“天帝日月王，轉輪四域主，
威勢無幾jǐ間，不可久恃怙。
在豪如朝露，夢中有所覩，
覺以忽滅盡，不知所湊còu處。
五陰yīn如幻化，三界由己作，
三世以平等，道心無等侶。
諦解作是了，誰男何所女？
天帝聞斯言，默然無所語。”

佛言：“善哉善哉！誠如所云，三處如幻化、影響xiǎng、野馬、水月、芭蕉，俗人不解計有吾我，便倚三界不能自濟jì。”

女心即解，變biàn為男子，踊在虛空下禮佛足。

佛告女曰：“汝於後世恒沙來劫當得作佛，號無垢王如來、至真、等正覺、明行成為、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佛，號天中天，世曰光淨。”

時來會者，諸天人民無央數千，見此變應，皆發無上正真道意。

時長者妻一切下使，前白佛言：“尊者、卑者本寧異yì乎？”

佛言：“一切本無，隨心所存。雖為下使，發心為道可得成佛；既為尊豪，恣zì心憍jiāo慢，不離惡趣地獄、餓鬼、畜生之中。猶月增減如樹盛衰，一切非常無一可賴，唯道深慧乃可保常，猶如虛空無進無退。”

時諸下使踊躍欣豫，發大道意，變為男子得不起忍。

佛告阿難：“五陰無處，六情無根，十二因緣而無端緒，四大寄因，何所是人？”佛說如是，莫不歡喜。

佛說長者法志妻經

佛說乳光佛經

西晉月氏三藏竺法護譯

聞如是：

一時，佛遊維耶離梵志摩調音樂樹下，與八百比丘眾、千菩薩俱，國王、大臣、人民及諸天、龍、鬼神共會說經。

時，佛世尊適shì小中風，當須牛乳。爾時維耶離國有梵志，名摩耶利，為五萬弟子作師，復為國王、大臣、人民所敬遇；豪富貪嫉，不信佛法，不喜布施，但好異道，常持羅網覆蓋屋上及其中庭，欲令飛鳥不侵家中穀gǔ食之故。所居處去音樂園不近不遠。

於是佛告賢者阿難：“持如來名，往到梵志摩耶利家，從其求索牛乳湏dòng來。”

阿難受教，著衣持鉢，到其門下。梵志摩耶利適與五百上足弟子欲行入宮與王相見，時即出舍，值遇阿難，因問言：“汝朝來何其早，欲何所求？”

阿難答曰：“佛世尊身，小不安隱wǎn，使我晨來索牛乳湏。”

梵志摩耶利默然不報，自思惟：“我若不持乳湏與阿難者，諸人便當謂我慳惜；這持乳與yǔ，諸餘梵志便復謂我事瞿曇道。進退惟宜。雖爾，續xù當指授與弊bì惡牛，自令阿難轂gòu取其乳。又是瞿曇，喜與我等共爭功德，常欲得其勝shèng，當使是弊惡牝zì牛，觝dǐ殺shā其弟子，即可折辱其道，便見捐棄qì，我可還為眾人所敬。阿難得乳、若不得乳，趣使諸人明我不惜；為牛所殺不能得乳，我意已達dá，於我無過。”

梵志摩耶利時謀議是事已，即告阿難：“牛朝zhāo已放在彼塹qiàn裏，汝自往轂gòu，取其乳湏dòng。”

摩耶利勅chì其兒使言：“汝將阿難示此牛處，慎莫為捉取牛乳湮，試知阿難能得乳不？”

時五百弟子聞師說是，悉大歡喜，即復共疑怪阿難向者所說事，則相謂言：“寂志瞿曇常自稱譽yù：‘我於天上天下最尊，悉度十方老、病、死。’佛何因緣自身復病也？”

五百梵志共說此已，爾時維摩詰jié來，欲至佛所，道徑當過摩耶利梵志門前，因見阿難，即謂言：“何為晨朝持鉢住此？欲何求索？”

阿難答曰：“如來身小中風，當須牛乳，故使我來到是間。”

維摩詰則告阿難：“莫作是語！如來、至真、等正覺身若如金剛，眾惡悉已斷duàn，但有諸善功德共會，當有何病？默然行，勿得効xiào外道誹謗如來。復慎莫復語，無使諸天、龍、神得聞是聲，十方菩薩、阿羅漢皆得聞此言。轉輪聖王以輪在前，用無數德故，常得自在；何況從無央數劫布施於一切人，如來、至真、等正覺無量福合會成如來身？阿難！莫復使外道、異yì學、梵志得聞是不順之言！何況世尊身自有病，不能療愈，何能救諸老、病、死者？如來、至真、等正覺是法身，非是未脫之身；佛為天上天下最尊，無有病，佛病已盡jìn滅miè；如來身者有無數功德，眾患已除。其病有因緣，不徒爾也。阿難！勿為羞慚索乳。疾行，慎莫多言！”

阿難聞此，大自慚懼jù，聞空中有聲言：“是阿難！如長者維摩詰所言。但為如來、至真、等正覺出於世間，在於五濁弊惡之世故，以是緣示現，度脫一切十方貪婬、瞋恚、愚癡之行故。時往取乳，向者維摩詰雖有是語，莫得羞慚！”

阿難爾時大自驚jīng怪，謂為妄聽tīng，即還自惟言：“得無是如來威神感動所為也？”

於是五百梵志，聞空中聲所說如是，即無狐疑心，皆踊躍yuè，悉發無上正真道意。

爾時梵志摩耶利內外親屬及聚邑中合數千人，皆隨阿難往觀牛。阿難到，即住牛傍páng自念言：“今我所事師，作寂志者法，不得手自轂gòu取牛乳也。”語適shì竟，第二忉利天帝座即為動，便從天來，下化作年少梵志被服，因住牛傍。

阿難見之，心用歡喜，謂言：“年少梵志！請取牛乳。”

即答阿難：“我非梵志，是第二忉利天帝釋也。我聞如來欲得牛乳，故捨處所來到此間，欲立本德故。”

阿難言：“天帝位尊，何能近此腥穢huì之牛？”

帝釋答曰：“雖我之豪，何如如來？尊尚不厭yàn倦建立功德，何況小天？我處無wú常，皆當過去。今不立德，食福將盡jìn，後hòu無所怙hù。”

阿難報釋：“設欲為我取牛乳者，惟願用時。”

釋應曰：“諾。”尋即持器前至牛所。時牛靜住，不敢復動。

其來觀者皆驚怪之：“年少梵志有何等急，來為瞿曇弟子而取牛乳？若儻tǎng為是弊惡牛所舐dǐ踏死，奈何不自令寂志前取牛乳。”

帝釋爾時即為阿難轂gòu取牛乳，而說偈言：

“今佛小中風， 汝與我乳湏dòng，
令佛服之差chài， 得福無有量。
佛尊天人師， 常慈心憂yōu念，
蜎yuān飛蠕動類， 皆欲令度脫。”

爾時犢dú母即為天帝釋說偈言：

“此手捫mén摸我， 何一快乃爾！
取我兩乳湏， 置於後餘者。”

當持遺我子，朝來未得飲，
雖知有福多，作意當平等。”

於是犢子便為母說偈言：

“我從無數劫，今得聞佛聲，
即言持我分，盡jìn用奉上佛。
世尊一切師，甚難nán得再見，
我食草飲水，可自足今日。
我作人已來，飲乳甚多久，
及在六畜中，亦爾不可數。
世間愚癡者，亦甚大眾多，
不知佛布施，後困悔無益。
我乃前世時，慳貪坐抵突，
復隨惡知友，不信佛經戒，
使我作牛馬，至于十六劫，
今乃值有佛，如病得醫藥。
持我所飲乳，盡與滿鉢去，
令我後智慧，得道願如佛。”

時天帝釋即為阿難取牛乳湏dòng，得滿鉢去。

阿難得乳，意甚歡喜。

於是梵志從聚邑中來出觀者，悉聞此牛子母所說，皆共驚怪，展轉相謂言：“此牛麁cū，常時弊惡，人不得近。今日何故柔善乃爾？想是阿難所感發耳。瞿曇弟子尚能如此，何況佛功德、威神變化？然而我等不信其教。”即時歡喜信解佛法。

梵志摩耶利門室大小、聚邑男女合萬餘人，皆悉踊躍，遠塵離垢，逮得法眼。

阿難持乳還至佛所，是時世尊適為無數千人說法。阿難即前，更整衣服，長跪叉手，而白佛言：“向者奉使詣yì梵志摩耶利家索乳。牛之子母便作人語，我聞其言，大驚怪之。”

佛告阿難：“是牛子母悉說何等，而汝意疑？”

阿難白佛：“此摩耶利有一牛，大弊惡，喜舐dǐ踏人。家中人使初不敢近。主雖不得轂gòu取乳者，但令產乳。是牛自產犢大且好，勝於餘犢百千倍也。梵志密勅兒使，制不得令而我取乳。我自念言：‘沙門法不應手自取。’言適竟，第二忉利天帝即來，下化作年少梵志被服，因住牛邊。我言：‘倩卿轂gòu取牛乳。’帝釋言：‘諾。’便前取乳，即告牛言：‘今世尊小中風，當用乳。汝與如來乳者，得福無量。’於是牛語答帝釋言：‘取我兩乳，置兩乳湏dòng以遺我子。’犢在母邊，聞世尊名，心大歡喜，便語母言：‘持我乳分盡用上佛。如來世尊天人所師，甚難得值。我作人時飲乳大久，作畜生時亦復如是。世間愚癡者甚大，多不知布施，後世當得其福。我乃前世坐隨惡友，不信經道，慝xǐ行舐dǐ突。是故使我墮牛馬中十六劫，乃得聞佛聲。悉持餘乳用上如來，願後智慧得道如佛。’牛母、犢子說事如是。”

佛告阿難：“實shí如牛子母所說。”

佛言：“諦聽我之所言。此牛子母乃昔宿命時曾為長者，大富樂，饒財寶，復慳貪，不肯布施，不信佛經戒，不知生死本。常慝xǐ出錢財，外人來從舉息錢，日月適至，慝xǐ多債息，無有道理。既償cháng錢畢，復謾抵人，言其未畢。但坐是故，墮畜生中十六劫。今聞我名歡喜者何？畜生之罪亦當畢，是故聞佛聲，便有慈心，以乳與佛。用此因緣，當得解脫。”

佛爾時笑，五色光從口出，天地為大震動，光照十方，還繞身三匝，分為兩分：一分入臍qí中，一分從頂入便不復現。

於是阿難即前，長跪叉手，白佛言：“佛不妄笑，會當有緣。”

佛告阿難：“汝所問者大善！何以故？此牛子母却後命盡，七反生兜術天及梵天上，七反生世間，當為豪富家作子，終不生三惡道。所在常當通識宿命，當供養諸佛，為懸繒、幡、蓋，散華燒香，受持經法。牛母從是因緣，最後當值見彌勒佛，作沙門，精進不久，當得羅漢道；犢子亦當如是，上下二十劫竟，當得作佛，號曰乳光，國土當名幢幡光明。乳光如來得作佛時，當度天上天下萬民及蜎yuān飛蠕動之類，其數當如恒沙數。爾時國中人民皆壽七千歲suì，被服、飲食譬如北方尊上天下。佛在世間教授四萬歲，般泥洹後經法住止萬歲乃盡。”

佛告阿難：“牛之子母以好心、善意布施與如來乳湏dòng，俱得度脫。如畜生尚有善心，何況作人？六情完具，能別知好醜chǒu，而不信明生所從來，死所趣向，復不知佛經戒，不信布施後世當得其福。人但坐慳qiān貪故，還自欺身，心念惡，口言惡，身行惡。愚癡之人，皆由是不得解脫。”

說經已，會中五百長者子悉發無上正真道意；三千八百梵志本不信佛法，聞經踊躍歡喜，應時得須陀洹道；五百人本不信生死罪福，見佛變化，悉受五戒為清信士。

佛說經已，比丘、眾長者、梵志、人民皆大歡喜，稽首佛足而退。

佛說乳光佛經

佛說妙色王因緣經

大唐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如是我聞：

一時，薄伽梵在室羅luó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從定起已，為諸四眾演說無上甘露妙法。時有無量百千大眾前後圍遶，諸根不動聽tīng聞法要。

時，諸苾芻既見大眾身心寂靜、慳yīn慳qín聽法，咸皆有疑白佛言：“世尊！唯願慈悲為斷疑網。如來大師無上法王，今此座中聽法諸人，何故慳慳身心不動，聽聞妙法如飲甘露？”

世尊告曰：“汝等苾芻！我於往昔為求法故，敬心殷重。汝等諦聽！善思念之！吾當為汝說彼因緣。

“乃往古昔，於婆羅痾niè斯大城中，有王名曰妙色，以法化世，國土豐fēng樂人民熾chì盛；無諸鬪dòu戰zhàn、詐偽、怨賊，亦無病苦災橫之事；稻蔗牛羊在處充滿，亦無瓦礫lì、荒梗棘jí刺，恩育兆人如觀一子。其王敬信，意樂賢善，自利利人，發堅固願，有慈心，希大法，愍人眾，愛群官，除去慳貪，常為大捨。王之夫人名曰妙容，顏貌端正，威儀詳審shěn，眾德圓滿，人所愛樂。其王唯有一男，名端正子，年雖幼小忠孝仁慈，王所愛念無離左右。

“後於異時，其妙色王心忤xī勝shèng法，召集群僚而告之曰：‘我於妙法情生渴仰，卿等宜應為我詢訪。’

“時諸大臣前白王曰：‘大王！當知大覺世尊出興xīng世者，方有妙法。’

“王報臣曰：‘今雖無佛，試為我求。’

“時王即便以箱盛妙金寶懸xuán於幢上，鳴鼓宣令普告四方：‘若有為我宣勝法者，我以金箱報其恩德，廣設音樂而慶讚之。’

如是詔召經歷lì多時，竟無一人能為說法，時王渴仰，懷huái憂yōu而住。

“爾時，帝釋遍觀下界誰善誰惡？誰於勝因情無懈倦？遂見此王為法憂惱，便作是念：‘此妙色王久悌勝法，我當試之，其事虛實？’遂即化作大藥叉，身手足異常，面目可畏，來至眾中而白王曰：‘仁求勝法，我能說之。’

“王聞法音歡喜踊躍，告藥叉曰：‘密跡主！有妙法者，幸願為說，我當諦聽！’

“藥叉告曰：‘大王今者生輕法心，謂為易得即令宣說。事不應然，我身飢虛，何能為說？’

“王聞語已，尋命膳官所有上食速宜奉進。藥叉告曰：‘王厨之食非我所食cān，唯人熱血肉是我常食。’

“王曰：‘人之血肉何可卒求？’

“藥叉曰：‘王之愛子宜應見與。’

“王聞此語，便作是念：‘我久辛苦尋求勝法，今聞法音便成無價。’

“時端正子在父邊立，聞是語已，跪白王曰：‘唯願父王勿生憂yōu惱！父之所望當令滿足。可持我身奉密跡主，以充其食。’

“王曰：‘汝見求法，捨所愛身。善哉，丈夫！隨汝所樂。’

“其端正子即便以身奉上藥叉。藥叉受已，對duì王、大眾分裂其身，噉dàn肉飲血。王雖見此，慕法情深，了無驚懼jù。

“時密跡主復告王曰：‘我仍未飽，更與汝妻。’

“時妙容夫人亦在王側，聞斯語已，亦同其子身奉藥叉。藥叉受已，噉其血肉，復告王曰：‘然我飢虛，尚未充足。’

“王便白言：‘密跡主！一子已施，妻復重食，尚云飢虛；隨意當取，我願供給，無退轉心。’

“藥叉告曰：‘王之自身宜與我食。’

“王曰：‘善哉！實不敢悋lìn，然我身死如何聞法？今我先可聽其妙法，既受持已，當即捨身。’

“是時藥叉共王立要，即於無量百千萬億大眾之中，說勝妙伽他曰：

‘由愛故生憂yōu， 由愛故生怖，
若離lí於愛者， 無憂亦無怖。’

“王既聞此勝妙法已，心生慶qìng幸，歡悅無量，告密跡主曰：‘我已聞法，如說奉持。今我此身，隨意當食。’

“時天帝釋見王為法，身心不動如妙高山，知其必當證無上覺，捨藥叉像，復天帝形，信喜內充，怡顏前進，一手携子，一手持妻，而告王曰：‘善哉善哉！是善丈夫，堅jiān裝甲冑zhòu，破煩惱軍，濟jì度愚迷出生死海，觀斯勇猛，必當不久能成無上正等菩提。汝之妻、子我今相付。’

“時王即便白天帝曰：‘善哉善哉！天主憍尸迦！降大慈悲，為善知識，已能滿我樂法之心。’是時天帝於大眾中忽然不現。”

爾時世尊告諸苾芻：“於汝意云何？勿生異念，彼時妙色王者，即我身是；端正子者，羅怛羅是；妻妙容者，即耶輸陀羅是。

“汝等當知，我往昔時為求法故，捨所愛妻、子及以己身，尚無所悋lìn，何況餘物。由此緣故，今時所有一切大眾從我聞法，專zhuān心聽tīng受，無有疲厭yàn；

“又由我昔，求法忘勞，今於長夜為眾說法，亦無疲倦。

“汝等苾芻，當學於我，恭敬尊重，勤求勝法；既聞法已，如說修行，勿為放逸。”

爾時諸苾芻及人天眾聞佛說已，歡喜奉行。

佛說妙色王因緣經

佛說師子素馱 tuó娑王斷肉經

大唐沙門智嚴譯

我憶過去無量劫，有王名曰素馱娑！
其王一時出遊山，群臣部從獵liè蟲獸，
忽逢雷雹惡風起，諸人分散悉驚惶，
王獨走入深山林，臨河蘇息無人伴，
牝pìn母師子在山藪sǒu，見王獨坐逼王身。
眾生惡業夙緣故，轉種地獄苦無量。
王與師子夙因緣，欲情俱起共交會，
多劫食肉殺生者，夙習故入師子胎，
便生人身師子首，斑足丈夫如獸王。
長成迅速甚猛利，問母：“我是誰體胤yìn？”
其母師子答子云：“汝父竭國素馱王。”
子聞是已速往尋，摩竭提國父王所，
引現具啟往因緣，王聞自悟收為子。
然為父王年老邁mài，登樓冊cè子立為王，
號為師子素馱娑，御殿朝政理臣民。
師子展轉惡習故，多劫食肉害眾生，
雖居人王不食穀gǔ，唯飡cān鳥獸水陸蟲。
供進雜肉時將至，闔tà拔獸肉狗銜xián將，
闕quē肉厨人懼王斬，走出捕捉小嬰孩，
密截頭項并手足，全煮zhǔ鑊huò中供進王。
王食其肉甚將美，長嗜shì肉味狀燒薪，
王問食官是何肉？食官惶怖具啟王，
王赦shè其罪勿憂愁，每日供進是肉來。
厨人既承大王教，變服每日盜他兒，

積年竊盜他男女， 如行羅刹復如鷹。
國內人民並持服， 為失子息各慄zhāng惶，
兩兩執手互相問， 氣噎yē無處告皇天。
邑人守捕獲其賊， 厨賊訴云不自由。
國人聞此啟諫王， 王聞忿怒大嗔責：
“比日令密進孩肉， 從今每自料一人。”
親戚、臣民次第食， 如羊欄內被牽將，
闔hé國絕望無控告， 普集王衙欲除君。
王上高臺tái祈神鬼：“請翅飛騰免斯難，
若得翅飛取諸方， 百國王頭祭山神。”
師子猛獸惡習故， 立得翅飛接諸王，
囚繫zhí高峯峻巖上， 已得九十九國王，
惟少一王擬nǐ當祭， 師子而下更尋求。
於時王舍菩薩王， 號為聞月園苑浴，
師子見王坐玉碇dìng， 下捉右臂欲擒將。
爾時聞月王悲泣， 師子問王何故啼？
“我聞大王勇猛智， 菩薩不顧gù身命財。”
“若也如是當應忍， 何得苦憂不自由？”
聞月答王師子云：“一切憂苦不過慈，
修行菩薩大慈悲。 我今憂彼百國王，
一生豪貴主天下， 今日囚繫命欲終；
我又百國求佛法， 請得法師遠方來，
未及聽法親授教， 國人渴仰未曾聞。
汝捨施我一七日， 供養三寶聽法音，
集會群臣囑累法， 八日當自迎大王。”
以其菩薩無詐妄， 師子許王七日期，
八日聞月出城迎， 捨身施待師子王。

於時師子如雲現，擒接聞月對眾將。
師子問王：“可無畏？敢出我前如獸王？”
聞月答王師子言：“是身虛假施大王，
寧捨百千身命財，不犯前言失汝期。”
和顏悅色方便語：“聽我少時說因緣。
汝欲祭祀邪神鬼，諸部善神與汝殃，
十方佛刹諸賢聖，多劫汝不更聞名。
是身虛假合因緣，命若電光無停住，
五根六識無人我，眼耳鼻舌觸為因，
如幻變化見眾像，眾生妄想執為真，
從頭至足驗此軀，無有一事是常住，
如水中泡刹那滅，老病死苦亦無常。
汝今雖肉養其身，究竟無依無善路，
殺生無量食噉dàn肉，展轉受苦惡道中。”
爾時聞月無量偈，勸化師子素馱王，
師子聞已漸迴huí心，聽聞無我實相體。
師子問王：“如何計，祭祀無罪得神歡？”
聞月答云：“辦素味，無辜gū淨食祭祀天。”
師子依命祭山神，捨身施與聞月王，
山中囚禁諸王者，並皆付囑聞月將。
聞月各引還本國，依舊jiù安置理人民，
并將師子素馱王，摩竭提國坐本宮，
和合諸臣及萬姓，合國斷肉不殺生。
爾時聞月發大願：“願我成等正覺時，
解脫一切普含生，此等諸王同成佛，
所授師子王妙法，願其重罪得雲銷。”

又念：“過去阿僧祇劫，釋提桓因處忉利宮，以於過去食肉餘習，變身為鷹而逐於鵠。我時作王，名曰尸毘，愍¹⁰mǐn念其鵠，秤¹⁰chēng身割肉代鵠償cháng命。尸毘王者，我身是也，後當作王名曰闍維；其時帝釋化為鷹者，後¹⁰hòu當作王師子素戔。釋試我故尚生惡道，況餘眾生無慚專zhuān殺，食噉血肉無止足時？”

一切眾生從無始來，靡不曾作父母親屬，易生鳥獸，如何忍食？夫食肉者，歷¹⁰lì劫之中生於鳥獸，食他血肉展轉償命。若生人間專殺嗜shì肉，死墮阿鼻無時暫息；若人能斷一生食肉，乃至成佛無由再食。

佛說師子素戔娑王斷肉經

¹⁰校勘記：“秤”：據【宋】【元】【明】本及《賢愚經》等，“秤”應為“秤”字。

佛說月光菩薩經

西天譯經三藏朝散大夫試鴻臚少卿明教大師

臣法賢奉 詔譯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王舍城竹林精舍，與大苾芻眾而為說法。時舍利弗、大目乾連前詣yì佛所，五體投地，禮佛足已，白佛言：“世尊！我等今者，不忍見佛入於圓寂，而於此時先入滅miè度。”

爾時眾中有一苾芻，合掌向佛而作是言：“世尊！舍利弗、大目乾連有何因緣，今於佛前先欲入滅？唯願世尊為解眾疑。”

爾時世尊告苾芻言：“汝今諦聽！吾為汝說。舍利弗、大目乾連貪、瞋、癡等諸漏斷盡，所作已辦，梵行已立，不受後有，非唯今日先欲入滅。於過去世北印度內，有一大城名曰賢石，長十二由旬，廣闊亦爾。彼有國王，名為月光，壽四萬歲suì，有天眼、宿命通，身色端嚴，諸相具足，光明照耀，如天滿月；所往之處，不假燈燭日月之明，故號月光；統領四洲六萬八千國土。時世豐fēng熟，人民安隱wěn，金銀珍寶、飲食衣服、象馬車乘悉皆盈滿。於城四門皆有樓閣，戶牖yǒu軒窗chuāng，俱用眾寶而為嚴飾；街巷道陌掃灑sǎ清淨，豎立幢幡寶蓋gài，真珠瓔珞。復有沈chén香、栴mò香、栴zhān檀之香，微風時起，吹其香氣周徧國城，車馬行人不聞穢氣。處處復有花果樹木——多摩羅樹、迦尼迦羅樹、無優樹、貝多樹、娑羅樹、帝羅迦樹、龍花樹、末俱羅樹、阿底目伽樹、播吒羅樹，繁鬱yù茂盛。鸚鵡舍利、迦陵頻伽、俱計羅鳥等，於諸樹間作微妙音。於城內外，流泉浴池常出好花——優鉢羅花、俱母那花、奔吒利迦花等。如是富貴，種種裝嚴。”

佛告苾芻：“爾時月光天子，於市肆街巷及城四門，堆聚金銀珍寶、象馬車乘、飲食衣服、臥具醫藥種種莊嚴之物，即擊jī金鼓，告令眾人：‘月光天子，以種種財物普施一切。隨意所須，求者相給。’爾時，南瞻部洲一切眾生皆至王城，求其所施，無不豐足，得大富貴，無一貧乏及徒行者。

“爾時月光天子復自思惟：‘雖諸眾生無有貧乏，對我所用猶未齊qí等。’復以細妙衣服、最上珍寶、頭tóu冠瓔珞、臥具飲食等施諸眾生，富貴莊嚴，皆如月光天子身；城邑宮殿、樓閣園林，種種嚴飾，如忉利天。

“有七十二百千那由他人常止此城；有二千五百大臣，有二輔fǔ相——一名大月，二名持地——容貌端正，福德淳厚，智慧深遠，高才博識，恒以十善，化諸眾生。

“是時大月，於夜睡眠而作一夢：王戴天冠變黑煙yān色，復有鬼來就王頭上，奪duó冠而去。作是夢已，憂惶驚懼，恐有不祥而自思惟：‘我王慈愍，惠施一切，求者不違wéi。必有惡人，來乞王頭。’作是念已，即用七寶造一寶頭，如有乞者，以此代之。

“時持地輔相亦作一夢，見月光身四體tǐ分散；即召婆羅門占夢凶吉。婆羅門曰：‘此夢甚惡，必有遠yuǎn人來乞王頭。’持地聞已，悲泣感傷：‘云何我王有斯大禍？’

“爾時，一萬二千五百親位大臣俱作惡夢：幢幡倒地，金鼓不鳴，恩愛別離，悲啼哭泣。如是夢已，共相議曰：‘王若不吉，一切眾生誰為救濟？我等云何而得安隱wǎn？’

“時月光天子又告大臣：‘盡我壽命，施於眾生，不得間斷。’

“爾時香醉山中，有大婆羅門，名曰惡眼，聰明多智，善解技術。知月光天子，於城四門大開施會，擊鼓宣令，普告四方，求者供給，而無乏少。‘我今往彼，乞於王頭tóu。’作是語已，下香醉山。

“山有天人，知婆羅門來乞王頭，悲痛傷歎：‘苦哉苦哉！此王心懷huái慈愍利樂群生；如若命終，世間薄祐。’作是語時，天地昏黑，日月不現，泉井枯乾gān，暴風卒cù起，吹砂走石，樹木摧折，大地震動，有如是不祥之相。

“去城不遠，有一仙人身具五通，名彌mí濕shī嚩pó弭mǐ怛dá囉luó，與五百眷屬，常以慈愍護念眾生，見此徵zhēng祥，甚懷憂yōu惱，告摩拏ná嚩pó迦曰：‘必有災禍臨lín於民主。我等云何而為救護hù？’虛空中緊那羅眾及諸天人，皆悉下淚lèi如降微雨；一切人民心懷驚怖。

“時，惡眼婆羅門將欲至城，護城天人詣yì月光天子前：‘今有惡人，從香醉山來，懷殺害心，欲乞王頭，不得聽tīng之。宜保愛自身，固安聖體tǐ。’

“王既聞已，心生踊躍，歎言：‘善哉！令我圓滿檀波羅蜜。’

“時惡眼婆羅luó門即入王城；守門天人見婆羅門神情醜chǒu惡，隔住門外，終不放入。時，月光天子知彼來至，不放入城，即告宰臣大月：‘有婆羅門從香醉山來，欲見於我。令彼門司不得障礙ài。’

“大月受教白守門天人，即令放入。大月見已，問婆羅門曰：‘汝來至此，有何所求？’

“婆羅門言：‘我聞月光天子慈愍有情，設大施會，若有所求，一切無悋lìn。今來至此，欲乞王頭。’

“大月告言：‘婆羅門！王頭膿血所成，終歸爛壞，汝今乞得，有何所用？我有七寶頭，復有種種金銀珍寶，俱奉施之，乃令子孫sūn永得大富。’

“婆羅門言：‘我本乞頭，非為珍寶。’

“時二大臣啼泣雨淚，悲痛憂惱：‘我等云何得免斯害？’

“時婆羅門即詣王前，見已頂禮，住立一面，合掌白言：‘聞王慈愍，普施一切。我今遠來，只乞王頭。願垂慈愍，歡huān喜布施。’而說偈言：

‘菩薩志求無上智， 安住最勝清淨法，
願垂慈愍速捨頭， 圓滿檀度波羅蜜。’

“時月光天子，即起合掌而說偈言：

‘父母所生不淨身， 汝求我頭歡喜捨，
滿爾本願稱心歸， 令我速成菩提果。’

“說此偈已，白婆羅門言：‘勿嫌我頭，骨髓膿血、皮肉相連，無有清淨，而即施之，滿汝本願。’

“時婆羅門，心大歡喜。王欲截頭，即去頭冠；是時南瞻部洲，一切頭冠悉皆落地，人各驚惶。輔相二人不忍見王捨棄身命，即於彼處自盡jìn其壽；以善根力生大梵宮。

“時菩摩夜叉，於虛空中高聲唱言：‘苦哉，天子！今將命終。’復有百千億人奔詣王宮，啼泣下淚，傷愛別離lǐ。王即說法安慰，令發道心。

“婆羅門言：‘王若捨頭，宜於淨處。’

“王即告言：‘我有一苑，名摩尼寶藏，花果茂盛，流泉浴池，種種莊嚴，最為第一。於斯捨頭，汝意云何？’

“婆羅門言：‘宜速往彼。’

“王即携劍jiàn，往彼苑中，立瞻zhān蔔bō樹下，告婆羅門言：‘我今捨頭，汝來截之。’

“婆羅門曰：‘王不自斷，令我持刃，非布施行。’

“時有護苑天人見是事已，悲泣涕淚，告婆羅門曰：‘汝大惡人！月光天子，慈愍一切，普利群生。何以此處，害天子命？’

“王告天人：‘莫作是言，障礙ài勝事。我於過去無量生中，為大國王，於此苑內千度捨頭，時諸天人，皆無障礙。昔濟餓虎，捨身命等，超於慈氏四十劫，彼時天人，亦不障礙。汝於今日，發隨喜心，當獲huò勝利。’

“月光天子復告天龍八部、一切賢聖：‘我今捨頭，不求輪王、不求生天、不求魔王、不求帝釋、不求梵王，為求無上正等正覺，令未受化者迴心受化，已受化者速得解脫，得解脫者圓證寂滅究竟彼岸。又願命終之後，舍利如白芥子，於摩尼寶藏苑建一大塔，令一切眾生禮拜供養、見聞隨喜；命終之後，皆得生天，發菩提心，出生死界。’

“發是願已，婆羅門曰：‘王捨內財，甚為稀有，於未來世，速成佛道。’作是語時，王以首髮繫xì無憂yōu樹枝，即執zhí利劍jiàn自斷其頭。

“爾時三千大千世界六種振動，於虛空中，天人讚言：‘善哉，善哉！今月光天子當得成佛。’復雨優鉢羅花、鉢納摩花、俱母那花、曼陀羅花，及沈香、栴mò香、旃檀之香，種種供養；即以旃檀香木，焚燒遺體tǐ，收其舍利，於摩尼苑及四衢qú路各起一塔，恒時供養。現在未來一切眾生，於此苑中，行住坐臥，及於塔前，瞻禮供養；命終之後，生六欲天及梵天上。”

爾時，佛告諸苾芻：“往昔月光天子者，今我身是；大月、持地二輔相者，今舍利弗、大目乾連是；惡眼婆羅門者，今提婆達多是。由是因緣，先於佛前而請入滅。”

時諸苾芻，聞佛所說，皆大歡喜xǐ，信受奉行，禮佛而退。

佛說月光菩薩經

佛說月明菩薩經一卷

南吳月支國居士支謙譯

聞如是：

一時，佛在羅閱祇耆闍崛山中，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菩薩萬人俱。

是時，羅閱祇有大姓豪富家，名申日。申日有子，字栴zhān羅法(漢hàn言月明)，有清潔jié之行，佛譬童男，故言月明。童男到佛所，前為佛作禮，却坐一面。

佛告月明童男：“菩薩摩訶薩在家、若作比丘，持法施、飯食施，常以善意迎逆一切人心，奉持食四願，當發意求佛，疾速得無上正真道。何等為四願？

“第一願者、願一切人疾速善權quán方便；

“第二願者、願世世與善知識共會；

“第三願者、願以財寶與一切人共；

“第四願者、願行二事以法施及飯食，常樂得是行。是為四願。

“復次，月明童男！菩薩大士在家、若出家，常樂經法施，常以善權迎逆人，意無貪心，正立法中住，奉守禁戒當如法。

“復有一事，月明童男！若比丘疾病窮qióng厄，勤苦當憂yōu，令得安隱wěn給與醫藥；何但醫藥？尚當不惜肌肉，當供養之趣令得愈。

“復有一事，月明童子！菩薩大士布施終不中疑。何以故？過去阿僧祇劫復阿僧祇劫，都不可計、無央數、極jí廣遠yuǎn，爾時，世有佛名諦念願無上王如來、無所著、等正覺，示現受身於世間，隨所樂具習行，為上尊。

“復有一事，月明童男！爾時，諦念願無上王如來、至真、等正覺，其日現得等正覺相，便變biàn化作無央數身形，隨所喜樂而開導之，使無數人得須陀洹道，無數人得斯陀含道，無數人得阿那含道，無數人得阿羅漢道，無數人得辟支佛道，無數人生四王天上，無數人生忉利天上，無數人生鹽yán天上，無數人生兜術天上，無數人生尼摩羅天上，無數人生魔天上，無數人生梵天上，無數人受別發無上正真道意，人人皆當過泥洹大道去。

“爾時，諦念願無上王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於是教授，現身一日。所度盡已，便般泥洹；般泥洹後hòu，其法留止二十億千歲suì。其數欲盡最後五十歲中，比丘多不復信深經，多喜淺事，經法於是稍稍未盡。

“爾時，閻浮利國有王，名智力，常修行佛三事。何等三事？一者、常護hù佛深法；二者、受行佛深法；三者、諦信佛深法。

“爾時，世有比丘字浮曇tán末(漢言至誠意)，常行三事。何等為三事？一者、常持是三昧；二者、常護是三昧；三者、常誦是三昧。加有八事：常行慈心，常行哀心，常行悲心，常行護心，常行黠xiá慧心，常行答問心，常行喜踊心，常行第一心。以是便具降九十六種道，悉覽lǎn知一一深法不復疑。

“至誠意比丘與智力王有親理，為王所尊敬，國人愛重亦爾。王欲見是比丘，無有厭yàn極jí；時聽是比丘說經法，無有厭足；時欲禮是比丘，無有厭足。

“時，是比丘髀bì上生大惡瘡chuāng，國中醫藥所不能愈，王愁大悲，即為淚lèi出；時，二萬夫人俱亦皆同時悲念是比丘。

於時王臥出，夢中有天人來語王言：‘若欲愈是至誠意比丘病者，當得生人肉血飲食之，即愈矣。’王寤wù，驚jīng悸不樂，念：‘是比丘病重，乃須彼藥。法所難nán得。’勅chì問臣下：‘何從得生人血肉？’

“時，王第一太子——字若羅衛(漢言智止)——智止白王：‘王莫悲、莫愁、莫憂yōu！人之血肉最為賤微，世人所重，道無所違wéi。’

“王答太子：‘善哉，善哉！’太子默然，還入齋zhāi室，持刀割髀bì，取肉及血，持送與比丘。比丘得服之，瘡即除愈，身得安隱wěn。

“王聞比丘已得除愈，大歡喜悅懌yì，不能自勝，意存比丘，不復念太子痛，持是歡喜，各有至心；太子亦自平復，便舉jǔ國財寶賜與太子。

“太子以偈答王曰：

‘與血肉安隱施，	割血肉施與人，
即得愈無復恐，	是供養佛所譽。
德中德最安隱，	未來當作佛者，
斷貪婬去瞋恚，	一切人皆除愈。’ ”

佛告月明童男：“爾時至誠意比丘者，提和竭羅佛是；爾時智力王者，今彌勒菩薩是；時智止太子，我身是。

“如來、無所著、等正覺饒益於世間不可計量，積累功德欲度一切故，菩薩大士行皆如是。若善男子、善女人欲求度世苦者，當發無上正真道意，誦習是三昧。”

佛說經已，莫不歡喜，作禮而去。

佛說月明菩薩經

佛說菩薩投身餓 sì 餓虎起塔因緣經

北涼高昌國沙門法盛譯

如是我聞：

一時，佛遊乾陀越國毘沙門波羅大城，於城北山巖 yán 蔭 yīn 下，為國王、臣民及天龍八部、人、非人等說法教化，度人無數。教化垂畢，時佛微笑，口出香光，光有九色遍照諸國；香薰亦爾。時，諸大眾覩 dǔ 光，聞香，皆大歡喜。時，光明還 huán 遶佛七匝，復從口入。

爾時，阿難整衣服，長跪叉手白佛言：“今者世尊現奇瑞相必有因緣，多所饒益，眾生蒙祐。唯願天尊說其因緣。”

佛告阿難：“如汝所言，諸佛密口凡所現相有大因緣，汝欲聞乎？”阿難曰：“諾！唯天中天！”

佛告阿難：“過去九劫時世無佛。有一大國名乾陀摩提，王名乾陀尸利，夫人名曰差摩目佉，太子名曰栴檀摩提。其國廣博，豐 fēng 樂饒 ráo 人，人壽千五百歲 suì。太子福德，天下太平無偷劫賊，人民和順不相剋 kè 伐。太子慈仁、聰明、智慧，貫練群籍及九十六種道術、威儀，靡不通達 dá；少小已來常好布施，於身、命、財無所遺惜；慈育眾生甚於赤子，大悲普覆平等無二，孝養父母，禮儀備 bèi 舉。

“爾時，父王為太子去城不遠造立園觀 guān。其園縱 zòng 廣，面八由旬，列種華果，奇禽異鳥清淨嚴好；處處皆有流泉浴池，池中常有優鉢羅華、鉢頭 tóu 摩華、拘物頭華、分陀利華及餘雜種赤白蓮華；孔雀、鴻 hóng 鵠 yàn、鵠 jiāo 鵠 jīng、鴛鴦遊戲其中，清涼香潔 jié，微妙第一。

“爾時，太子與群臣、百官及后妃、嫔女，導從前後 hòu 詣園遊戲，經一七日迴駕還宮。

“爾時，國界有貧窮孤獨、老病百疾聞太子還，悉來在道側，張手向太子。太子見已，即以身瓔珞服飾及金錢銀錢、車乘象馬，悉用布施；及至城門無復餘物，貧者猶多，恨不周足。太子還宮，念諸貧人，憂yōu不能食。

“王問太子：‘為何恨也？’太子答曰：‘近出遊觀，見諸貧人夾在路側求索所乏，即以身所有施之，猶不周足，故自愁耳。今欲從大王乞中藏財物周給jǐ天下，不審shěn大王賜所願不？’王言：‘國家庫藏，防備bèi緩急，不宜私用。’

“於是太子所願不果，愁倍於前。太子傍páng臣名曰闍耶，見太子不食，悲感懊惱。長跪叉手白太子言：‘臣有金錢十千奉上大天，隨意所用，願莫憂貧，飲食如先；錢若不足，臣當賣身，供奉大天。’於是闍耶即以金錢十千奉上太子。太子使人持錢出城布施貧人，盡十千數猶不周遍。還白太子：‘金錢已盡，貧者尚多。’於是太子即使傍臣料撿jiǎn私藏，復得金錢十千，施諸貧人猶不充足。

“太子自念：‘夫人之苦皆由貧窮求不得苦。今當自賣所愛之身，救彼人苦，令得安樂。’思惟是已，却珍寶衣，著凡故服，默出宮城，投適他國名裴提舍；自賣身與一婆羅門，得千金錢，以此金錢施諸貧人。

“時，婆羅門使奴將車入山，斫zhuó樵qiáo於市賣之；經於多時，後復取薪，乃於山中得牛頭tóu栴檀一段，重一百斤。

“時，彼國王本有癩病，醫方呪術不能令差chāi。王便怒曰：‘用醫何為？夫人百病皆有對duì治之藥，而我此病何獨不蒙？’令收諸醫於市斬刑。時有一醫叩頭白王言：‘今王此病對治之藥世間難有，雖有其名未曾見之。’王曰：‘藥名何等？’答曰：‘名牛頭栴檀。’王曰：‘夫人罪福業行不同，自有福人脫有此藥。’即教宣令天下，誰有此藥，當分半國從其市之。

“時婆羅門喚奴語曰：‘爾從來賣薪雖獲huò微直，不如今者富貴之利。國王有病，今以半國市牛頭栴檀。汝今可齎jī此栴檀，往奉大王必得如意，吾當與汝同此樂也。’

“時，奴即持牛頭栴檀奉上國王。王得之已，磨用塗身，癩病即愈。王大歡喜，舉國臣民各蒙慶賴，即召群臣大設施會，放赦shè囚徒，布施貧乏，上下和樂。王使大臣破半宮殿及所領國民、金銀、珍寶、錢財、穀gǔ帛bó、奴婢、車乘、象馬、牛羊，悉皆分半；莊嚴寶車百乘、馬騎千匹，作倡伎樂，香華、幢幡、百味飲食迎奴還國。王便請之共坐寶床，作倡伎樂，飲食娛樂。

“王問奴曰：‘見卿福德威相有殊於世，何緣處賤，願聞其志？’奴曰：‘甚善！卿欲聞者，今當說之。如卿所疑，吾本非奴。卿頗曾聞乾陀摩提國王有太子名栴檀摩提好布施不？’答曰：‘數聞，但未見耳。’曰：‘吾便是也。’

“其王聞已，倍更敬重，曰：‘何緣致是？’

“太子曰：‘吾好布施，盡國財物不足周用，窮者猶多，本願不遂，是以捨國自賣身耳。’

“王曰：‘夫人宿行隨業受報，修善則樂，行惡受苦；非卿所為，非父母與，何乃虧kuī國大望處險涉難。如此之事，天下少有，必有異見，願說其意。’

“太子答曰：‘吾本發意誓度群生，行諸波羅蜜，志求菩提。’

“王曰：‘善哉！甚大隨喜。’

“太子語王：‘今以國還卿，唯求一願，儻不見違wéi。’

“答曰：‘所願何等？’

“太子曰：‘欲得中藏錢財之物，以周給jǐ天下貧窮孤老、尪wāng羸léi、百病，肆意布施滿五十日，其中功德與卿共之。’

“王曰：‘甚善！錢財之物，隨卿施用，所賞半國是卿功分，吾不敢受。’

“太子曰：‘善！卿以財施我，我以國奉卿。我好布施，卿之樂國，人物殊姓，志欲不同。’

“王曰：‘此行弘深，非吾所及。卿得道時，願見濟度。’

“太子即遣使宣告諸國，若有貧窮、孤老、尪wāng羸léi之者悉令來會。爾時，太子使人開諸庫藏，運輦niǎn財物於平坦地，布施貧人滿五十日，貧者得富莫不歡喜。

“爾時，太子委國去後，群臣驚怖啼哭，白王：‘昨夜忽亡太子，不知所在。’王聞是語，從床而落，迷不識人。夫人宮中后妃、嫔女及臣佐、吏民，莫不驚怪，悲感懊惱，舉聲號háo叫，奔出四向追覓mì太子。

“時，王夫人懼jù失太子，忽忽如狂，即與妃后褰qiān裳被髮fà奔走出城，東西馳逐尋覓太子。王恐夫人念子懊惱或能致命，即與群臣嚴駕出城，追覓夫人并太子消息。去國十里於空澤草中，乃見夫人從數宮女搥chuī胸啼哭，頭亂luàn目腫，披百草叢cóng，求覓太子。

“其王見已更增悲結，前捉夫人手，涕淚lèi交流，諫夫人曰：‘吾子福德，慈孝布施，與物無怨，盡以財物布施天下猶不周足，常懷悔恨無物施用。子今密去，必投他國求財布施，或自賣mài身，賙zhōu給jǐ貧乏。且共還宮，勿大憂愁。吾今當遣使，到諸國中訪問消息，必得子還。’

“夫人罵曰：‘由王慳貪、護hù惜錢財，不愛念子。今寧可以錢財為子身不？’

“王曰：‘吾失在先，今悔何及？且共還宮，保不失子。今當躬身四出求索，要得子還。’

“夫人垂淚曰：‘今失我子，用生何為？寧死於此，不空還也。我觀子身不知飢渴，雖遭病苦不以為患，今還守空何所恃怙？’

“於是太子后妃被髮亂頭，號天叩地，四望顧gù視不見太子；號天叩頭，飲淚lèi而言：‘天地日月、父母靈líng神！若我有罪，今悉懺chàn悔，願與我大夫早得相見。’

“於是國王強牽夫人及太子后妃，載車還宮。

“太子爾時遙在他國，兩目手足三反瞞rún動，心中愁怖似有忘失，即辭cí彼王還歸本國。王令傍臣莊嚴寶車百乘、馬騎千匹、金錢十千、銀錢十萬。王有五百大臣人，以金錢十千、銀錢十萬，以贈送太子。王與群臣十千萬人送太子到國界頭tóu，施設大會歡喜相謝，於是別去。太子惟曰：‘從小已來，足不妄動，目不妄瞞rún。吾前出國不辭父母，必是父母及國臣民恐失我故憂yōu愁苦惱。今當速去，令知消息。’又復惟曰：‘道途曠遠yuǎn，不可卒cù到。恐我父母哀念情重或喪身命，當作何方令消息速達？’時，有烏鳥善能人語，白太子言：‘仁德至重，恩潤普及，何憂不辦？欲何所為，吾當助之。’太子答曰：‘欲託tuō一事，願見不違。’烏曰：‘奉命！’太子曰：‘煩卿送書shū與我父王。’烏曰：‘宜急，今正是時。’

“太子作書以授與烏，烏口銜xián書飛到本國，以書置王前。王披書讀，知太子消息，甚大歡喜，即起入宮，語夫人曰：‘如我語卿，知不失子，不過數日必得見子。’夫人聞已如死還穌sū，拍手稱善曰：‘令一切天下安隱快樂，所願皆得，壽命無量！’

“爾時，國中群臣、豪族、男女、大小聞太子還，皆稱萬歲。王即與群臣數千萬人，嚴駕導從出迎太子。道路相逢，太子見父，即下寶車，前接足禮，啟父王曰：‘子道不孝，枉屈尊神，驚動國界，幸蒙原恕！’王曰：‘甚善！’

“父子相見，悲喜交集，迴駕還宮，舉國民庶莫不歡喜。

“遠方諸國貧窮乞人，聞太子還，多得錢財，皆從遠來詣太

子乞。太子使人擔dān輦niǎn錢物，於大路頭平坦空地施諸貧人，一年之中日日不絕，四方來者皆得如意。

“爾時，父王與諸大臣語太子曰：‘從今已往，國藏珍寶隨所須用，莫自疑難。’

“夫施之德，遠近所重，冤敵惡人聞太子功德者，自然修善。

“爾時，有五通神仙道士名曰勇猛，與五百弟子，在此山上大巖窟中修禪行道，志求菩提，欲度眾苦，教化天下皆令修善。爾時，太子栴檀摩提齋jí持種種百味飲食，上山供養諸仙道人。

“於時，仙師呪願太子，因為說法。太子心喜，志樂無為，不欲還國，顧gù惟宮室生地獄想，妻子、眷屬生杻械xiè想，觀五欲樂為地獄想。思惟是已，即解瓔珞、嚴身上服，及車馬人從悉付傍páng臣，遣令還國。於是太子披鹿皮衣留住山中，從師學道，攢zuān尋道術。

“時，太子傍臣還國白王：‘太子上山供養仙人，留彼學道，不肯還宮；經書呪術悉令通達，自要不還。’

“王曰：‘一何苦哉？世人得子以致歡樂，憑píng賴老時益國除患。吾得此子，常懷憂苦，不欲富貴，不親眷屬。此之惱子，何道之有？’即召群臣共論此事，諸臣曰：‘太子好道，不貪世榮，志樂無為。既不還國，非可如何？王宜遣使審shěn定其意，必不還者當量其宜。’

“王即遣使往問太子：‘吾今待子如渴思飲，停留山中不還何意？今夫人后妃揮淚望途，悲號懊惱不自任處。夫子道安親，不宜苦逆。隨使必還！’使者受命，旨曰如是。

“太子答曰：‘萬物無常，形不久存，室家歡娛，離別則苦，性命由天，不得自在。無常對至，雖有父子不能相救。今求無為，欲度眾苦，得道之日先度父母。今此處不遠，亦當時往奉覲jìn。

目下此志已定，王宜更計續立國嗣sì。’還信白王，具說上事。王即召集群臣，更立太子。

“時，王夫人與太子后妃、嫔女營從，齋持太子衣服嚴身之具及種種甘果、飲食、香華、伎樂，導從前後hòu，上山到太子處，飯諸仙眾。因迎太子，夫人曰：‘夫種穀gǔ防飢，掘井待渴，立郭防賊，養子侍老。汝今不還國者，吾命不全。’

“太子長跪白夫人曰：‘捨家處山，改形易服，如唾出口，不中食用。閑居道士於國無施。理分已定，非可改移，寧碎身於此，終不還也。願母時還，尋爾修覲jìn。’

“於是夫人及太子后妃，見太子至意堅固，無有還意，悲哭懊惱，隨路而歸。於時，國王唯望夫人得太子還，與諸群臣出城迎待，唯見夫人與太子后妃被髮亂頭，搥chuī胸號叫隨路空歸。王益不樂，群臣萬眾莫不啼淚lèi，迴駕還宮。

“於是國王諫謝夫人及太子妻：‘吾子好道，世間難有；慈育普濟，莫不蒙恩。此國之寶，非凡器也。今樂居山，以修其志，但令安隱wěn，時復相見。今且與子相去不遠，餉xiǎng致飲食，消息往來，可以自慰。’

“於是夫人得王諫已，憂yōu情小歇。時時遣人齋持飲食及諸甘果、種種美饌，往到山中供養太子。

“如是多年，太子亦時時下來問訊父母，仍復還山修道。

“其山下有絕崖深谷，底有一虎母新產七子。時，天降大雪，虎母抱子已經多日不得求食，懼jù子凍死守餓護hù子。雪落不息，母子飢困，喪命不久。虎母既為飢火所逼，還欲噉dàn子。時山上諸仙道士見是事已，更相勸quàn曰：‘誰能捨身救濟眾生，今正是時。’

“太子聞已唱曰：‘善哉！吾願果矣！’往到崖頭tóu，下向望視，見虎母抱子為雪所覆，生大悲心，立住山頭寂然入定，即得清淨無生法忍；觀見過去無數劫事，未來亦爾。即還白師及五百同學：‘吾今捨身，願各隨喜。’

“師曰：‘學道日淺，知見未廣，何忽自天捨所愛身？’

“太子答曰：‘吾昔有願，應捨千身。前已曾捨九百九十九身，今日所捨足滿千身。是故捨耳，願師隨喜。’

“師曰：‘卿志願高妙，無能及者。必先得道，勿復見遺yí。’太子辭cí師而去。

“於是大師與五百神仙道士涕淚lèi滿目，送太子到山崖頭。時，有富蘭lán長者將從男女五百人，齎持食飲上山供養；見太子捨身，悲感啼哭，亦隨太子至山崖頭。

“於是太子在眾人前發大誓願：‘我今捨身救眾生命，所有功德速成菩提，得金剛身、常樂我淨無為法身，未度者令度，未解者令解，未安者令安。我今此身無常，苦惱眾毒所集。此身不淨，九孔盈流，四大毒蛇之所蜚zhē螫shì，五拔刀賊追遂傷害。如此身者為無反復，甘饍美味及五欲樂供養此身，命終之後無善報恩，反墮地獄受無量苦。夫人身者，唯應令苦，不得與樂。’

“太子種種呵責其身諸過咎jiù已，又發誓言：‘今我以肉血救彼餓虎。餘舍利骨，我父母後時必為起塔，令一切眾生身諸病苦，宿罪因緣，湯藥針灸不得差chài者，來我塔處至心供養，隨病輕重，不過百日必得除愈。若實不虛者，諸天降雨香華。’諸天應聲雨曼陀羅華，地皆振動。

“太子即解鹿皮之衣以纏頭目，合手投身虎前。於是虎母得食菩薩肉，母子俱活。時崖頭諸人下向望視，見太子為虎所噉dàn，骨肉狼藉jí，悲號大叫聲動山中；或有搥chuí胸自撲pū宛轉臥地，或有禪思，或有叩頭懺悔太子。

“爾時，首陀會諸天及天帝釋、四天王等日月諸天數千萬眾，皆發無上菩提之心，作倡伎樂，燒香散華，曼陀羅華供養太子，而唱是言：‘善哉！摩訶薩埵！從是不久當坐道場。’如是三唱已，各還天宮。五百仙人皆發無上正真道意，神仙大師得無生忍。

“王及夫人明日遣使，齎持飲食上山餉太子。到常住石室，唯見臥具、鹿皮衣、傘蓋、鉢盂、錫杖、水瓶、澡罐悉在室中，不見太子。周遍問人，無有應者，唯見仙人十十五五相向啼泣。到大師所，唯見仙師以手拄zhǔ頰，涕淚滿目呻吟而坐。周匝推問，無有應對。使者怖懼，即以飲食施諸仙士，走還白夫人具說上事。夫人曰：‘不見我子，見諸仙不？’答曰：‘但見仙士十十五五相向泣涕。’夫人曰：‘禍哉！吾子死矣！’搥胸大叫，奔走詣王。王聞是已，從床而落，迷不知人。群臣萬眾來集王側，叩頭諫曰：‘太子在山，未審shěn虛實，何為哀慟tòng？願王小息！’

“於是，王及夫人、后妃、嫔女、臣佐、吏民褰qiān裳徒跣xiǎn，奔走上山。

“爾時，長者富蘭亦逆來告王曰：‘太子昨日投身巖yán下，以肉飴sì虎，今唯餘骨狼藉jí在地。’於是長者即引導王到太子屍shī處。王及夫人、后妃、嫔女、群臣、吏民，舉聲悲哭，振動山谷。王與夫人伏太子屍上，心肝斷絕，悶不識人。妃前扶頭理太子髮，心肝摧碎，啼哭聲噎¹¹yē，曰：‘一何薄命，生亡我尊。今日永絕，不復得見。寧使我身碎如塵chén粉，不令我天奄忽如今。太子已死，我用活為？’

“時，群臣白王：‘太子布施誓度群生，無常殺鬼所侵奪duó也。及未臭爛，宜設供養。’即收骸hái骨，出山谷口，於平坦地積栴檀香薪及種種香木，諸香蘇油、繒蓋、幢幡以用闍shé維太子，收取舍利以寶器盛之。即於其中起七寶塔，種種寶物而莊校jiào

¹¹校勘記：“噎”，大正藏底本為“[言*害]”字。根據【宋】【元】【明】【聖】版本的“噎”及文義改為“噎”。噎 yē：阻塞，哽咽。

之。其塔四面縱廣十里，列種種華果，流泉，浴池端嚴淨潔jié。王常令四部伎人，晝夜供養，娛樂此塔。”

佛告阿難：“時太子者，我身是；時父王者，即今我父闍頭檀是；時夫人者，母摩耶是；爾時后妃者，今瞿夷是；時大臣闍耶者，阿難是；爾時山上神仙大師者，彌勒是也；裴提舍王者，難陀是也；時婆羅門者，羅雲是也。彌勒菩薩從昔已來常是我師，以吾布施不惜身命救眾生故，超越師前懸xuán授jiào九劫，今致得佛濟度無極jí。”

佛說是時，天龍及人八萬四千皆發無上平等道意，八千比丘漏盡結解得應真道。王與群臣、天、龍、鬼神，聞佛所說，皆大歡喜，禮佛而去。

(丹鄉本續有)

爾時，國王聞佛說已，即於是處起立大塔，名為“菩薩投身餓虎塔”，今現在。塔東面山下有僧房、講堂、精舍，常有五千眾僧，四事供養法盛。

爾時，見諸國中有人癩lài病，及顛狂、聾lóng盲、手脚躄bì跛bǒ，及種種疾病，悉來就此塔，燒香然燈，香泥ní塗地，修治掃灑sǎ，并叩頭懺chàn悔，百病皆愈。前來差chà者便去，後來輒zhé爾ěr；常有百餘人不問貴賤皆爾，終無絕時。

佛說菩薩投身餓虎起塔因緣經

前世三轉經

西晉沙門法炬譯

聞如是：

一時，佛遊於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眾五百人，皆阿羅漢也。一切大聖皆其上尊，悉知他人心中所念，獨阿難未也。

爾時，佛出精舍坐於虛空，為無央數百千眾會圍繞而為說法；及七萬菩薩，皆得諸總持。彼時佛面色光明勝常時，光明從面出，往照遍諸世界。時佛便笑，五色光從口出，上至梵天。

諸佛天中天授諸弟子決時，光往照四天王，光還照佛三匝，從足心入。

諸佛天中天授辟支佛道決時，光從口中出，往照波羅尼蜜天，還繞佛三匝從臍qí入。

諸佛天中天授佛道決時，光往照梵天，還繞佛三匝從頂入。

是時地神皆同時舉聲：“如是佛見三事——若過去、當來、今現在——說種種決。”虛空神天，四天王、忉利天上至梵天，皆舉作聲：“如是說三事、種種決：過去、當來、今現在；為授弟子地決、為授辟支佛地決、為授佛地決。”

時，梵天皆來下，上至三十三天人皆來下。爾時，無央數百千人會，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

賢者阿難，時知七法事，何等為七？一者、知義；二者、解法；三者、曉時；四者、了節jié；五者、明眾；六者、知身事；七者、知他人事。

賢者阿難從座起，整衣被長跪叉手，以偈讚佛言：

“ 得清淨智眼明好，	尊根寂定度無極jǐ，
光明遠照而金色，	神照誰得願說之。
誰今發意於佛道？	誰坐樹下降伏魔？

誰今取佛上道利？ 月面願說何故笑？
若佛世尊笑之時， 面出光笑勝於人，
應時百千人民會， 今佛以緣當說之。”

阿難問佛：“惟，天中天！諸有姪、怒、癡者，以色、聲、香、味、細滑、法故笑；天中天斷姪、怒、癡，用何故笑？天中天！不是舍利弗所問？亦不是摩訶目犍連、摩訶迦葉、優為迦葉、迦翼迦葉、那翼迦葉、施羅比利迦私所問？諸佛天中天有六法不共。何等為六？

“一者、諸佛天中天知過去無所罣礙àì慧；

“二者、諸佛天中天有當來無所罣礙慧；

“三者、諸佛天中天今現在亦有無所罣礙慧；

“四者、諸佛天中天身所行智慧；

“五者、諸佛天中天口所說智慧；

“六者、諸佛天中天心念智慧。

“是為六。諸佛天中天無有不見聞，諸佛說佛道慧！”

佛告阿難：“過世時，有國名優波羅越，其國富樂熾chì盛，五穀gǔ豐fēng熟，人民安隱wěn，眾多不可得計。”

佛語阿難：“爾時優波羅越國中，有王名波羅先，於諸國中獨尊。所施行教敕使人，正法治國鞭杖不行。爾時，人民長壽二萬歲。時其王命過，其國中有一姪姪yì女為上色面貌，端正姝好，其女人往至他人舍，其主人生男，便以手牽子臂。姪女便問之：‘牽兒欲作何等？’報言：‘我飢餓欲噉dàn之。’

“問言：‘無有飯可食之耶？’報言：‘無有也。’

“姪女人報言：‘且待，須我為汝持食來。’

“答曰：‘卿未出門頃，我當餓死，那能須卿持飯來耶？’

“姪女人念言：‘若我持兒去，其母便當餓死；若置去者，

便當取兒噉之。將當奈何令母子各得安隱？’ 姪女人即取利刀，自割兩乳與之，其母便食之。姪女人問言：‘卿為飽未？’

“報言：‘已飽矣。’ 姪女人兩乳血出流離，便還其家。

“時，有一男子至其姪女人舍，欲與共作非法，見之便言：‘誰取此上色女乳，割如是耶？’ 便有悲意，以姊zǐ弟心侍之，不復起欲心。

“男子即問言：‘姊！誰取卿如是耶？’

“報言：‘無有嬈rǎo我者也。我自至他舍，其主人適shì產，生便牽其子。

“我問言：“欲作何等？”

“報我言：“我飢餓，欲取子肉噉之。”

“我問：“卿無有飯可食耶？”

“報我言：“無有也。”

“我言：“且待，須我為汝持飯來。”

“報我言：“卿去未及出門頃，我便餓死。”

“我心念：“適持兒去，母便當死；若捨去者，則當取兒噉。” 我便割乳便與噉之。’

“其男子聞之言，即躡bì地奄yǎn絕。姪女便取水灑sǎ其上，其久乃得穌sū息。男子問言：‘姊zǐ當為我現至誠？’

“姪女言：‘諾！’

“男子言：‘我初不見此難nàn。實至誠如汝言不虛者，姊zǐ乳當平復如故。’ 應時其女人乳平復如故，亦無癍bān也。

“釋提桓因以天眼見姪姊yì女，言：‘此上色姪女人布施為福乃如是，恐來奪duó我座。’ 則化作婆羅門，持寶枝、澡豆瓶，著金錫杖，行乞匄gài至此姪女家，言：‘乞我分衛wèi。’ 其女人便以金鉢盛飯出與婆羅門，婆羅門即却行不肯受。

“上色女問道：‘何為却行不肯受食？’

“報言：‘我不用食。我聞汝布施乳，為審shěn爾不乎？’

“報言：‘實如是。’

“婆羅門以偈問之曰：

‘汝為索何願？ 云何釋為梵？
為求多寶王， 所願難如是。’

“上色女，以偈報之言：

‘婆羅門無為者， 無生老及病死，
無愁憂清淨處， 婆羅門我求彼。’

“婆羅門言：‘問汝：持乳布施時，意寧轉異不？’

“女人報言：‘婆羅門！我當為汝現至誠。’報言：‘現之。’

“女人言：‘若使我至誠持乳布施意無異者，令我轉女人身得作男子。’所言適竟，即轉成男子。

“時，優波羅越王，治國五千歲已後終亡。傍páng臣左右聞姪女人轉身作男子，念言：‘正當立此作國王，為王者當以正法治國。’便共立作王。鞭杖不行，以正法治國，好布施金銀、珍寶著四城門外及諸街里，欲得飯食、漿水、衣被、熏華、房室、座席、舍宅、金銀、珍寶、明月珠、玉琉璃、水精、珊瑚、馬瑙，隨其欲與之。教一天下人持八關guān齋zhāi，如是治國五百歲，不耕種，自然稻米清潔jié香美，無有麤cū獷guǎng，今日截，旦日續，自然生，即取其米，莖應時沒不現。取共食味，一切味食是已後，齒不落，亦不老，亦不病，亦不僵yǔ，顏色無異，長短適等；祿相亦等，譬如鬱yù單越天下。”

“國王自念言：‘我布施與人，有何可怪？我布施與禽獸者，爾乃為難nán。’時，王穌香自塗身，便入山空閑處，臥巖石上，諸百鳥皆來生噉dàn其身，便命過，生於婆羅門家——其家大富，

金銀珍寶無央數——十月已滿便生，端正好無比。適生，四侍女共養育：第一女主拭其身；第二女主沐浴；第三女主乳哺；第四女主抱之。兒即長大，四人共侍議yì，不得使有見者，五百綵女共侍相娛樂。便竊qiè出，過向市，觀見販賣mài貧窮乞丐者，有悲哀之意言：‘此人民若使富樂者，不復賈gǔ作販賣。’爾時，自說偈言：

‘我之身心云何？ 甚堅而不破碎，
吾自在安樂處， 見勤苦諸人民。’

“馳還白父母：‘我欲除鬚髮行入山空處，處樹下。’父母不聽tīng。所以者何？‘適shì有汝一子，甚重愛之。我禱dǎo祠cí山川、日月、諸天，適得汝一子耳。我不見汝者便愁憂yōu死。’不肯聽使去，子便委臥地，一日、二日至五日不食飲。

“諸親厚知識聞此兒欲學道除鬚髮，父母不聽，委臥空地不食飲五日。諸親厚知識皆共到其所，諫曉言：‘童子！何以不起沐浴、飲食、莊嚴，用除鬚髮，在樹間樂道？’童子亦不應；如是言者三日。諸親厚共到父母所，言：‘聽使去學道，若樂者可數來往相見，不樂者便當來歸guī。’

“父母言：‘諾！’見聽已，子便自養視六七日，繞父母三匝為作禮，便入空閑坐行道。已後，則往至餘大叢cóng樹間。

“中有兩道人坐得五神通，精誠求道，離婬欲，童子便至其所問：‘此間作何等？’

“報言：‘我在此間露坐禪念道，用人民故，作勤苦行。’

“童子言：‘我亦當用人民故，露坐禪念道。’

“二道人言：‘善！’

“童子即於大叢cóng樹下坐禪。於中用人民故，勤苦行道，即得五神通，精進踰yú於二道人；其人大聖上尊。

“其樹間有虎妊rèn娠shēn。諸道人法，樹果自墮落者，乃取食之，不從樹摘取也。諸道人共行求果蓏luǒ，便見妊娠虎，童子道人語兩道人言：‘此虎今不久當產，飢餓經日，恐自噉其子。誰能持身食sì之者？’

“彌勒菩薩言：‘我當持身食之。’採cǎi果還已，見虎乳飢餓，欲取其子噉之，其道人語兩道人言：‘虎已乳飢餓，欲還噉其子。誰能持身食之？’便共俱至餓虎所，虎開目張口向之，兩道人俱畏懼jù，便飛上虛空中。其一人言：‘道人！卿之至誠如是也。屬zhǔ者言：“當持身食餓虎。”今者何故飛上虛空也？’其一道人哀之淚lèi出，左右顧gù視無所有。童子道人取利刀刺右臂流血，如是七處自刺，血入虎口中，因飲之，便復自投身食餓虎，則死。”

佛語阿難：“欲知爾時上色姪女人者不？正是我身；時立為王者，亦是我身；時婆羅門子自投身餒wèi餓虎者，亦是我身；兩道人者，是迦葉、彌勒菩薩。”

佛告阿難：“我精進行道故，超越九劫出彌勒前。如是，阿難！勤苦行道六十劫，布施手足、鼻、耳、頭tóu、目、肌肉、婦、子、男、女、好衣被、飲食故，降伏六十億魔，三十四億得佛道。”

佛語阿難：“若使一切人知布施之福如我所知者，窮乏餬hú口，得一食，自飯繼jì命；若不食此便死者，則當不自食與善人令受。阿難！我念昔世時所布施，用是故面色明好照曜，笑光從口出遍三千大千世界。”

佛說是經時，四千二百比丘起無餘意得解脫，八十那術諸天人發無上正真道意，七萬菩薩得無所從生法忍。佛說如是，賢者阿難及一切眾會諸天龍、鬼神、世間人皆歡喜，前為佛作禮而去。

前世三轉經

佛說鹿母經

西晉三藏法師竺法護譯

佛言：“昔者有鹿數百為群，隨逐水草，侵近人邑，國王出獵liè，遂各分迸bèng。有一母鹿懷妊獨逝，被逐飢疲，失侶悵怏yàng。時生二子，捨行求食，犢qióng悸失錯，誤墮獵者弮jiàng中，悲鳴欲出，不能得脫。獵師聞聲，便往視之，見鹿心喜，適前欲殺。

“鹿乃叩頭，求哀自陳：‘向生二子，尚小無知，始自蒙蒙，未曉東西。乞假須臾yú，暫還huán視子，將示水草，使得生活，并與二子盡哀死別。長短命矣！願垂恕恩，愍及有識。若蒙哀遣得見子者，誠非鹿獸所能報謝；天祐yòu有德，福注罔wǎng極jí。見遣之期，不違信誓，旋則就死，獸意無恨。’

“是時，獵liè者聞鹿所言，且驚且怪，衣毛為豎，其奇能言，識出人情，即問鹿曰：‘汝為鬼魅、山林樹神？得無變惑，假借其形。以實告我，令明其故。’

“鹿即答曰：‘吾以先世貪殘之罪，稟受鹿身。至心念子，故發口能言，非為鬼魅，唯見識憐lián，生放死還，甘心所全。’

“獵者聞之，信加其言，心懷貪欲，意不肯聽，即告鹿曰：‘世人一切，尚無志誠，況汝鹿畜？憐lián子惜身，尚全求生，從死得去，豈qǐ有還huán期？王命急切，恐必知之，罪吾失鹿，更受重責。雖心不忍，事不獲已，終不相放。’

“鹿時惶怖，苦言報曰：‘鹿雖賤畜，甘死不恨，求期則返，豈敢違命？人受罪豐xìn，唯乞假祚zuò，為福所種。去則子存，留則子亡，聽tīng往時還，神信我言。夫死何足惜，而違心信？顧gù念二子，是以懇kěn懇kěn。生不識母，各當沒命，分死全子，滅三痛劇jù。’

“鹿母低頭鳴噉jiào，口說偈言：

‘我身為鹿獸， 遊食於林藪sǒu，
賤生貪軀命， 不能故送死。
今來入君弼jiàng，自分受刀机，
不惜腥臊身， 但憐二子耳。
唯我前世時， 暴虐不至誠，
不信生死苦， 罪福之分明。
行惡自招罪， 今受畜獸形，
若蒙須臾命， 終不違信盟。’

“於是獵者聞鹿言訴之聲，甚歎其奇！貪利成事，不欲放遣，即告於鹿，責數之曰：‘夫巧偽無實，姦jiān詐難信，虛華萬端，狡猾非一，侵暴生種，犯人稼jià穡sè，以罪投身，入于吾弼jiàng。今當殺送供王厨食，不須妄語欺吾求脫，重身畏死，誰能効xiào命？人之無食，猶難nán為期，而況畜獸？全命免死，豈有還期？但當就死，終不相放。’

“鹿時憶子恐據jù，前跪兩膝，低頭涕淚lèi，悲訴鳴吟，重說偈言：

‘雖身為鹿畜， 不識仁義方，
奈何受慈恩， 得去不復還。
寧受分裂痛， 無為虛偽存，
哀傷二子窮， 乞假須臾間。
宿世罪自然， 故受畜生體，
為人所不信， 殃禍自應爾。
猶是招當來， 欲脫畜生形，
披肝露誠信， 願聽重誓言。
若世有惡人， 鬪dòu亂比丘僧，
破塔壞佛寺， 及殺持戒人，

反逆害父母、兄弟與妻子；
設我不來還，罪大過於是。
普世之極罪，劫盡殃不已，
宛轉更燒煮zhǔ，之彼復到此。
可思之深重，受痛無終始，
設我不來還，罪大過於是。’

“爾時，獵者重聞鹿言，心益竦sǒng然，乃却歎曰：‘唯覩世間一切人民，稟受宿福，得生為人，愚惑癡冥，背恩薄義yì，不忠不孝，不信不仁，貪殘無道，欺偽苟全，不知非常，識別三尊。鹿但畜生，懇懇kěn辭言，信誓叩叩，有殊於人，情露丹誠，似如分明，識覩其驗，以察其心。’便前解弮，放遣假之。

“於是，鹿母出弮得去，且顧且馳，到其子所，低頭嗅子，舐shì其身體，一喜一悲，踟chí躕chú徘徊，嘆tàn息啼吟，並說偈言：

‘一切恩愛會，皆由因緣合，
合會有別離，無常難得久。
今我為爾母，恒恐不自保，
生世多畏懼，命如露著草。’

“於是，鹿母說此偈已，便將二子入于林藪sǒu，為別食稼，示好水草，誡勅chì叮寧，教生活道。念別子孤，淚下如雨，悲鳴摧傷，說偈別言：

‘前世行欺詐，負債著恩愛，
殘暴眾生命，自盜教彼殺。
身作如影隨，今日當受之，
畢故不造新，當還赴彼期。
違佛不信法，背戾師父誡，
自用貪無厭，放情恣癡意。

罪報為畜生，	當為人作飼，
自分不敢怨，	畢命不復欺。
貪求取非道，	殺盜於前世，
每生為畜獸，	宿命所追逮。
結縛當就死，	恐怖無生氣，
用識三尊言，	見遣盡恩愛。
吾朝行不遇，	誤墮獵者弼，
即當就屠割，	破碎受宿殃。
念汝求哀來，	今當還就死，
憐汝小雙孤，	努力自活已。
行當依群類，	止當依眾裏，
食當隨侶進，	臥當驚覺起。
慎勿子獨遊，	食走於道邊，
言竟便長別，	就死不復還。’

“是時，鹿母說此偈已，與子死別，遲chí迴再三，低頭俛fǔ仰，唱聲感哀，委背而去。二子鳴啼，悲泣戀liàn慕，從後追尋，頓弊復起，悲喚叫叫，說訴偈言：

‘貪欲慕恩愛，	生為母作子，
始來受身形，	受命賤畜體。
如何見孤背，	斷命沒mò終此，
慕母情痛絕，	乞得并就死。
自念我生來，	未識東與西，
念母憐我等，	當報乳養恩。
何忍長生別，	永世不復存，
念母為我苦，	不聊獨生全。
無福受畜形，	薄祐禍害至，
始生於迷惑，	當早見孤棄。

凡生皆有死， 早晚當就之，
今日之困窮， 當與母同時。’

“於是鹿子說此偈已，其母悲感，低頭號泣，哀悼怨歎tàn，迴頭還顧，抗聲悲鳴，告其子言：‘爾還勿來！吾自畢故，以壽當之；無得母子，夭橫併bìng命，吾死甘心；傷爾未識，世間無常，皆當別離。吾自薄命，爾生無祐，何為悲哀，徒益憂yōu患？但當速行，畢債於今。’

“鹿母復鳴，為子說偈言：

‘吾前坐貪愛， 今受弊畜身，
世生皆有死， 無脫不終患。
制意一離貪， 然後乃大安，
寧就至誠死， 終不欺殆dài生。’

“於是，鹿子聞母偈音，益更悲戀，鳴涕相尋，至于弼所，東西求索，乃見獵者，臥於樹下。鹿母徑就其邊，低頭大聲，以覺獵者，而說偈言：

‘投分全中實， 畢壽於畜生，
見放不敢稽， 還就刀几刑。
向所可放鹿， 今來還就死，
恩慈於賤畜， 得見辭cí二子。
將行示水草， 為說非常苦，
萬沒無餘恨， 念恩不敢負。’

“爾時，獵者聞鹿鳴聲，說誠信之言，驚jīng覺即起，心動竦sǒng然，慈心發中，口未得宣。

“鹿便低頭，前跪兩膝，重向獵者，喜自陳說，以偈謝言：

‘仁前見放遣， 德厚過天地，
賤畜被慈育， 悲意不自勝。’

一切悉無常， 忻然副信死，
滅對畢因緣， 怨盡從斯已。
仁惠恩難忘， 感受豈敢違，
雖謝千萬辭， 不足報慈恩。
唯夫誠精誠， 受福歸自然，
今日甘心死， 以子屬仁君。’

“於是，獵者感誠即寐，又重聞鹿說偈，皆微妙之聲，加其篤信，捨生就死，以副盟誓。子母悲啼，相尋而至。‘斯鹿之身，必非凡庸，吾覩世士，未能比倫。雖復獸體，心若神靈。吾之無良，殘暴來久。鹿乃立義，言信不負，可為明教，稽首稟受；豈復當敢，生犯害心？’即時獵者，加肅謙敬，辭謝遣鹿，而說偈言：

‘神鹿信若天， 言誓志願大，
今我心竦sǒng懼， 豈敢加逆害？
寧自殺鄙身， 妻子寸寸分，
何忍向天種， 有想害靈神？’

“獵者說此偈已，即以慈心遣鹿，重復辭cí謝，悔心自責。鹿見遣去，出就其子，子望見母，得生出還，強qiáng馳走趣，跳躒liáng悲鳴。子母相得，俱懽huān俱喜，一俛fǔ一仰，鳴聲呦呦yōu，悲感受活，生蒙大恩，即仰頭謝獵者，而說偈言：

‘賤畜生處世， 當應充厨宰，
即時分烹pēng俎zǔ， 寬假辭二子。
天人重愛物， 復蒙放赦shè原，
德祐積無量， 非口所能陳。’

“爾時，鹿母說此偈謝已，將率二子還于深林，鳴群嘯侶，以遊以集，安身草澤，以寧峻山。

“獵者於後，深自惟言：‘鹿但畜生，信義祐身，既免即濟，見者加稱。我之為暴，何廣於心？’即時啟寐，散意歸仁，放弩壞弮，無復殺心。詣yì于廟寺，請稟bǐng沙門，稽首顙sǎng面，自歸自陳，奉順慈義，畢志正真。便往白王，具說鹿言。

“王聞其說，心喜驚歎：‘鹿獸有義，我更貪殘。又此鹿慧深達言教，知仰三尊；我國弊冥，事彼妖言。誠可捨棄，以保永全。’

“普國人民，無不聞知畜獸行義，現獲信證，大道之化無隱不彰。於是，國王即請會群臣，宣令國民：‘吾之為闇àn，不別真偽，啟受邪師，言畏偽神，妖祭無道，殘暴眾生；不如鹿畜，明識三尊。自今已後hòu，普國率民，廢彼邪宗，皆歸guī正真。’詣于佛寺請受聖眾，冀以後世長獲其福。臣下群僚、國民大小，皆信三尊，奉五戒十善。為期三年，國豐fēng太平，民皆壽樂，鹿之祐矣。”

佛語賢者阿難：“唯吾善權quán，累劫行恩，恩救眾生其信如是。爾時，鹿母者，我身是也；二子者，羅云及朱離母貍kē是；國王者，舍利弗是；獵者，阿難是。界上民走白王者，調達是。”

佛時說已，於鹿牀shuàn腸放大光明，遍照東西南北、四隅yú、十方各千佛刹。吾其光明所之，各有化導師子座及寶蓮華，或為法師比丘現肉體者，或為帝王及長者子者，或凡人黎庶shù現卑賤者，或人群生為畜獸者，各各以光明導dǎo御說法。

爾時，所說鹿母信誓功德，以為法訓，法音入心，莫不信受其者，皆歸無上正真之道。佛即迴光，等接遍照閻浮提內，悉令普徹，其蒙光者逮dài安隱想。

爾時，眾中有八百比丘，意志四道，以證道迹，聞說鹿母於畜生之中發起大意，以信成道，感悟變化即時反悔，前白佛言：

“願立信誓為菩薩道，唯佛加哀助利我等，當以建行荷負眾生，救濟一切至死不離，即時逮得僧那僧涅niè弘誓之鎧kǎi。”

爾時，阿難整服長跪，白世尊言：“此諸比丘網惑大乘不受正諦，如今開悟逮得法證，離淵yuān越壅qiàn，何其疾也！誠非小道所能信明。大會有疑，唯願世尊說其緣由，以釋將來。”

佛言：“善哉！阿難！汝問快也。斯承先識shí，非今所造，是諸比丘迺nǎi昔鹿遊國民，信受王命奉順三寶，加鹿即感，皆願無上正真意。中間癡chī闇àn，不復習行，雖以遇我得作沙門，忽棄qì本願迷於大乘。今聞我說前世本末，閉結疑解，得無想安隱，是其宿命識神使然。”

佛說是時，八百比丘皆得阿惟越致；力士聚中有八千人，見證心解，除放逸行，皆發無上正真之道，逮得入信聲，尋獲安隱無想之定；天、龍、世人七億二千，皆發無上正真道意。

佛語阿難：“我作畜生之時，以不忘菩薩弘濟jì之心，應行導dǎo利，逮于今者，但為眾生勤苦無極jí；

“假使一人亡本沒mò流未拯拔者，終不捨放。

“諸欲求安，逮是功德疾成佛者，皆當盡jìn心中誠，歸信三尊，世世不廢fèi。如我今日現般泥洹，誠信所致也。

“阿難！汝當受持，廣宣此經，無令滅絕。”

阿難即前稽首作禮，受持諷誦。

佛說鹿母經

一切智光明仙人慈心因緣不食肉經

失譯人名今附秦錄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摩伽提國，寂滅道場，彌加女村，自在天祠cí精舍。

時有迦波利婆羅門子，名彌勒——軀體tǐ金色，三十二相，八十種好，放銀光明，黃金校飾，如白銀山，威光無量——來至佛所。

爾時，世尊與千二百五十比丘經行林中；又有結髮梵志五百人等，遙見彌勒威儀庠xiáng序，相好清淨，五體投地如銀山崩，成金花聚眾寶間廁cè。金花金臺tái，七寶為果，於臺閣中，有妙音聲而說偈言：

“我見牟尼尊，	面貌常清淨，
百福相奇特，	世間無倫匹；
煩惱垢永盡，	智慧悉成滿，
一向常歸命，	身心無疲倦。
故我以五體，	欲得勝安樂，
脫苦無所畏，	敬禮釋迦文。”

時諸梵志見聞此事，白佛言：“世尊！如此童子，威儀庠序，光明無量，與佛無異；於何佛所，初發道心？受持誰經？唯願天尊為我解說！”

佛告式乾梵志：“汝今諦聽！善思念之！吾當為汝分別解說，令汝歡喜！”

“乃往過去無量無邊阿僧祇劫時，有世界名勝shèng花敷fū，佛號彌勒，恒以慈心四無量法教化一切。彼佛說經名‘慈三昧光大悲海雲’；若有聞者，即得超越百億萬劫生死之罪，必得成佛，無有疑慮lù。

“時，彼國中有大婆羅門，名一切智光明，聰cōng慧多智，廣博眾經；世間技藝yì，六十四能無不綜zōng練liàn。聞佛出世，說《慈三昧光大悲海雲經》，即以世間一切義論難nàn詰jié彼佛，盡其辭辯而不能屈。即便信伏為佛弟子，尋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而作是言：‘我今於佛法中，誦持《大慈三昧光大悲海雲經》，以此功德，願於未來過算數劫，必得成佛而號彌勒。’

“於是，捨家即入深山，長髮為相，修行梵行；八千歲中，少欲無事，乞食自活，誦持是經，一心除亂luàn。

“彼時世間，有雨星現，國王姪荒，彗星橫流，連雨不止；洪水暴漲，仙人端坐，不得乞食，經歷lì七日。

“時，彼林中，有五百白兔，有一兔王母子二獸；見於仙人七日不食，而作是言：‘今此仙人，為佛道故，不食多日，命不云遠；法幢將崩，法海將竭。我今當為無上大法，令得久住，不惜身命。’

“即告諸兔：‘一切諸行，皆悉無常，眾生愛身，空生空死，未曾為法；我今欲為一切眾生作大橋梁，令法久住，供養法師。’

“爾時，兔王即為群兔，而說偈言：

‘若有畜生類，	得聞諸佛名，
永離三惡道，	不生八難處；
若聞法奉行，	生處常值佛，
信法無疑惑，	歸依賢聖僧。
隨順諸戒行，	如是疾得佛，
必至大涅槃，	常受無上樂。’

“爾時，兔王說此偈已，告諸兔言：‘我今以身欲供養法，汝等宜當各各隨喜。所以者何？我從多劫，喪身無數，三毒所使為鳥獸形，唐生唐死未曾為法；吾今欲為無上法故，棄qì捨身命供養法師。’

“時，山樹神即積jī香薪以火然之，兔王母子圍遶仙人足滿七匝，白言：‘大師！我今為法供養尊者。’

“仙人告言：‘汝是畜生，雖有慈心何緣能辦？’

“兔白仙人：‘我自以身供養仁者，為法久住，令諸眾生得饒益故。’作此語已，即語其子：‘汝可隨意求覓mì水草，繫xì心思惟正念三寶。’

“爾時，兔子聞母所說，跪白母言：‘如尊所說，無上大法，欲供養者，我亦願樂。’作此語已，自投火中，母隨後hòu入。

“當於菩薩捨身之時，天地大動，乃至色界及以諸天，皆雨天華持用供養。

“肉熟之後，時，山樹神白仙人言：‘兔王母子為供養故，投身火中，今肉已熟，汝可食之。’

“時彼仙人聞樹神語，悲不能言，以所誦經書置樹葉yè，又說偈曰：

‘寧當然身破眼目，	不忍行殺食眾生。
諸佛所說慈悲經，	彼經中說行慈者，
寧破骨髓出頭腦，	不忍噉dàn肉食眾生。
如佛所說食肉者，	此人行慈不滿足，
常受短命多病身，	迷沒mò生死不成佛。’

“時，彼仙人說此偈已，因發誓言：‘願我世世不起殺想，恒不噉肉，入白光明慈三昧，乃至成佛制斷肉戒。’作此語已，自投火坑與兔併bìng命。

“是時，天地六種震動，天神力故，樹放光明，金色晃曜yào照千國土。

“時，彼國中諸人民等見金色光從山樹出，尋光來至，既見仙人及以二兔死在火中；見所說偈并得佛經，持還上王。

“王聞此法傳告共宣，令聞此者皆發無上正真道心。”

佛告式乾：“汝今當知，爾時白兔王者，今現我身釋迦文尼佛是；時兔兒者，今羅睺羅是；時誦經仙人者，今此眾中婆羅門子彌勒菩薩摩訶薩是。我涅槃後五十六億萬歲，當於穰ráng佉qū轉輪聖王國土，華林園yuán中金剛座處，龍華菩提樹下得成佛道，轉妙法輪。

“時五百群兔者，今摩訶迦葉等五百比丘是；時二百五十山樹神者，舍利弗、目犍連等二百五十比丘是；時千國王，跋bá陀婆羅等千菩薩是；彼王國土諸人民等得聞經者，從我出世乃至樓至，於其中間受法弟子得道者是。”

佛告式乾：“菩薩求法，勤苦歷lì劫，不惜身命；雖復從報，受畜生身，常能為法，不惜軀命，投於火坑以身供養；便得超越九百萬億劫生死之罪。於是得在恒河沙等無量諸佛先，先彌勒前得成佛道。汝等云何不勤為法？”

佛說是語時，式乾等五百梵志求佛出家。佛言：“善來！”鬚髮自落，即成沙門。佛為說法，豁然意解成阿羅漢；八萬諸天亦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時會大眾聞佛所說，各各稱讚菩薩所行。

舍利弗白佛言：“時彼仙人投火坑已，為生何處？”

佛告舍利弗：“時彼仙人投火坑已，生於梵世，普為一切說大梵法，乃至成佛轉大梵輪，所說經典亦名《慈三昧光大悲海雲》。所制波羅提木叉，不行慈者名犯禁人；其食肉者犯於重禁，後身生處常飲熱銅，至彼仙人得作佛時，如《彌勒菩薩下生經》說。”

尊者阿難聞佛所說，即從坐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向佛，叉手長跪，而白佛言：“世尊！彌勒成佛所說戒法，乃以慈心制不食肉，為犯重禁，甚奇甚特！”

時，會大眾異口同音，皆共稱讚彼國眾生不食肉戒：“願生彼國！”世尊悉記當得往生。

尊者阿難復白佛言：“當何名此經？云何受持之？”

佛告阿難：“此法之要，名《白兔王菩薩不惜身命為無上道》，亦名《一切智光明仙人慈心因緣不食肉經》，如是受持。”

尊者阿難及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一切智光明仙人慈心因緣不食肉經

佛說千佛因緣經

後秦龜qiū茲國三藏鳩摩羅什譯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王舍城耆闍崛山中，與大比丘眾五千人俱，其名曰：尊者阿若憍陳如、尊者優樓頻伽luó迦葉、尊者伽耶迦葉、尊者那提迦葉、尊者摩訶迦葉、尊者舍利弗、尊者大目犍連、尊者迦梅延、尊者阿那律、尊者阿難等。皆大阿羅漢而眾所知識，如調象王，所作已辦，三明，六通，具八解脫。菩薩摩訶薩八萬四千人，梵德菩薩、淨行菩薩、無邊行菩薩而為上首；跋bá陀波羅應與無邊俱為上首也；他方月音菩薩、月藏菩薩、妙音菩薩而為上首；如是等諸大菩薩皆久修梵行，安隱清淨，住首楞嚴三昧，皆悉具足八萬四千諸波羅蜜，於娑婆世界及十方國示現作佛，轉妙法輪，現般涅槃，於耆闍崛山昇仙講堂，皆師子吼。是諸菩薩摩訶薩等各各自說過去因緣，如是音聲遍滿三千大千世界。天、龍、夜叉、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人非人等，一切大眾皆悉集會。

爾時，世尊從石室出，問阿難言：“今諸聲聞、諸菩薩等，皆何講論？”

阿難白佛言：“世尊！諸菩薩眾各各自說宿世因緣。”

爾時，世尊安庠xiáng徐步如大龍象，披僧伽梨，入大眾中，告諸菩薩言：“汝等今者各說何義yì？”其大音聲遍滿世界。

跋陀波羅菩薩即從坐起，自為世尊敷師子座，頭面禮足，請佛就坐，白佛言：“世尊！我於今日欲少諮問，唯願世尊為我解說！”

說是語時，八萬四千諸菩薩等，各脫瓔珞散佛供養。所散瓔珞住佛頂上，如須彌山巖顯xiǎn可觀，有千化佛坐山窟中。

時，諸菩薩頂禮佛足，異yì口同音白佛言：“世尊！世尊與賢劫千佛過去世時種何功德？修何道行？常生一處，同共一家，於一劫中，次第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化度濁惡諸眾生等，令其堅發三種清淨菩提之心。願為我等及未來世諸眾生故，當廣分別賢劫千菩薩過去世時諸波羅蜜本事果報！”

爾時，世尊告諸菩薩言：“諦聽，諦聽！善思念之！吾當為汝分別廣說。

“跋陀波羅！汝今當知，乃往過去無量、無數百千萬億阿僧祇劫，復過是數，爾時，此娑婆世界名大莊嚴，劫名大寶。有佛世尊，名寶燈焰王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出現於世。彼佛世尊出現世時，亦以三乘教化眾生。佛壽半劫，正法化世住於一劫，像法化世住於二劫。於像法中有一大王名曰光德，十善化民，國土安樂，如轉輪王。爾時，大王教諸人民誦毘陀論。

“時學堂中有千童子，年各十五，聰cōng敏多知，聞諸比丘讚佛、法、僧。有一童子名蓮華德，白善稱比丘言：‘云何名佛？云何名法？云何名僧？’

“比丘偈答言：

‘波羅蜜滿足，	淨性覺智慧，
勝心得成就，	故號名為佛；
無染性清淨，	永離於世間，
不觀世五陰，	常住名為法；
身心常無為，	永離四種食，
為世良福田，	故稱比丘僧。’

“時，千童子聞三寶名，各持香華隨從比丘，行詣yì僧房，入塔禮拜，見佛色像，彼像身量高六十二那由他由旬，八萬四千諸相好門皆悉具足。

“時，千童子見佛像已，白比丘言：‘如此勝人大無上士，過去世時修何功德，乃得如是無上勝相？’

“比丘答言：‘善男子！汝今諦聽！佛世尊者，過去修行八萬四千諸波羅蜜，亦復修習三十七品助菩提法，故得如此端嚴yán之身。如來身者，不但有此八萬四千諸相好門，亦有十力、四無所畏、十八不共、大悲、三念處、三明、六通、八解脫等。’

“時，千童子聞於比丘讚歎佛已，五體投地，即於像前發弘誓願：‘我等今者，各各應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過算數劫，必得成佛，如今世尊等無有異。’第三童子名蓮華藏，復發誓願：

‘我等今者，因比丘故，聞三寶名，復得見於如來色像，於未來世成佛無疑；未成佛間，恒與比丘共生一處。’

“跋陀波羅！汝今當知，時，千童子聞三寶名，身心歡喜，隨壽長短後皆命終；臨lín命終時，以聞三寶善根因緣力故，除却五十一劫生死之業；命終之後，得生梵世。諸天生法，生梵宮已，即得三念，自憶往世聞三寶名，以是因緣得生天上。

“時，千梵王各乘宮殿，與諸梵俱持七寶華，至故塔前供養佛像。時千梵王異口同音，而說偈言：

‘慧日大名稱， 久住善寂地，
聞名除諸惡， 自然生梵世，
我今頭面禮， 歸依大解脫。’

“說此偈已，各還梵世。

“跋陀波羅！汝今當知，時彼國王十善化人者，久已成佛，毘pí婆尸如來是；善稱比丘，尸棄qì如來是；時千童子豈qǐ異yì人乎？今拘留秦佛，乃至最後樓至如來是。

“跋陀波羅！汝今當知，我與賢劫千菩薩從彼佛所聞三寶名，始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其事如是。”

佛告跋陀波羅：“汝今當知，我念過去無量、無數阿僧祇劫，此娑婆世界有一大國，名波羅捺nài，王名梵德，常以善法化諸人民，彼時人壽八萬四千劫。

“時王梵德自見衰相，以國付子，出家學道，於仙人生地，憂yōu曇tán鉢林中，晨朝出家。端坐思惟，經一食頃，逆順觀於十二因緣，往復觀察凡十八遍，應時即得辟支佛道，踊身虛空作十八變biàn。

“優曇林中有五百梵志，見辟支佛足下有十二因緣文字：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色，名色緣六入，六入緣觸，觸緣受，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死憂悲苦惱。五百梵志見此文字，有觀無明緣行、無所依起，有三百人應時即得辟支佛道；又二百人觀無明緣行及愛、取、有，應時即得成辟支佛；又觀無明乃至老死憂悲苦惱，因無常行成辟支佛。優曇鉢林一日之中，有五百一辟支佛出現於世。是時，大地六種震動dòng，乃至梵世諸天宮殿。

“時千梵王各以衣祴gé，盛曼陀羅華、摩訶曼陀羅華、曼殊沙華、摩訶曼殊沙華，至優曇林中供養辟支佛，頭面禮足，白言：

‘大德！為我說法。’時辟支佛踊身虛空作十八變，舒手現足。時千梵王見其足下十二因緣文字相現，見其掌中有十善文，於頂光中見五戒法、八支齋zhāi文。

“時千梵王身心歡喜，受持讀誦發弘誓願：‘我等今者見諸快士結加趺坐，如入禪定，身分光明，有此文字令我讀誦。’時梵眾中，有一梵王，名曰慧見，告餘梵言：‘我於今者見辟支佛，受持五戒、八支齋法，當行十善，觀諸緣起，以此善根，迴向甚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願我等作佛時，說法度人過於辟支佛百千萬倍。我成佛時，聞我名者、見我形者，速得除滅無量障礙ài，如我今者見辟支佛。’

“時千梵王供養畢已，各還所安，隨梵天壽，後hòu各命終。命終之後，於娑婆世界千四天下為千轉輪王，十善教化，本善願故，不隨因緣，壽命八萬四千歲。

“臨欲終時，雪山之中有一婆羅門，聰明多智，壽命半劫。於先經中，聞過去有佛，號栴檀莊嚴如來，十號具足。彼佛世尊說甚深檀波羅蜜，不見施者及以受者，心行平等，而行布施。時大仙人聞此事已，從雪山出，詣千聖王求索財寶，廣為諸王讚說甚深檀波羅蜜。翹qiáo於右足而舉右手，住立王前而說偈言：

‘施為妙善藥， 服者常不死，
不見身與心， 觀財物空寂。
受者如虛空， 如是行布施，
無財及受者， 乃應菩薩行。’

“時，千聖王各以國土付其太子，告下諸國：‘我等今者，欲修一切施，諸有貧窮須財寶者，可詣我所，當隨意施。’

“爾時，諸國一切人民皆悉來集千聖王所，白言聖王：‘我等今者唯乏二事，餘無所須。何等二事？一者天樂；二者天女。’

“時，千聖王持摩尼珠置高幢上，發大誓願：‘我等福德，受善果報真實不虛，令如意珠普雨天樂，供給一切。’應念即雨種種樂器。

“時，諸樂器住虛空中不鼓自鳴，復更生念：‘若我福善真實不虛，令如意珠普雨天女。’應念即雨種種天女，容儀庠xiáng序如魔天后，一一天女，各有五百眷屬以為侍者。

“時，千聖王滿眾願已，即捨國土，出家學道。時王千子及諸臣民皆悉號háo吽táo，隨從王後，奉送大王至於雪山。時千聖王告諸臣民：‘諸行無常，我身無主，性相皆空，有者歸滅miè。我於今者，信解此義，是以棄國，無所戀liàn著。’即隨婆羅門入於雪山，王子臣民辭退還國。

“時，千聖王於雪山中，各立草菴ān，端坐思惟，發弘誓願當度一切，求無上道，思大施義。聖王宿世十善報故，雪山千神各獻xiàn仙果，日日供給更不求食，應時即得獲huò五神通，飛騰虛空，壽命一劫。

“時，雪山中有大夜叉，身長四千里，狗牙上出高八十里，面十二眼，眼出迸bèng血，光如融銅，左手持劍jiàn，右手持叉，住聖王前高聲唱言：‘我今飢渴，無所飯食，唯願聖王慈悲矜愍，施我少食。’

“時千聖王告夜叉言：‘我等誓願，一切施與。’各各以水澡夜叉手，授以仙果而令食之。

“夜叉得果，怒棄置地，告聖王言：‘我父夜叉噉dàn人精氣，我母羅刹恒噉人心，飲人熱血；我今飢急，唯須人心、血，何用果為？’

“時，千聖王告夜叉言：‘一切難捨，無過己身。我等今日不能捨心持用相與。’

“是時，夜叉即說偈言：

‘觀心無心相， 四大色所成，
一切悉能捨， 乃應菩薩行。’

“時，雪山中有婆羅門名牢度跋提，白夜叉言：‘唯願大師為我說法，我今不惜心之與血。’即脫單衣，敷為高座，即請夜叉令就此座。

“時，大夜叉即說偈言：

‘欲求無為道， 不惜身心分，
割截受眾苦， 能忍猶如地；
亦不見受者， 求法心不悔，
一切無憊惜， 猶如救頭然，
普濟眾飢渴， 乃應菩薩行。’

“時，牢度跋提聞此偈已，身心歡喜，即持利劍刺胸出心。是時，地神從地踊出，白牢度跋提：‘唯願大仙愍憐lián我等及山樹神，莫為一鬼捨於身命。’

“時，牢度跋提告諸神言：

‘此身如幻炎， 隨現即變滅，
猶如呼聲響， 呼已更不應，
四大五陰yīn力， 其勢不久停。
於千萬億歲， 未曾為法死，
我今為法故， 以心血布施，
慎勿固遮我， 障我無上慧。
以此布施報， 誓願成佛道，
若後成佛時， 要先度汝等。’

“說此偈已，臥夜叉前，以劍刺頸施夜叉血，即復破胸出心與之。

“是時，天地大動，日無精光，無雲而雷。有五夜叉從四方來，爭取分裂，競共食之。食已大叫，躍yuè立空中，告千聖王：‘誰能行施如牢度跋提？如此行施乃可成佛。’

“時，千聖王驚怖退沒，不欲菩提，生變悔心，各欲還國。

“時，五夜叉即說偈言：

‘不殺是佛種， 慈心為良藥，
大悲常安隱， 終無老死異。
一切受身者， 畏殺毒害人，
是故諸菩薩， 教行不殺戒。
汝今若畏死， 當行不殺事，
云何欲還國？ 捨靜求憤kuì鬧。’

“時，千聖王聞此語已，皆默然住。”

佛告跋陀波羅：“汝今當知，第一婆羅門讚檀波羅蜜者，過去定光明王佛是；牢度跋提者，過去然燈佛是。

“時，千聖王出家學道，見然燈佛修諸苦行，心生悔恨，於一劫中墮大地獄；雖墮地獄，菩提願力莊嚴心故，火不能燒。從是已後，復得值遇燈明王菩薩為其說法，從地獄出，廣為讚歎過去千佛——解脫稱莊嚴佛乃至最後妙自在王佛。時千聖王聞千佛名，歡喜敬禮，以是因緣，超越九億那由他恒河沙劫生死之罪。跋陀波羅！汝今當知，時千聖王豈異人乎？我等賢劫千佛是也。”

佛說是時，一切大眾聞佛所說皆大歡喜。八十人發無上道心；二百五十人，漏盡意解成阿羅漢。

“復次，跋陀波羅！乃往過去無量無數阿僧祇劫，此閻浮提有大國王，名須闍提，國名勝幡。其王生時，七寶承足，天降瑞應三十有四，墮地即行，七寶自至，四方諸山各有一億神仙，五通具足飛集殿前；復有百萬億恒河沙七寶大山，踊出殿前列住空中，以應神仙。須闍提王漸漸長大，王四天下，威德自在，十善化人；王德力故，一切人民皆受快樂如忉利天。

“時諸仙人各持仙經，授王令讀，王讀經已，聞過去有佛，號寶華琉璃功德光照如來，十號具足。王聞佛名身心歡喜，即脫寶冠向四方禮，發大誓願：‘我於今日捨四天下一切所珍，出家學道，坐於光明菩提樹下，身心不動。若不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我終不起。’

“是時六欲天王，名金剛摩尼珠，與諸魔眾八萬億千，一一鬼兵作百億變狀甚可怖畏，競集道樹。時須闍提王端坐樹下，入智印慈心王三昧，三昧力故，時魔兵眾同時碎壞huài，經七七，日，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時，諸神仙俱來勸quàn請轉妙法輪。仙人眾中有一大仙，名曰光果，說偈請曰：

‘大德須闍提， 金輪王四域，
今捨此七寶， 如鳥去一毛。
坐於光明樹， 降伏萬億魔，
甘露法已聞， 學道已成就。
相好特無比， 威光照十方，
當號大善寂， 願必度我等，
我今頭面禮， 勸請轉法輪。’

“第二仙人名曰光藏，復說偈言：

‘大聖愍眾生， 誓願坐樹下，
摧伏諸魔軍， 結使海已竭，
願為眾生故， 廣說甘露法。’

“爾時世尊，默然受於諸仙人請，於光明菩提樹下轉妙法輪，舉身放光照十方界，皆如金色，廣說四諦及十二因緣，凡百億偈。初會聞法四山諸仙，皆得無生法忍，百千人發無上道心出家學道，無數四部得須陀洹道，有發菩提心數不可知。佛壽二十五萬劫，正法住世二百萬劫，像法住世四百萬劫。彼佛世尊法欲滅miè時，有諸比丘遊行教化。

“時有一國名曰電光，有一長者名牢度跋提修行外道，事梵天法。電光大王遣千童子，供給彼人灑sǎ掃天廟miào。時千童子，各持天華，欲往天寺，於其中路，見諸比丘持佛像行，童子問言：‘此是何神，端正威光，巍巍乃爾？’

“諸比丘言：‘此大善寂像。’

“童子問言：‘大善寂者！生何種姓？有何等義？’

“比丘答言：‘汝不知乎？過去久遠yuǎn，須闍提王棄國出家，成無上道，號大善寂，於淨光林入般涅槃。我等今者是其弟子，今我所持是善寂像。’

“時千童子聞佛因緣，各持蓮華以供養像，頂禮像足。

“跋陀波羅！汝今當知，以是供養佛像因緣，時諸童子隨壽長短，各自命終，命終之後，即得值遇六十億那由他諸佛，親qīn觀jìn供養，於無上道得不退轉。

“跋陀波羅！汝今當知，彼佛世中，四山仙人數不可知者，今十方面各得成佛。時，千童子華供養者，豈異人乎？我等賢劫千佛是也。

“跋陀波羅！汝今當知，佛滅度後，若諸四眾，若持一華供養佛像，得二種福。何等為二？一者、常得化生；二者、形色端正。復得二果：一者、恒得值遇諸佛；二者、多生天上。”時諸比丘聞佛所說，皆大歡喜。

佛告跋陀波羅：“汝今當知，我念過去無量無數千萬億劫，彼時有佛，號寶bǎo蓋gài照空如來、應供，十號具足。彼佛出時，此三千大千世界如金剛佛剎等無有異yì。寶蓋照空如來亦以三乘教化眾生。佛滅度後，於像法中有一長者，名曰月集，遊行聚落教化眾生，以偈讚歎tàn寶蓋照空如來名號：

‘寶蓋照空正遍知， 無上調御天人師，
久離生死釋師子， 無染清淨應真慧。
能為世間良福田， 普濟一切如醫王，
聞名必得大解脫， 我今頂禮無上勝。’

“時，彼長者說此偈已，以種種華香供養寶蓋照空佛像。華供養已，有千比丘來入講堂，見大長者華香供養，誦讚佛偈。

“第一比丘名曰日藏，問長者言：‘汝今日日香華供養，讚歎佛名，欲求何等？’

“長者白言：‘大德比丘！應一心聽tīng。今我供養，欲求無上平等大道。’

“比丘問言：‘云何名為無上大道？’

“長者答言：

‘無著無所依，	無累心寂滅，
本性如虛空，	是名無上道。
大人心所行，	慈悲為最勝，
三十七滅意，	覺道力莊嚴。
乘於六度船，	永度生死流，
彼處心無著，	故名無上道。
佛慧如須彌，	亦若蓮華敷，
久達解性空，	故名無上道。
調御知心如，	實際性亦然，
三界一切有，	皆入如寂中，
不調無生相，	同入法界性，
如此無所有，	故稱無上道。’

“是時，長者說此偈已，白比丘言：‘唯願大德行無上道。’

“日藏比丘復說偈言：

‘如仁所說義，	無行無所依，
本性相空寂，	我當行何法？
我所問大道，	欲知佛覺智，
今說法界相，	無知如虛空。
於此無知中，	無欲無所求，
如是性相滅，	我當何所行？’

“是時長者，復說偈言：

‘日光住空中，	普照於一切，
彼亦無心相，	欲破諸闇àn暝míng。
光明力照耀，	超過諸黑闇，
黑闇與光明，	二俱無心意。

本性無住闇， 闇性不暫停，
佛慧亦如是， 無滅無所生。
智力道莊嚴， 從於五眼起，
六通如蓮華， 不染著世間。
戒定慧莊嚴， 超度世間相，
是故應歸依， 無上平等道。’

“是時，長者說此偈已，白比丘言：‘大德！汝今欲求無上道不？’

“日藏比丘聞長者言，深解義趣，頂禮佛足，而說偈言：

‘頂禮佛足大解脫， 久住涅槃滅諸有，
無漏智力所莊嚴， 如長者說寂滅慧。
我今欲求無染累， 超過世間諸空相，
我今求於寂滅道， 不縛fù不解不住色；
亦復不入縛解中， 無有生死解脫相，
此處名為甘露道， 如我所願得成果。
修行六度無礙累， 必定得住首楞嚴，
具佛職zhí位威儀行， 滿足佛智如先佛。
金剛不壞性空慧， 是一切智大人所，
摩尼寶珠如意王， 我亦當得一合相，
平等度意無上性。’

“是時，比丘說此偈已，告長者言：‘汝今當知，我已解汝所說偈義，我已堪任為菩提器。

“‘我等千比丘，從今日乃至成佛，常修大慈，普愛一切，於諸眾生不生毀訾zǐ，何況殺害？

“‘我從今日乃至菩提，常起大悲普攝一切，而於大悲不起悲相，不生戀liàn著。

“ ‘我從今日乃至成佛，見他得樂lè心生欣悅，猶如比丘得三禪樂，不起樂觸，及樂覺相。

“ ‘我從今日乃至成佛，不見眾生及眾生相，亦不住喜，不入捨中。

“ ‘我從今日乃至成佛，終不造作九十五種諸惡律儀。

“ ‘我從今日乃至成佛，終不為己畜養八種不淨之物；若有畜積jī，必為饒益諸眾生故。

“ ‘我從今日乃至成佛，終不毀謗菩薩法藏；若有辯才智慧無極jí，說邪見論滿百千歲，我寧碎身猶如微塵chén，終不信受。

“ ‘我從今日乃至成佛，設有眾生，不造善業作五逆罪，必當教化令得饒ráo益。

“ ‘我從今日乃至成佛，誓願當度五濁惡世沒苦眾生。

“ ‘我從今日乃至成佛，常當修行諸波羅蜜，盡其邊際到大智岸。

“ ‘我從今日乃至成佛，終不放捨一切眾生，必當安慰以義饒益。

“ ‘我從今日乃至成佛，願普莊嚴一切佛事，修諸淨行，十種珍寶以為腳足，無願解脫以為眼目，遊於大空畢竟涅槃。’

“時，千比丘發此誓已，五體投地遍禮諸佛，而說偈言：

‘佛智不可動， 從於解脫生，
本性相自空， 遊戲金剛心；
已摧煩惱魔， 陰蓋永已除，
清淨大慧者， 我今頭面禮。’

“說此偈已，遍禮十方一切諸佛。

“是時，空中無雲而雷，諸天龍神普雨天華以為供養，而說偈言：

‘善哉勝大士！ 出家修梵行，
淨命乞自活， 常離四種食，
染衣執應器， 大數滿一千。
今復發最上， 微妙菩提心，
福田中最勝， 無過比丘僧，
我今頭面禮， 修行大乘者。’

“時，千比丘聞偈歎德，倍加精進，即得甚深觀佛三昧，告長者言：‘善哉！長者！我因汝故發菩提心，汝亦應於佛法海中出家學道。’

“爾時，長者受比丘教，於正法中出家學道，常修頭tóu陀，備bèi諸苦行，經七七日，得無生忍。

“跋陀波羅！汝今當知，時大長者，教化多人發菩提心者，久已成佛，殊勝月王佛是也。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聞是佛名，恒得值佛，於菩提心得不退轉，即得超越十二億劫極jí重惡業。時千比丘發誓願者，我等賢劫千佛是也。

“說是語時，百千梵王發菩提心思佛，千優婆塞等得無生法忍，鬱yù多羅母善賢比丘尼等五百比丘尼不受諸漏，心得解脫成阿羅漢。說是語時，時會大眾，聞佛所說，皆大歡喜。”

佛告跋陀波羅：“汝今當知，我念過去無量無數阿僧祇劫，彼時有佛，號淨音如來，十號具足。彼佛出時，此三千世界七寶莊嚴，如寶莊嚴國等無有異。佛壽二十大劫，正法住世四十劫，像法倍壽八十劫，亦以三乘教化眾生。

“於像法中，有一比丘，名一切忍，持菩薩藏，行菩薩法，遊巡村落，常說此偈：

‘佛住平等空， 法性相亦然，
僧依無為會， 三寶義無異。’

了本性相空， 歸依處寂滅，
常行真如道， 乃應菩薩行。’

“忍辱進大比丘，常說此偈。時，華光林中有千梵志，修四梵，行慈、悲、喜、捨，聞此比丘讚三寶義名，身心歡喜，即白比丘：‘於何經中有如此義？’

“比丘白言：‘大調御師！於大方等真實經中，說佛、法、僧平等空慧，住一相中。’

“時千梵志聞佛、法、僧平等空慧，即思甚深大空智義。八千歲suì中端坐正受，於空法中而不決了，復更思惟一切法空，於如實際亦不決了，然不生疑，亦不誹謗，作此思惟。

“時，有一比丘名曰智藏告諸梵志：‘汝等知不？過去有佛，名三昧尊豐fēng如來，十號具足，如是同字百千億佛，皆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其經中說：“不住諸法，法性皆空。”如是，梵志於空法中心不明了，但當一心歸於空義。’

“時千梵志聞此語已，心大歡喜，白比丘言：‘般若波羅蜜是大空智，我等今者無明所覆，於空義yì中無由解了，但於大德所說法中身心隨喜。’”

佛告跋bá陀波羅：“彼二比丘善說法者，第一比丘今已成佛於妙樂國，歡喜莊嚴珠王佛是；若有四眾聞彼佛名，五體投地，歸依頂禮，即得超越五百萬億阿僧祇劫生死之罪。第二比丘久已成佛，號帝寶幢摩尼勝光如來，十號具足；若有四眾聞彼佛名，五體投地，歸依頂禮，即得超越七百萬億阿僧祇劫生死之罪。

“時千梵志，以聞甚深般若波羅蜜，身心歡喜，不生驚疑、怖畏、誹謗，即得超越五十億劫生死之罪。捨身他世即得值遇十六億佛，於諸佛所得念佛三昧，以莊嚴心，念佛三昧莊嚴心故，漸漸於空法中心得開解。

“跋陀波羅！時千梵志，豈異人乎？我等賢劫千佛是，以得聞空法心無疑故，於娑婆世界次第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故一切眾生，應於空義心無疑惑。”

佛說此語時，時會大眾聞佛所說，有得初果，有發無上正真道意，數甚眾多不可具說。一切大眾聞佛所說皆大歡喜頂禮佛足。

佛告跋陀波羅：“我念過去無量無數阿僧祇劫，彼世有佛名海慧如來，十號具足。國名淨樂，七寶莊嚴地生寶華，如須彌山七寶合成，嚴顯可愛。

“彼佛世尊常入禪定，默然不言終不說法，但放白毫大人相光，施作佛事。

“或有眾生見白毫光如十善印，說十善義yì；

“或有眾生見白毫光如五戒印，說五戒義及五戒緣；

“或有眾生見白毫光如八戒印，說八戒義及八戒緣；

“或有眾生見白毫光如波羅提木叉印，說波羅提木叉義及波羅提木叉緣；

“或有眾生見白毫光如六波羅蜜印，說八萬四千諸度義；

“或有眾生見白毫光如四諦印，說四諦義及三十七助菩提分法；

“或有眾生見白毫光如獨覺印，說十二因緣義；

“或有眾生見白毫光如智相印，演說菩薩初地境界乃至十地，說首楞嚴光印三昧，說金剛定不壞境界。

“跋陀波羅！如是白毫大人相中，現無量無數恒河沙印，或有印中演法無畏；或有印中說九十五種外道邪術；或有印中說諸天眾上妙報應；或有印中說於劫成及與劫壞huài；或有印中說日月五星、二十八宿xiù，災異變怪一切世事；或有印中說諸神仙及鬼神道。此白毫印，普照十方化度眾生，隨有緣者顯現佛事。彼

佛壽命十二大劫，正法住世亦十二劫，像法住世二十四劫。

“於像法中有千婆羅門，第一婆羅門名檀那世寄，其最後名分若世羅。千婆羅門聰明博智，各皆通達dà四毘陀論。

“海慧如來像法之中，有一比丘名曰淨龍豐fēng莊嚴，與諸婆羅門共相難nàn詰jié。婆羅門說毘陀論經神我之法，沙門復以十二部經甚深空義，演說無相破其貪著。

“千婆羅門聞無相義，白比丘言：‘汝於何處得此無我空寂之法？’

“比丘答言：‘三世諸佛，十號具足，所共宣說。海慧如來白毫印中，常說此偈：

‘本性義不生，	無受無取者，
四大性如幻，	五陰如炎電。
一切諸世間，	猶如旋火輪，
皆隨無明轉，	業力莊嚴生。
觀性相無常，	無我無有生，
智者應諦觀，	本末因緣義。
本性實際空，	縛著橫見有，
若能達解空，	無願無作處。
無相無所依，	必得道如佛，
降伏眾魔怨，	度脫諸天人。
亦入大解脫，	知空是本報，
是名佛所說，	無我及空義。’

“說此偈已，千婆羅門心大歡喜，禮比丘足，各自還歸guī，端坐林野，思無我、空。經八千萬歲suì，於大空義yì心不決了，以思空義功德力故，即於空中得見百千佛，於諸佛所得念佛三昧，即於三昧中見海慧佛白毫印中說甘露偈：

‘若欲發道心， 修持菩薩戒，
欲求真實空， 隨學菩薩道。
常當行慈心， 除去害害想，
悲愍於一切， 觀彼身空寂。
我身無性相， 假於四大生，
隨順諸佛法， 不殺不起瞋。
悉堪受諸法， 其心猶如地，
常行無所著， 一心住一意。
悉觀法平等， 無彼亦無此，
正心思此義， 乃應菩薩行。’

“時，千婆羅門聞此偈已，身心歡喜，倍加精進，即得諸佛現前三昧，於三昧中堅固正受，不退轉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跋陀波羅！爾時龍豐莊嚴比丘者，久已成佛，華光國土龍自在王佛是；千婆羅門，豈異人乎？我等賢劫千佛是。

“跋陀波羅！我與賢劫千佛，於海慧如來遺法之中聞大空偈，端坐思惟心不決了，猶yóu得超越無量億劫生死之罪。是故，汝等應於空義思惟取證。”

是時，眾會聞佛所說，有得初果，有發無上正真之道，有種辟支佛道因緣者。時會大眾聞佛所說，皆大歡喜。

“跋陀波羅！我念過去無量億世，彼時有佛號自在勝如來，十號具足。彼佛世尊出現世時，此娑婆世界其地金色，金華金光充遍世界。自在勝如來壽五十大劫，正法住世三十大劫，像法住世百二十大劫。

“於像法中有千居士，多饒財寶，各儲一億，雖獲huò俗利，不以喜悅，常修苦、空、無常之相。彼時世中有一優婆塞，聰明多智，名摩訶那伽，至居士所，高聲說偈：

‘財為無主物， 王賊所侵劫，
水火風吹盡， 不安不久居。
此身屬無常， 恒為老病使，
忽忽cōng營眾務wù，不覺死賊苦。
無常風力解， 財如大毒蛇，
毒害猛於龍， 亦為世怨俱。
諸佛及賢聖，視財如瘡chuāng疣yóu，
捐之於大地， 如人棄涕唾。
善士修布施， 恒觀於無我，
財物及受者， 三法俱空寂，
以此莊嚴心， 乃應菩薩行。’

“時千居士，聞優婆塞所說偈義，深心歡喜得未曾有，即共相隨到於僧房。到僧房已，白諸比丘：‘此大眾中，誰有智者？唯願為我說甘露法！’爾時，眾中有一比丘名曰淨音，為諸居士廣讚菩薩檀波羅蜜，即說此偈：

‘過去有佛， 號自在勝， 彼佛世尊， 常說此法。
施為妙聚， 受報無窮， 諸天世人， 因施得立。
是故智者， 應行修施， 施為寶蓋， 覆護窮者，
今世後世， 生處安樂。 若能廣意， 修空慧心，
不住諸有， 而行布施， 如此施者， 必成佛道。
古昔諸佛， 所說檀法， 長者應念， 宜時修行。’

“時千居士，復聞比丘讚於布施，身心歡喜。即詣王所，啟大王言：‘我等今日，聞諸比丘讚說檀波羅蜜。唯願大王為我宣令一切國內貧苦眾生，普使聞知。’”

佛說千佛因緣經

恭敬法宝 傳播流通 深入經藏 智慧如海



愿以此功德
消除宿现业
增长诸福慧
圆成胜善根
所有刀兵劫
及与饥馑等
悉皆尽灭除
人各习礼让
一切助印者
展转流通者
现眷咸安乐
先亡获超升
风雨常调顺
人民悉康宁
法界诸含识
同证无上道

普为助印及读诵受持辗转
流通各佛经者回向偈

